



拾穗

新年特大號

第一八九期 五十五年元月號

恭賀新禧



拾穗月刊社敬賀



用

世界上柴油引擎最佳的潤滑油



WORLD'S BEST DIESEL ENGINE LUBRICATING OIL.

德士古石油產品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延長機械壽命

德士古 (亞洲) 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十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五三七二七

· 創刊第十六年擁有最廣大讀者 ·

拾 穗 聖誕新年 特價優待訂閱

訂最暢銷的雜誌 享最優惠的訂價 得最精美的禮品

價目表及優待訂閱辦法

訂期	價格	優待價	平時訂	零售	節省比例
一年(十二期)	48元	53元	72元	50%	
二年(廿四期)	90元	108元	144元	60%	
三年(卅六期)	120元	160元	216元	80%	

國外訂戶附加平寄郵費全年48元

特價訂閱截止日期

民國55年1月25日

- ①請利用背面的劃撥儲金存款單(或向郵局索取)填寫訂閱起訖期數、訂閱份數、姓名、地址及款數(如為寄贈親友者,請填寫親友的姓名、地址及您自己的姓名、住址)
- ②將存款單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存入2587號拾穗劃撥帳戶,不要匯費,(如用郵局取得劃撥單,請在收款帳戶處填寫台灣劃備第2587號)
- ③凡未到期之拾穗老訂戶亦可利用新年優待特價續訂。

是贈送親友最合宜的聖誕禮品

是本省唯一最開卷有益的雜誌

拾穗譯叢

新書出版

預約截止日期：54年12月31日

出版日期：55年1月1日

大眾自然科學叢書：

- ①天氣的故事
- ②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 ③化學神奇的故事
- ④永變岩石的故事
- ⑤星空的故事
- ⑥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
- ⑦世界五大河流
- ⑧漫談原子

每册定價新台幣五元。

以上八種同時購買優待特價新台幣三十元整。

小說叢書：

①華莊煙雲
定價：新台幣十二元整

②謀影寒
定價：新台幣十元整

請利用

本社郵劃帳戶 2587 號劃款

(不需任何匯費)

主管員

經辦員

局號

單款存款人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訂閱自	期起	年	訂號：	截日	組儲劃	手續費	元	次	角
	收書	收書	收書	收書	訂號：	截日	組儲劃							
號帳款收	第 2587 號		名 戶 款 收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46號			截日局辦經			
新台幣														

請注意：一、報號、戶名及存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註明，以免誤寄。
二、款付交換票將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主管員

經辦員

單知通款存款人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訂自	期起	年	訂號：	截日	組儲劃	手續費	元	次	角
	收書	收書	收書	收書	訂號：	截日	組儲劃							
號帳款收	第 2587 號		名 戶 款 收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46號			截日局辦經			
新台幣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目錄



189期

五十五年元月號

文 粹

- 叢林的故事(上)..... 1
- ✓ 太空飛行的新電源——燃料電池..... 34
- 水的新認識..... 38
- ✓ 白宮內外十二年(上)..... 45
- 極度寒冷的科學..... 75
- 人體的精力泉源——腎上腺..... 85
- ✓ 晚降的安納泰河島..... 97
- ✓ 新大陸文化的肇始..... 107
- 火攻東京..... 122
 - ✓ 雙城記..... 137
 - 韓戰..... 146
- 創造五胞胎的奇蹟..... 153
- ✓ 名著「齊瓦哥醫生」製片甘苦談..... 157
- ✓ 為墮胎謀求法律保障的哈定博士..... 171

音 樂

- ✓ 樂器的故事(二十三)..... 180

新年聖誕故事

- 午夜奇蹟..... 188
- 新春憶往..... 199
- 旅..... 205

小 說

- ✓ 幸福的界限..... 220
- 白色的夜..... 238
- 鱈魚劫案..... 262
- ✓ 柏林孤城錄(四)..... 275

拾穗專欄

- 科學新知..... 288
- 環球企業..... 296

主管員

經辦員

局 號

單 據 存 金 儲 蓄 劃	號帳款收	第2587號	拾 穗 月 刊 社	左 營 郵 箱 第 46 號	截 日 局 辦 經
	名戶款收				
新台幣					
址 任 姓 名 性 人 款 寄	截 日	儲 蓄 劃	元	角	手 續 費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存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蓄金組。

主管員

經辦員

單 知 通 款 存 金 儲 蓄 劃	號帳款收	第2587號	拾 穗 月 刊 社	左 營 郵 箱 第 46 號	截 日 局 辦 經
	名戶款收				
新台幣					
址 任 姓 名 性 人 款 寄	截 日	儲 蓄 劃	元	角	手 續 費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本聯由劃儲金組存查

本聯由劃儲金組存查



新年新歲，向萬千關懷拾穗愛護拾穗的讀者們道一聲恭喜。

今年的冬季較往年更缺少寒意，編者舉目投向窗外，綠草如茵，屋角爬籐的六角梅正盛放着紫紅色的小花，瑞雪瓊林的新年景象，似乎距現實太遙遠了。不過在我們的心理上，時序還是在不斷變遷，我們在人生的歷程上也希望有時間上的段落和終始，讓以往的三百六十五天到昨日為止告一結束，讓以後的三百六十五天，從今天起有一個新的開始，於是我們也有了新的希望，新的計劃，和新的人生，讓去年不如意的一部份，就此永逝，讓去年美好的一部份，為今年培養出更燦爛的果實。

從這一期起，拾穗作了一種新的嘗試，把以往所用的新五號字體改為較大的五號，每一頁的字數略有減少，但是對讀者的視力上有很大的幫助，近年來年輕的學生們帶近視眼鏡的愈來愈多了，我們希望他們在閱讀課外讀物時不致於受更多的傷害，至於對中年以上的讀者來說，我們相信這一種版面的革新將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

叢林的故鄉

一、世界各處的叢林

在很古時代的時候，我們整個地球的表面上，是被一大片濃密而繁雜的植物所完全籠罩着，這即是所謂的原始叢林。及至幾百萬年以前第一次冰河期降臨，廣大的森林開始從地球表面上淘汰，但是一部份強勁的植物，諸如常青樹，楓樹，橡樹等，却屹立着與水河抗衡。

今天，地球表面上所存在的原始叢林，只有赤道附近的地區尚有着遺跡可尋。這片原始叢林覆蓋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一的陸地，占去了地球表面叢林總數的二分之一。

最大的原始叢林是在南美洲，約佔據亞馬遜河和圭亞那河谷一百萬平方哩的面積，自巴西的瑪陀·格羅索 (Mato Grosso) 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沿岸。另外也存在於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

在遠東地區，原始叢林自印度西南，向馬來亞、印尼、及菲律賓等地延伸。其中以馬來半島及鄰近的印尼島嶼，為世界上這一地區叢林延綿範圍最廣的部份。

西非洲的原始叢林，其面積僅次於巴西，居世界第二位。從剛果流域向西伸展，直達法屬

百紫譯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2582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詳叢，本社接獲通知後約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赤道非洲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在地球上這些廣大的原始叢林區域裡，各有着不同的動物，植物，和人類生活的方式，但是它們却有個共同的因素，那即是——炎熱潮溼的氣候。酷熱的陽光，在叢林裡產生大片的熱空氣，熱空氣上升，再冷卻，就變成了傾盆而下的暴雨。那裡的雨量每年平均高達百吋。有時一連幾天的暴雨幾達三十吋，無怪乎植物學家們要稱原始叢林為多雨叢林了。

在緊鄰着赤道的地區，一年有二次雨季，另外二次即稱為旱季。在旱季一個月中大概也要下四、五吋雨水，甚至在碧空無雲的時候，叢林中較高樹枝的頂端，都不停地往下在滴着雨露。

在叢林裡，空氣經常是潮溼和像蒸霧狀的。因為濃密的樹葉，遮擋住太陽和風，潮氣無法蒸發。在這種溫室的情況下，樹木和植物便欣欣向榮了。

原始叢林裡，平均的溫度為華氏八十度，但在正午時分的溫度將高出甚多，夜晚的溫度有時會降低到六十二度，不過這是特別的例外。

出人意外的，熱帶地區並非世界上最熱的地方



叢林中氣候炎熱而蒸鬱



叢林內樹木生長分為三層

在各處的叢林裡，我們都可以看到相互交纏在一起生長的植物。其中最常見的是一種狀如繩索的藤，它們形如巨蛇，有時藤幹可粗達兩呎，長達六百呎。它們在高空，糾纏盤結於樹幹樹頂之間，甚為緊密，即使將其基盤切斷，仍緊纏不下。

比藤更為驚人的空氣植物是苔蘚和蘭草，它們均生長在高空

。在原始叢林裡，樹木的生長，可分為三種不同的層次。樹頂形成了三大層，一層之上又有一層，就像天上的雲層一樣。最高大的樹，高聳入雲，高度可達兩百尺。它們是第一批脫穎而出與陽光相接觸，稱之為「浮頂層」(Emergents)。其次為六十呎到一百二十五呎高的樹頂層，枝葉濃密，形成了原始叢林的陰暗華蓋(Canopy)。最後為第三層是六十呎以下的幼樹灌木，原始叢林的每一層，各有其特殊的自然植物種類，和動物在叢林中的生活方式。當最初一瞥時，大多數樹木的樹皮纖微組織，樹葉的形狀，以及顏色，都非常相似。因為在幾百萬年以來，各種不同的樹木和植物，都在同一的大自然環境下成長，它們自動作相同的調整，因此就發展而成同一的類型。

。像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沙漠地帶在遮蔽的地方，溫度也會高達一百三十度。

許多人認為，在廣大的熱帶叢林裡，人們是無法穿越的，甚至在有些故事裡說須有刀子才能砍出一條路來。事實上有的地方是如此，不過在第一批原始生長的樹木如果不受到干擾，那兒也沒有新樹，雜藤和灌木。高聳的樹木在樹幹頂端才有分枝，於是在地面上樹木之間，仍保留相當空曠的距離。在這些空曠的地面上，日積月累地，鋪上一層層柔軟的落葉。尤其在那些排水較為通暢的地區，濃密的樹頂，使陽光很難透過，地面便更顯得空曠。

我們平日在電影和電視上所看見的濃密叢林，枝藤纏繞，植物學家們稱為「二期生長」。這些叢林曾經被人們砍伐清除過，而再蔓延繁生的。



二期生長的植物極為濃密

的樹頂上，遠離土壤，它們的根附着在樹幹的裂隙處，它們收集腐爛的微屑，慢慢的變成它們的營養土壤。

叢林中濃密的樹葉就像大片的蛛網。高枝上的空氣根向下生長在叢林土地上覓取立腳點。有些爬藤上有鈎刺，易於攀附。它們成爲螞蟻，蜘蛛，蠍子和蜈蚣等類的庇蔭所。

所有叢林植物的生長，均較普通大了許多，如長春花可高達四十呎，紫羅蘭一族長得像梨樹般大小，馬鞭草的枝幹可媲美橡樹，竹子（實際上是草類）可長高到五十呎到七十呎，其生長速度約爲一日一呎。

在北方的國家森林裡，樹木的種類最多不過是幾十種，但是在在一平方哩的多雨叢林裡，樹木種類可達兩三百種。

雖然叢林裡的植物茂密，可是就土質上講來，它們實在不夠肥沃。這是因爲落葉腐朽得很快，而地面濃密的樹根，立刻就將落葉養料吸收殆盡，所以如果要在叢林地區砍伐樹木從事墾殖，多數叢林的貧瘠土壤只夠供給穀類一季的需要。

有些叢林樹木，在樹枝或樹幹上生長花卉，這類低生的花卉被無數的昆蟲所探訪，牠們在花與花之間帶動維持生命的花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微風可以有助於花粉的傳播，可是在叢林裡，是從來沒有風的。

白蟻，在原始叢林的生命週期上，占據着重要的地位，牠們咀嚼散落於地面上的枯枝殘幹，細菌將這些木屑變成腐植土，再變成氮和礦物質。年復一年，叢林裡所有的生物——高大的樹木，粗壯的巨藤，和最脆弱的樹葉，都倒下地來死亡。最後爲無窮盡的滴滴雨水，將它們從地面上溶解消失。

二、巴西原始叢林

樹木，巨藤，和橡膠



從天空上看，巴西原始叢林像一片浩瀚無邊的綠海。無數河流穿插其中，最後通通匯集於亞馬遜河。這些河流是通往內陸的僅有通道。這些叢林的名稱各有來歷；如死亡河（River of Death），血河，（River of Blood），疑惑河（River of Doubt）等等，也有許多河流尚未命名，它們不但尚未出現在地圖上，甚至尚未經過人類的探勘。

在這片廣大的地區裡，人跡罕至。在這片巨大碧綠的叢林地毯裡也有幾處空隙。這裡沒有超群突出的高大樹木，也沒有在深谷中投射暗影的高峯。那裡沒有一點地域的特點。

巴西原始叢林裡，有着八千多種樹木標本，較美國約多六十倍以上。巴西所產的硬木材爲世界上最堅硬的一種，它們密集在一起，沒有枝幹，高度約爲人高的十五倍，可是這類樹木搬動起來極爲困難。多數這種木材沉重得不能在水裡浮起，就會像石頭似的，沉到河底裡。陸路也無法將這些木材運出去，因爲在叢林裡築路的費用太貴了。

普通一般伐木的工具，對這種像鋼鐵似的木材是沒有用的。只要幾秒鐘時間，鋸子即會完全喪失它的鋸齒，斧頭砍上去，連痕跡都不會留下來。對付這種樹木，只能像鋼鐵一樣地用電鑽去鑽它。一株倒落的樹幹，上面長滿了數代的苔蘚，但是仍跟倒落那一天同樣的堅硬。

胡蘆

Calabash

是巴西原始叢林的一種樹木。它所結的果實，像綠色砲彈一樣懸掛在樹枝上，它的硬殼常被當地土人用來作爲家庭用具，如飯碗，杯子，面盆等。

鱷魚樹

(Jacaré)

也是巴西叢林中的樹木之一，它的



河流是通巴西叢林的道路

樹皮就像鱷魚皮一樣結實，白蟻都無法蛀食，只有大自然才能令它緩慢地腐朽。

一種棕樹葉，可供叢林印地安人作吊床及弓弦用。耶吐巴樹 (Tatoba) 的樹皮厚達四分之三英吋，可以整片整片剝削下來，用來塑造獨木舟。

質輕的白杉 (Aitaa) 樹在今日工業界來說，是最輕的一種木材，它較軟木猶輕一半，在飛機構造上用來做質輕的三夾板。居於水上的印第安人用它來製作木排。成熟的白杉樹，其高度多在六十呎到九十呎，樹皮爲灰白色。

稱爲「鴿血」的桃花心木，烏木，柏木，在巴西叢林中均隨處可見。有一種長得很高的樹生產了巴西硬壳菓。美麗的巴巴蘇椰樹 (Babassu)，所結的果實大量輸出到歐美各國，它們是製造人造奶油，肥皂，藥物，及植物油的最好原料。它們的殼還可以用來製造染料及其他化學品。

從漆樹 (Castora) 上，我們可以採得鮮美的果實，其果汁可製成可口的飲料。它的油更可製成飛機配件及制動機的潤滑油。

有的樹生產許多有價值的豆子和漿果：如可以製扣子用的象牙菜，蓖麻子，嘩呢拉子，可可豆，和咖啡豆等。有一種椰子樹可供印第安人作爲食物，衣服，或住屋的用途，甚至於也用來做土人們撲殺野獸用的毒藥吹槍。

幾世紀以來，印第安巫術醫師利用叢林植物來治病，有些植物毒性甚烈，足以致人於死命，但巫師們變成治病的良藥。例如巫師們用奎寧來治療瘧疾，而奎寧是金鷄納樹上的樹皮。

叢林印第安人很早即知從毛地黃樹提取指頂花的葉來治療心臟病。蛇根，莨菪，吐根早即爲土人治病的良藥。

黃樟根皮爲十六世紀醫藥界的寵兒，它還是第一批西班牙入侵者所帶回歐洲大陸的。從巴



西楊柳樹皮所取得的水楊酸，為製造阿司匹靈的主要原料。土人們嚼可卡 (Coca) 葉以止痛，在今天，醫藥界利用可卡製成麻醉劑可卡因，尤其是牙醫師們用來拔牙。

番木鱧 (Curare) 的毒素，早即為巴西印第安人用來塗在箭矛尖端。土人們更利用微量的番木鱧來治療肌肉抽筋。一九三八年，一個加拿大醫生第一次將番木鱧帶到北美洲。今天，全世界均廣泛採用番木鱧來作為治療癱瘓

症的特效藥。我們的醫生發現（其實印第安人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它可以用於動手術時鬆弛緊張的肌肉。

對於被毒蛇咬傷的急救法，巴西人土人早就有豐富經驗。科學家們從印第安人處獲知，一種毒素可用來抗拒另一種毒素。因為多年來，叢林土人早就用毒蛇牙齒小心地抓搔身體各處，自然而然地，他們身上就有了一種對抗毒蛇的抗毒素。

土人們利用一種名叫 (Tindo) 的藤液製成藥，投在水中可以麻醉魚蝦，而便於捕捉。科學家們將此藤液製成殺害病蟲的農藥 (Rotenone)，可是它對人類却無毒害。

早期西班牙人發現叢林印第安人利用腐爛的菜蔬來治療傷腫，其功效的神奇，不遜於我們今日的盤尼西林。今日美國幾家著名藥廠都在向多雨叢林探索，他們希望那些有益於人類，而尚未被發現的醫藥植物。外面的世界受恩於叢林中的印第安人甚大，而這種無價的珍物却在那裡生長得很多。

對我們人類最有用的叢林植物，當以橡樹最為傑出，它對於我們現代文明發展的貢獻，有着無比的重要性。而橡皮的故事，也非常動人。

在巴西叢林中。橡樹名叫 (Ivea)，是一種龐大的樹，通常都有一百呎高。它生長在叢林深處，其他高大的樹木遮擋了它避免受猛烈陽光的照射。一棵橡樹，一年可生產五磅到十四磅的橡膠。

很早以前，印第安人即知如何將橡樹鑽孔，獲取橡樹液汁，製成有彈性的東西。後來傳到歐洲發明了數十種的用途，一個英國人發現它可以揩去鉛筆的字跡，因此 (Rudol) 之名開始普遍應用。最早用硬橡膠作腳踏車輪胎，這便是汽車輪胎的前身。

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間是巴西叢林歷史的不幸時期。由於橡膠的發現和獨佔，一



印第安人很早就知道如何鑽集橡樹的液汁

夜之間，百萬富翁應運而生。金錢生自橡樹，野生橡樹所產生的黏汁價如黃金。在叢林河畔，美奧美命的巨宅建造起來了，建屋的大理石，遠從意大利運來。

靠內格羅河傍的一座繁榮的城市叫做馬那烏斯 (Manaus)，建造了一座大的歌劇院，花費了一千萬美金，它是在英國先將各部份分別製成，然後運到大西洋，到馬那烏斯城裝配起來。世界上當時有名的歌劇明星，均曾在此獻唱。馬拉烏斯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富庶的都市之一，因為一木船由叢林土人奴工生產的生橡膠可值到兩千五百美元。

將橡膠從叢林裡運出來，是需要非常艱苦的勞力。不過橡膠商人從來沒有做過這種苦工，他們用武力去捕捉成千叢林印第安人作為奴工，附近的土人部落發現他們的弓箭無法和白人的槍彈對抗，拒絕服從命令的印第安人都被槍斃，砍頭或鞭撻。那裡沒有法律來阻止這種暴行。這種不人道的情形慢慢的傳了出去。但是在巴西廣大的叢林裡，交通又不方便，調查工作是非常困難的。

一九一二年，橡膠商們覺得他們獨佔優點推廣得太遠了，一個名叫威克漢姆的商人，他從巴西偷運出幾千棵橡樹幼苗，移植到遠東馬來半島試種，結果試種成功。在遠東地區，勞工是價廉而衆多的，並且在橡樹液的採取方面，也較巴西濃密叢林裡方便得多。同時鄰近新加坡和可倫坡的橡膠園，都在航路要道上，運輸甚為方便，不像馬拉烏斯，要坐木舟上溯亞馬遜河數百哩，才能採集到橡膠。

當一九一二年時，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八橡膠產量都來自巴西。三年以後，其百分率馬上降為四十二。巴西橡膠商人在驚恐之下，知道他們的光榮之日已經快結束了，馬拉烏斯歌劇院關門了，內格羅河畔的精緻別墅開始荒蕪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巴西叢林輸出的橡膠，只佔了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到今天，巴西橡膠的生產更微不足道了。

不過重返叢林的印第安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所受的壓迫。圍着熊熊的營火，後輩的土人們，靜聽着他們先人被白人迫害的往事。時至今日，像巴西叢林中野蠻的察凡提 (Chavanes) 族土人，他們仍仇恨着白種人，只要一被他們看到，即將遭到他們的殺害。

「原始叢林中野生動物的生活」

在多雨叢林中，野生動物的生活各有截然不同的高度範圍。在樹枝最高頂端，是鸚鵡，長尾鸚鵡，及其他這類飛禽的活動天地。下面一層是鸚梅花雀，食蟲鳴禽。樹枝最下層住的多半是體重較重的鳥類，如雨傘鳥 (Umbrella birds)，象牙嘴啄木鳥，及大鴉鷄 (Turassows) 等。在地面活動的，則有地秧雞，鸞鷲，和鴉鷄。

四條腿的動物，也各有牠們的活動區域。樹枝頂端是猴子和松鼠。第二層是樹懶，獾，長尾豪豬。下層是浣熊，蜜熊，和一些較小的貓類。在地面上活動的是美洲虎，美洲獅，西貒 (野豬之一種)



獾以水草為食

物，牠重約數百磅，外型看來就像一條豬一樣。牠有着一條短而像大象的鼻子，窄小而近視的眼睛，牠有和馬相似的鬃，牠的前肢有三趾，而後肢却為四趾。牠是一種素食動物，而以叢林中池沼，河水邊的青嫩植物為食。這種奇



七呎長的大食蟻獸

，獾，食蟻獸，及玃狨。

像所有多雨叢林一樣，巴西叢林裡有着許多巨型的生物，屬於齧齒類的水豚（Capybara），大得像綿羊，可重達一百磅。蜘蛛有的大得可以捕捉飛鳥。一種紅炸蟻大得像麻雀。（Tucan）的螞蟻超過兩呎長，被牠咬了會發高燒，甚至於死亡。

巨大的食蟻獸，從牠鼻尖端到尾部，長度是七呎，如果直立起來比一個長人還要高，牠的前腳爪帶着鋒利強勁的利甲，能破壞隱蔽結實的螞蟻洞穴，有如抓豆腐一樣簡便。牠的小嘴生在長鼻的尖端，可是小嘴內的一條兩呎長舌頭，在吞食螞蟻時，能如狂風掃落葉一般，快如閃電似的一掃而光。當牠發怒時，對人類說來是一個危險的動物，因為牠會經用牠堅銳的利爪，將一隻美洲虎撕得粉碎。

另一種食蟻獸的同族是無毛食蟻獸，牠只有六吋長。經常利用牠的長尾巴，掛着樹枝，在叢林中飄蕩。獾，是巴西多雨叢林中最令人驚奇的一種動

特獸類的肉既嫩且香，勝於叢林其他各種動物。

美洲虎和美洲獅，是巴西多雨叢林同類中最大的動物。美洲虎跟同族的貓類不同，牠對水最感興趣，經常蹚在河邊樹蔭捉魚，魚類也是牠最主要的食物。雖然牠們大膽而兇暴，但很少攻擊人類，除非牠們受到了激怒。

大黑黃蜂，成群結隊出現的好戰螞蟻，白色嘴唇的西貓 (Peccary)，是叢林中三大可怖的生物。尤其是西貓最具危險性，牠身體瘦長，色黑灰，背呈鋒利刀口形，有彎曲獠牙，牠們平常看起來像一條野豬。當牠攻擊時蹄聲如雷，獠牙作嘎嘎聲，上舉的鼻子掀動，眼睛如同噴火。

在巴西叢林中有許多猿猴，不過牠們不像非洲和亞洲叢林中的猴子，牠們可以用尾巴鉤着樹枝倒懸着身體。這種本領，也不單限於猴子，多雨叢林中的豪豬，爬樹食蟻獸，長尾棕黃獸毛的浣熊，牠們都有着一根可以懸掛的長尾巴。

捲尾猴，可說是我們最熟悉的一種，因為牠就是那經常出現街頭賣唱手風琴師的夥伴。這種灰色的小猴子，是叢林中所有動物中，最可愛而最友善的。

蜘蛛猴是叢林中的馬戲明星，牠經常抓着樹藤作為鞦韆。牠能一躍五十呎，去採摘牠所看中的菓實。

不論何種猴子，都是叢林土人視若珍品的美食，他們用塗着毒藥的弓箭去射殺猴子，但是人吃了猴肉，却又不曾受到毒藥的毒害。

吼猴是猴類中最美味可口的，也是叢林中最喧鬧的動物。在牠的氣管上端，有一根空心的骨頭，就是這根骨頭使得牠能發出驚人的怒吼。牠所發出的吼聲，能令叢林中的其它動物騷動，嘶叫，和驚竄。如果你第一次聽見這種吼聲，一定會認為是一大群美洲虎在那裡打架一樣。



鱷魚能迅捷活動

吼猴雖然能夠發出這樣大的聲音，但牠的重量只有三十磅。

樹懶是叢林中最無助的動物，牠不能抵抗，又不能逃避。通常牠都是頭下腳上懸掛在粗樹幹上，一動也不動的，一掛就是幾個小時。牠的毛髮上結着厚厚一層海藻，看起來就像苔蘚一樣，使牠看起來與樹幹難以分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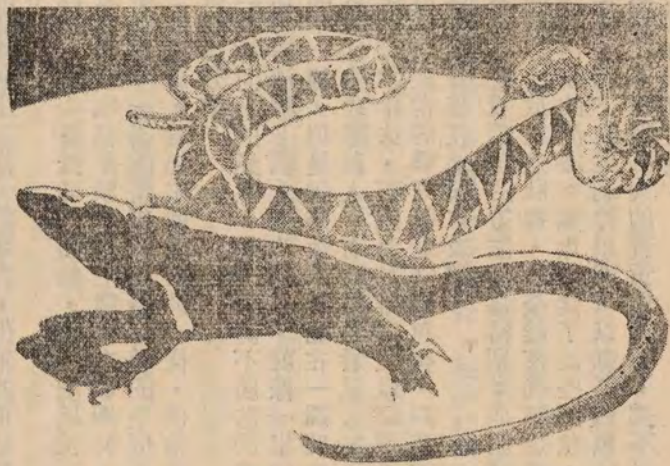
巴西叢林河上的鱷魚，是一種防不勝防的動物。一條在河岸沙灘上曬太陽的鱷魚，就像一根飽經風霜的斷木一樣，但是這條斷木却能在一瞬間生動起來，快速地去攻擊敵人。有時鱷魚看見人影，又會慌張地避到水中去，不過遇見雄鱷魚最好還是躲遠點，因為牠經常的職守是看守鱷魚蛋，只要有東西走近牠，牠會瘋狂地起來攻擊。

印第安人屠殺鱷魚的方法甚為特別：他們將許多尖銳的細竹片放在魚肚裡，然後趁夜晚將這些魚餌放在鱷魚出現的河邊。鱷魚吞食了這些餌魚，當魚被消化後，剩下的尖利竹片即可以刺傷鱷魚的內臟，而致死亡。這種巨大的青黃色怪物，差不多每一呎身長就有一百磅重。

有些水上生物，像陸上動物一般大小，例如有一種名叫 Piranha 的魚類，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之一，身長約十八呎，重有好幾百磅。最常見的鱸魚，在巴西叢林裡，也有九呎長。

在所有巴西叢林的河川生物中，以齒魚 (Piranha) 最為危險。雖然牠只有一呎長，可是牠却生有一張狼狗似的大口，並且滿排着鋒銳的巨齒。牠毫無理由地攻擊人類或其它魚類，如果被牠咬上一口，就會被帶走銀圓般大小的一片皮肉，牠很少單獨攻擊，一來就是成百或上千條。血腥味會使牠們更趨瘋狂。有一條重達六百磅的獺游水渡河，在河中遭到了齒魚群的攻擊，幾分鐘內，就只剩下了一堆骨頭。的確，沒有任何生物是能經得起這類可怕的齒魚群攻擊的。

河川上或湖泊上另外一種不尋常的生物是電鰻。在生物世界裡能放出電流者不到半打，而這不到半打的生物，又全屬於魚類。電鰻所放出的電很驚人，可高達數百伏特。牠並且能控制本身電流的放射，用電來隨時殺死或麻痹牠所欲攻擊的目標。牠有時還可以放射微弱的電流，來探測對方的位置，



蜥蜴和蛇類充斥叢林中

就像我們今日的雷達搜索目標一樣。電鰻，呈暗灰綠色，長約四、五呎。

較電鰻更為可怕的，是一叫作森林蚺 (Araçonda) 的蟒蛇，這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一種蛇類，牠普通長約二十五呎到三十呎，皮膚青黑色。上下顎排滿利齒，略呈弧形地一直到牠的喉部。牠脾氣急躁而兇惡。雖然牠是一條水蛇，但是却經常留居在陸地上。

蟒蛇 (Boa)，是一種性情溫和和危險性極少的生物。印第安人有時馴服牠們，將牠們當作家庭寵物，用來捕鼠。土人們叫蟒蛇為「吞鹿者」，因為鹿肉是生物所喜愛的食物之一，而蟒蛇有時也成爲可口的食物，因爲牠的肉既白且嫩，其味如鷄。

在叢林裡，蛇的種類很多，其中最危險的是珊瑚蛇 (Coral Snake) 和劇毒的 (Basilisk) 的。蜥蜴這一族，在巴西叢林中隨處可見，可是見慣小蜥蜴的人如果看到叢林中身長五呎的大蜥蜴 (Iguana) 一定會大吃一驚，另一種三呎長名叫龍蜥蜴 (Basilisk) 的，看起來像是在直立着走路。

水菓蝙蝠 (Fruit Bat) 兩翼張開來長達三呎，多年來都認爲牠是最凶殘的一種吸血蝙蝠。普通吸血蝙蝠白天都潛伏在黑暗樹蔭深處，翼展僅爲八、九吋。吸血蝙蝠並不吸血，而只是像貓舔食牛奶般的舔血。牠們可以在人或動物身上割破一個圓形的洞，而受害中竟茫然無知。牧人們被吸血蝙蝠殺害的牲口，遠較美洲虎來得多。並且小的吸血蝙蝠傳播狂犬病的細菌，使動物及人類因此致命。

在叢林樹枝頂端的空間，是飛禽的活動範圍，鷺和棕黃色的兀鷹終日在叢林上空盤旋。而真正讓多雨叢林景物生色的，還是些色彩鮮艷，喧鬧不停的叢林鳥，其中有跳躍在樹枝間，叫聲不停的鸚鵡，和飛翔在菓樹間的大嘴鳥。長尾鸚鵡經常是成群出現，牠們有藍色的，金色的，和猩紅色的，艷麗無比。所以印第安人對於牠們的羽毛視若珍品。



大嘴鳥色彩美麗聲音喧鬧

在湖畔或河邊陰暗處，有可愛的粉紅色匙嘴鳥

(Squacco) 駐留。鵝鳥直立着有五呎高，雪白的

身子，瘦長的腿，黑頭黑嘴和紅寶石般的喉頭。

有一些叢林飛禽，有着非常美妙的歌喉。像鐵

砧鳥，牠所鳴出的聲調，既清亮又幽美。笛鳥

(Plautero) 的鳴聲悠揚如同笛聲。鴉雞的歌喉婉轉

，而鈴鳥發出來的聲音，就像葬禮時的喪鐘一樣。

叢林昆蟲帶來的死亡和災害，遠較美洲虎，鱷

魚和毒蛇的總和為大。黑暗潮溼的原始叢林，是昆

蟲們生活的天堂，因為太陽光很難有機會照透濃密

的樹葉，多雨森林中昆蟲的數目和種類出人想像之

外。

蚊蟲是征服叢林的最大困難之一，牠破壞工程和農耕計劃，道路的修築和定居。長嘴蚊是為傳播瘧疾的媒介，估計全世界差不多有一億的人類，都會受過這種疾病痛苦。小嘴蚊帶來黃熱病，雖然在今天像里約熱內盧這類大都市裡，這類蚊子已經絕跡了，但是在叢林裡，小嘴蚊仍舊是人類的威脅。

叢林裡螞蟻種類之多不可勝數。有的螞蟻很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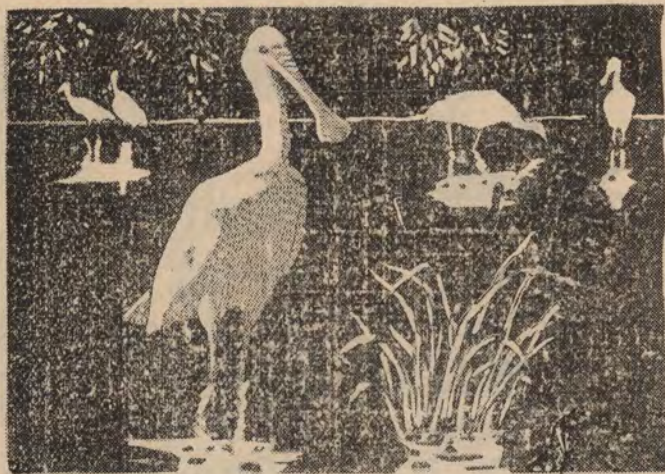
險，有的却不害人。割葉蟻 (Sarda)，是印第安

人園子裡的災星，牠們都是列隊而來，每隻螞蟻像撐傘似的帶走一片樹葉，一夜之間，就可以將一座園子完全摧毀殆盡。

也許最令人驚奇的，還是那些兵蟻。牠們之所以得名，完全是因為牠們能列着整齊隊形行進。在牠們隊伍中間，也有着像軍官似的螞蟻，在那裡指揮發令。兵蟻的隊伍很長，數目約幾百萬隻以上。如果你的營地遭受兵蟻入侵，第二天你將會發現，你的餐具被拭得雪亮，各處都將會一塵不染，甚至於你昨夜所吃剩的火雞骨頭，都將會像博物館所陳列的標本一樣，拭擦得乾乾淨淨。

在多雨叢林裡有無數黃蜂，並且差不多都是有毒的。其中最利害的，是一種叫做「汗蜂」(Sweat bee) 的無刺小黃蜂，牠們經常成千成百的擁集在流汗的肌肉上。只要有汗的地方，都是牠們停留的目標。所以經常人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及衣服內部，都可能遭到牠們的侵襲，使叢林生活困惱萬狀。

扁蝨也是叢林中一大禍害。牠們經常以樹葉



匙嘴鳥涉足於淺水中

深處居住的土人，索性就赤裸着身子，甚麼也不穿了。你也許會想這些光身子的土人，如何能在虫蟻滿佈的叢林裡生活，可是印第安人們知道那些植物可以驅逐虫蟻，於是他們就可以獲得某種的免疫力了。

叢林土人的居住方式也和他們的衣着一樣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有越的一種，是所謂的「大窩蜂」(Malocca)，三、四十戶人家，吃住都聚集在一起。

「大窩蜂」是竹子搭成的，長約百餘呎，寬八十呎。經常用柱子架起離開地面，以免虫蛇和洪水的侵襲。屋頂用草蓋成，斜坡似的一直掛到地上。在竹棚每一頭上開有小孔，使光線射入並作人們進出之用，但不設窗戶。

一般說來「大窩蜂」算得是整潔的土人住宅了。支撐屋頂的柱子間，懸掛着吊床。在靠牆壁處，整齊地放置着弓箭，長矛，吹箭筒，和木棍等狩獵武器。在這一間大房間的西旁，淺的黏土碗中正閃爍着炊火，一個灶代表一戶人家。火終夜不滅，土人迷信，說是火光可驅逐黑夜中幽靈。事實上，森



獵人狩獵以獲得肉食

作掩護，而混進人們的身上。然後牠將頭埋入受害者的皮膚裡開始吸血。對於扁蟲的處理，一定要十分小心地將牠連頭除去，如果牠的頭斷在皮膚裡，將會引起嚴重的疾病。

雖然原始叢林裡充滿了危險和不安，但是人們在這裡住久了，它仍然能吸引人們再度返回它的懷抱。

「人類如何在巴西叢林中生活」

好幾世紀以來，印地安人試圖着要在帶有敵意的巴西多雨叢林裡定居下來，他們大部份均以叢林邊緣的河岸湖邊為營，以漁獵為生。有時候循着野獸留下來的路徑向叢林內陸探索，不過他們通常多半寧願駕着獨木舟，沿河前進。

雖然他們生活方式大致是相同的，但是在各種族間的生活習慣，却有着很大的差別。就穿衣而言，有的種族很考究，婦女們紡棉，男人織布。有的則僅僅披着一層樹皮。有的以鸚鵡，白鷺羽毛為衣料，更有的僅以紋身代替衣着。在叢林



許多叢林土人以獨木舟為交通工具

林裡的夜晚又潮濕又寒冷，土人們又無被褥，如果晚上不生火取暖那是受不了的。整個夜晚，每隔幾小時就有人爲灶火添柴。

在太陽快要昇起來的前兩個小時，是最冷的時間。於是土人們都起床去泡在河水裡，因爲這時的水溫遠較氣溫爲高。這次沐浴一直要延長到他們吃早飯的時間。正午，土人們又泡到河水裡去，不過這時却爲的是驅逐正午的酷熱。下午土人們又再次的跳進河水裡，這次是洗澡和嬉戲。

叢林土人們一天花費在工作的時間不少。在南美洲叢林裡生活是不容易的，禽鳥和猴子經常侵襲土人的園子，偷食未成熟的果實。當男人們去到叢林中獵取食物時，婦女們除了在家煮飯外，還得照顧園子。

樹薯餅是叢林印第安人最主要的食物，就像歐美人的吃麵包，蘇格蘭人的吃燕麥粉，愛爾蘭人的吃馬鈴薯一樣。做成樹薯餅的草莖是有高度毒性的，但是土人們有辦法將毒性去掉而製成一種有營養的粉末。當汁水擠出並洗淨後，然後搥擊，作成圓餅，最後再加一次熱去毒，樹薯餅携



有些印第安人以弓箭捕魚

帶方便是土人最主要的食物。不要認爲叢林裡的食物都是完全無味的，有時他們也會坐下來，圍着營火吃一頓烤鹿或烤鴨，玉蜀黍或紅薯，再加花生或野蜜做的甜食。

有些印第安人的食物不單是令人吃驚。烤白蟻認爲是美味；餐桌上常可見到各種昆蟲的幼虫或鱗蟻，甲魚蛋是他們的珍饈，印第安人食用時要打破蛋壳，一口生吞。

雖然叢林裡充滿了各種野生動物，但是要獵獲肉類作爲食物亦頗不易，因爲每種動物各有牠們自己的防身本能。有的善於偽裝，有的則是聽覺或視覺特別靈敏，有的動物行動迅捷如閃電。

弓箭常用來捉魚，在水下面用箭捕魚，因爲有折光的關係是很困難的。叢林獵人所用七呎長的弓，是用黑棕木作成，需要非常強壯的人才能拉得開它。有時土人們使用一種十二呎長的吹槍，這是一格空心的竹子，內徑約半英寸。吹箭是採棕葉的中心硬桿削成，長約十二英寸，厚約十六分之一英寸，箭頭尖銳，並塗着毒藥。土人只要將箭筒放在嘴邊，用力一吹，毒箭就會飛快地射中目標。

箭毒呈黏稠黑色，土人們將它盛在葫蘆裡，環掛在頸上。箭毒的製法是一項秘密，只有巫醫師們知道如何配製。據說是用馬錢子樹汁，加上大黑蟻，和小紅火蟻，蠍子一兩個，和毒性極強的蛇牙混合而成。

土人部落的巫師似乎是萬能的，他爲他的族人治病，施展魔術求旱和求雨。他會詳夢，也會指導土人如何去躲避明處或暗處的敵人。他們用變戲法般的咒語，成爲部落中的真正教師。通常他們都比同族人要聰明得多，並有放銳的觀察力。他們對叢林植物的醫藥知識非常豐富，他們知道怎樣接骨或動外科手術。從仔細觀察昆蟲，飛禽，走獸的活動，他們往往能準確地預言出叢林氣候的變化。

多數的外來人都會發現，印第安人是最誠實的。外來的科學家或探險家，他們的貿易商品和私人財物從不會遺失。如果一個陌生人來到印第安人的村落，只要他能遵循土人的習慣和規矩，他便會受到很好的接待和款宴，病了也會受到很小心的照料。

四世紀以前，第一批西班牙征服者給叢林帶來槍彈和疾病，讓土人嘗到了痛苦和死亡的威脅，生活一直在暗無天日中。今天，在巴西政府明智的「印第安人保護」法令下，森林印第安人終於又能回復到他們自由自在的原來生活。

事實上，在今日巴西叢林裡也有了重大的改變。一項由巴西政府支助的健康教育運動，已在叢林裡全面展開，並遠入叢林深處。巨大的排水工程計劃也在進行。多年來為瘧疾所苦的地區，DDT在那裡發生了驚人的效力。對抗赤痢，十二指腸炎，斑疹傷寒等疾病的戰爭也在進行之中。

以往巴西內陸僅是鱷魚蟒蛇的生活天地，今天數以千計的冒險家，開始從海岸移向內陸，去試試他們的運氣。



最荒野的叢林上空，今日已有飛機飛過。



多少年來，從北美洲到里約熱內盧的空中航線，都是沿着海岸線飛行，不敢直線的經越叢林上空。因為萬一迫降，援救工作是無法進行的。現在飛機大了，油料也帶得多，航線由卡拉斯經過叢林上空，直航里約熱內盧。這條直線飛行的航線，較原來沿海岸的飛行，要節省一千五百哩的航程。

新航線上空要經過野蠻的察凡提斯 (Chavantes) 人部落，由於早期橡膠時代白種人所施的迫害，所以他們還仇恨着白人。但是新航線上的緊急迫降機場必需修建在察凡提斯人的部落區域裡，所以獲取他們友誼是最先必需做的工作。起先印第安人用弓箭射擊低飛而過的飛機，而飛機駕駛員也開火回敬，不過他們投下去的却是一些食物，刀子和布料，土人的仇恨逐漸在消褪中，有時候察凡提斯人反而幫助他們修築飛機跑道。

巴西原始叢林已經有很大的改良和進步。但是它實在是太大了，現在我們從空中看來，仍舊像一片浩瀚無邊的綠海。流入亞馬遜河的許多河流，看起來像許多小彩帶。偶而在綠野中可見一小塊空隙，那便是航線所經，新興起來的小城鎮。

三、印度尼西亞原始叢林

「叢林之島」。

亞洲東南部的馬來半島，是全世界氣候最炎熱和潮濕的地方。在上面覆蓋着的植物，比巴西原始叢林更為稠密。

。馬來亞可說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叢林了。

馬來亞的海岸線外，到處都滿佈着最大群的島嶼。這便是印度尼西亞，也叫做東印度群島。很多年以前的航海家們，稱這片群島爲「香料島」(Spice Island)。因爲岸上丁香樹和肉桂樹的花香，常飄送到海面上。

瓜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西里伯斯，是其中的四大主要島嶼。從蘇門答臘西端，到新幾內亞的東邊界線，它沿着赤道伸展約四千英里。而事實上，赤道又正好將蘇門答臘和婆羅洲這兩大島嶼平均地劃分爲二。

這片區域的大部份當然是爲海水，但這許多叢林島嶼的陸地面積，總和約爲七十五萬平方哩，跟美國密士西比河以東地區的面積相做。

它不像巴西叢林是一片起伏不大的高原，印度尼西亞，尖削矗立的山脈，從海底深達里許的斷層陡然上界。這裡是活火山的區域，活火山約在兩百座以上。並且也是全世界地震最



猛烈危險之處。印尼的火山產生了非常富庶的土壤。這種土壤可以供應石灰、鎂、鐵、碳酸鉀和磷酸。在印尼幾乎沒有季節的變化，植物終年繁茂。穩定的季節風，每年夏天由西南吹來，冬天由東北吹來。它們的壓力是如此的柔和，連樹葉都不會搖動。事實上，它只能稱之爲微風，而多數印尼地區實際上是不知道的。

由於東印度群島橫互在亞洲和澳洲之間，所以受到了這兩大塊陸地的影響。它的動物和植物和亞洲及澳洲頗爲相同。因爲它曾經多次和這兩片大陸相連接。古代海平面上下起伏，而這片叢林島嶼便有時連接在一起，有時又被分開。就在這種大自然的操縱下，叢林島嶼與亞洲大陸及澳洲大陸，合了又分，分了又合。

初到這裡來的人們立刻把這裡的氣候區分爲溫暖，炎熱和酷熱。對新來的人來說，沿海一帶的濕度簡直令人無法忍受。在沿海地區熱天的溫度通常爲華氏一百二十度，不過當你爬上山，溫度逐漸減低。





露兜樹的果子可食，葉可作各種用途。

馬來亞和東印度群島，可說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方。雨量隨着高度而增加，例如在蘇門答臘，靠近赤道附近的星根崙山區 (Mt. Singgalang) 一年就有三百二十天在下雨，其平均濕度為百分之九十三，幾乎每夜，高地叢林裡都會下雨。通常都是早上晴朗，下午就烏雲密布。這種濕熱的空氣，和幾乎連續的蒸氣浴，正好促成叢林植物的繁盛。

「印度尼西亞叢林的植物」

海岸樹 (Mangrove) 是沿海的代表植物，用高蹠一般的根支持着。它形狀很怪，像一頂綴以小葉的月桂冠，却把腿伸在海水裡。浪潮湧起的土壤，使它繁茂。幼苗樹在老樹出生，然後低垂下來插入黑色的泥漿中。它們只要在幾小時內就可以把樹根放下來，這種樹的木質宛如深紅色的桃花心木，有美麗的樹紋。幾世紀來馬來亞多用它來製作木炭，生火為炊。

在最濃密的 (Mangrove) 沼澤中，尼帕棕櫚 (Nipa Palm) 生長其間。這是一種深根的樹，其淺綠色的樹葉，在陰暗的沼澤中特別顯目。它的樹幹很短，所以樹葉就像從沼澤中浮出來一樣。土人們利用它來編織籃子或家庭用具，以及利用它來蓋屋頂。

印尼叢林植物沿着海岸，一直伸展到海拔五千呎的高處，綿延不絕，種類繁多。在山地丘陵地帶，我們初次看見藤棕。棕樹上所爬的草籐，長達兩百多呎，它那直立的尖狀很像電線桿。當開花季節，在一片綠色中點綴着美麗的彩色斑點。在叢林地面上是不容易看見盛開花朵的，因為它需要陽光，所以都開在樹葉的頂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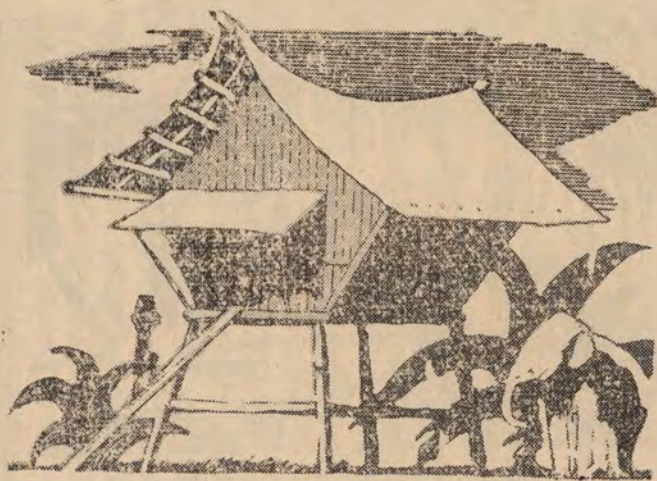
甚至在這裡的蘭花也是小而難看。在叢林裡找不出能與溫帶草蓀或覆盆子那樣香美的菓實。強烈的熱度和無限期的潮濕，早將花草的養料摧殘殆盡。

珍貴的樟腦樹，在這片叢林裡繁殖甚廣，被東方本地人視為神聖的 (Warangin) 樹，遠近聞名，其中最著名的一棵生長在伯里島 (Bali)，其樹蔭所覆地面即有一英畝半大小。

在印度尼西亞叢林裡，至少有一百五十種以上的棕櫚樹，其中以西米棕 (Sago Palm) 最為有用。它內部鬆軟，可供食用，新幾內亞的土人，以它為主要食糧。

竹子成林，高達一百三十餘呎。竹葉顏色自嫩綠以至暗黃。這種「草樹」喜愛陽光，所以高出了叢樹之上，它盛產在蘇門答臘的山地，竹自土壤中吸取大量水份，所以生長得很快。竹的用途甚廣，它可以編牆壁，作地板和房屋支架。也可以用它來作水管，作盛食物器皿。巧手工匠用它來製作精緻的鳥籠，河上人家用竹排來作為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在印尼叢林裡的所有植物說來，竹子也許是最重要的東西。

從低地叢林往高處走，樹木種類也跟着變化。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的山地，一種圓錐形高約兩百呎的樹木，遍生各處，差不多山地百分之五十都是



印尼住宅多用竹子建造

這種高大錐形巨木。這種樹最先來自喜馬拉雅山，進入東印度群島，與澳洲的橡樹配種而成。

在西印度尼西亞的低坡度地帶，有一種奇特的水壺植物，它的樹葉閉合起來，就像一個有蓋的大壺。當你往高處走，花草也愈來愈大，像毛茛花和無味紫羅蘭等，已經就開得和溫帶地區的差不多大小了。

印度尼西亞最大的柚木林在爪哇。有些人認為這種有價值的樹木，是早期殖民者從中南半島移植過來的。每過五十年柚木林砍伐一次，然後又在原地種上新苗。外貌上看來柚木林是空曠和單調的，它只有稀疏的樹籐，和一些昆虫及飛鳥點綴其間。

印度尼西亞叢林裡最驚奇的樹，該是那種叫做「絞纏無花果樹」(Strangler Fig)的了。它的種子是從遠離地面的高大樹梢上長出來的，然後很快發芽，變成粗壯的樹幹。樹根從空而降，有的纏繞着母樹，有的則懸掛在半空中。如果它到達地面，便緊緊抓住不放。它們繼續不斷地生長着，直到它在樹四圍盤上一層粗厚的木籐網，

木網越來越大，時間一久，母樹受不住木籐網的沉重負荷，便會死亡，也可說是被它自己的種子絞纏而死的。於是「絞纏無花果樹」就變成了一座空心的木籐網。

木棉樹 (Kakao)，將是叢林裡未來最有希望的出產。木棉樹高約百呎，樹枝笨拙地對着樹幹成直角伸展。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木棉都是由它們所生產出來的。樹莢在剛要爆裂時即收割下來，用手將裡面的黑子和絲織纖維分開。絲棉可以吸音和防水，將它浸浮在水中，可以承受三十倍的它本身重量。所以一般都用它來作絕緣的材料，或填裝枕頭。

(未完待續)

妙語益智

★如果必須的話，不要注重衣裝，而要清潔靈魂。

★對於誘惑，有幾個防禦的方法，最安全的方法是儒怯。

★試試看，我們易於學習忍受逆境，我的意思是說人家的逆境。

★不要低估頭痛，當最痛的時候，似乎是最壞的投資。但當開始好的時候，那沒有到期的催單，每分鐘價值美金四元。

★一個人一生不應該投機的時候只有兩次：一次是能夠；另一次是不敢。

★除非對你有重大損害，永遠不要拒絕作好事。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要拒絕喝一杯。

★早起吧！早起的鳥捉得到虫吃。不要為這條荒誕不經的規律所愚弄；我有一次就知道一個人這樣作過，他黎明即起，可是被一匹馬咬了。

★慢慢的喝水，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

★亞當作了一件值得稱許的事，就是他知道以前沒有說過值得稱許的事，他才說。



Dr. Wernher von Braun 作

樂 其 志 譯

一、什麼是燃料電池

這是一種能夠直接把燃料與氧氣變成電能的新裝置。它的效率已經輕易地超過了現在一般通用的發電方法，像其他許多具有革命性的技術新觀念一樣，燃料電池是太空時代特殊需要的直接產物。

目前最進步的一種燃料電池是採用氣體狀態的氫與氧，其作用情形恰巧與我們在學校教室中常常用來示範的電解試驗相反。在電解試驗中，我們是把直流電通入水中而將其分解，於是在一個電極上有氫氣氣泡冒出，而在另一個電極上有氧氣氣泡出現。在燃料電池中則把氫氣和氧氣通入，產生電流及少許的水。

二、燃料電池用來做什麼？

由於燃料電池重量極輕，所以是太空船上近乎理想的電源。通用電器公司所製的燃料電池已經裝在雙人的双子座太空船上，而以後登陸月球所用的阿波羅太空船則將使用普萊特懷

特里公司所製的燃料電池。

在美國的太空計劃中，燃料電池的大量使用已屬確定不移之事，不僅在太空中如此，在將來的太空站上，甚至在月球的表面上更是如此。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因素是燃料電池，尤其是氫氧燃料電池，有一項極寶貴的副產品——水。燃料電池取副產品水不需要經過任何處理的手續，就可以直接飲用，而太空人每天需要六·六磅的水來支持生命。同時如果利用其他的電源，水還可以再電解變回氫與氧，又可以反回來做燃料電池的燃料。

假如一艘在月球表面探險的太空車是使用燃料電池做電源，而上面所攜帶的氫氣和氧氣箱祇能支持半徑數百哩的行駛，那麼在太空車回到營地的時候，氫氣和氧氣可能將近用完，可是存在水箱的水却快要滿了。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太空車開到「月球加油站」去加添燃料。加油站並不要從地球運去新鮮的氫氣和氧氣，而祇要設置一長串把太陽能變為電能的太陽電

池。駕駛人把太空車上的水交給加油站，加油站則把利用太陽電池為電源的高壓電解所生產的氫氣和氧氣供應太空車。當然加油站還可以利用附近月球基地所積存的廢水。

一個二十五方碼的太陽電池可以從太陽收集一匹馬力的能力，所以如果要利用太陽電池直接驅動太空車在月球上行駛，雖然不能說不可能，至少也是笨拙的。但是在「月球加油站」設立巨大的太陽電池來把燃料電池副產的水再分解成氫氧，並且能夠持續不斷的作業，自然是非常合適的安排。

因此燃料電池作為行駛於月球表面車輛的動力是一種極為便利的儲存能力的裝置，很有點像汽車上面用的蓄電池。不過有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燃料電池要輕得多。

三、燃料電池的工作原理是什麼？

現在最容易解釋的一種燃料電池——氫氧燃料電池——說明如次：燃料電池內部裝有被氫氧化鉀電解液所隔開的兩個多孔質的金屬電

極。二種氣體在電極處所發生的離子交換為產生電流的關鍵。其經過的情形為：

一個氧原子（從氧分子 O_2 分出），加上一個水分子（ H_2O ），再加上二個電子，成為二個氫氧離子（ OH^- ）。這些氫氧離子穿過電解液，在多孔質的氫氣電極處吸收一個氫原子（從氫分子 H_2 分出），成為兩個水分子和兩個自由電子。所生成之水由右下角開口排出，兩個自由電子則自接於負電極（氫氣）的端點流向外電路，其與正電極（氧氣）間之電壓約為一伏特。

如以水力發電為喻，則燃料電池的負極像蓄水庫，水位比洩水的河流（正極）要高得多。負極所發生的電子在經過外電路到達低電位的正極之前可以擔負工作，一如水庫的水流下帶動水壩處的渦輪的情形一樣。電子到達正極以後，再組成氫氧離子經過電解液回到負極出發點，開始另一循環。

一個伏特自然太小，僅僅祇有手電筒所用小電池的電壓的一半。不過我們也可以像手電筒（由發電廠渦輪機發生的電輸送到各用戶的插座），我們可以追溯到它的能力來自將其某種可燃的物品像重油、天然氣、汽油，或煤與空氣中的氧氣化合燃燒的裝置。但是燃燒電池與這些歷久相沿的方式完全不同。

所有通用的引擎都受到工程師們所稱的「噶爾諾循環效率」的限制。噶爾諾為一法國科學家，他曾經指出任何利用熱力的引擎即令在完全符合噶爾諾循環的理想情況下，也不能把它所收入的熱能完全變為機械能。在一個噶爾諾循環中，引擎自一個高溫度的熱源，如鍋爐發出的熱蒸汽，或者內燃機汽缸中燃燒的汽油，得到熱能。但是它祇能把這項熱能的一部份變為機械能，如讓蒸汽或燃燒後的汽油去推動一個活塞或渦輪機的輪葉。為了要使循環能繼續推行下去，就不能不用一個較冷的物體把剩餘的熱能吸收排洩出去；同時如果要提高一個熱機的效率，就看如何使熱源與散熱器間的溫度相差愈大愈好。這就是為什麼汽車上要裝水箱，飛機引擎要利用空氣來散熱，蒸汽渦輪需

筒或者汽車用蓄電池一樣把燃料電池的電極串聯起來。

雖然燃料電池的效率很高，仍然在產生電流之外，也產生一部份熱量必須散去以保護電池。散熱的方法是送入較電池作用所需為多的氫氣。多餘的氫氣一方面吸收熱量，一方面也可以把副產品的水自電池排水口擠出。假使這些水留在電池內會妨礙電池的作用。

多餘的氫氣可以在一個散熱器內冷卻後再加使用，也可以乾脆讓它飛散掉，完全看裝備重量與推進重量間權衡情況而加以取捨。如果使用時間長，把氫氣冷卻後再使用自然合算；如果使用時間短，則排洩的方法較宜，因為可以省掉一個散熱器。

四、為什麼燃料電池的效率勝過其他產生動力的方法？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燃料的燃燒始終是各式各樣的輪子轉動的原始動力。無論是蒸汽或者柴油機車，活塞式內燃機汽車，噴氣引擎飛機；其方式是直接的像火箭，或者間接的像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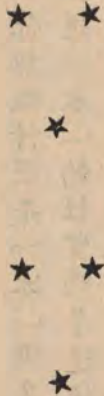
要水冷的冷變器的理由。因此利用熱力的引擎受了這種先天性的限制，其總效率不可能超過百分之三十。

燃料電池不受噶爾諾循環的限制，有些燃料電池的效率已經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是這個太空時代副產品特別使人感到興趣的一點。

五、燃料電池是否僅限於使用在太空方面？

根據審慎的估計，燃料電池在地球上也有極多的用途。最近已有一輛用燃料電池帶動電動機的牽引車出現。而不用氫氣，改用油料與天然氣的燃料電池也在試驗之中。雖然預言通用熱機的末日已到固屬尚早，不過其餘年似乎也屈指可數了。

譯自：Popular Science, August, 1964



英呎之大，多數是六邊形的晶體，跟霜一樣；也有像是巨大的星星，懸着如秀髮般的白霜絲。這種纖弱的美景，只消一揮手一哈氣就雲消霧散了。

令人難以相信的，同樣都是水，有的纖柔嬌媚，又有的堅韌粗獷，還能阻止槍砲和炸彈。在華氏二十五度的水，就已堅如水泥，靱如鋼骨了。在芬蘭北部的數次蘇芬戰役中，冰磚當作砂袋一樣用來建造防禦工事，保護在敵人砲火子彈下工作的人員與物質。第二次大戰時，德國與蘇俄都發現特製的炸彈和巨大的砲彈，只能損傷水層的皮毛，所造成的只是饅頭般大的淺坑，或一條擦痕，縱然火力加倍後的彈坑，也和以前相仿。當德軍圍攻拉多加海岸，濱臨窩瓦河口的列寧格勒時，他們切斷了所有的公路和鐵路，使整個城池被海所困，到了冬天的海水結冰後，俄人在冰凍上架起鐵路來，又能再供養此城，最後俄軍乾脆以一片冰海作為公路，駕着滿載食物和軍火的車子，挽救被困的危城。德軍轟炸和砲擊的結果，只使路面出



Leverett G. Richards 著

極 光 譯

你認識什麼是「冰」嗎？
你知道「冰」的性質嗎？這裡
告訴你許許多多奇怪的現象。

一般人都以為冰像玻璃一樣，敲打起來會却却作響，又硬又脆，可是很少有人曉得冰也會像橡皮一樣褶皺，一樣柔軟；也很少有人知道它比水泥還堅硬，比金鋼鑽更強韌。尤其是在戰時，更可用來建築工事、公路、橋樑、甚致海洋中航行的大物——運輸艦隊。

每年冬天在河池水塘裡的薄冰，和水一樣是透明無色的，也沒有特殊的造形和紋路。但是冰，實在是美得迷人的。在兩極地區，美麗的色彩隨水之生長而俱來，它們有如虹霞一般，只要有日照，你瞧見的冰塊，都煥發着或藍或綠的光芒；當你下攀到冰川斷裂的大縫中，你會感到置身於天堂之中——裂縫兩壁高聳陡立，閃爍着鑽石般珍奇的翠藍光芒，燦爛的碧玉牆上掛的，盡是些目不暇接的「冰花」，煞似盛開遍野的清盈的白薑花（昇華）而成。空氣平靜時，昇華的冰花可聚凝成直徑兩

現小孔，並沒有穿破冰層，也沒有切斷這條公路，或癱瘓貨物的輸運。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雙方也都把冰地當做天然大道。

即使在沒有戰爭的今日，加拿大極區仍有無數的列車，在每年冬天跨過無邊大湖的水上。在美洲遠北是沒有公路的，因為在冰天雪地中築路是很困難的，但是入冬以後的大雪，每年都成為無需耗費人力物力的公路。這種冬季水路的使用遍及整個阿拉斯加，供應資源也輸送補給品維持D.E.W.防線——世界最北端的直接早期雷達警報線。火車雖然行駛於湖池之上，但大多數路途仍在陸地上。因為冰雪早把凹凸不平的草原舖成光滑平坦的大道了。

愛斯基摩人早就利用了狗和雪橇來代步，他們不只在海或湖冰上行走，而且還在陸上行駛，他們利用冰來製造雪橇的冰刀。雪在較為溫暖的情形下才比較潤滑，由於雪橇之重量和冰刀的磨擦，使刀口的冰化為薄薄的雪氈；所以實際上，雪橇是浮在一層薄薄的雪水上，

好像塗抹了一層潤滑油，所以冰刀就很容易在雪地上滑行。要是氣溫下降到了二十五度或更低，冰就不會軟化了，再下降到華氏零下五十度，冰就失去了光滑的性質，而變得與砂子無異。地面上鬆軟的晶粒也不再鬆軟了，它們和鑽石一樣硬一樣利，銳利的稜角像砂盤一樣拖着雪橇。狗已拉不動了，就是連人帶狗一起拖車，也是徒勞無功，這時愛斯基摩人就停下來，把雪水煮熱後，很快地敷過冰刀，使外層變為硬而光滑的堅冰，再向前進。

老早以前，愛斯基摩人也曉得用水來補修斷了的雪橇，極區的飛行員也學得此法修補破碎的機翼支柱：把斷了的支柱湊在一起，好像接骨一樣，再用木頭或金屬夾板跨過斷處，盡快的用濕布把夾板包紮起來，片刻之間就結結實實的結凍好了；如果在斷口把水灌入斷管中，那麼管中的水柱，就被鑄成像堅鋼一般的水柱。

冰的最奇特的用途，要算是在第二次大戰時，製造「冰料航空母艦」了。這項發明也是二百架和轟炸機一百架，船長二千呎重一百七十萬噸，有如一座海上冰山，不為最強烈的暴風所左右顛簸或上下起伏，五十呎高的擎天浪濤，不能對這冰島作絲毫的影響。水上的人造叢林（註一）可保持冰之不化，這種保護作用可深達表面下四十英尺。即使船身有了任何的損破，均可由碎冰和過冷的水（註二）立刻修補完畢，不會有任何意外。

當小水艦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湖 Lake Patricia 上試造時，此一計劃始終保持高度機密，十五個工人費時兩個月就造成了一艘，六十呎長三十呎寬，重一千噸的派克特水艦，配備有引擎，俱有每小時七海浬之航速，雖然在一九四三年之盛夏，這艘輕水艦仍然在水溫六十度（華氏）之湖上巡航而不化。此一發明十分成功，可惜在大水艦能生產供應之前，大戰已迅速結束了。後來美國飛機在大西洋之「冰島」（註三）上降落，準備建造一座科學站時，水質航空母艦的想法才首次被派上用場，不過那水艦不是人造的，而是天然的水山。

受了愛斯基摩人的啓示：愛斯基摩人把泥漿摻在凍水中造房子，這些泥漿大大的增加了水的強度，也使水不容易化掉，可以讓房子在春天來臨時，維持更長的時間。在第二大戰早期，就用這原理發明了一種合金，係由盟軍把木頭纖維打成紙漿後與水混合冷凍而成，這種一英寸直徑的「強力混合冰」柱，可支持六名壯漢，四英寸厚之冰片，能防禦手槍和步槍的子彈，至於斧頭的砍劈，更不能損傷其分毫；這種混入的木頭纖維有絕緣之作用，可防止冰之融化，一塊每邊五英尺的冰塊置於沸水之中，歷時四天才開始融化，若在華氏六十度之湖中，可漂浮數週而不化。

一種新的冰的混合物，是由英國人派克（Geoffrey Pyke）在第二次大戰時推薦給盟軍的，因此叫做派克特 Pykrete。許多盟軍的艦隻，都在德國封鎖英國時被擊沉，使盟軍製造不及，因此盟軍決定以派克混凝冰來建造一種「派克混凝冰艦」。這種水艦不怕魚雷炸彈，不畏德艦大砲，不翻不沉，可同時裝載戰鬥機

蘇俄曾在一九三七年，以訓練有素之飛機降落在北極海的凍冰上，美國也曾降落在冰上降落過，那是在國際地球物理年，進行對南極科學站之補給任務，但此降落必須要有跑道。冰層因潮汐而起伏，且每天有冰向海中伸展四、五呎，要在此冰上開關機場到處都是問題。最初專家們不知道多厚的冰才能支持二十噸重之 DC-3 型飛機，也不知道一百噸的 Douglas C-124, Globemasters 母機要用多厚的冰，海水結冰比淡水困難，氣溫一再下降，小的冰晶不會超過針尾的大小，海水只能構成一片海棉似的水層，細而多孔地浮在海上。這柔軟的冰層隨波起伏，就像橡皮一樣，甚至結了一呎厚的冰，仍會軟柔彎曲。一列狗隊橫過這種橡皮水時，必須飛快疾駛，同時，在狗隊四遇的水被壓下沉，前方沒有下沉，就好像是升高的山坡，如果緩緩行駛就會穿破下沉的冰，墮入海中。

當海水凍結了四、五呎時，水中的鹽分從頂部向下滲，整個冰成為多孔狀，使水中幾乎

不含鹽份而較為堅硬（但仍比不上四、五呎厚之淡水冰，因為多孔之故，譯註）。所以生成一年後的鹹水冰可溶解飲用，因此解決了北極駐軍的飲水問題，但水中仍有少許鹹味。鹽水淋餘之後所成的多孔狀淡水冰，不如純粹淡水冰堅實，故支持同樣重量的飛機須要較大之厚度。在以往，駕駛員認為一百噸的飛機須要八至九呎的多孔冰（陳年老冰），但進一步研究的結果，五呎已經足夠了；而二十噸的 *Wagon* 長程戰鬥攔截噴射機，只要有四呎就能在北星灣的修留基地 *Trule* 下降。因此再有戰爭爆發，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均可以天然的冰凍地區，做為中途基地。

冰是多變的，每逢氣溫有了改變，它的性質也隨着改變，在早晨能承受飛機的冰塊，數小時後可能連坦克都支持不住了。

在南極進行補給工作的百噸級飛機，可輕易地在十四呎厚的陳年老冰上起落，但季節的變遷也造成了許多大的影響。隨着地球自轉軸之傾斜，南極的夏季有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日照

，成群的海豹在跑道上行日光浴，曝曬頭頂上溫和的日光，嬉戲水中溫和的洋流，在坐艙張望的駕駛員愣住了，海豹銳利的尖齒都不能有所做為，而柔和的暖流却蠶食着冰底，鑿出了的大坑由底部穿透到表層；日光軟化了水面，小小的洞穴，頃刻化為池塘。任何黑色的油滴，木屑、紙片在冰上，立刻造成一個塘穴，因為黑色的東西，把吸收來的日光熱，完全散失在溶冰之中，正如火爐中的赤碳落在水地上一樣。

跑道有了洞穴後，要趕快把雪冰取出，等到夜間氣溫轉冷後，填以冰凝土——集冰磚，冰屑、雪和足量的水而成的東西，效果和混凝土一樣；只要稍冷之下就能凍結起來，而且硬度足以支持飛機。若在寒冷的氣溫下以水補洞，再任其結凍，則須數日之久，同時水結冰時會在坑中膨脹，鼓起一個大瘤而毀了跑道。

重噸級的飛機也曾冒險在腐冰上降落過，那是軍事上的緊急措施。美國和加拿大決定沿 *D.E.W.* 線，在北極圈建立一道早期遠程警報

的東西，但你到底對它有多少的認識呢？

譯自：*Ice Age Coming*

註一：冰上生長植物是可能的。 *Malaspina* 是唯一為人所知的奇異冰川，它背上長有茂密的樹林，當冰川橫掃大平原時所捲帶之塵埃與岩石，經風化而成滋長植物的沃土。土壤與植物可防止冰川融化。數百年來，冰川南端負荷了直徑三英尺的針樅，這種樹林展開有四、五英尺之寬廣。密集了各種植物，計有木棉、赤楊、針樅、杉及各種灌木叢，尤其是羊齒植物生長之茂密，使人寸步難行。這些賴冰川供養的樹林有二十五方英尺之面積，因為有樹林之保護，冰川都厚達一千英尺。

註二：過冷水是在應該結冰情形下，仍未結冰之水。只要稍有騷動震蕩，就凝結成冰，故很難保存，多於要用之時臨時製造。

註三：美軍飛機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飛越北極時，在雷達上發現一個白團，當中一個黑點，因為北極的陸地被冰雪封蓋而呈白茫茫一片，偶有山尖突出呈一黑點，不易與冰山分

雷達站，報告飛越北極來襲的敵機動態，這些建築材料必須在春天冰化之前運到，否則此一計劃就要延晚一年，因此 *C-119* 空中車箱，滿載了器材與機械在 *巴芬島 Baffin Island* 下降，陳年老冰在四十噸的重壓下却作響，並發生龜裂現象。飛行員隨時保持警戒狀態，當機身下的冰層凹陷，裂紋向機身集中時，立刻作緊急起飛，美國「冰性實驗」專家 *安左修博士* 保證不會發生危險。飛機引擎不熄火，當人員在急忙卸貨時，駕駛員不時地守望冰面的裂紋，首先出現一條條長裂縫呈放射狀，像車輪的鋼絲一樣，然後在裂口末端出現新的橫向裂紋，與相鄰的放射狀裂縫相會合，形成車輪的輪圈，圍着飛機，這現象就是緊急起飛的警報，此時水層繼續下陷，細小的裂縫紛紛出現，在機身四周形成蛛網，飛機滾過下沉中的水層到一分鐘不走的話，飛機就會粘在蛛網上一齊水葬了。

冰是我們所常用的東西，也是我們所熟知

別，所以被認為是一新發現的陸島，後來發現此島位置時有變動，且與洋流流向有關，被斷定為一龐大無比的水塊所成的「島」。於是軍方就標下 Tager Number 1 簡稱 T-1，其意為第一號目標。其後又有 T-2, T-3 等等，第二、第三號目標之發現。T-3 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發現的，呈蠶豆形，九英里長，四又二分之一英里寬，比美國波特蘭城還大一些。

先生早上出去去打高爾夫球，太太關照他說：「今天晚上我們請一對夫婦來吃晚飯，你一定得在五點鐘以前打完球回家。」

丈夫點頭同意，可是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家，客人已經散了，太太一肚子的火。「你答應五點鐘以前回家的，」她哭着說：「你到那裡去啦？」

「事情是這樣的，」高爾夫球迷回答道：「打球打到一半，比爾心臟病發作去世了，我們只好一邊拖屍體，一邊打球，一邊拖屍體，一邊打球……」

小偷闖入了長島的一份人家，結果給這份人家的僕人發覺了，向他開槍，小偷匆匆逃走，却把價值數千元，向另一家偷來的贓物留了下來。

美國依阿華州有人在高級公路上開快車想擺脫一輛死跟在車屁股的汽車。可是他往左，那輛車子也往左，他往右，那輛車子也往右。他慢下來，那輛車子也慢下來，他開得飛快，那輛車子也決不落後。最後他停下了車子，後面的車子也停了，他憤憤地下了車，向後面的車主責問，却發現那輛車子是無人駕駛的，原來是他從停車處倒車出來時，不小心把這輛車子鈎住在一起了。



原著 Evelyn Lincoln
譯者 景 彊

——女秘書筆下的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
第一部



黃昏時候，裸姆把卡洛琳和小約翰帶到白宮的西廂房，讓他們在上床前和爸爸玩遊戲。他陪着他們在地上玩。在他躺着而兩個孩子在他身上爬來爬去的時候，我微笑着說：「要是國人看見他們的總統爬在地上時，不知他們會作何感想。」

他看了看我說：「不管怎麼說，林肯太太，我到底也是個做爸爸的呢。」

他們玩了一陣之後，總統回到他的辦公室裡去，裸姆、孩子們和我走到外面通往花園的石階上，這個時候——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旬——天氣還很溫暖，暗黑的天空中也沒雲。小約翰

在跑着追那隻愛爾蘭長耳狗山龍，卡洛琳抬起頭來，看見一顆星星。

「一亮一亮小星星。」她說。

突然總統站到我身邊，他沒有說話，只望着天上。

「一亮一亮小星星。」卡洛琳又說了一遍。

「使我驚奇又高興，」我接下去說。卡洛琳學說了一遍。

「這樣高的發亮光，」總統說。卡洛琳也學說了一遍。最後總統對卡洛琳說：「過去跟媽咪講這個去吧！」然後他慢慢地走了開去。

我和孩子道過晚安，走進了我的辦公室。我有種極其奇怪的感覺，我不能解釋是什麼——很怪的感覺，好像是一種警報。我搖了搖頭想：出去走走，就不會有這種怪感覺了。可是一連好幾天，我都還有着這種感覺。

約翰·費哲羅·甘迺迪，在我決定替他做事的時候才只三十五歲，是麻省民主黨的衆議

員。我常常在報上看見他的照片，也看過很多關於他的記載，對他誠摯的態度和他講演的內容有很深的印象。

那時候，我在當喬治亞州衆議員E. L. 佛瑞斯特的屬僚，是從上數下來占着第三位的秘書，並沒有多少工作。但我覺得我能在國會裡工作可算很幸運了，因為我的丈夫哈羅·（亞伯）·林肯也在國會工作，所以我們就好像在一起工作似的。

一九五二年的早春，有一天夜裡，我對我的丈夫宣佈說：「我要去替美國總統做事，我覺得幹別的小事沒什麼用。」

我告訴亞伯我要把這個問題徹底地研究一下，然後在那些可能成爲總統的衆議員中選出一個人來。經過幾個禮拜，看了很多衆議員對選民所作的演說和報告之後，我回到家裡告訴亞伯我已經作了決定。「我想去替他做事的，將來有一天會做美國總統，就是約翰·F·甘迺迪。」

我對亞伯解釋爲什麼我選中了甘迺迪。我

聽說他計劃和亨利·C·洛奇競選參議員，每個人都認爲洛奇會當選，因爲他在中央政治圈裡和在麻省地方政治界一樣有力，而且似乎不會失敗。我告訴亞伯說：「如果甘迺迪敢和洛奇爭，他就已經夠有勇氣，而如果他竟然打得贏，他就有前途了。」

有天晚上，我問亞伯這一陣能不能不要在家裡吃晚飯，因爲我毛遂自薦去替衆議員甘迺迪做事。此後的幾個禮拜，亞伯和我在下班之後見面，隨便吃頓快餐，然後我就趕到衆議員甘迺迪的辦公室去，一直做到半夜關門爲止。這樣過了兩三個禮拜，我還沒有見到衆議員甘迺迪。只是跟他政務方面的助理人泰德·雷敦一起工作。有天晚上，當我一個人去工作的時候，我注意到衆議員辦公室的電燈亮着，我聽見一陣響動，有個聲音在打電話，接着腳步聲從房間那頭走了過來。突然之間，他就站在我的打字機旁邊。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他看來真年輕、真瘦。那套灰西裝似乎太大了點，他一直不停地把

頭髮從前額向後拂開。他問了我的姓名，問我在這裡幹什麼。等他的好奇心都滿足了之後，他說：「走的時候把門關好。」然後就離開了。

接下去有好幾個禮拜我都沒再見到他，然後有一天我在等泰德·雷敦時，這位衆議員由他的辦公室走了出來，他一眼看見我就叫道：「林肯太太，妳是在等着看見我嗎？」我正要回答，却看見他撐着一根拐杖，我驚得叫了出來：「你碰傷了嗎？」他瞪着我，沒有答理，我窘得很快地說：「哦，我並不想打擾你。」

在選舉那天，甘迺迪打敗了洛奇，我高興得不得了，對亞伯說：「看，我說了他會做總統的吧，」我的一個祈禱已經應驗了，可是另一個呢？我還在希望能在甘迺迪辦公室裡占個小位置。却沒有成功，我一直在泰德·雷敦手下幫忙。我開始想我不是該辭去國會的工作，也許該再回到法學院去唸書。然後有天下午，我正坐在衆議員佛瑞斯特辦公室我的辦公桌前，電話響了。是泰德·雷敦打來的。「妳願

意來爲參議員做事嗎？」他問。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泰德解釋道：參議員的女秘書瑪華·戴維絲情願去跟另外一個衆議員做事。我便答應去爲約翰·F·甘迺迪工作。

第二天早上，甘迺迪辦公室又來了個電話給我，說他希望我明天去參加他在參議院的宣誓就職典禮。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天——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日。我的新上司和別的灰髮而經驗老到的政治家們站在一起，似乎有點難以爲情，我注意到他一直在想把上裝扣起來，以遮住他長得拖到皮帶下面的領帶。

典禮結束之後，我們一起到參議院餐廳去吃午飯。泰德·雷敦一直還沒跟我說過我擔任什麼工作，所以等吃到一半他告訴我我要我擔任參議員的私人秘書時，我簡直就不敢相信。

參議員根本不考慮我在幹這一行上是個新手，他就像其間毫無改變一般地開始了他的工作。「林肯太太……把這個給我……把那個給我……這個在哪裡？……那個在哪裡？……？」我得把所有的事記下，記完之後要再核查一

遍，可是單子還沒有寫完，又有新的事情來，我的頭都昏了。

記者們總在身後跟着，要安排會面的時間。「我是不是該拒絕他們，免得老是來打擾你？」我問他。

「絕對不可以，我最知道一件事，就是一個政治家若要想自殺的話，只要跟新聞界採不合作態度，那樣比他從國會大樓頂上往下跳還要快。而且，我自己以前也在報社裡做過事，只要他們願意和我談，我就願意和他們談，也許興趣比他們還大些。」

儘管他對新聞報界非常熱心，可是並不對他們所有的東西都表欣賞。「叫蘇瑞遜來！」每次他看過一段不甚友好的文章後，就會對我這麼叫着。他那沉靜而很有才氣的政務助手台德·蘇瑞遜馬上就會進來。「台德，看這小子說我什麼，讓我們把事實告訴他，叫他好看。」然後各式各樣的說法就在各辦公室間傳來傳去，一直到最後確定了一個大家都同意的說法爲止。

參議員甘迺迪似乎每天早上醒來都有新主意，好幾次一大清早才進門就開始：「有幾件事請妳做，第一……第二……第三……」等等云云。一而說着，一而把上裝脫下來掛好。然後很熱心地說：「現在，把信件給我。」他很快地把所有的信瀏覽一遍，看到朋友的來信會咯咯地笑着說：「妙信。」然後口述一封長長的回信，他口述的時候，不能安靜地坐着，總要在屋裡走來走去，甚至走到外面的接待室去，有時會望着窗外，或拿起高爾夫球棒假裝在擊球，但絕不會把話慢下來。

每一樣新工作，在老板和秘書之間在開始互相適應時，總會有問題；在我工作的第一年中，參議員的書法一直帶給我無窮的麻煩，讓我頭痛不止，有時我似乎忽略了一些事情，他就會說：「可是，林肯太太，我都替妳寫下來了。」

他寫的是什麼。慢慢地，我才學會，然後發現我居然是唯一能解出這份「密碼」的人。他有很多我不欣賞的習慣，我敢說他也不

怎麼欣賞我那帶些家鄉土氣的作風。譬如說，他不注意整理東西，他習慣於隨便摸張紙條把電話號碼記下來，然後把紙條塞進皮夾或是口袋裡。過後，等他要找這個號碼時，他就把皮夾裡那一疊亂七八糟的紙條拿出來，再加上從各個口袋裡掏出來的另外一種，然後在這一堆裡亂翻。要是還找不着他要的，就會叫「林肯太太，湯姆的電話號碼是多少？」通常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位湯姆是何許人也，難得會找出這個號碼來。

參議員老忘記東西，我總得幫忙他記住各種東西——像外衣和皮包——在那裡。他會問：「這次我把它忘在那裡了？」

我則會告訴他：「在旅館的壁櫥裡。」我並不在乎請旅館或機場查他遺失的東西，這是工作。可是他桌上東西的一團糟，實在讓人看着惱火，就像有人拿了一大籩廢紙，全倒在桌子上似的。我本想置之不理，可是辦不到，所以每次他一離開辦公室，我就衝進去把桌子整理好，把他堆在那裡的文件疊整齊。但等他



「史密斯小姐嗎？我是艾芙蓮·林肯，甘迺迪參議員的女秘書，參議員問你今晚是否願意和他去看電影。」

子旁邊，輕輕地說：「看愛蓮今晚不能去看場電影。」幸好我知道愛蓮是誰。不過她已經下班，在回家的路上了。我打了一個電話又一個電話，最後過了半個鐘點她才來接，想必是衝上樓梯搶接電話而有點氣喘吁吁地。我才說了一聲：「我是艾芙蓮·林肯，」她就知道我為什麼打電話了，用不着我多說，只聽見她興奮地說：「當然可以去，什麼時候？」

等我告訴參議員說我已經找到愛蓮了時，他說：「好！」可是現在他却似乎已經不如剛才那麼熱心了，一點也不急着要走



「你讓我怎麼找得到東西呢？你為什麼可以不理我的桌子？」參議員說。

從會議室回來之後，我馬上就會聽見他怒沖沖地敲鈴叫我。「妳讓我怎麼找得到東西呢？妳為什麼不可以不理我的桌子？」

「很抱歉惹你不高興了。我只想幫幫忙，而且，所有的東西在那裡我都知道。」

說老實話，我不願意讓人覺得難以相處，所以多半是我去遷就他，不過有時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遷就得夠快、夠多。我敢說他在想不知道他選我當他私人秘書是不是犯了大錯。有一次，在事情比平常亂多了的時候，他看着我說：「我不相信我們兩個能彼此了解。」他看見我臉上的表情，很快的加上一句：「看妳能不能再多加油一點點。」

我很表同意，我的速記並不頂好，我也不知道麻省一些小地方的名字，還有他的家庭和很多在生活中佔着很大一部份的事。不過慢慢地我開始有所改進了。

我有很多不比尋常的秘書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代他打電話約女孩子看電影。有天晚上，在忙過一天之後，他晃到我桌

，他看了陣報，又打了個電話給他一個報館的朋友。他這麼盪盪時，我就一直在開抽屜，收信，做出種種樣子來表示我已經準備要下班了。最後他終於走了出去，跟平常一樣，晚了。

每次我替參議員安排這種加班約會時，我總會想到那些孩子們會想：「爲什麼我今天沒按計劃在中午休息時去做頭髮？」或者：「我怎麼忘了把那件髒衣服送洗？唉，下次一定要準備好。」可是像愛蓮、蘇珊、珍妮和很多很多其他的女孩子最後都發現通常都沒有下一次了，我一直不知道個中原因，我猜想他是個完全憑一時衝動約女孩子出去玩的人，似乎突然興緻來了，我們常常玩這套把戲，有時花上一個多鐘點打電話去找那個女孩子，每次他都似乎急著一定要在那天晚上見到那個女孩子，別的都行。然後卻不會再聽見他提這個女孩子的名字。

以一個單身漢而言，參議員甘迺迪在華府的生活非常舒適。他在喬治鎮上租了一棟房子，由他小時候的保姆瑪格麗特·安白蘿絲任管

家。我常想：不知道她在甘迺迪住過之後收拾屋子有沒有像我收拾辦公室這麼麻煩。還是她曾經訓練過他而頗有成績。不過有時辦公室的

情況也很有意思。

有一天，參議員說：「妳知道我想在辦公室裡添點什麼，我要張躺椅，」然後他兜了個圈子，重複道：「我要張躺椅，一點不錯，就要這玩意，林肯太太，跟我打個電話給店裡。」

我馬上打了個電話給他父親開的芝加哥商場，幾個禮拜之後，有部卡車運來了一張紅皮躺椅，是可以抽出另外一部份來當床用的那種。參議員一走進辦公室就斜眼看著道：「我不喜歡這顏色。」

「要退回去嗎？」我問。

「嗯，先放幾天吧。」

有一天剛吃完午飯，參議員決定要試試新，「把床拉開來，」他說：「四十五分鐘之後叫我。」他有倒頭就睡着的本事，即使在緊張的工作，打過長途電話或作過一連串的討論之

後，他都能完全地鬆弛下來，閉上眼，馬上就睡着。

到了時間，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把百葉窗拉起來，百葉窗的聲響和照進來的陽光都沒把他弄醒，所以我搖着他的肩膀說：「時間到了，參議員。」他慢慢地醒過來，伸了個懶腰，然後整個地清醒了。

「他們在樓下幹嗎？有沒有電話給我？」我回答了他的問題，然後回到自己桌前，還沒坐下去，鈴子就響了，我衝出去，看見他坐在床邊上，一隻腳穿着袜子，另一隻腳光着：「我找不着另外一隻袜子了，妳想會不會在床底下？」

到我扒在地上找袜子時，他却全神貫注於一張報紙，所以等我



參議員甘迺迪對女秘書喊道：「我找不着另一隻襪子了，」

聽見我說：「找到了，在這裡。」我把袜子放在床上，然後回去做事，可是鈴子又響了，同時來了個客人，所以我沒馬上趕到裡間去，結果害得那個客人嚇了一跳，因為參議員在裡間大聲叫道：「妳出去幹什麼？我的袜子到那裡去了？」

我記得有天下午我們找一隻皮鞋，床底下，桌子底下，地板上都沒有，最後我在窗台上找到了，我不知道怎麼會放到那上面去的，想必是他在屋裡轉着，一邊看書，一邊脫衣服，而在走過時順手把鞋放在那裡了。

每次參議員要動身出門之前，都漠不關心得最讓人生氣了。他通常總坐在辦公室裡在信件上簽名，或是跟什麼行政人員談話，等到我過去告訴他說：「只有廿分鐘飛機就要起飛了，參議員。」我總不敢說他聽沒聽見我的話，只爲他總是繼續跟人家聊着。好像我是說兩個鐘點，而不是廿分鐘似地。然後他會突然地跳出辦公室問：「我的車呢？」這時他的司機莫格西·歐里雷早就把車開到側門口了，我把這

話告訴他，他就會說：「讓我看看我要帶點什麼，哦，對了，這本書，這本雜誌，這些信。」我開始把所有的東西塞進他的黑皮包裡，然後他一把抓起皮包朝大門走去，一路跟每個人微笑揮手，好像他這一走就要去幾個月似地。

然後，我才打算坐在椅子裡鬆一口氣，他却又回來了。要我打個電話通知機場他已經上路了。打電話給海尼斯港說他晚飯想吃蛤蜊雞燴，告訴他們他飛機到達的時間。然後他就走了，別人告訴我他到機場去就像坐在警車裡追賊一樣，參議員喜歡自己架車在街上衝，但不會亂闖紅燈。

等到這位新任的參議員越來越專注於他的工作之後，我就越來越難得代他約那些小姐了。到了一九五三年初，在大家閒談中常常提到個新的名字：傑克琳·鮑威爾。參議員從來沒讓我打電話約過她，我想她一定是位特別的小姐，所以他要親自打電話給她。

就在這時候，有一篇關於參議員的文章出現在「週末晚郵」雜誌上。我覺得這是篇好文

章，大部份在參議院大廈作事的女孩子們也有同感，尤其是那些他請去看過電影而且還在等着再也不會有一次約會的那些女孩子。我一直忙着請他爲她們在雜誌上簽名，可是他似乎不太情願做這事，我起先不懂爲什麼，最後他說：「我喜歡這篇文章，可不欣賞這個題目，我希望妳不要鼓勵那些女孩子拿雜誌來請我簽名。」那篇文章的題目叫：「參議院裡開心的年輕單身漢。」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四日，就在這篇文章刊出之後不久，他宣佈和傑克琳訂婚了，那天晚上，參議員衝出門去，照例是一趟會摔斷頸子的趕到機場，搭機到海尼斯去訂婚。他一面往外跑，一面對我叫道：「記得禮拜一早上提醒我開始計劃婚禮請客名單。我打算只請至親好友參加。」

禮拜一早上，根本用不着我提醒他，他一走進門就開始把名單告訴我，那一整天他都不停地跑出來說：「我又想到了幾個，」於是那張「幾個至親好友」的名單就越來越長了。

七月三日，參議院決定提前休會，甘迺迪則決定在回家前先玩玩高爾夫球，他告訴傑克琳說到機場再見面。他像平常一樣直挨到最後一分鐘才趕到機場。可是找不到傑克琳。他打了個電話來問我：「傑克琳在那裡？」

「我不知道，」我說：「我以爲她是到機場去跟你會面去了哪。」

「我也這麼想，」他回答道：「可是她沒在這裡。你找找她，再打電話給我。」我打電話把所有我想她可能在的地方都找遍了，可是那天下午就沒一個人見到她。就在我打算打電話回覆參議員時，電話鈴響了，又是他打來的，這次他很惱火：「她還未來，飛機剛剛起飛了，妳找個人怎麼找得那麼慢？」

就在這時候，傑克琳逍遙自在地从門外晃了進來，我告訴參議員：「她剛進門，我就請她來接電話。」我不知道他對她說了什麼，不過顯然使她不舒服起來，馬上就想找個人把她趕送到機場去。「我一直在準備嫁粧，我想我完全忘了時間了。」她就像在預習如何向參議

員解釋地對我說。我真想告訴她，跟參議員在一起不會忘記時間的。

有一天參議員對我說：「我在等一個由鐵凡尼珠寶店寄來的包裹，一寄到就馬上給我送進來。」我想大概是他新娘的禮物。不久包裹就寄到了。我拿着馬上就進了辦公室，後來我又進去告訴他說他的弟弟鮑勃打電話給他時。他正在看他面前桌上放着的六個鑲鑽的漂亮戒指。他打完電話後對我說：「我要這三個，其三個請妳退回去。我要送一個給傑克林做生日餘禮物。不過我決定由她自己在這三個中間選一個她喜歡的。」

第二天早上我等着他談談她選中了那個，可是他連這件事提都沒提一句。我想他也許把三個都送給了她，就不再想這件事了。就在這時候，莫格西走了進來說：「看我在車子裡檢到了什麼。妳想這玩意兒還值兩錢嗎？」莫格西不曉得這兩枚鑽戒加起來值得那部汽車。後來我問參議員：「要不要把這兩個鑽戒退回去？」

大使把事情都安頓好了，也讓他們相信了我們不是間諜。」就在這時候，他的聲音又小了下去。我以為他在說他的睫毛怎麼了，於是我問：「你的眼睛有什麼毛病嗎？」他本來已經平靜下來了，可是我這一問又讓他火了起來。

「我的眼睛沒毛病，倒是妳的耳朵一定有毛病了！」然後他對我說這種事情一個好秘書一定得注意，他希望不會再有這種事了。

「不會的，參議員。」我向他保證道，我不記得還說了些什麼，不過他把我弄得慌慌亂亂地，結果最後我對他說：「好好尋樂子吧。」

接過那個由阿卡波可來的長途電話十天之後，我又接到參議員打來的另一個長途電話，這次他在加利福尼亞。我不知道這回我又做錯了什麼事了。可是他並沒生氣，我在和他談話時，覺得他是在想他沒成爲華府各種事情的中心人物，他問：「他們在那裡幹些什麼？」

一九五四年一月，國會第二次大會開始之後，他開始爲工作每天忙到很晚。不久我就接

「要，當然要。」

亞伯和我一起到新港去參加他們的婚禮。婚禮非常可愛，典禮之後，這對新人飛到紐約，開始蜜月的第一站，然後他們要到阿卡波可和加利福尼亞去。禮拜一華盛頓辦公室所收到的第一批信件中，有一封就是甘迺迪寫來的。由郵戳看來，一定是新婚之夜寫的，我充滿期待地馬上折了開來，却見上面寫着：「請妳告訴艾迪·波南（麻省衆議員），十月裡我不能到星期二俱樂部去演說，因爲那天晚上我要到波士頓去演講，不過我很願意在十一月裡到他們那裡去講演。」

我剛唸完信，電話就響了，是參議員由阿卡波可打來找我的。他似乎極其煩惱，尤其聲音又聽得不大清楚，每過一陣子他的聲音就聽不見了。我就得說：「請再重複一遍，參議員，我聽不見。」

「妳怎沒告訴我這裡要用到我們的出生證明？」他問。我對他說我很抱歉，馬上航空限時寄出。「現在沒關係了，」他回答說：「到傑克林來的電話。」林肯太太，請妳想辦法讓約翰晚上早點回家，我覺得這種加班對他不太好。」

我答應我會想辦法，我對他說：「參議員，尊夫人希望你早點回去，他覺得你做得太累了。」起先很有用，後來他就會說：「好，再等幾分鐘。」這幾分鐘越來越長，沒過幾個禮拜，又回到老樣子了。每夜總要七八點以後才回家。傑克林不久就發現每天晚上都要他早回家既是不可能，所以我們協議要是夜裡他們有個很重要的宴會得參加的話，她就在早上打個電話給我，然後由我在晚上催他回家。

一月中旬，有天早上我收到巴鐵摩爾一家貨運公司的電話：「我們接到通知要送條魚到你那裡，妳什麼時候還在辦公室？」

我記起看過一張傑克林替甘迺迪燒菜的照片，我說：「我敢說一定弄錯了，魚該送到他們家去。」我想這一定是她的特別大菜。我把他們的地址給他，那個人跟我辯了一頓，可是我沒理他。

那天晚上我正在把這個傻瓜想把魚送到辦公室來的事告訴我丈夫時，電話響了，是參議員打來的。「林肯太太，請妳告訴我那條魚在我車房裡幹嗎？」我不懂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等他說：「魚卡在車房和過道中間」時，我開始想到這不是一條普通的魚了，那是一條九呎長的旗魚，是參議員在阿卡波可渡蜜月時抓到的，傑克林拿出做成了剝製標本，叫人送到辦公室來，讓甘迺迪驚喜一下。後來他對我說，倒真讓他驚了一下，因為他把車子開到車房時，却看見兩隻珠子樣的眼睛和那根可怕的劍唇正對着他。

在一九五四年的春天，他的社交生活和參議員的工作越來越複雜和繁重，我開始注意到他的背也越來越不舒服了。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時，他都得叫我去撿，我和他打招呼說：「你好？」他會老老實實地回答說：「不很好。」而且他不要別人同情，尤其是不希望麻省的人知道他病了，在他用拐杖的日子裡，他通常都先把拐杖收好，然後才讓客人走進他的辦公

室。

不久由於他盡力隱藏他所受的痛苦，加上他對工作的不肯鬆懈，使他在精神方面的力量已近枯竭，他的脾氣越來越暴躁，而因為我無法取悅於他，也讓我想到我是不是該另謀高就了。

到他背部病得太厲害時，他在休息的時候也一直坐在開會的席位上，而不回到辦公室裡。我常常得整個下午坐在他後面一排的空位上，記他口述的一切，同時還得聽另一個參議員在上面大放厥辭。有時他會送張紙條給我。有一次上面寫着：「請打電話到副總統辦公室，告訴他們說我們無法參加他們的晚宴，說我背部不舒服。」五月底，他開始完全使用拐杖了。會期的最後一天，我到會議廳去請他在信封上簽名，他有點鹵莽地問我：「幹啥？」他這種不比尋常的樣子弄得我很不舒服，抖着手把信交給他說：「莫格西在等候你。」我轉身離開時對他說：「希望一切都很好。」可是他似乎沒聽見，也沒說再見。

整個九月，他都留在家裡，十月上旬，有一天我們聽說參議員進了紐約一家醫院裡，起先他還和辦公室裡的我們保持很密切的聯繫。至少每天要和我通一次電話，他總很開心，最後也不忘說：「別忘了把信給我送來。」十月廿一日，他動了手術，有好幾個禮拜他都未脫險境，但最後在十二月裡，他恢復了很多，所以就回到他在棕櫚灘的家裡去休養。但同時，我却碰到一些奇怪的事，一九五四年的整個秋天，我都覺得很難集中精神做辦公室的例行公事。我的背部也有點發痛，我有點相信一位女同事說的：「妳知道是怎麼回事嗎？這是所謂同情病。」

一九五五年二月裡，亞伯和我在一家小店裡吃午飯，我叫了一盆湯。才吃了一口，我就對亞伯說：「我有點不對。」覺得眼花，接着就昏了過去。然後我發現上面有一大堆人臉在看着我說：「怎麼了？」……「她從椅子上掉下來了。」……「讓她透透空氣。」

在醫院裡，醫生檢查是十二指腸潰瘍，其

除都沒事了，可是三天之後，我又有一次很厲害的頭痛，眼前發黑，然後有五十天人事不省。我一直處於一種昏睡的痲麻狀態，後來請來了一位神經外科醫生，他做了一次脊柱神經檢查，發現我的脊髓充血，他診斷是腦動脈血囊，或是腦血管擴張。他解釋說我們得等七個禮拜，再看試驗結果。有一次，在我的情況幾乎達到最惡劣時，值班護士接到了一個由棕櫚灘打來的電話，那是參議員來問我的病況，希望能和我談談。護士告訴我還在昏迷狀態中，她掛上電話之後，沒理我是處在這麼個活死人的情況之中，把這個電話的事告訴了我。我並不記得這件事，可是那個護士後來告訴我，說她想我一定知道，因為不久我的情況就開始好轉了。

最後那可怕的七個禮拜過去了，醫生替我的腦部照了X光照片，並沒發現毛病，第二天，他們把我放在螢光鏡下，在我脊柱裡注入藥液，才發現脊柱裡有異物阻塞。醫生打開我的

脊柱，找到一個良性瘤，把它割除了。

第二天我眼前的黑幕完全揭開了，我恢復了知覺，也能和我丈夫談話，醫生對亞伯說手術很成功。「可是，」他說：「她很可能不能再走路了。」

亞伯請了個理療師，等我回家之後，我開始學坐，學站，最後到了學走的大日子。起先我要靠理療師扶着，後來改用拐杖，然後用一根手杖，最後就能行走如常了。我極其渴望有一天我的力量能完全恢復。可以回到參議員的辦公室，重新拾起我所丟下的一切。

同時我一直和辦公室以電話保持密切聯繫。我知道參議員會一度回到紐約再接受一次手術。然後在二月廿五日出院。就是我病後的幾天。由二月到五月，他都住在棕櫚灘慢慢休養。

在晚春有一天，參議員請亞伯到他那裡去。我丈夫後來告訴我，在他走進了辦公室後，甘迺迪似乎不知如何開口，他問了下了我的健康情形，又塞喧了一陣子天氣和政治。他說：「

林肯先生，雖然我還得用一段時間的拐杖，可是醫生告訴我我已經可以再工作得多一點了，這就是說，我屬僚所受的壓力和負擔都要增加了。」

他這麼說着時，亞伯一直在奇怪不知道他想說的是什麼，然後就到了正題：「簡而言之，林肯先生，不論我的私人秘書是誰，他都一定得有很好的身體來應付工作，我們知道尊夫人是怎麼撐過來的，」他停了大概有一分鐘之久。「她很有勇氣，也是我所有過最好的一個秘書。」他又停了一陣。「可是再讓她回來工作，對她似乎不太好，我想她做不下來了。讓她試試都會再損害她的健康，所以，我請你來就是希望你把這情況告訴她。」

「你是說你要我告訴她說她已經完了？」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這裡總可以安插她，不過不能做我的私人秘書，我只希望你告訴她這點。」

「參議員，艾芙蓮的護士告訴我你由棕櫚灘打來的電話使她渡過危險期，而這麼多個

月來，她一直在學走路，在求恢復她的健康，也完全靠着能回到這裡來的那一個念頭支持着她，我想我去把這件事告訴她，會傷她的心，我不能做這件事，我覺得除了你以外也沒有人能這樣。」

亞伯看得出參議員很窘，也很煩惱，他覺得讓我去參議員那裡聽到這話對我也不會好。所以幾晚之後，他把參議員的話告訴了我。

我一邊聽着，一邊覺得身上一陣麻痺的感覺。我一句話也沒說，只走進睡房開始大哭起來，他站在門外說：「我還沒說完，他說他另外會安插妳一個工作。」

另外安插，我想，我怎麼能回到那裡去做打字和管檔案的工作？他完全是因為可憐我才「安插」我的。

我想了好幾天，想起我在家鄉尼布雷斯卡州的童年生活，我父親面臨挫折時，就努力為他的信念工作。他會要做一件那時農村裡從來沒聽說過的事——升學。他和我祖父為這件事大聲而激烈地爭論，最後我父親贏了，他一直

唸到在尼州大學獲得了他文學學士的學位。開始對政治感到興趣，加入了民粹黨，幾年後就當選了尼州州議會的議員，最後做到了眾議員。

他終於使他的夢想實現了。我現在在恢復健康的時候應考慮的問題，是我該放棄為約翰·F·甘迺迪工作的夢想，另外做別人的秘書，還是回到他辦公室去做一個普通秘書，我決定我要回去為他工作。

現在我決定要讓參議員甘迺迪——和我自己——看看我的健康不成問題，而唯一的辦法就是苦幹。我不在乎一天工作十八小時，單只做打掃和管檔案工作；要他看看我跟他一樣健康，於是我忍下傲氣，做了兩個月的一般普通例行工作。

十月中他到歐洲去了，回來的那天，他的秘書也回家去了。我知道他覺得不高興。十一月，他對我說：「蘇瑞遜說他要換一個秘書。參議員把我叫進辦公室，他的舉動就好像我們之間的關係從未間斷過一般，只是很簡單的

，我又是他的私人秘書了。

夏天國會休會之後，我們辦公室幾乎成了競選總部，所有的一切都以即將到臨的民主黨大會和史蒂文生、甘迺迪檔提名的可能為中心。好幾次我都聽見參議員說：「我們要到芝加哥去努力一番，若是我沒贏，我也仍舊會出去為黨工作。」

參議員叫我替他在芝加哥的公鴨旅館去訂一組套房，另外替我自己隔壁訂了一間房，讓我可以幫忙他接電話。我以前從未參加過全國大會，所以急着想去，而且更高興的是亞伯和我們一起去。

結果史蒂文生讓大會決定他的競選伙伴。甘迺迪以他為史蒂文生所寫的有力的提名演說稿引起大會和全國的注意，幾乎可能當選，而且票數十分接近，但參議員齊華惟贏了。我氣得發瘋。「他們不能對他這樣。」我說。我在電視上看見參議員甘迺迪出現在群眾之間，在提名齊華惟時發動群眾歡呼，然後他就不見了。過了一下之後，我聽見兩個很耳熟的聲音在

房外大笑，我打開門一看，是參議員甘迺迪和他的朋友，麻省的眾議員陶貝·麥唐納。

「我做得不錯吧，你覺得如何？」參議員說。

「參議員，你簡直是可怕。」我說。
參議員走進房間說：「要是沒有緊電話打來的話，請通知我，我要打電話給傑克琳。」我覺得很奇怪，他看來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似的，倒是我却連心都碎了。接着電話鈴響了，接線生說：「參議員有沒有在，史蒂文生打電話來。」

我敲敲門，他說：「進來。」他穿着短褲，正在另一個電話上跟人講話，參議員把聽筒拿開問：「誰打電話來了？」我告訴他是史蒂文生，於是他就朝電話裡說：「我得掛斷了，史蒂文生在給我打電話。」說完就掛斷了電話，然後他還穿着短褲跟到了我們的房間裡，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很仔細的和史蒂文生談剛才的那些事情，我聽見他說他很高興到全國各地去助選。

就在這時候，亞伯回房來了，他經過參議員的房間，注意到水流了滿地。他走進浴室，看見龍頭開得很大，浴缸已經滿出來了。他把水龍頭關上，過來告訴我關於水流了滿地的事，我壓抑的情緒突然化成一陣神經質的大笑，這時，參議員也打完了電話，他離開時，我把水的事告訴他，他一點也不動聲色的說：「最好去找個人來弄乾淨。」

他回到房裡，洗了澡，在水裡盪來盪去，打了十幾個電話，然後對我說：「請妳整理我的行李好嗎？明早我該幾點動身？」他要到歐洲去渡個很短的假期——一個人去，因為傑克琳似乎最好留在她醫生身邊，雖然離她第一個孩子出生還早得很。

幾天之後，我接到參議員的姐姐尤妮絲的電話：「傑克琳進了醫院，她流產了。我們怎麼才能找到約翰？」我告訴了她。然後我聽到電台廣播說已經找到了他，馬上就會回國來。他在新港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傑克琳很好。」

不久他就開始擬定週遊全國為史蒂文生與齊華惟作助選演說的計劃。但日程却常常不得不有所改變，因為由全國各地邀請他演說的函件如雪片飛來，我對參議員說：「你變得這麼受歡迎真是奇怪。」他帶着他那商標般的微笑說：「不錯，大家都愛失敗者。」

雖然他能出口成章，但大多數的講稿都預先寫好，而且先練習過，不斷的加以修改。他開始寫稿時，總不停地把紙上的句子撕下來交給我說：「把這留着，將來我可能用得着。」幾個月之後，他就會說：「記不得我給妳的什麼東西？」

他通常口述一篇講稿的大綱，然後和台德·蘇瑞遜討論。參議員很喜歡利用和他比較接近的人來看一般人對他見解的反應如何。他要人坦白真誠地回答他，而且會試驗他的僚屬們對他們自己所提出的意見是不是很確定，他會一再地問：「你有把握嗎？」他有時對我也來這一套。他常提筆忘字，就會在辦公室裡大叫：「林肯太太，頹喪的頹字怎麼寫？」等我告

訴他之後，他就會問：「妳有把握嗎？」
這種寫稿的額外工作，使他的飲食更無法
正常了。有一天我接到傑克林打來的一個電話
。「林肯太太，我想約翰現在飲食不正常，也
許妳能時候他在辦公室裡吃飯，莫格西可以到
家來拿菜去，也許妳能弄個電爐什麼的給熱一
下，到該吃的時候送給他吃。」



「林肯太太，我想約翰的飲食不正常，最好我把他的中飯送到辦公室來。」

我說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也很高興這樣
做，但等我掛下電話，不再聽她到那迷人的聲
音之後，我却不禁懷疑起來。然而參議員對讓
我服侍他在辦公室吃飯這個辦法很表欣賞。傑

得到的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之職。我聽到消息
之後，立刻跑進他的辦公室大叫：「你弄到了
，你弄到了。」

「弄到了什麼？林肯太太。」他問。

「國際關係委員會的委員。」

「哦，我已經知道了。」他一本正經地說
，然後繼續看他的書，可是他顯然非常高興。
不久以後，他又得到一頂使他極為得意的榮譽
。他說過他被提名擔任哈佛的監事，可是他
不敢說他一定能當選。後來在六月裡，有一天我
拆開信件，看到了這個好消息，想他一定和上
次一樣，又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只把信交給了
他，不料這次他

却事先一無所知
，他開心地笑了
起來說：「我不
但得到大多數的
票，而且我還是
爲任監事中最早
輕的一個，很好



高帽子送來後，參議員馬上戴在頭上，衝到鏡子前面，整個下午他都戴著它。

克琳還把桌布和餐巾跟食物一起送來，讓參議
員和他的客人能很正式地用餐。

那年有家電視公司請他朗誦「獨立宣言」
做國慶日節目。五月底，他們的人在早上來了
，裝好的各項設備。過了一陣參議員到時，他
問：「這是幹嗎？」我告訴了他，他很表讚成
地點了點頭，燈光剛剛亮起來，他在裡面叫
我：「林肯太太，妳有梳子沒有？」我帶著把
梳子跑了進去，他梳了幾下頭髮，把梳子放進
口袋裡，做了個手勢，表示他已經準備好了，
我關上了門，聽見他低沉的聲音清晰地唸着：
「我們認爲這些真理是不待證而自明的，就是
人生於世，皆係平等……」

工作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每次他離開華府
，總有很小心計劃的在一兩州作簡短演說的節
目。在其間休息的時間，他就到麻省去競選一
九五八年的參議員連任。我從沒見過像他這樣
富於精力的人，而且儘管事情很多，他却從不
慌亂。

就在這狂熱的期間，他得到了他一直渴望

，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個當選的天主教徒。」
「不，你不是的，」台德說。他好像什麼
都知道。

然後參議員眼裡閃着光采對我說：「這樣
我在明年六月參加開會時可以戴頂高禮帽了，
記得去替我定一頂。」

帽子送來時，參議員馬上戴在頭上，衝到
鏡子前面，然後眉飛色舞地走回來，就像孩子
第一次穿上大人衣服一樣，一整個下午他都戴
着那頂高帽子辦公。

那年秋天，甘迺迪在全國各地旅行時，我
可以看得出他在替傑克林擔心，她正在他們在

喬治鎮購置的新屋裡等着生他們極其希望要有的孩子。每次參議員離家前總不忘記告訴我：「如果有急需我趕回來的話，和傑克林保持密切聯繫。」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七日，參議員在紐約打電話給我說：「傑克林剛生了個女孩了，母子均安。」

一九五八年初，參議員甘迺迪想要以他本州有史以來的最高票數當選連任，而且一直關注於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和一九六〇年的大目標——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在朝這方面努力。

我很想到麻省參議員選舉去看看，不願意留在華府錯過這場令人興奮的大事。到十月底時，我簡直有點等不及了，有一天參議員由波士頓打電話給我時，我說：「我非常希望能到你那邊去。」

「何不明天就來呢？」我等的就是這句話，我在他正打算上電視時，在波士頓和他會了面。他一看見我就問：「妳有梳子沒有？」我在皮包裡翻了半天，最後找到了一把，他梳好

他從這間房間走到那間房間，拿起報紙看看，然後坐在桌子面前，把文件翻來翻去，靠着椅背上，望着天花板，然後又用手按着椅子扶手看着鐘，就像一匹名馬在等着出賽一般。

十二點十五分，記者招待會開始之前，邁克·費德曼、台德·蘇瑞遜、泰德·雷敦和我走進了辦公室，雷敦說：「我剛在辦公室做了民意測驗，好消息，全體支持你。」這話使參議員微笑了起來。

然後他開始飛遍全國各地找人支持他競選。有一次這樣走了一趟回來，他衝進辦公室說：「把這些事情記下來，林肯太太：第一，和史蒂夫·史密斯討論是否可能在四月卅日到內華達州民主黨大會去。第二，告訴史蒂夫在華盛頓預選會之前不要在俄勒岡州安排新的節目。第三，打電話給麥柯馬眾議員。第四，和西維琴尼亞州的參眾議員們商洽有關該州預選會事。第五，和吉姆·潘頓電話討論有關全國農民聯合會事。」然後他開始看信，突然他抬起頭來，加上一句說：「哦，對了，妳最好去訂

了頭髮，問我：「怎麼樣？還好吧！」

在投票日，甘迺迪的得票數打破了麻省有史以來的記錄，他這年在麻省受歡迎的程度，也遠超過全國其他各州的參議員。這是一次民主黨領袖們不能忽視的勝利——而這一點正是他所希望的。

到了一九六〇年的元旦，甘迺迪要宣佈競選提名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已不是一件秘密了，正式宣佈是在第二天中午十二點卅分，地點是在參議院小會議室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每個人都曉得這回事，那天早上十點多他到辦公室來時，大家都感覺得到他的興奮。他的理髮師在等着跟他理髮。參議員坐下來之後，對我說：「林肯太太，請妳替我記一點東西。」於是他在他身邊坐下。

「我謹宣佈將競選一九六〇年本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口述道，突然之間，我感到他話裡的意義，了解這是他，也是我生命中的轉捩點。理髮師一邊替他理髮，他一邊一直平靜地口述着。但其後甘迺迪却有點緊張起來，

五件白毛葛襯衫，帶法國式袖子的。」那天傍晚，他走過我的桌子又說：「告訴我的裁縫，我禮拜六去接他替我改的衣服。」

他似乎被捲入一陣旋風之中，有一天他從勞工委員會開完會回來對我說：「到我辦公室來，」我看得出他正頗感煩惱。「我剛在下面碰見陶德參議員的太太，却沒和他打招呼，替我寫這封信給她。」

他一面踱來踱去說：「我至感抱歉今天因過於匆忙而未和妳招呼，我怕將來這事還會發生在我和內人身上，我一直很關心妳，看到妳如此健康，真令人欣慰。」他停住了腳：「馬上把信打好，派專人送去。」

在紐漢普夏舉行預選會那天早上，也就是競選活動開始後的第三天，參議員飛回華府。他很高興，有絕對信心可以多數票獲勝。但第二天早上我為他成功而道賀時，他却似乎吃了一驚，好像紐漢普夏已經是上古時代的事了一樣。他現在只想到中西部——維斯康辛州。然後等他由那州競選回來後，他又只想到下一次

的預選會了。這可以由他口述的信件看出來：「謝謝你送我的好酒，」他寫信給一位支持他的選民說：「我願意告訴你，我本想留在溫暖的春夜品嚐的，可是不幸的是昨夜我開始想西維琴尼亞州，因而把整瓶酒都喝光了。」

在西維琴尼亞州獲勝之後，接着就是馬利蘭州，而在馬利蘭州的競選活動尚未結束，他又到俄勒岡州競選去了，這些州他都獲得了勝利，在內華達州和尼布雷斯州也一樣。

不久到了在洛杉磯所舉行的大會期了。參議員和傑克琳決定在這段緊張的投票期間，她最好還是帶着卡洛琳留在海尼斯港。至於對我而言，大會就像一陣由電話和差使組成的龍捲風，不時有很多令人興奮和難過的事。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就是決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那天的下午。參議員在他巴鐵摩爾旅館的套房中，經過了一連串和各州代表們所舉行的，令人精疲力盡的會談，等到還剩最後一位代表時，我走進客房去找參議員，可是他不在，我到臥室找到了他，他正站在窗口，空瞪着兩眼，他沒

有注意到我進去。我一動不動地站了一兩分鐘，然後說道：「總統先生。」

他轉身很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後他微微一笑道：「謝謝妳，林肯太太。」

「你什麼時候準備好了，我就打電話到樓下請夏威夷州的代表上來。」

「現在就可以。」

過後，甘迺迪到他父親家去吃晚飯，然後要溜到演員傑克·海利的公寓去躲起來看投票結果。將近十點時，參議員到了這個已經被大批新聞記者和群眾發現了的地方，他神態輕鬆，興緻很高。他走進臥室脫了上衣，再走到客房來說：「妳怎麼樣，林肯太太？有沒有吃什麼？」我告訴他剛才吃了一塊三明治。「很好。」

他走到酒櫃那邊，檢查了一下電視機，然後哼着歌到臥室裡。就在這時候，有人叫道：「開始投票了。」參議員由臥室趕了出來，手裡拿着一張投票數記錄卡。我們大家都安靜地全神貫注着，十點零七分，大會司儀開始依序分，懷俄明州的代表出現在銀幕上，參議員說：「台德和他們在一起，這該沒問題了。」這果然沒問題，懷俄明州的票使他贏得了第一位。我們都跳起來叫：「好嘍，」參議員說：「很好，我們走吧，林肯太太，先用我臥室的電話給傑克琳打電話。」我走進他的臥室把電話接通了。

呼叫各州：「阿拉——巴——馬。」突然，燈滅了，電視也停了。「見鬼！」參議員說：「誰去修下保險絲？」有人擦着了一根火柴，我看見有個人摸索着往廚房裡去。他把保險絲接好，燈又亮了，大家重新坐好，還來得及看阿拉巴馬州的票數。接着電燈又滅了。「老天爺，」參議員大叫道：「見的什麼鬼？林肯太太，大概是妳那電動打字機的影響。」

「不可能是，」有個人說：「她的電動打字機根本沒開。」他們又把保險絲修好，可是馬上又斷了。甘迺迪火得要命：「大會都要完了，而我們却不知道情況如何。」

有人說：「我知道什麼毛病了，我們今天裝的冷氣機用電量太大了。」

「關掉。」參議員命令道。冷氣機關掉之後，燈和電視機都沒問題了，甘迺迪又開始在記錄卡上畫記號。

唱票已經到了華盛頓州和維斯康辛州——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跳了起來，叫道：「你只要再得十一票就行了。」那時候是十點五十一

電話響了幾分鐘，在我等着她來接電話時，參議員在客廳裡打電話給他父親。我一直和傑克琳談話等他進來，免得線路斷了。「真太好了。」傑克琳用她那柔和而熱情的聲音說：「我真高興。」甘迺迪進來後，我把聽筒遞給他，走到客廳裡，一兩分鐘之後，他從臥室裡走出來。「林肯太太，妳和我一起坐車去。」我們走到門口，迎接着我們的是一大陣歡呼，十幾根電筒的光柱。我們由人群中擠到車邊，參議員說：「我要坐在前面，前面燈比較亮些，我想寫點東西。」騎摩托車的警察在前面開道，不久我們就上了高速公路，飛快地向前疾馳，這還是我第一次讓摩托車開道，使我覺得

非常興奮，可是參議員却一點也沒注意警笛聲，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條紙寫了幾個字，看看，又寫了一些，敲敲他的膝蓋，把紙摺好拿在手裡，又把紙打開，再看，用手指在儀器板上輕打着，最後把紙放在一邊。我們默默無言地走完了後面一段路。然後他站在廣大的群眾面前，演說詞由他嘴裡流利地吐出，好像是早在幾個禮拜以前就寫好了，而不是幾分鐘前在汽車座裡草成的似的。

在競選期間，甘迺迪在各城之間旅行，我則一直在替參議員轉達電話和信件，可是我並沒什麼心思工作，我父親的健康情形越見衰弱，十月五日，醫生打電話告訴我我父親去世了，十月九日，我們回到尼布雷斯卡舉行葬禮。十日亞伯送我們回到了華府，在辦公室我聽說參議員一直在找我。我打電話給他，他說：「林肯太太，我希望妳能和我們一起參加十六日的競選，我想我們沒有妳不行。」我深為感動，我想他一定是覺得那一連串的興奮可以稍慰我的失怙之慟，我對他這樣設想週到覺得非常

感激。

和參議員一起參加競選活動很有意思，可是有時也很可怕。人總是很忙，隨時得防備被人擠碎了。加利福尼亞州、俄亥俄州、伊利諾斯州、維琴尼亞州和十一月五日的紐約城——對我而言，這是一連串無休止的模糊的面孔，總浴在如雪片飛舞的彩紙屑和彩帶中，這是很少有人在有生之年能經驗到的，而這一切緊張都在於那一天，全美的人民來作最後的決定。

那一天，一九六〇年的大選日，終於來了。我們飛到海尼斯港那可愛的小城去，坐車到了甘迺迪大使家，那天夜裡，我們覺得很了不起，甘迺迪領先尼克森很多，可是夜漸深時，他就無聊地亂走起來，一再表示不耐煩。最後他站住了腳，對電視看了最後一眼，說：「大概明早以前不會有結果了，我想我要到那邊屋裡去小睡片刻。」然後他轉過身來對鮑勃說：「有什麼消息就告訴我。」接着就平靜地走出了房門。差不多四點時，我也站起來對那些累得或沒興緻得站不起來了的人道過晚安。台德

·蘇瑞遜也準備要走了，說：「有沒有車送妳回旅館。」幾分鐘後，我們走過鮑勃家的後院，再穿過參議員家前的草坪，我向參議員的房子看了看，看見在窗前出現一幅我永遠也忘不了的景象：參議員坐在他的大安樂椅裡，背後點着一盞燈，正在看一本書。突然之間，我想他一定能做我們下一屆的總統，我得覺他知道他會贏的，他已經準備好過他生活的下一個階段了。

隨着勝利的到來，甘迺迪因競選帶來的煩惱都消失了，他開始熱心地計劃他的政府，選取內閣。他覺得他的參議員辦公室對這件需要審慎的工作來說，未免太公開了點——他寧願到他在喬治鎮的房子或他父親在棕櫚灘的住宅去。他常常飛到棕櫚灘去作短期的拜訪，但傑克林並不陪他去，因為她又要分娩了，得留在她醫生身邊。

十一月廿五日，我們的飛機只有九分鐘就要到棕櫚灘時，有個電報打來給參議



卡洛琳看到打字機，就要我讓她打打，後來機器壞了，只好找人來修理。

員：「獲一鱗兒！」皮爾·沙靈吉在全飛機宣佈了這個好消息，參議員緊張地在走道中走來走去，似乎等不及飛機着陸。下機後他衝過去打電話，知道傑克林和孩子都很平安後他說：「我們馬上回去。」他決定乘跟着我們飛來的那架更大更快的專機回去。我也衝上飛機，找

到了個座位，我看見參議員坐在前面一間裡，我走過去，發現他優笑着呆坐在那裡。這是自聽到消息之後我第一次和他獨處，所以我說：「恭喜你生了小約翰·F·甘迺迪。」

他抬眼望着我，眼裡閃着光彩說：「想想看，我也可能叫他做亞伯拉罕·林肯哪。」第二天，賀電如雪片飛到我們設在喬治鎮的臨時辦公室來，小卡洛琳來看我，她一看到打字機就要求我讓她打打，看她那好玩的樣子，我實在不能拒絕。於是她開始玩那些字鍵，然後我們就發現機子壞了，只好去找個人來修理。

第二個禮拜一，卡洛琳要開生日宴會——她三歲了。那天清早她又來請了我一次，她為這次宴會興奮得不得了。在屋裡亂蹦蹦跳跳和我談這件事。然後她要畫圖，所以我給了她一些紙和一枝鉛筆，她先用左手，再用右手，可是好像喜歡用左手些。她只會畫圓圈，所以她要我畫點別的。我實在沒藝術天才，只畫了個我覺得是隻貓的東西。

的休息期間，有兩次叫我一定要在到了走的時候之前通知他。傑克琳帶着孩子回到家裡，她比以前活潑多了，但她還沒來得及四處看看，就和我們一起乘飛機到棕櫚灘去了。我們在棕櫚灘看着舊的一年過去——那充滿了興奮與希望的一年。

元旦的早餐席上，參議員向來甘迺迪家過年的一位老朋友李門·畢林士說和下屆美國總統在一起吃早飯，是不是覺得很了不起，畢林士說他根本不覺得什麼。這時候，我走了進來，他就問我妳：「能跟總統做事，覺得如何？」

「我簡直得意死了。」

「看，她得意得要命，而你，李門却一點感覺也沒有。」然後他眼裡閃着光彩對李門說：「能和總統在一起吃飯是你的特權呢。」

那天他似乎完全開心而無憂無慮。他的重擔和難題都尚未到來。當卡洛琳跳進屋來時，參議員說：「新年快樂，小紐扣。」她微微一笑，然後跑進書房來找我。

「這不是貓。」她說
「有什麼不對？」
「他沒鬍子。他的鬍子到那裡去了？」她問。

我一直畫着貓，也到客廳去接電話和記下那些留給參議員的話。那天下午，參議員和艾克森院長約好了見面，但在他離開之前，他到餐廳來跟所有參加宴會的孩子們打招呼，他一個一個地拍拍他們的頭，問他們的名字，我看了看卡洛琳，她的眼睛裡閃着高興的光彩。就在那個禮拜，參議員到白宮去看艾森豪總統。他與高采烈地回來告訴我：「總統最得意的是他桌上的一個按鈕，他說如果他做一下，在三分鐘內，就會有一架直昇機出現在南邊草地上。他興奮得真的做了那個按鈕，真的就在二分鐘不到，有一架直昇機真的飛來了。」

不久就到了傑克琳帶着孩子回家來的那天，參議員在早晨十點半親自到醫院去接他們，他顯然興奮得不得了，在他早上和別人約會

「新年快樂，卡洛琳，」我說。她穿着一件大紅外套，所以我說她像一隻小紅鳥。

「不，我是一隻小紅老鼠。」
三天之後，離就職大典只有十六天了，我們飛回紐約。在旅程中，總統突然叫我：「林肯太太，帶着妳的本子到這裡來。」我走了過去，他說：「我要口述一些我想用在就職演說裡的話。」他開始說了很多，裡面就有現在已成爲名言的那些話：「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爲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爲你的國家做些什麼。」

幾天之後的一個早晨，甘迺迪在口述一封函件時，向鏡子裡看了看，住了嘴，大叫道：「老天！看看這張胖臉，如果我這禮拜不能瘦下五磅去，我就要取消就職大典了。」他用手擰着臉那付愁眉苦臉的樣子，真叫我沒法忍得住笑。

回到華府之後，我聽見他打電話和醫生討論他的體重問題，醫生說由於他緊張的競選活動已告結束，飲食正常，長胖是很自然的事

，這話使參議員深感滿意——他轉過來對我說：「我要吃跟平常一樣的早點。」

就職大典的前一夜，我住在喬治鎮甘迺迪家中，在睡覺之前，我看了新總統第二天要發表的就職演說，那是一份他要用來上台宣讀的稿子，交給我妥為保管的。第二天早上八點左右，我被門外一陣腳步聲驚醒，然後我聽見一聲敲門聲，新總統在門外叫道：「林肯太太，把我那份就職演說的講稿給我好嗎？」我跳下床，打開了門，把講稿遞給他。

我在房間裡吃早飯，就在我吃的時候總統正在我隔壁浴室裡洗澡，一邊高聲地唸着他的就職演說。我想全世界在今天中午都要靜聽他這篇演說，而只有我現在就有機會聽他排練。他離開洗澡間時，大聲地叫道：「請把我的早飯端到客廳裡去。」他在臥室裡依然大聲地唸着講稿，然後又唸着走下樓梯，甚至一面吃飯一面高聲朗誦。

就在他穿衣服準備參加就職大典時，一件滑稽的緊急事件發生了。他找不到一條合適的

硬領，「跟我爸打個電話，看他有沒有一條我可以用的。」

我打電話找到他父親，他對我說：「如果你能派個人來，他就可以弄到條領子了。」莫格西去拿了條領子回來，可是依然不合適，我們把他所有舊領子都翻了出來，終於找到了一條合適的。要替他完全準備好，可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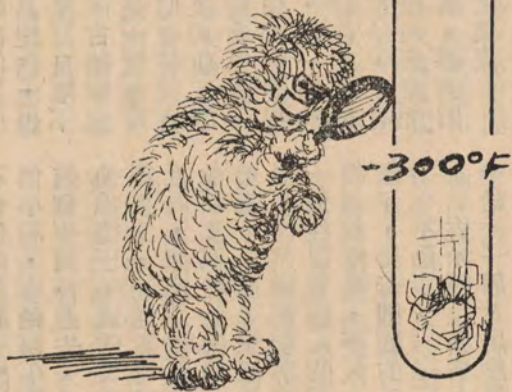
幾個攝影記者開車送我到總統府，我走到台子上，在階梯上一位甘迺迪朋友旁邊找到個空位子。我非常高興能遇見個認得的人——因為我把我的入場證忘在家裡梳粧台的抽屜裡了。在大典中，我看着這位新總統，他很輕鬆地坐在那裡，似乎是大鬆了些。因為他就要有需要日以繼夜地負起重擔了。然後，他站了起來，開始演說，我感到一種強烈而難以忘懷的感覺：美國有一位領袖了。

——第一部完——

× × × × × × × ×

極度寒冷

科學



Max Gunther 作
日 隆 譯

一個病人倒在手術台上，他全身緊張而僵硬，兩隻臂膀不停的顫抖，手腕不住的在畫着圓圈，大拇指有節奏而困苦的前後扭動着，他害的是一種中樞神經病，也叫柏金森症 (Par-Kinson's Disease)。

給這個病人治病的是古柏醫生，他低着頭，手裡拿着一種很奇特的工具，這種工具看起來很像一枝細鉛筆，由一根軟管接到裝有車輪的控制櫃

上，控制櫃內有一個真空隔絕的鋼製長頸瓶，瓶內裝有五夸脫氮氣，因其冷度已達華氏零下三百度，故已變為液體。在控制櫃上轉動閥門，氮氣便以極精確的份量流過真空隔絕的軟管，到達鉛筆形狀的工具上，這種工具之內，也是以真空隔絕的，該工具尖端的冷度可自零下三百度逐步變化至普通人體的溫度。古柏醫生準備示範一種冷凍科學的實用，這是一種極度寒冷的科學，在一九六一年，醫生們便研究各種方法去解救柏金森病人的痛苦以及其他不能自我控制而顫抖的病症，但多次手術均未成功。全身僵硬而發抖的柏金森症，係由於神經根功能不良所致，神經根位於腦下，為一堆灰色的物體。醫生們以前都是用安定神經的藥來醫治這種病，而不能對這種病澈底根治，故有時藥物向身體其他部份散佈而不能達到病源所在地，以致病人到最後變成局部癱瘓，講話困難，口腔唾液不能控制或其他不良的後果。

古柏醫生相信他有較好的辦法，他設計了這種「極冷探針」，由一家碳化工廠承造，他

曾以動物做過許多次的試驗，才達到一個相當可靠的技術水準。現在倒在手術台上的人是完全清醒的，他的腦後已用藥物局部麻醉，這樣不會使他的腦子感到疼痛，在他的頭後鑽了一個小洞，古柏醫生很小心的將他手中的工具自這個小洞插進去，此時寒冷的氮氣尚未放出，他根據已拍成的X光照片，將這個探針插到神經根上，到他認為這根探針的頭已在神經根附近時，他開始轉動控制櫃上的閥門，於是氮氣漸漸流至探針尖端，現在探針尖端的溫度是華氏三十二度，正好是結冰的溫度，這種溫度可以暫時將神經癱瘓而不會破壞神經，古柏醫生一面注視着病人的反應，一面慢慢移動他手中的那根探針，不久，病人那僵挺的身體突然放鬆了，畫着圓圈的手腕停止了，前後扭動的拇指也不動了。

古柏醫生對病人說：「把手伸開，手指動一動。」病人居然照做了，而且動作很平穩，已經完全能夠自由控制。古柏又說：「握拳。」病人也能照做，現在這位病人的手，經過數

年的痛苦，終於又屬於他自己的了。

古柏醫生和他的助手們又以自己的方法檢查病人的反應及控制肌肉的能力，現在他要開始手術的第二階段。他將極冷的氮氣繼續放出，於是探針尖端的溫度已達零下五十八度，這種溫度會將神經根的一部份變為永久性的癱瘓，癱瘓的部份是圓形的，癱瘓部份的大小要看所用寒冷的程度及所接觸的時間而定，大約三分鐘後，古柏將探針拔出，於是手術全部完成。一天之後病人便可以起床走路，四天之後便出院，他那柏金森症的徵候，一點都沒有了。

這種冷凍探針的用途還不止此，它可以稱為「冷刀」，除了醫治非自我意識的顫抖症外，還可對隱藏難找的身體組織作開刀之用，譬如對某種癌症的開刀手術，使用這種「冷刀」對開刀手術極為安全，不似一般手術刀會割破血管與而流血，以這種「冷刀」動手術，其安全程度就好像理一次髮一樣。

「冷刀」的問世，只是新奇的寒冷科學的一項發展，這種科學自本世紀初便已開始醞釀

，只是在十年前，這種科學才自原理階段，發展至實用階段，其寒冷的程度自零下五十度至零下四五九·七度，也是極對的零度，在這種極度寒冷的情形下，所有分子活動均會停止。

生活於本世紀的我們，確實值得慶幸，驚人而古怪的科學，在我們面前如閱兵的行列，精彩而新穎的踏着大步前進，過去的我們已經嘆為觀止，未來的更會使我們咋舌。譬如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磁動力，極為便宜的電力，對房屋及電器的絕對絕緣，使生物的暫時死亡，對強力太空火箭燃料，強力的手電筒電池可以代替汽車引擎，以上種種均為極冷科學的寵物。

目前這個一日千里的世界，將一些保守的商人攪得頭昏眼花，他們簡直不知何去何從，雖然他們預料，不論在那一方面的投資均會獲利，這種新興的寒冷科學，在去年已售出了五十億美元的氮氣及設備，預計在一九七〇年，每年可獲利一兆美元，誠如一位股票經紀人對投資者大聲呼籲說：「想得到最熱門的紅利嗎？請買寒冷吧！」

在二次大戰前，只有幾個冷凍實驗所，默默無聞的藏在幾個大學的物理系內，目前全世界最少有兩百五十個此類實驗所，而且多由幾家大公司出資經營，如聯合碳業公司，西屋電氣及奇異電氣公司等，有的也由政府資助。在一九五四年，美國所出產而用於醫學及其他方面之氮氣，約在兩兆五十億立方英尺，十年後，去年的總產量為六十七億立方英尺，故今日的寒冷氮氣不但是項熱門的科學，更是一項熱門的商業。

在冷凍實驗所裡，到處顯示着一片緊張與奮的氣象，這種實驗所絕不像其他試驗所那樣整潔寧靜。在這裡混亂，吵雜，擁擠，到處充滿生氣與不斷的修改，甚至日夜工作也趕不上理論的發展，每週都要趕築一項新的工程或設計，水泥地上散堆着金屬管子，電纜及工具等。回音的大房子內到處響着敲擊聲，喊叫聲，在一片吵雜混亂中，身着滿沾污跡工作服的科學家們，面對着一罐寒冷的液體氮氣，一面皺着眉頭沉思，一面大嚼三明治。

有一種更為奇特的性質，如將其置於一開口的容器內，它會向上爬，爬過邊緣流到容器外，直至全部流完為止。超級液體有什麼價值呢？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不過無人敢預料就在明天是否會發現其無上的價值，在目前超級液體只是告訴我們，物體在極度寒冷下，其性質會完全改變，在極度寒冷的領域內，一切我們所熟悉的自然法則會全部作廢，甚至有相反的現象。

超級液體，只是我們這無奇不有的世界上各種超過我們想像事物的一種事例，還有一種使我們難以相信的事例，就是每個國家每年以億萬金元所從事研究的「超級導電」。這也是荷蘭物理學家昂納氏所發現的，當他第一次發現了這種現象，他簡直不相信他的眼睛與他的儀器。他曾研究金屬對電流的阻抗作用，他知道任何金屬其溫度越低，阻抗力也越小，昂納氏想將金屬置於更冷的領域內，如液化氮的溫度，他懷疑金屬到絕對零度時，是否還有阻抗電流的作用？於是他照着他的想法去做，他用

物理學家們在一百年前便能夠將氣體液化，這種液化氣體的方法與電冰箱一樣，以交互壓縮的方法使氣體變冷，可是現在這種極度寒冷的科學，却要歸功於一位荷蘭物理學家昂納氏，該氏於本世紀初工作於列登大學，他於一九〇八年首次製造出數滴液體氮氣，氮是最不容易液化的氣體，其寒冷程度在絕對零度以上七度，也就是華氏零下四五二度，在此極度寒冷的狀況下，任何物體均會凝縮，氧或氮會凝縮成鹽的形狀，油類及酒類早已變為玻璃狀，橡皮球會裂為碎塊，一塊鐵板會像玻璃那樣易碎，在這種難以想像的寒冷下，任何物體均凝結堅硬，唯有氮尚不會凍結。

氮氣凝結後，看起來很像水，清澈透明無色，但其性質却與水完全不同，而且與科學上其他的液體均不相同，氮氣變成液體後，科學上稱之為「超級液體」，可以流入氣體不能通過的細孔，如果將這種「超級液體」灌入汽車輪胎內，不到一分鐘，便會滲透橡膠而漏光，但該輪胎內的氣壓仍然安存其中。超級液體還金屬絲做一個簡單的電流環，然後以氮氣使其漸漸變冷，他一面使其加冷，一面記錄下金屬的阻抗力，等溫度降到華氏零下四百度時，電阻完全消失了。昂納氏被這種現象驚得目瞪口呆，他叫助手們來看，並將儀器一次又一次的檢查，看儀器是否有偏差，他又以其他的正式來試驗，一而再，再而三，無論他以何種方式試驗，其結果始終是相同的。後來昂納氏又作了一次試驗，他將冷卻的電流環用電池通以電流後。再將電源切斷，出乎他意外的，電流居然仍舊在這個電流環內循環，而不需任何電源。

英國的科學家們對昂納氏的發現，認為是痴人說夢，他們根本不相信這位荷蘭人已發明了永久的動力。兩年後，昂納氏帶着他的發明抵達了倫敦，他所帶去的那套電流環，還是他兩年以前通過電流的，滿心狐疑的英國科學家們將這套電流環的磁場量了又量，結果發現雖無電源，可是其中的電流仍然一週一週的循環不已，只是因為這套電流環始終保持在華氏零

下四百度的極冷領域中。

在過去十年之內，這種超冷的科學還無甚發展，因為製造液化氦，其成本過高，當初昂納氏所製的一夸脫液化氦，便耗費了五千美元，但目前的成本每夸脫只需五角美金。目前超級導電原理已在實用，科學家們靠超級導電之助，發明了更小，更精確，更快的計算機，而一般科學家們最感興趣的還是切身的民生問題，他們認為酒內加水塊會沖淡酒的醇度，而電冰箱的冷度又不夠刺激，所以他們可以用凝結酒類的液化氧將酒凍成水塊，然後將這種凍酒放在酒杯裡，一面等待溶化一面喝又涼又醇的酒。

超級導電的主要用途係在磁力方面，理論上電磁的力量是無限的，磁場的大小，全看電流經過線圈的多寡而定，但仍有一種實際的限制，就是電流經過普通的銅質導電體越多，所生的抗力越大，而銅質導電體也越熱，故巨型的電磁設備需要大量的電，而且還需要大量的水使其冷卻，所以這種設備只有在夜間水電充

足時，才能開啓使用。麻省理工學院有一所巨大的電磁設備，可以產生十二萬六千高斯的電磁，（一個普通當作玩具用的馬蹄形磁鐵，其磁場為一百到五百高斯，廢鐵廠裡用以吸吊鐵汽車用的磁鐵，其磁場為一萬高斯）像麻省理工學院的電磁設備，有一個房間大小，每分鐘要耗費兩百萬瓦的電以及三百加侖的水，以保持其不會熱得溶化。

一般家庭用的十四號電線，作照明及收音機等用途是很安全的，它的負荷量是十五個安培，如果將烤麵包機，電視機，電熨斗，吹髮機同時使用，電線便會發熱而有走火的危險，如用超級導電電線，它可以負荷三萬安培的電流，而絕不會發熱。一位西屋電器公司的負責人說：「超級導電的好處，不但可以負荷大量的電流，而且所有的電流可以完全利用，電力絕不會因受阻抗而減弱或過熱而導致危險。」將來汽車上用的電瓶，跟本不需時常予以充電，只要使電瓶保持着液化氦的冷度，電瓶內的電流會永無休止的在無阻抗的情形下循環不已

生物學家們認為，磁場會影響生命的過程，雖然將手放在有磁場的地方，不會感到痛或癢，但神經及腦脈波都有電子性能，所以吾人可以相信，強力的磁場會影響神經及腦脈波。美海軍當局曾警告海軍人員盡量避開強力的磁場。伊利諾大學的教授，將幾個白鼠飼養在強度磁場之內，他發現白鼠更爲活躍，生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但它們的食量却減少，而患癌的比率也減少一半；密西根大學的生物學家報告說：「磁場會加速血液的循環。」

利用磁會發生極爲便宜的電力，奇異公司及其他公司均在試驗一項新的發電設備，叫做磁液壓動力發電，這種發電設備係將鐵化氣自磁場中吹過，將電極放在鐵化氣管中之適當位置，於是便可得到極強的電流。一些工程師們認為這種發電方法又簡單又經濟，只是此種發電設備需要一強有力的磁場。普通的發電設備，在發電時已有大部份電力被虹吸，以保持其磁場存在，如用超級導電方法，只要電流在線

圈內產生後，僅需小部份的電力使其冷卻便夠了。所以工程師們估計，用這種發電設備發生出來的電，要比現在的電費便宜一半。

利用超級導電磁力還可以製造一種小型，省電而動力特強的馬達，因其只需極少的電源可產生極強的磁場，其問題只是使馬達保持在極冷的狀況下便可以了。美陸軍當局已委託數家電氣公司研究一種強力的乾電池，希望以這種乾電池來代替汽車的引擎，如研究成功，每輛汽車只需兩個乾電池便可開動自如，而不必像現在這樣到處加油，只是定期加些液化氦使乾電池保持寒冷便夠了。

有幾位幽默的科學家，他們利用這種極冷的科學對人類愛財的天性作了一次極大的諷刺。他們的午餐是由附近的一家小食店派人送來的，送飯的人是一個脾氣粗暴，道德低落而且愛財如命的傢伙，他每次都說身上沒帶零錢，飯客們給他的整票他雖然答應下次找零，但每次他都裝糊塗，向他要時，他却說上次已找過了。所以這些科學家們，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

，想出一個教訓他的辦法：他們用臘包在各種銀幣上，做成許多模型，然後取出銀幣再以水銀傾注其中，再放在寒冷的液化氧裡使水銀變硬，（水銀在華氏零下三十八度便會凝結）然後用工具剝去臘皮，放在一個盤子裡，等這個飯館的伙計送飯時，便告訴他：「這是我們的飯錢，不過這些錢剛剛不小心掉在液化氧中，現在你不能摸，如果摸了會將你的手指凍壞，你連盤子一起拿回去好了」。這個伙計將錢拿回去不久，發現所有的銀幣統通化成水銀了。

由於保持液化氣體的低度，絕緣設備亦隨之改善，否則液化氣體便容易蒸發。科學家們以一種特製的塑膠，其中摻和了金屬物，製成一種容器，這種容器可以使液化氣體保存於華氏零下四二〇度，經兩年之後，雖有部份蒸發，但大部份仍安在無恙。一個普通的熱水瓶，只能保持液化氫數小時，所以使冷凍工業成功，絕緣工業必須隨之而起。一位科學家估計如果絕緣工業發達後，用於房屋的建造上，在冬季可以節省十分之四的保暖費用。這種裝置在

目前確為昂貴，但十年後，這種設備將會普遍。據一位冷藏科學家說，他可以製造一種絕緣水瓶工廠，均在致力研究一種長期保溫的新產品，他們計劃製造一種熱水瓶，以便在寒帶外出打獵或長途太空旅行之用，這種熱水瓶最少可保熱一個星期，直至最後一杯咖啡倒出時，仍然燙嘴，這種保溫瓶不久即將問世。

由於這種寒冷科學的理論和技術的產生，美國紅十字會計劃將血液長期冷藏起來。普通的冷凍法只能維持血液三星期，似此情形如選血型稀少而急需輸血的病人，其後果不難想像。於是美紅十字會與一些冷藏專家們在研究一種長期冷藏血液的方法，他們將血液置於華氏零下三二〇度的液化氧中冷凍，然後將血液取出俟其溶化後加以化驗，發現紅血球有百分之九十七還活着，故紅十字會敢於宣佈在五年或十年後，冷藏的希罕血型庫將會成立。

根據這種事實，醫學家們想將人體的各部份冷藏起來，以備作移植手術之用，一位醫生

將老鼠的腎置於液化氧氣中冷藏起來，經過數月後取出，俟溶化後，其功用仍然正常。十年前，畜牧事業便已使用液氧冷藏的牡牛的精蟲，現在有三分之一的牧場，均使用冷藏的精蟲，故一頭優越得獎的公牛，牠的精蟲可高價出售，且可運銷全世界，以繁衍更好的牛種，繼而產生更好的牛乳及牛肉。牛的精蟲在普通氣溫下，只能活一兩個小時，經過冷藏的精蟲可以活八年之久，這只是自極度寒冷的科學發明後至目前為止所實施的試驗，可能將來可無限期的將生物冷藏起來而毫不受損。

在美國國立衛生所內，戴芒醫生於四年前曾將一些單細胞生物用華氏零下兩百度的液化氧將其冷藏，三年後，在去年他將這些生物取出，經過溶化後，發現它們依然如故的活着，就好像從未遭遇過什麼磨難似的。

由以上種種成功的試驗中，吾人可以預料，將來的太空人可被冷凍起來，使其暫時停止生命，用火箭將他送到很遠很遠的星球上去，到達後再自動溶化，死而復生，繼之展開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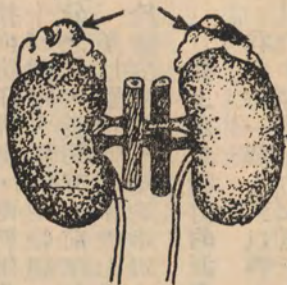
探險工作，工作完畢，跨進太空艙，發動火箭，開始其長途飛行返回地球時，再將他自己冷凍起來，到抵達地球時，可能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迎接他的人，已是他白髮蒼蒼的孫子，而他自已仍然是一個滿臉汗毛的青年。有一位醫生半開玩笑似的說：「將來如果碰到不治症的病人，我們可以將他冷藏起來，用火箭將他送到太空軌道去旅行，等到人世間對他的病症有藥可治時，再將他召回地面。」

實際上這種熱門的極冷科學，早已使用於太空的發展上。為了太空艙對耐寒及真空狀態下的適應性，太空科學家們已使用液化氮的冷度，使試驗室內的空氣全部凝結起來。極冷科學的鼻祖昂納氏，平時最喜歡閱讀科學性的傳奇小說，據說他最喜歡的一本是關於旅行火星的小說，在這本小說中，一艘火箭在太空飛行時，由於絕緣設備不佳，其本身所產生之熱度使液化氧變為氣體，它的膨脹率比液體要大八百倍，以致該火箭船在中途爆炸。昂氏見到任何人都喜歡談這種科學的神話，他預料將來太

空時代需要更發達的極冷科學。昂納氏還希望終朝一日，美國政府會採納並製造他所想像中的火箭引擎，根據氣體膨脹的道理，美國可能會成爲第一個以原子能做動力，製造太空火箭的國家。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在納瓦達州正在設計一種以液化氧作動力的引擎，液化氧的溫度在華氏零下四百度，將液化氧用邦浦自熱度極高的原子反應爐內抽過去，於是液化氧立即變爲氣體而迅速膨脹自引擎噴火口噴出，其熱度在華氏四千五百度，噴氣力之強，使工程師們幾乎無法將該引擎固定住。

此外，尚有很多關於極度寒冷科學的神奇現象，我們現在還可以把這些現象視作科學上的神話，但十年或二十年後，我們會自這種極度寒冷的科學上獲致極大的利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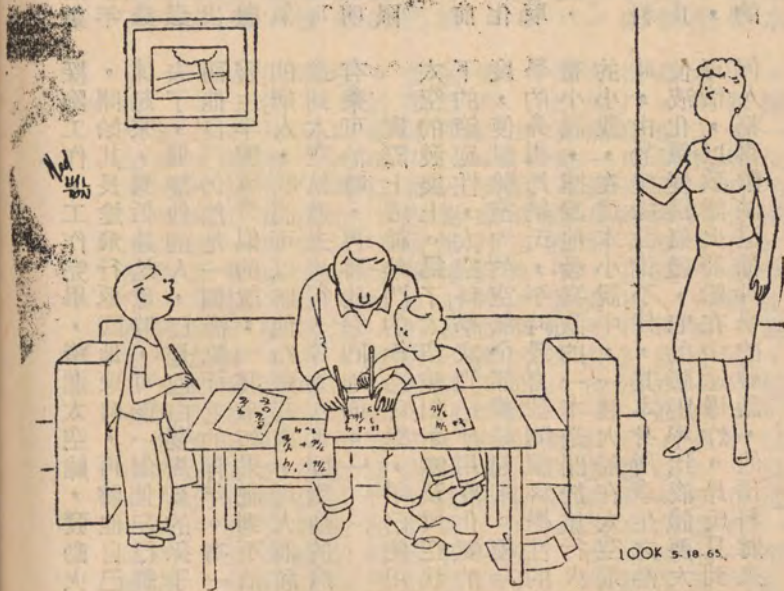
譯：自八月份 TRUE



人體的精力泉源 腎上腺

其 林 評

急速的精力……保護人體對付緊急情況……調節人體的化學作用——在吾人體內，有一種名叫「腎上腺」(Adrenals)的重要腺體，所有這一切，僅只是腎上腺的少數幾種功能而已。本文將告訴讀者：如何使此等腺體保持健康；如何治療因腎上腺機能失常所引起的種種病症；以及自腎上腺所提取的各種最新藥物，對於治療過敏症、關節炎、腎臟病以及很多種其他常見疾病的價值。



LOOK 5-18-65

漫畫：『我們在做湯姆的家庭作業，爸爸幫湯姆，我幫爸爸。』

不太久以前，在紐約市一位高齡八十五歲的老婦人，對於一個生死之間的緊急情況的反應，挽救了一個人的生命。

在她的六樓公寓中，公寓管理人當時正在修理起坐室的窗戶。他坐在窗台上在窗子外面工作，身體靠在欄桿上面作為支持，欄桿突然倒塌，他身子向後一仰，眼看便要栽落下去。這位體重僅僅九十五磅的瘦弱老婦人，迅速撲向窗子那裡，兩臂緊抱住那個體重達二百五十磅彪形大漢的兩條腿，並且繼續抱着達十五分之久，直到有人前來救援。

難以置信嗎？報紙上確是這麼說。然而，對於醫生來說，却並非如此。

腎上腺是精力的源泉

我們每一個人，以異乎平常的氣力和精力，對於非常情況的反應能力，是與生俱來的。這主要有賴於一對很小而特異的腺體——「腎上腺」。

今天清晨，在你睡醒以前，這兩個每個重

們能幫助抵抗某些疾病，也可能為導致其他一些病症的原因……目前醫學方面的若干最重要的進展，即係得自對於腎上腺所有這一切作用的知識日益增多。

目前，模倣各種腎上腺所製造的藥物，正在迅速增多，醫生使用此等藥物，正在使數以千計，在不久以前因罹患一種可怕的腎臟病，而無法救治的兒童恢復健康。此等藥物並可控制很多種嚴重的病症，其中包括：別無其他方法可以醫治的幾種過敏症、氣喘、關節炎、一度可能致命的幾種皮膚病。此外並有證據顯示，有一種腎上腺荷爾蒙，可大為增加心臟病發病人的復原機會——甚至並可能有助於減輕衰老的過程。不過，在所有各項發現中，或許最具有重要性的是：

在現代的生活中心，吾人一天到晚已不再必須面對上古時代人類所經常會有的極端危急的種種情況。其實，此等危急情況是具有若干益處的——它們可以刺激腎上腺。醫學專家們現在發現，很多的現代病，可能為吾人缺少足夠

不超過四分之一噸的腺體，便開始計算你未來一天的各項工作，並加速其各種化學物質——各種「荷爾蒙」——的分泌，來使你預作準備。

如果你今天什麼時候碰到什麼緊急情況，它們會有所反應，俾使你能夠應付。腎上腺給予你平常所具有的精力——當你在緊張情況下時，它們還給予你可以救命的一股緊急氣力。不僅如此，它們所做的工作，更遠超過這些。腎上腺如何影響吾人的情緒和個性……它們對於事實上所有各種人體機能所擔負的任務……它們與很多疾病均具有關連——例如，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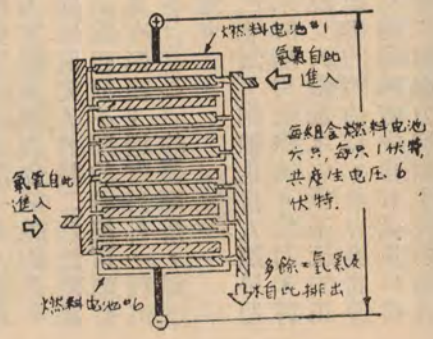


的刺激而致損壞所付出的代價。

所幸，醫學研究人員已經發現明顯的證據，證明有一項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便是：運動是對於腎上腺的一種良好刺激劑，你可以利用運動來使它們強健，增加它們的工作能力，幫助它們在你的一生保持作用正常。

人體的重要內分泌腺

腎上腺屬於人體的內分泌器官，這是人體的一種腺體系統，在醫學上有一門專探討內分泌腺的「內分泌學」，其重要性由此便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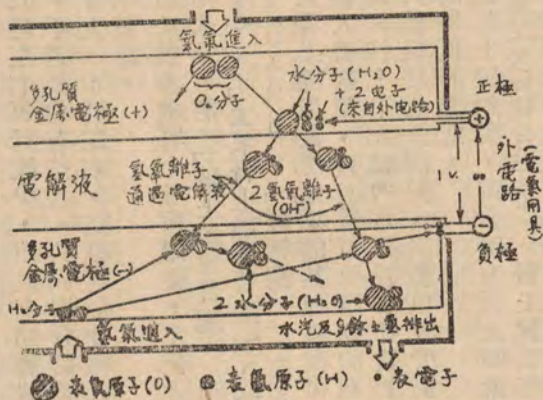
知。

人體擁有數以百萬計的各種腺體——在眼內有淚腺、口腔內有唾液腺、在皮膚下面有數不清的汗腺。但各種內分泌腺，則與之迥然不同。其他各種腺體，係從很多細小的導管將它們的分泌物流至緊靠此等腺體周圍的區域；各種內分泌腺則係生產名曰「荷爾蒙」的種種複雜化學物質，流至血液中。血液將它們攜帶至人體的所有各部份，它們對人體具有意義極為深遠的影響。現分述於後：

「腦下垂體」(Pituitary) 又名「大腦垂體」，僅及一粒豌豆大小，位於緊靠大腦的下面。腦下垂體分泌七、八種荷爾蒙，控制人體的生長、性的發育、男性精蟲的製造、女性的月經、分娩時子宮的收縮、以及分娩後奶水的分泌。腦下垂體並且發出刺激其他種種內分泌腺的化學信差。

「甲狀腺」(Thyroid) 位於喉部，是最初被發現的內分泌腺之一，或許也是吾人所最熟悉的一種內分泌腺。甲狀腺控制人體的代謝

，這種東西可緩和迅速生長的動物腫瘤，對於治療人類癌症可能也具有價值。一九六四年初，當時在加州大學任職的我國旅美生物學專家李卓皓博士，從動物腦下垂體分離出一種具有消



作用。靠近的四周，還有調節血液中鈣含量的

「副甲狀腺」(Parathyroids)。「性腺」——「卵巢」與「睪丸」——是分泌腺系統的一部份。此外，位於大腦內部的「松果體」(Pineal) 以及緊靠胸骨後面的「胸腺」(Thymus)，也都屬於內分泌腺系統的一部份。

內分泌學在醫學中還是很新的一支，直到最近，醫學專家們方才對某些內分泌腺的作用有所瞭解。隨後，醫學研究人員接二連三地發現，從松果體所分泌的四種不同的神經荷爾蒙，可能對大腦機能具有影響；還有另外一種名曰「黑色素」(Melatonin) 的荷爾蒙，似乎與決定膚色具有關連。

醫學專家們久已認為，胸腺是人類早期進化階段所遺留下來的無用殘餘物。然而，科學家們最近發現，建立人體基本免疫系統的正是胸腺。曾獲諾貝爾獎的阿伯特·桑吉奧奇博士並於最近發現，在動物胸腺中含有微量叫做「抑長素」(Retine) 的強力抑制生長的物質

釋脂肪的顯著特性，其時尚未知的荷爾蒙。從他所從事的研究，醫學專家們終將可能得到一種可以治療人類肥胖症的最新療法。

腎上腺影響工作效率

在所有各種內分泌腺中，根據不少科學家們的意見，以「腎上腺」最值得注意。顧名思義，腎上腺位於腎臟的上方，左右腎各一，形似洋菇。實際上，每一腎上腺都是一個雙重的腺體——具有一名為「內質」(Medulla) 的內心，以及一名為「皮質」(Cortex) 的外皮。你是否每天黎明即起，上午的工作效率最好？還是早晨喜歡睡睡懶覺？這個問題係視一種名曰「氫化腎上腺皮質酮」(Hydrocortisone) 的荷爾蒙而定，那是腎上腺皮質所製造的二十多種荷爾蒙之一。在二十四小時的期間內，氫化腎上腺皮質酮的分泌量具有變化。我們很多人的氫化腎上腺皮質酮分泌量，早晨很早時便開始增多，而於上午八時左右達於最高峯，中午時略微減少，下午一時左右又略有增加

，至五時左右再行減少，而於夜間繼續保持於低潮。不過其他有些人，其尖峯分泌量僅出現於上午九、十時左右，這種情形使得人們在早晨起床較遲。

由於很多種腎上腺荷爾蒙，才使人體的化學作用成爲可能「腎上腺皮質酮」(Corticosterone)、「去氧腎上腺皮質酮」(Desoxycorticosterone)「醛糖酮」(Aldosterone)以及腎上腺皮質所分泌的其他數種荷爾蒙，會影響人體對糖、蛋白質以及脂肪的利用、儲備以及保持……人體內水分及礦物質的平衡……與人體對於危急情況、緊張以及受傷等的反應有關物質的製造。

從腎上腺內質，則分泌有腎上腺素(Adrenaline)及腎上腺素(Adrenaline)。腎上腺素能刺激心臟肌。在緊急情況時，它並能做很多其他工作，腎上腺素是使人體準備「戰鬥」或「逃避」的分泌物之一。

幫助你應付危急情況

微燙傷等。

對於克服嚴重的受傷或疾病，各種腎上腺荷爾蒙也負有任務。例如，如果你因爲意外而受到很深的創傷，腎上腺所分泌的荷爾蒙，會加速血液的凝結，使流血停止。此等荷爾蒙並會使血壓暫時降低，來幫助控制創口出血。在罹患感染期間，腎上腺荷爾蒙的輸出也會增加。妊娠也是一種生理的緊急情況，故在妊娠期間，腎上腺的作用也會加強。

腎上腺可能作用失常

造物使腎上腺可以擔負異常的任務，來維持實際上所有各種人體的機能，腎上腺並可加強人體應付緊急情況的種種能力。但腎上腺可能作用失常。

例如，腎上腺皮質未能生產其固有的一份各種荷爾蒙時，鹽分便會從人體排泄出來，並有過多的水分隨之而被排出體外。病人變得身、心疲憊、食慾反常、體重減輕、情緒不安定，並可能喪失抵抗病菌的感染能力。這便是所

在人體的每一分一秒的活動中，腎上腺荷爾蒙雖然都負起很多重要的作用，然而，實際上在危險的情況下，其作用才特別明顯驚人。或許你會因午夜屋中什麼地方的響聲，或因你的一個孩子出了什麼事情，而受到驚嚇過。或者，你也許碰到過什麼其他的緊急情況。你的腎上腺會立刻釋出額外的腎上腺素。這種荷爾蒙進入儲存糖分的肝臟，使糖釋出至血液中，以產生應急的力量。這種荷爾蒙並流至心臟肌，使其準備從事額外的工作。腎上腺素並會使輸送血液至消化道以及在當時不太急需的身體其他部位的血管收縮，使得可能額外需要的肌肉有較多的血液可以利用。同時，氫化腎上腺皮質酮以及腎上腺皮質所分泌的其他幾種荷爾蒙，則幫助使你獲得額外的力量，並幫助你克制疲勞，使你具有較大的耐力。人們在緊急情況下所常完成的幾乎超人的工作，便是由於腎上腺的上述反應。

腎上腺的立即自動反應，使你能抵抗很多日常的危急情況，如像突受寒或手在熱鍋上輕

謂的「愛迪生氏病」(Addison's Disease)。不久以前，這是一種幾乎必然會致命的病症。現在，簡單地用幾種合成荷爾蒙予以治療，來矯治腎上腺荷爾蒙分泌的不足，可以治癒百分之九十以上這種的病人。

當腎上腺皮質分泌過多的氫化腎上腺皮質酮時，便會發生「庫興氏病」(Cushing's Disease)。病人體內會積存過量的鹽和水分，同時脂肪也不正常地積聚於體內。

醫生們已經知道，此症有時係起因於腎上腺皮質生長腫瘤，將腫瘤割除，庫興氏病便霍然而癒。至於其他沒有腫瘤的庫興氏病例，醫生可以將腎上腺皮質的一部份予以割除，來減少過多的氫化腎上腺皮質酮的輸出；或者，醫生可能以愛克斯射線照射腦下腺，減少腦下腺對腎上腺的刺激，也可獲相同的效果。

導致高血壓症的原因

有些兒童，也可能罹患「先天性腎上腺增生過盛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自出生時起，這些兒童的腎上腺，從未分泌足夠的氫化腎上腺皮質酮。腦下腺爲了刺激萎弱的腎上腺，乃分泌過量的「刺激腎上腺皮質荷爾蒙」(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 即一般所稱之ACTH)。受到過度刺激的腎上腺，並未能分泌較多的氫化腎上腺皮質酮，反而作用失却平衡，甚至會開始分泌大量的男性荷爾蒙。結果，女孩子變得男性化，男孩子則爲剛強雄壯。不論是男孩或女孩，在以此比較其他相同年齡的孩子爲迅速地生長二、三年後，生長速率便開始落後，到成年時竟至成爲侏儒。那是過去的情形，現在，祇需要少量氫化腎上腺皮質酮，便可治好孩子們的這種毛病。

目前，罹患「高血壓」的人，多至數以百萬計，但其中極大多數的病例，醫學專家們却不知道其原因何在。

但最近，醫學研究人員已發現，至少有若干的病例，其致病原因係在腎上腺。一種通常爲良性的腎上腺內質腫瘤——黑色素囊瘤(Pheochromocytoma)——業經證明導致分泌過

多的腎上腺素，而使血壓升高。此種腫瘤現在可以用愛克斯光或甚至藉小便化驗偵查出來，很容易地以外科手術予以割除，便可以治好高血壓症。

不久以前，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耶洛姆W·康思博士，報導了另外一種與高血壓有關的腎上腺腫瘤——這是一種會製造大量醛糖酮的怪異生長物，醛糖酮是一種對人體處理鹽分能力具有影響的強力荷爾蒙。這種腫瘤也可以藉外科手術予以割除。

由於過量鹽與水分滯留所導致的人體組織的水腫，是另外一種常見的毛病。現在，醛糖酮對於導致水腫的關係，已獲得醫學專家們所承認。實際上，醛糖酮最初被人們發現，僅僅是十年以前；其與水腫的關係，更是在最近數年才被發現。然而，醫學專家們却早已發展成功一種藥物，可專門抑制醛糖酮導致水腫的作用。此種藥物曾經使過去無法以利尿劑予以治療的水腫患者獲得裨益。

最新的醫學基本觀念

腎上腺的機能還可能出現更多的毛病——腎上腺作用的微妙變化，可能具有廣泛的影響。

目前任教於蒙特里爾大學的著名加拿大醫生漢斯·謝利博士，曾首先提出一項現代醫學的最新基本概念——很多最重要的人類疾病，其原因均在於主要以腎上腺爲中心的人體荷爾蒙適應作用的失常。

據吾人所知，在吾人遭受到壓迫時，不論是寒冷、饑餓、或過度的憂慮或慌亂匆忙，腎上腺都會額外分泌各種荷爾蒙，來適應人體對於此等情況的需要。腎上腺可以成功地適應很長的時間，但最後終於可能無法適應。這並非由於腎上腺完全停止分泌各種重要的荷爾蒙，而是腎上腺所分泌的各種荷爾蒙的巧妙平衡失却正常。於是，動脈可能因而硬化、血壓升高、人體可能因而罹患心臟病、關節炎等病症。

據謝利博士說，這些以及其他許多病症，是所謂的「適應病」，是由於腎上腺反復盡力使其作用適應壓迫的需要，導致腎上腺機能錯誤所造成的結果。

在謝利博士從事此項研究後僅三、四年，科學家們發展成功「腎上腺皮質酮」。此藥問世後，最初曾用於治療風濕樣關節炎，其後又用於治療氣喘、皮膚病以及眼疾等其他很多種看似相互無關的病症，均獲得良好的效果。腎上腺皮質酮的作用，使謝利博士的概念獲得了支持。腎上腺皮質酮似乎可用於治療很多種病症，因爲它可以幫助克服腎上腺化學作用的不平衡（不過，科學家們其後發現，它不能完全克服此種不平衡），而這是所有此等病症的一項共同的因素。

腎上腺質類藥物

在醫學上通稱爲「腎上腺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的腎上腺皮質酮以及與之有關的各種藥物，曾救活很多罹患腎臟病的兒童

的生命，並幫助他們完全恢復健康。此等藥物能控制一度會導致失明的眼睛發炎，並可避免支氣管氣喘的痛苦而有生命危險的危險期，以及可減輕別無其他方法可予以控制的種種嚴重的過敏症。

對於治療急性風濕性熱、有生命危險的嚴重灼傷、以及非常嚴重的感染，此等藥物也經證明具有價值。以此等藥物治療一種名叫「天施瘡」(Pemphigus) 的皮膚病，其效果更令人驚異。

科學家們發現，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藥物，對於治療帶狀疱疹 (Shingles) 等一類比較輕微的病症，其用途正在日益增多。最近，醫學專家們曾試驗以注射長效腎上腺皮質類固醇，來治療過度疲勞、扭傷、神經炎、以及肌肉炎等多種輕微但頗為痛苦的病症。

揭開人體衰老之謎？

腎上腺荷爾蒙的效用尚不止於此。目前，科學家們正在加強探尋有關腎上腺作用的最新

良好，其年齡最大者達五十歲。醫生對志願接受試驗者注射氫化腎上腺皮質酮及甲狀腺荷爾蒙，其他一切則仍保持原狀。他們和其他犯人吃相同的伙食，做相同的工作。

十二週以後，這一組接受荷爾蒙注射的犯人，每個人都顯示恢復了青年人的血液脂肪含量標準，這種情形在其後接受荷爾蒙治療的數年期間，並曾繼續保持如此。

此種治療未曾產生不希望的結果，而在志願接受試驗的老年犯人體內，醫生們發現了其他幾種變化。其血液中出現了多種不同的變化，同時，其利用體內糖分的能力見有增加，使得這些年紀大的犯人，在生物化學作用上，比較近似於年紀較輕的人。

運動是有益的刺激劑

從上面所述，可知腎上腺在很多方面均極具重要性，然則，我們是否能利用任何實際的方法來保護腎上腺，使其保持有效的作用？目前，若干醫學專家們開始認為，這是可能的，

知識，新的藥物、以及現有藥物的具有價值的新用途。例如，目前在加拿大，醫學專家們正在嘗試以一種類似腎上腺素，名叫「腎上腺素甲乙醚」(Adrenaline Methyl Ether) 的藥物，來治療鬱悶與憂慮。

醫學專家們相信，腎上腺荷爾蒙並可用於治療心臟病猝發病人。心臟病猝發通常出現於供應心臟營養的兩條冠狀動脈中有一條阻塞不通時。腎上腺皮質酮的作用似乎有如現場的「救急小組」。它顯然可使冠狀動脈間的小血管擴張，使血液改道流過冠狀動脈阻塞部份的附近，因此可以減少心臟肌的損傷範圍。

同時，在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一小組醫學專家們正從事另一方面的研究。過去很多研究顯示，主要受氫化腎上腺皮質酮及甲狀腺荷爾蒙所調節的人體代謝作用，其標準隨人們的年齡增長而減低。

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匹茲堡大學的醫生們，曾經對設於匹茲堡市的賓夕凡尼亞州管訓所的八十四名犯人進行一項試驗，犯人們均健康

並且方法很簡單，那便是運動。

這些醫學專家們指出，腎上腺最後之可能失常，問題主要並不在於突然的重大壓迫。那是由於吾人未能使腎上腺經常保持準備，使其能忍受此等壓迫。

十多年前，有一項研究顯示，當野鼠被養馴時，其腎上腺便見有萎縮。由此可見，隨着人類愈來愈文明，我們的腎上腺的大小及其作用能力可能已有所退化。現代的生活，使腎上腺所感受到的外界刺激，顯然遠較古人為少。結果，腎上腺可能因而變得柔弱。

據謝利博士報導說，對於動物所進行的實驗曾顯示，當此等動物受到突然的重大壓迫時，會產生和人類心臟病猝發所導致的情形極為相似的心臟損傷。然而，以運動調節一段時期以後，再感受此等相同情況的其他動物，則未出現此等心臟損傷。

紐約市的卡爾K·舒茲博士也報導說，他發現運動對於治療罹患氣喘以及其他若干病症的病人，也頗有益處。舒茲博士說：「肌肉運

島上的降落

Wilbur Cross 合著

Todd Fisher

孔 湘 泉 譯

動似乎可有效地使錯亂的腎上腺皮質荷爾蒙平衡恢復正常。」
他並且相信，運動可能具有預防的價值。適度的經常運動，實際上是對腎上腺的一種輕微的壓迫——這種有益的運動，能調節和加強

腎上腺，使其能更有效地應付突然的嚴重壓迫，而比較不會被此等壓迫所刺激，並且比較不容易因之而受到損傷和作用錯亂失常。

——完——

譯自：Family Circle, July 1965

服裝店裡的老闆想把一套西裝推銷給一位顧客。「這套西裝，」他說道：「你穿上了以後，可以使你變得非常神氣，連你最好的朋友都無法辨認。你不妨穿着它出去一下，再回進來，看看反應怎麼樣？」

顧客果然照做了，當他回進店來以後，服裝店老闆熱烈地和他握手，並且熱誠地招呼着說道：「您好，您這位穿漂亮衣服的陌生貴賓！我可以為你效勞嗎？」

一位神經質的顧客走進一家理髮舖，坐上理髮椅對理髮師說道：「光是理髮，要快，不要跟我聊天。」

理髮匠一理髮，一面還是滔滔不絕。
最後這位顧客再也受不了啦，說道：「你能不能閉上嘴，不講話？」
理髮匠回答道，「對不起，不過根據美國憲法，我有權講話。」
「我知道，不過美國的憲法可以受得了，我的却受不了。」

二次大戰七年後，安納泰河島上仍有負隅頑抗的一部日軍；這裡就是這個故事的全部始末，它是二次大戰中最奇特的一頁！

黎明時分，一個日本帝國海軍下級軍官伊野，(Inoue)，痛苦地爬上多石的海灘上，他睡大了被海水浸得發痛的眼睛向四週探索着。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晚上，三艘日本的小型艦隻，在安納泰河島 (Anatahan Island) 外被美機炸沉，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唯一的生還者。距他十五碼的前方，是一片荒野的叢林，宛如一道綠色的屏障，遮蓋住了它後面大地的一切。

在遠處的珊瑚礁上，他仍能望見「凱和號」在海浪中隨波起伏；再遠處，他望見「長跑號」的殘骸也在礁石淺灘擱着；但是，「紅尾號」的殘骸早已在海浪中消失了。

伊野回憶到看過一張安納泰河島的海圖，他推斷他現在必然是在一處日本南海開發公司的椰子站所在地——杉山 (Sonson) 的附近；根據海圖資料，這是一個面積僅五哩乘二哩的珊瑚小島，全島僅一

小村；村中居民是一部友善的土人，他們以種植椰子為生。

在叢林處，他找到一處空隙，循着這個空隙中的一條狹窄小徑走向內陸。一小時後，他走到有一塊空地的地方，在他的眼前出現一堆小屋；他虛弱地向四週打量着。突然，在他身邊近處，他聽到了一陣高嚷聲：「又一個生還者！這裡又來一個生還者！」

茅屋外面，一些日本人和加摩洛族的土人，當伊野出現在他們面前時，懶洋洋地向他走來。伊野點了一下人數：他們是六個海軍，二個陸軍，與二十六個商船的水手，他們之中包括凱和號與紅尾號的兩個船長。

伊野是他們中的唯一海軍軍官，他問起武器情形，生還的陸軍士兵向他報告，他們帶出了卡賓槍和七十發子彈。

「我想我們不會與敵人作戰的，」伊野告訴他們說：「上級一定知道我們遇難的位置，最多一兩週內，他們一定會派遣船隻來接運我們的。」

但是，伊野並不知道，強大的美軍已經在離此南方六十三哩之處的日本基地——塞班島 (Saipan)，關島 (Guam)，及瑪莉安納群島 (Marianas, Chain) 等各處，在發動猛烈總攻後，完成佔領；他

也想不到，他自己和他同伴們的苦難，並不能以月日計算可以結束。安納泰河島的故事，是二次大戰中最奇特的一頁；這一天——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祇不過是這個故事的開始！

驚遇椰子監工

伊野三十六歲，是一個老練海軍；他身高五呎五吋，骨架頗大，四肢肌肉發達，體格健壯，嘴唇上端有一撮鬍子，即使未曾穿戴制服與海軍大盤帽，也能予人以一副嚴肅而氣勢逼人的印象。

他作為首領後的第一道命令，是令數名土人把兩個傷者抬進一間茅屋。然後，他親率五個沒有受傷的海軍和兩個陸軍，回到海灘打撈任何可資利用的東西。他並非是凱和號上的軍官，他是奉命趕赴駐防特拉克 (Truk) 的日本海軍派遣大隊，去擔任一件工程的職務。

他們在凱和號的殘骸上，並未找到一件有用的東西；但是，伊野本人却找到一架輕機槍，他們費了半小時之久，把它從一個固定的架上拆下，然後連同二百發子彈一起載上木筏。

他們又冒着生命危險，游到長跑號上；但收獲也不多；他們僅找到數小罐食物，幾袋被水浸泡得已經



不能食用的米，數瓶泡菜及一瓶碘酒。破殼上還有幾把菜刀，以及五十包——每包十枝——已經潮濕的金喜牌香烟。

伊野回到小村後，發現全村四十個土人，對他們這群不受歡迎的不速之客，並無多大幫助；全村祇有七間以椰子樹枝作屋頂的簡陋茅屋，土人自己居住已擁擠不堪；全村的牲口有四十頭瘦豬和二十隻雞。

島上沒有天然水源，但內陸却沼澤遍地。島上還有半活的火山，因而島上的水不僅是熱的，並且還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他們利用早已斷絕供應的啤酒空

瓶五百隻，蓄儲從椰子樹葉上流下來的雨水，以供食用。

六月十五日，伊野驚奇地遇見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向他招呼，這個日本人名叫賀加，是日本南海開發公司屬下，一個椰子種植場的監工，他居住在島上北岸的一間小屋內。伊野於驚喜之餘，隨詢問他島上的各種情形。

情形非常令他沮喪，海岸上的茅屋祇有數間，日本來的補給船隻，要隔五六個月才有一次。島上地形非常可怕，懸崖絕壁，洪水為患，島的中央是個龐大的硫磺沼澤，還有一種利如劍鋒的草，長度高過人頭。

「至於野生物，」賀加帶有歡意的解釋說：「根本沒有，那種長達五呎的四脚蛇肉，不但味道苦，而且會使你作嘔。」

嚴厲統治小島

但是，他們連自滅惡運的時間都沒有，來自美國航艦上的轟炸機，每日總有數次，飛臨他們的上空；炸射每一間茅屋，把主要食物的來源——椰子樹——完全炸平。

伊野實施了某些軍事措施，實施食物配給，他的總部設在山道上，外面架着機槍。

商船的水手們早給美機的不斷轟炸嚇壞，他們開始反對伊野的軍事管理作風；但伊野不理會他們的抗議。「我們必須有人擔任監視海面與天空，」他對他們說：「這個島上的每一個日本人，都須在我的指揮下，擔任警戒的責職，我們是天皇屬下，防衛這個神聖島嶼的一支部隊。」

他堅持除了兩名船長外，其餘人員必須一律向他敬禮，有天兩個水手疏於向他敬禮。他命令他們立正站着，並狠狠地連續打了四次方才罷手。「如果敵人登陸怎麼辦？你們這些混蛋！」他咆哮地說：「你們必須遵守軍紀！」

另一次，伊野聽到六個人言談，憂慮他們此生可能無望生離安島，他立刻採取嚴厲處分；命令他們在眾人面前向東方鞠躬，並以棍子擊打他們赤裸的屁股。

不久，食物問題變得愈形嚴重，他們已有二月不知肉味，祇靠日益減少的椰子維持生命。

巨大的四脚蛇，雖然被描述得難以下口；但對於此時此地饑餓難忍的他們，已經否定前述的說法。這種爬虫普遍都長達三四呎，是一種笨拙

件事。有一天，紅尾號船長石田 (Istida)。跑到伊野的房裡。伊野在在熬四脚蛇肉的油，作擦槍之用。

「你已知道了吧！」他對伊野率直地問：「關於女人的事？」

「什麼女人？」伊野皺起眉頭：「我們和土人絕對分開……」

「不，這是日本女人；她是賀加的女人。在這個島上快一年了。」原來椰子種植監工賀加。一直把這個女人隱蔽着的；但是。她被一個叫吉八的水手所發現，而且將她說服。私奔到山中渡過了數夜。

伊野次日往訪賀加。但是，這位監工並不生氣也不困惑。他知道他的女人有點色情狂。現在。這個女人——春子走了進來，她毫不羞慚而迹近誘惑地，打疊嚴峻的伊野；如果伊野在另一種情況下，也會對她的黑色衣服遮蓋不了她的豐滿身材；她有一對極薄的誘人眼睛，一張豐滿而雅氣未脫的小嘴。她裸着小腿，腳上穿着一雙皮製拖鞋，年齡祇有二十歲的模樣。伊野知道這個女人，將可能會對他統治下的小島發生影響。

伊野覺得有許多理由——包括這個女人——決定將軍營移防到島的另一邊去。一九四四年十月初，他

的爬樹動物，他們使用一根長達十呎的棍子，在木棍前端裝置一個活套，就可捕捉這些大爬虫了。

一個女性誘惑

除了食物外，現在又有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伊野所不曾預想到的；但是，大多數人都已知道這



春子發現了B-29殘骸

親率一小隊人員，打算越過這個大叢林的盆地，但是選錯道路是他最大的錯誤，他們費了三天時間與長草作戰，並且經過火山地區，備嚐刺鼻的硫磺味之苦，那裡的石頭炎熱到足可烤肉之用；當他們艱苦地通過大盆地後，前面還有一座山崗必須翻越。但是，他們的腳早已燙得紅腫，寸步難行。

一個月後，伊野回到原處。他發現軍營中已經混亂，兩個船長無法控制他們，和維持軍紀，士氣早已敗壞。食物所剩無幾，大家為爭食而搏鬥、衣服污穢不堪，遍地蒼蠅。「現在，」伊野宣佈說：「我們搬到東南方去，那裡食物較多，天然防衛屏障亦較好；我們明晨出發，如有人不瞭解此項命令，他可親自來向我提出。」

新的地方並不好過多少，祇不過達到了改變環境的目的。

美軍登陸搜索

單調的生活，一直挨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現在美軍通常是轟炸杉山，對他們已經甚少光顧；這是因為伊野親身監督將每間茅屋，都偽裝得不易偵察出的功勞。

但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突然，有人大

叫起來。

「喂，伊野先生，請快出來！」海邊山崗上的崗哨大叫着：「一艘敵艇，快到南岸了！」

伊野急步跑到崗哨，發現是一艘美國登陸艇。「它可能會轉向到杉山的海灘去，」他說。然後，他走向架着機槍的陣地，向兩個陸軍命令：「田中！你們兩人帶一支卡賓槍，快跑到杉山去，將美國人的動靜立刻回報我。」

美軍登陸艇果然轉向後消失了。兩個陸軍士兵沿海岸線尾隨監視着。三天後，他倆回來報告說：「美軍三小隊陸戰隊登陸走進叢林，過了一天，他們返艇離去了。」

「他們還會來搜索的，」伊野說：「他們一定找過上人審問，我們的實力人數，他們可能已全知道了。」

他的判斷沒有錯，三月一日上午，原來那艘美國登陸艇，果然帶來美軍，在南岸岬角上登陸，距他們軍營大約二英里。伊野集合全部能夠擔任作戰的人員——二十四人，仔細檢查那挺機槍及二枝卡賓槍；此外，每人並各佩祇少一把刀子與粗壯的木棍。

「三十多人登陸了，他們的裝備都很好，」一個搜索兵回來報告：「他們已向內陸畢直挺進，我們一

藤海軍中校……」

「美軍無法用轟炸奈何我們，」伊野驕傲地對部下說：「他們現在想用這種方法誘騙我們出去。」

這些日本人沒有一個相信，日本真的已經戰敗投降。美軍巡邏艇在不見反應的情形下，慢慢地駛離消失。

一個叫長川的水手，說出了其餘日本人也想講的一句話：「他們以為我們都是笨蛋！」

以後二個月中，美軍船艇常來向他們喊話。每次，都有一小隊人員登陸杉山海灘，將食物包留下後離去。

此後的歲月更加單調難耐，伊野發現士氣低沉，士兵都開始想家，雖然空襲早經停止，但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大部時間，他們與另一個最兇的敵人——厭倦——作戰。一個叫石原的水手，因不堪孤寂折磨，吃下了毒魚而自殺死亡。

一九四六年九月發生了一件大事，在安納泰河島北區山邊，他們發現——事實上是春子發現——一架美國超級堡壘 B-29 轟炸機殘骸。他們在機中找到六把巨型的降落傘，七個大空桶，油罐和口糧罐頭，一把斷劍，子彈盒，皮袋及發動機零件等。

每人都分配到數碼降落傘上的布，以代替原來用

直跟踪到大叢林盆地。不久，他們進入長草中消失了。」

「消失了！」伊野發怒，他又增派數名偵察，但也毫無收獲，美軍真正在大叢林中消失了！

三月三日，內陸昇起一股烟幕，到了次日，一架美軍海軍巡邏機——PB-1，飛臨島上到處盤旋搜索。最後，牠終於找到失蹤的美軍，在大叢林盆地北端，完成一次空投補給。三天後，美軍撤走。

伊野有些困惑不解。「如果美軍來找我們，」他向石田船長說：「為何向那個方向進軍，如果不是搜索我們，那麼，他們來作什麼呢？」

後來事實證明此點，美軍在傍晚時分，把島上全部加摩洛族土人撤出，接着是一連五個月的猛烈轟炸，將他們的食糧來源——椰子樹——再度炸損到十之八九，使他們的維生問題更加嚴重。

發現 B-29 殘骸

忽然，一天美機的轟炸突然停止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一艘美軍巡邏艇繞島數週，不時用擴大型器高喊：「所有日本部隊注意！所有日本部隊注意！日本天皇已在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你們都可出來乘美國船回國；我是派根總部的山

香蕉葉遮蓋身子的衣服。降落傘繩子弄成小股後，作為釣魚魚索，作魚鈎的金屬現已俯拾皆是，他們利用發動機的螺桿做成了各種工具。

但是，這架飛機的殘骸，也同時帶給他們死亡的武器。一個叫日野的水手，找到兩把手槍和八十發子彈；他將另一把送給他的朋友——一個叫佐藤的水手。

「現在看誰有權力？」日野笑着對原為商船上的大副說：「這就是權力！」說畢他把手槍插進腰帶。

數月後，他殺死一個同伴，但他自己在一九四六年，被後者槍殺。因為沒有人證，伊野也無可奈何。一九四七年中，不幸的事又接踵發生，共有四人相爭互殺死亡。

女郎春子失蹤

一九四八年，他們的日子開始好轉，因為伊野採用了魯賓遜流記的計劃成功 (Robinson Crusoe Plan)。他們不僅有蔬菜收成，而且還有各種鮮魚；他們深信這年內必會有船隻接運他們歸國，去參加其他皇軍部隊作戰。

但是，他們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一艘日本船隻的影子亦未看見。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另一艘船帶來了更多的信件。這次差不多半數以上的人，都接到一封；其中有若干封是早已死亡的。伊野又收到一封，信中還附着他子女的照片；他的反應是無比的喜樂。



最後投降

智加已無法控制他的情緒春子，她經常與幾個男人輪流苟合，不止一次，這些男人為爭寵而自相廝殺。水手吉八在妒忌下殺死一個情敵，但因無目擊者作證，伊野無法對他判罪處罰。為了停止春子雜交，再生事端，伊野命令她選一個「丈夫」，並由石田船長正式結婚。她選擇了吉八。

他們結合後，相安無事地過了一段「蜜月」。但不久，春子發現吉八是一個殘暴的毆妻者，如長久下去，日後必被殺害。於是，她開始經常到海邊守望，希望發現有船——即使是美國船——把她帶走。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伊野據報春子失蹤，已有二週不知下落。伊野懷疑吉八兇暴成性，可能已遭殺害滅屍。

數日後，一個瞭望哨突然趕回向伊野報告。「三天前，」他說：「有一艘敵艇，向海岸駛來，我目睹春子從叢林中跑出，向美國佬招手，他們放下小艇靠岸把她帶走了。他們走後，我在海灘上拾到了這個小包。」

小包裡是兩封信，一封是給陸軍上等兵田中的；另一封是給伊野本人。田中拆閱後，用力擲到地上。「這封信真像是我家裡寫來的，」他說：「但是，我

想這是一個騙局，美國人沒有辦法，辦得到叫我的妻子寫下這樣一封信的。」

伊野很注意地看着信，他再三地讀着：「……我們都很好，六年來孩子都長得很大了，伊三已讀小學六年級，梅子今年春天才上學；你的弟弟在十二月二十日逝世……」

家書引起「政變」

當伊野把信折好放進衣中的時候，他雙手都在發抖。他身為首領，不敢貿然說出這是真的或是美國人的騙局。

自從春子失蹤後，他們開始團結，不再發生自相毆鬥事件；他們開墾了許多田園，五年前被炸平的椰子樹，重又長大，除了四脚蛇肉外，他們現在可以捕到更多的鮮魚果腹。

伊野自從到達安納泰河島以來，不僅記錄下每一件發生的大事，他還詳細記下日記。自一九五〇年接到那封信後，他對於「魯賓遜式的求生」生活，已不再關心；他發現他自己已深信那封信是真的。他的妻子兒女正盼望着他回去團聚；但是，又怕這是美國人的一個騙局。經此多年苦守，一旦在敵人詭計下投降，豈不可悲。

。這次的信使他心中的懷疑完全消失，他想其他人員也必已相信，現在他們即可計劃離開這座如牢獄般的小島了。

但是，事情的發展却大出他的意外。當他讀畢家書走，向廣場召集大家，準備宣佈如何歸國的計劃時，迎接他的不是一陣高興歡呼，而是憤怒與輕視。

長川已召集了十餘人，正在狂吠着：「這一定是春子這蕩婦幹的，她把我們的名字和我們的一切，都告訴了美國人，現在美國人假造這些信件……。」

伊野見此情形，一聲不響折回到自己的屋內。數日後，長川聯合了其他八個人，奪下了機槍和一切其他武器。伊野失去權勢，生命完全操在長川的手中。

長川知道其中仍有人尊敬伊野，他決心要在眾人面前作一次「人心」的試探；在大眾面前，長川公開侮辱伊野，並指責他貪生怕死與出賣同伴。

大家緊張而鴉雀無聲地望着，伊野鎮靜地走向身材高大粗壯，雙手叉胸的長川面前：

「長川，你的話侮辱長官，帝國海軍，更侮辱日本天皇。」然後挺直他五呎五吋的身子，在長川臉上重重地來回打了十下；打後嚴肅地走回他的總部。雖然武器仍握在長川的手中，但是，他的權力隨着這次

挑戰而結束。

最後終於投降

現在大部份都被伊野說服，相信戰爭真已結束。於是，他們搬到美軍經常靠岸登陸的海灘近處，找了一塊適當的地方扎營；但在這次長途行軍中，石田船長不幸失足受傷死亡。

數月過去了，即使伊野的忠實份子，這時也開始失望。「如果戰爭真已結束，」岡村船長抱怨地說：「美國人自己早已復員歸國，他們怎會浪費時間來遣送我們——他們長久的敵人！」

「他們會來的，」伊野肯定地回答。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有一架他們從未見過的新式美機飛臨小島，向他們投下了傳單；傳單上寫的日文，告訴他們三天後，有另一艘美國船將帶給他們更多的家書。

美國加里福尼亞州有一位母親向警察局報告五歲的孩子失踪了，到處搜尋了幾個鐘頭毫無踪影。

兩名警察駕駛了他們的巡邏車參加搜索，結果發現這個孩子原來蜷屈着熟睡在他們的後座車廂裡。

「船來後，由我一人先下海灘，」伊野吩咐岡村船長說：「你們躲着觀望，我上船後就可知道真實虛假；如果是真的，我用力揮搖雙手。」

「如果你不搖呢？」

「撤退，」

六月十日——星期天，一艘美國船如約而至。伊野從叢林中走出，左手拿着一張白旗，右手拿着三日的補給食物；他穿着一套潔白的制服，正式向美國艦長海軍中校強生 (Lt. Commander Arne B. Johnson) 投降。通過譯員——一個於一九四四年尚在安納泰河島的土人——交談後，伊野已確信無疑。於是他立刻跑到船邊，一面揮搖雙手，一面對居住七年的安納泰河島投以最後的一瞥，並決定先行隨船歸國。一九五一年六月卅日，另一艘美國海軍船隻 Occochee 號，載走了剩餘的十八名日軍，於是，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的結束。

譯自 True, the Man's Magazine Jan. 1964

新大陸文化的肇始

Richard S. MacNeish 著
陳 貽 毅 譯



圖一：本圖為人像之小彩陶，為該地出土各種手工製造品之一，可表現德華岡谷地工匠之藝術能力，此樣品約有 2000 年歷史，足以顯示該地土人深受俄墨克人文化之影響。

居住在墨西哥山谷中的德華岡族獵人，經歷了一萬二千年時間才成為城市工匠。他們的成就，大體上給人類高級文化的演進，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一、新舊大陸文化發展的差異

或許在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大記事中，唯一最有意義的事，就是農業與畜牧的發展。我們曾經假定，在中東高原的一些地方，人類生活方式由採拾階段發展到生產階段的演變過程，發生在一萬年至一萬六千年以前。事實上考古學上對於這一類演變的證據，特別

對於野生植物的培養，是非常貧乏的。然而人們却廣泛地承認這種演變代表着「新石器時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因為在那時代食物已很豐富，使人類獲得定居生活與人口繁殖的機會，因而奠下了建設現代高級文化的基礎。

然而人類生活，從採拾到生產的演變並不是祇發

生一次，直到晚近舊大陸大部份地區仍然與新大陸隔絕。西大陸重要的交往祇限於一條主要的途徑，那就是已有相當文化的上古亞細亞的狩獵民族，由亞洲橫跨白令海峽移居美洲。忽略了這一點，幾乎完全看不出東西兩半球之間有所交往。在十六世紀到達新大陸的歐洲探險家，却在當地土人中發現了有系統的文化，除了冶金術與用火外，其進步的情形與歐洲野蠻人完全相像。實際上從墨西哥到秘魯這一地區開化的土人，他們栽種植物的種類，比征服他們的歐洲人還要多，他們在農業上的進步遠超過舊大陸的先民。

有時在新大陸發現人類從採拾到生產演變過程中，發生的一切情形同舊大陸一樣。在最近幾年中，對於新大陸史前期人類各個主要問題之一的，就是考驗新石器時代革命假說(The Hypothesis of a Neolithic Revolution) 是否與當地考古學上獲得的證據有抵觸，能否在同時找出美洲人開始栽種植物的證據(這事在東西兩半球差不多仍舊摸不清。)

比較新舊兩大陸的人，從流浪的獵人與採拾者演變為定居的農夫或牧人，他們經歷的途徑，不同之處要多過於類似之處。主要的差別是舊大陸的人在演變過程中飼養了很多動物，却種植了較少的植物，而新大陸的人却表現相反的情形。豐富而種類繁多的畜群

，供給了歐、亞、非三洲的人民以肉類，乳，皮毛及運輸。但在哥倫布以前的新大陸也有類似的獸載用的野獸，它們是安迪斯山地出產的一種類似駱駝的牛飼養牲畜，如駱馬(Llama)，羊駝(Alpaca)及駝馬(Vicuna)等。安迪斯幾內亞豬可以視作比舊大陸飼養的兔子與野兔低一等的家畜；在美洲出產的火雞相等於比它們次一等，在東半球農家飼養的各種家禽。在新舊兩大陸都假定狗早於其他家畜被人收養；而養蜂人家都能收獲蜜與蠟，此外在新大陸家畜表中也沒有甚麼減少。美洲一切文化，高低都是一樣，完全依賴他們獵人對於動物產品的技術，肉、獸皮、皮毛、羽毛、齒、爪等而定。

相反地美洲印第安人却栽種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植物，除去棉花，葫蘆科果實，薯蕷及可能的椰子外(以上這些植物在東西半球都分別種有)，在新舊大陸生長的名種農作物大不相同。在美洲栽種的若干白薯與甜薯是新大陸特有的農產物。因為季節原因，不能種植舊大陸生長的辣椒與芥菜，於是新大陸的人栽培了香草(Vanilla)以及至少兩種紅薯椒(Chili)來代替它們。為了以種子作食用，他們種植了莧菜、蝦夷蔥、稗草、向日葵、秘魯米、可可、花生、Apanote，普通豆及其他四種豆：扁豆、蓮葉豆、Sun-

ner, Tepary. (註1)

在薯蕷以外，印第安人還種有其他食用根農作物，包括Manioc, Oca, (註11)以及為數一打以上的南美農作物。在新大陸也種有瓜類，如南瓜，葫蘆科的果實，Chayote，以及三種稱為南瓜(Squash)的植物。此外還栽種有果類蔬菜，如蕃茄、熱帶梨、鳳梨、蕃石榴、接骨木果、木瓜等。我們必須相信印第安人是吸食烟草的先驅者，他們通常以管吸食，也有製成雪茄烟，甚至於罐裝烟的形式，更有一些人在管的一端填塞纖維，當作過濾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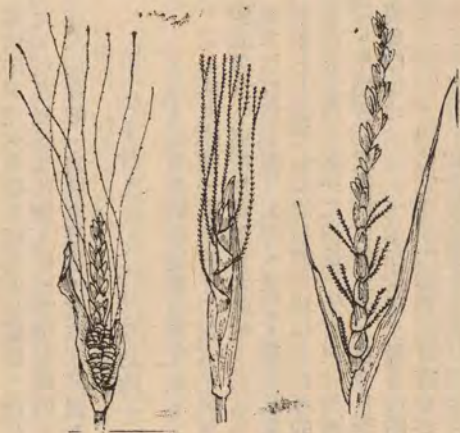
二、新大陸文化發展的線索

比以上更重要的植物是印第安玉米(Zea mays)，它是新大陸唯一重要的野生草本，經過人類培植後變成糧食。這情形正如舊大陸的人把當地生長的野生草本改良為小麥、大麥、裸麥、燕麥及粟等。從智利到加拿大聖羅倫斯河谷的地區中，出產的一五〇種印第安玉米中，有一二種是哥倫布以前美洲人的主要食糧。作為糧食或飼料用的玉米，在今日美洲仍居最重要農作物的地位(玉米在全球產量最大的農產物中佔第三位)。因此它在新大陸農業居有重要地位，所以很多人相信，祇要能夠發現很久以前史前先在何時

何處開始種植玉米，那麼就可由此揭開了新大陸文化發源的秘密。

一直到三十年稍前，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仍被兩個難題困惑：第一，考查中南美地區，找不出證據顯示新大陸在基督紀元前有任何高級文化。第二，將各種玉米同它們野生的族類作植物學上的研究，從最可能為人類栽種植物的野生祖先方面引伸出來的矛盾反而多過於有利的因素。(參閱 The Mystery of Corn, by Paul C. Mangelsdorf,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50)。今日，我們應當感謝植物學家與考古學家双方的合作與努力，這兩種困難都已迎刃而解，至少對新大陸文化發展的萌芽點已經能夠決定了，約在以往五千至九千年之間。同時對玉米的穗、米粒、花粉所成的化石，作植物學的分析，加上在土地中清晰的考古學，總算對玉米野生始祖與人類培植的玉米進化之謎，解決了不少問題。繼之以後的是檢討最近我們獲得關於新大陸史前重要時期的許多新知識。

植物學家對玉米歷史的興趣是非常實際的，他們研究玉米的遺傳以便產生改良的雜種。在尋找玉米祖先將近一世紀以後，搜尋的範圍縮小到新大陸生長的名種長着玉米繸狀花的禾本植物：Teesinter及 Trip



圖二：圖中為新大陸的三種草本植物，它們與人工種植的玉米歷史有密切關係。圖左為一種米粒帶殼的野生玉米，這種玉米的雄性花係由穗軸末端長出。中為 teosinte，右為 tripsacum 均為玉米族類，以之與野生及人工種植的玉米雜交，可繁殖為改良品種，現代玉米即係由這些野生草本植物，或產於中南美洲，可作飼料，tripsacum 為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或產於南美。

們是現代玉米祖先的假說。孟氏曾改進這假說，他認為玉米野生的祖先不是其他種類的植物，就是它本身，它可能是一種米粒包裹在殼內的玉米。

三、玉米在考古學上的研究

在一九四八年與一九六〇年間，一些新發現證明孟氏理論是正確的，我把這些發現提出來的目的，並非說明它們嚴謹的編年次序，而是強調它們次序的重要性。第一，是花粉的分析，一九五三年在建立墨西哥城地基的湖床上發掘，挖出這些花粉，發現它們藏在洞穴的核心部份，該地層估計約為八萬年，或許比我們知道遠留在新大陸最早的人類還要早五萬年，發現的玉米花粉粒就藏在這地層內，毫無疑問地這些花粉是來自野玉米，因此這兩種外觀似是玉米野生禾本即是玉米的祖先的意見由此澄清。因為：第一，野玉米的形體存在已有八萬年了，所以玉米本身能真正遺傳下來，第二，野玉米在墨西哥高原蔓延滋長得很茂盛。與此有關的考古學方面的發現，將會使這事實更為明顯，這種地理上的事實，幫助我們將搜尋範圍縮小到從美國西南部到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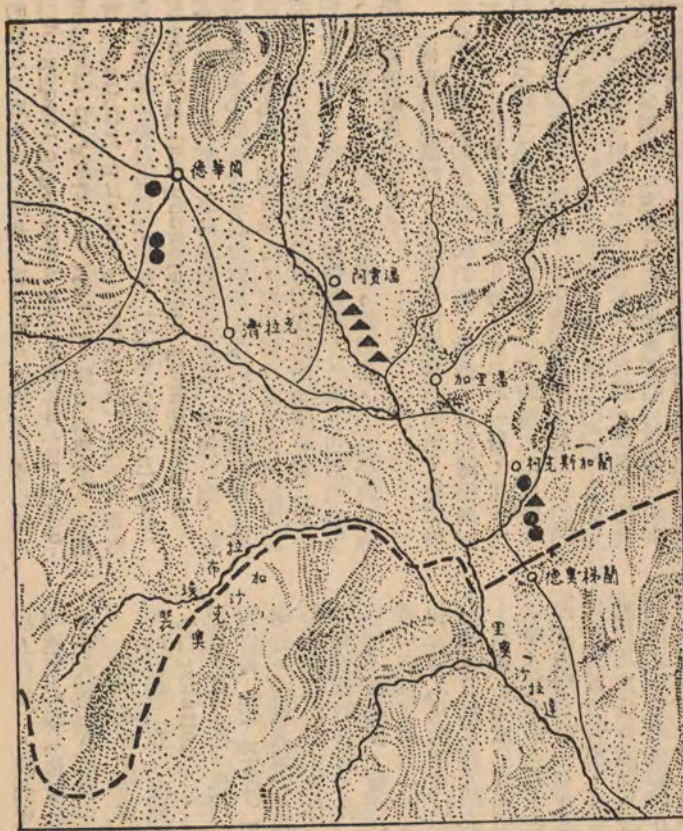
secum，它們形狀類似人工種植的玉米（參閱第二圖及說明）。然而在異種交配的基本原理與其他遺傳學的研究上，哈佛大學的孟格爾斯多夫氏（Paul C. Mangelsdorf）及其他研究者，曾在一九四〇年代作這樣的結論，他們說這些植物都不可能是玉米的始祖。出現的 Teosinte 及 Tripsacum 都是真正的玉米，偶而由異種交配繁殖的產物，用這假說來代替它舊之間的地區，在這範圍內顯示玉米是人類最初栽種的植物。

其餘重要的發現，要牽涉到考古學家與植物學家間的密切合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屬於古植物的範疇。例如在一九四八年夏季研究人類學的狄克（Herbert Dike），曾與孟格爾斯多夫一同工作，在新墨西哥州發掘一乾燥的岩洞，我們稱它為巴特岩洞（Bat Cave）。挖掘六呎深的堆積層後，孟氏同他的工作人員發現遺留下的無數古代玉米，最終在最下層發現一些細小的玉米穗軸，由穗軸中的 C₄ 所定出的年代，顯示這些穗軸的年齡為四千至五千年。幾月後，在遠離墨西哥城以北的地方，他馬里帕斯州（Tamaulipas）發掘拉斐拉岩洞（La perra Cave），我發現同樣的玉米穗軸，經化驗證明它們年代約為四五〇〇年。在這兩次洞穴中發現的玉米穗軸，其最老的年齡非常接近孟格爾斯多夫對於假設的生穀的玉米類的祖先所作的說明。然而這些穗軸却明白地是那些人工種植的玉米。

這兩項發現，對於考古學上努力去找現在何處能夠找出更老的玉米原始證據奠下了基礎。這邏輯簡單得很；一處地基具備的年代，必須是藏有野玉米遺體的地層，而這地層的遺物又必須比那最古老的人工種

植的玉米穗軸還要早。我會繼續我在靠近拉斐拉岩洞的發掘工作，並且同時在墨西哥東北部一些其他地點進行發掘工作，在這些地基上我發現更多古玉米的樣品，但這些樣品並不比那已發現的更早，孟格爾斯多夫另外的另一位同工，李斯特（Robert Lister）也在墨西哥濟華花州（Chihuahua）的一處，叫做燕窩（Swallows Nest）的洞穴發現原始的玉米，其時我正在該地的西北方工作，但他發現的樣品並不比我發現的更早。

假如在墨西哥城北部找到比紀元前三千年種植的玉米更早的東西，那麼看來似乎合理地祇有試圖向南尋找。一九五八年我到瓜地馬拉與洪都拉斯兩地去尋找乾燥的洞大同更古老的玉米。一九五八年的發掘毫無收穫，所以在一九五九年我向北遷移到墨西哥最南省份恰帕斯（Chiapas）。在那兒也沒有找到玉米穗軸，但是却在在一處洞穴中找到玉米花粉，這花粉經考明它存在的年代約在紀元前三千年。由古植物學所提供的線索現在顯得更明白，不論在墨西哥城北部地區域墨西哥也好（正如在該城掘開的上層地層中鑿開的洞穴中所藏的人工種植的玉米花粉顯示的），人工種植的玉米的最古老的證據不超過紀元前三千年。再到墨西哥城以南地區去，最古老的年代也是一樣，因



圖四：圖中黑圓點標示的為發掘的六處洞穴地點，黑色三角標示的為六處露天地基位置，這些地點已由作者及其同工作過詳細搜查。圖中最右方上部黑圓點為柯克斯加蘭洞穴，1980年曾於該洞發現早期人工種植的玉米，該洞穴具有從公元前 7000 年至公元 1500 年最長之人類居住紀錄。

、六〇〇年，被我們在新大陸已發經的任何植物還要早五百年。

因這一發現，使我們覺得實施大規模，有系統的發掘時機已經成熟。假如我們真的到達一處地方，該地以前曾種過五穀，並且是激發新大陸文化發展的開始，那麼發掘最終於該階段應該需要很多有特殊知識的專家。我們最基本的需要是獲得對於這種研究有興趣並有經驗的某一機構的資助。幸運得很，我們終於得到下列各機構



圖三：德華岡山谷是一狹長沙溪區，位於萊埃布拉與奧克沙加兩省交界之山岳中，它是在墨西哥南部選擇的三大發掘區之一，因為該地位於乾燥區（適宜保存古代植物遺體）及高原地（玉米原為高原野生草本植物），故便於進行搜尋古代玉米遺體。

此對於未來的搜尋地區需要選擇在墨西哥城以南與恰帕斯以北。

考慮到另外兩件事，使我把搜尋的區域縮小。第一，經驗告訴我們，乾燥的地點能夠給我們最好的機會，使我找出保存良好的玉米樣品；第二，孟格爾斯多夫的遺傳學研究與其他的考查指出野玉米是原來的高原青草，很可能在高原沙漠北區的嚴酷氣候下繼續生活。熟讀墨西哥南部的地圖，我選出三大高原沙漠區：一處在奧克沙加省 (Oaxaca) 南部，一處在格瑞羅 (Guerrero)，一處在斐埃布拉 (Puebla)。

四、德華岡的考古發掘

在奧克沙加沒有找出使人有趣的東西，因此我搬到斐埃布拉去發掘一處叫做德華岡 (Tehuacan) 的乾燥高原山谷 (參閱第三圖)。我雇用的當地嚮導同我一共挖掘了三十八處洞穴，最後在第三十九洞突然發現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處小岩洞，靠近德華岡山谷南部的一座叫做柯克斯加蘭 (Cocacatlan) 的小村。(參閱第四圖)一九六〇年二月廿一日，我們掘出六枚玉米穗軸，其中三枚看起來比我以前看到的都要原始，都要古老。經在密西根大學破一四實驗室所作的分析，證明我的清測是對的，這些穗軸年代是五

的贊助：麻州皮包蒂基金委員會安多佛考古學小組 (The Robert S. Peabody Foundation for Archaeology of Andover, Mass.)、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及墨西哥洛克費勒基金會農業小組 (The Agricultural Branch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Mexico)。他們一致同意撥款資助這一發掘計劃，特別是農業小組基金會對於玉米的起源問題最感興趣。最後當這計劃實施時，差不多有五十位專家參加我們工作，其中不僅包括考古學及植物學專家（其中包括比玉米專家更多的植物學家），而且包括動物學、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遺傳學、人種學及其他學識淵博的各門專家。

柯克斯加蘭洞穴為我們集中搜尋的開始，旋即變成我們最豐富的發掘。我們向下發掘，發現這座洞穴一共有二十八層分離的文化層，最早的一層，其年代約為紀元前一萬年。可惜這個不平常的遠久年代序中，却有一段重要的殘缺：這中斷期為紀元前二三〇〇年至紀元前九〇〇年，然而從紀元前九〇〇年至紀元一五〇〇年可由七層文化層來代表它們。將我們的發現與在裴倫洞穴 (Purron Cave) 的發現綜合起來 (裴倫洞穴包括廿五層，其年代約由紀元前七千年至

前五百年)，我們幾乎有一接近史前期的一萬二千年的連續紀錄 (其最長中斷期不足五百年)，可以說是新大陸所有地區中最長的紀錄。

我們在德華岡谷地，一共在十二處地基上從事主要的發掘工作 (參閱第四圖)，其中祇有柯克斯加蘭 (Coxcatlan)、裴倫 (Purron)、聖馬可斯 (Sanmarcos) 德柯拉爾 (Teocorra) 同埃爾李埃哥伊特 (El Riego East) 等五處洞穴存有古代玉米遺物。這幾處洞穴及其他成層的地基提供了我們，關於那些在山谷中居住了一萬二千年的先民們的許多額外有價值的資料。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我們終年不斷挖掘，使我們在考古學上獲得豐收。這次收穫中包括了將近一百萬人個別活動的遺跡，一千枚動物骨骼 (包括那些已絕種的羚羊與馬)，八萬株野生植物遺體及二萬五千件玉米樣品。從人類手工製造品；石器、紡織品及陶器的排列，顯出極有價值的年代次序。這些遺物幾乎把在德華岡山谷居住的先民文化的產生顯現為一部連續圖畫。我們考古學的專家們已經從山谷地質學、陸地蝸牛殼、玉米花粉、植物的遺體以及其各種動物遺骸的研究，追溯到這塊地區在一萬二千年內氣候變化、物理環境及動植物生命。他們甚至於能夠從不同文化層中留下的植物種類，說出

某年某季節先民們居住在洞穴中那些層。在我們許多發現中，最傑出的成就就是對於細小的玉米穗軸的蒐集。這些穗軸是我們從聖馬可斯洞穴中最低的五層文化層中小心揀選出來的。它們祇有二十公厘長，不比烟捲的烟頭更大，但在放大鏡下，我們能看出它們是真實的細小玉米穗軸，帶有限窩，這些小窩原來是生長帶穀米粒的地方，這些穗軸證明為七千年前的遺物，孟格爾斯多夫相信它們是野玉米——現代玉米的始祖。

當然，種植的玉米若無人類的發明與培養，就不能延續其生存。掘出的玉米，在每一穗軸上留有一打以上的種子，被堅厚的外殼包裹着，防止它們散落。孟氏的結論說：玉米野生的祖先很可能在它的莖上有一枚單一的穗 (參閱第二圖)。我們從德華岡山谷土中掘出的最原始的穗軸恰好符合這些推論，每一株穗軸，在其末端都有繸子殘株，並被一層薄苞包裹着，所謂苞祇是兩片葉子，這些特徵都是為了使它在成熟時才散佈它的種子，殼的用途是保護種子，直到一切條件適合於種子萌芽。

五、德華岡文化發展的追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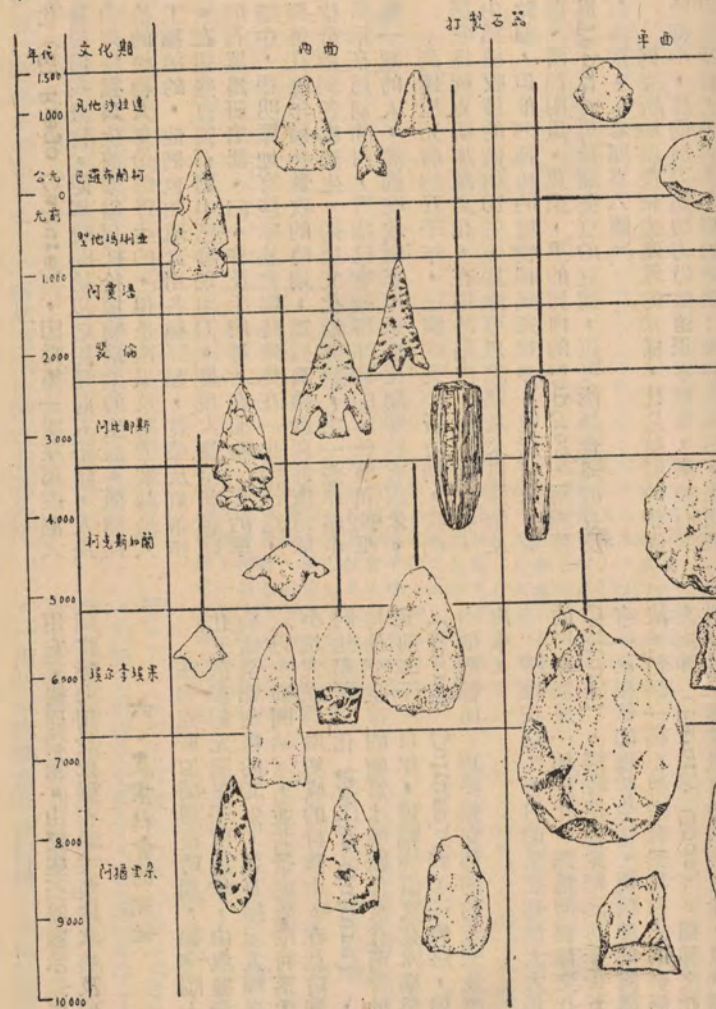
德華岡山谷的居民，在他們最初變成農夫以前，

他們幾千年來都是依賴搜集野生的蔬菜及動物肉類為生。假如說墨西哥乾燥高原袋狀地中的居民，是最初或是西半球唯一一種種植玉米的人類，那末未是一種武斷的說法，相反地新大陸農業的發明將被證明在地理上的位置是不相連接的。我們對德華岡人能說的話，就是他們是第一批由原始的採拾者進化為文明的農夫，關於他們進化的情形我們已經詳細地追溯出來了。迄今我們不論在舊大陸或新大陸其他地區，都還找不出像這樣完整的史料，下面就是他們進化史。

大約從一萬二千年以前開始，以迄約紀元前七千年止，德華岡人還是人類稀少的民族，他們窮年累月的漫遊於山谷之中，搜尋一種長耳大兔 (Jack rabbit) 飛鳥、鳥龜以及其他種類的小動物來當作食物，同樣把本文中發掘出來的那些野生植物蒐集起來，當作不同季節的食物，祇有在偶然場合下宰殺一頭現在絕種的馬同羚羊，由它們的骨骼標出洞穴最低的地層。這些先民祇能使用少數由搗碎石片 (Flake of stone) 製成的粗石器，如葉狀的投刺尖頭器，刮刀，雕刻器等，我們稱這最早的文化期為阿猶里朶期 (Ajuerado phase)。(參閱第五圖及說明)。

在紀元前六七〇〇年前後，這種簡單的生活方式演變到另一新時期，這時期我們稱它為埃爾李埃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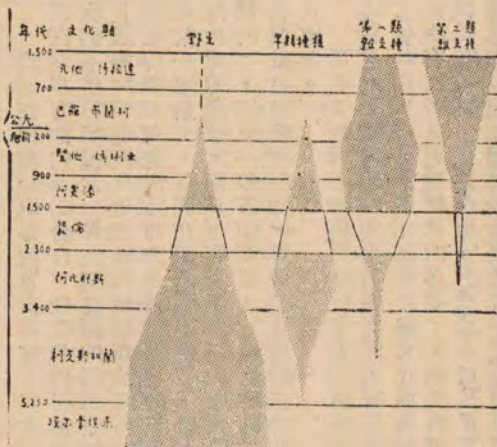
第四圖



圖五：本圖所列各種石器係從德華岡各地墓上發掘者，將它們排列分為兩大研磨與雕琢製成的。打製石器又如圖中所示，再分為兩面與單面。圖中九條示在各層掘出同種之文化工藝品的期間。德華岡考古獲得之結論：新大陸之白、杵，及其他磨製石器最先出現於埃爾李埃果文化期，約比最初發現人工曾被發現。（根據相當大的黑曜石核與刀片，以及非常類似近代之米杵及



類：左方者為第一類，係用搗碎石片製成的；右方為第二類，係用石塊水平線係根據從該谷地挖出之遺物特徵區分為九個文化期，垂直線則表文化發展不能遵循舊大陸之「新石器時代革命」之古典典型原則，例如種植之玉米早1500年以上，約在2000年後，不到阿比耶斯期的早期村落米白之研磨石器區分的）。



圖六：在柯克斯加蘭文化期，德華岡人開始栽種農作物，以至西班牙征服者到達墨西哥為止的時期，進化的玉米主要種類在德華岡相當豐富。最初野生玉米已絕種，同時人類已種有早期之玉米（非雜交種）。其後第一類雜交種玉米出現，此類雜交種玉米稱為Tripsacoid Complex，係用野玉米與另兩種Tripsacum與Teasinte玉米雜交繁殖的。第一類雜交玉米遂次為第二類雜交玉米代替，此類玉米係由N al-Tel及Chapalote雜交繁殖的。以後繁殖種類不多的玉米未列入本圖。

亞文化 (Santa Maria Culture)。這期文化約從紀元前八五〇年開始。利用谷地河流之利，德華岡的聖他瑪利亞人開始在灌溉的田裡，栽種他們雜種的玉米。我們考查顯示在這時期內，人口有急遽的增加，祭壇已經建築起來，由手工藝品顯示他們已與谷外文

化 (El Riego Culture)，因為第一次在那座洞穴發現這些證物。從那時開始以迄紀元前五千年，人民由以狩獵為生演進為以採拾植物為生的生活。他們採拾的植物大部份為野生的，但是南瓜及熱帶梨却是人工種植的，他們也知道食用各種豆類，莧菜及紅蕃薯。

在這些打製石器中已發現切刀。發現大量全新種類的石器為研磨器、臼、杵及手磨等。在植物生長的季節中，很明顯地有些家族會臨時聚集在一起生活過，但是在每年植物歉收的時期，這些團體就以每家為單位分散到各處謀生。從這文化期開始，由一些葬禮中暗示在這期間內，可能已有指導葬禮的兼任祭司或巫醫一類的人，然而在埃爾李埃果文化期却没有玉米。

到達紀元前約五千年，已演進到一新時期，我們稱它為柯克斯加蘭文化，在這時期內，山谷內食物，由種植收穫的僅佔10%，其餘可以說都是來自採拾及狩獵，但他們種植的植物種類却很多，包括玉米、葫蘆、兩種南瓜、莧菜，黑的與白的 Zapotes，兩種稱為 Tepary 豆及連葉豆的豆類，也可能是普通的豆及紅蕃薯。(參閱第六圖)

柯克斯加蘭投刺尖頭器的式樣，比以前製的崇尚於細小，然而刮刀與切刀仍保留很多原樣，磨製石器中包括新大陸古典石磨的始祖：米杵及米臼，先民們

用它來搗碎穀物。由這些石器顯示先民們已有餘裕時間將勞力用於挖鑿石頭去製成水壩及碗。

六、農業社會的開始

在柯克斯加蘭以後時期，德華岡人已完成基本進化。截至紀元前三千四百年，由農業發達供給的糧食約佔全部食糧的30%，並且顯示人類已開始飼養牲畜（以養狗開始），並共營定居的村落生活，居住在由小坑穴式房屋組成的村落中，在此時期（我們稱它為阿比耶斯文化 Abejas Culture），我們可以把維持他們生存的物质水準視作文化萌芽的基礎。約在紀元前二千三百年，這種物質文化水準為進到斐倫文化 (Purron Culture) 鋪了一條路，這時期文化可以由他們種植了更多雜交種類的玉米及製造的陶器表現出來。

隨後在這山谷內的文化進展大大地加速。斐倫人的後裔發展一種文化，稱為阿賈潘文化 (Ajapán Culture)，這時期約從紀元前一千五百年開始，含有一更複雜的農村生活，更精製的陶器，更繁複的禮法，包括一種小型宗教崇拜儀式的發展，或許它們代表族神 (Family Gods)。這種文化導致原來文化演變為一種較豐富的精神文化，我們稱它為聖他瑪利

化不斷發生接觸。這時期的德華岡文化似乎已受俄墨克人 (Olmec People) 強烈的影響，這一族人居住在委拉克魯茲 (Veracruz) 東南沿海一帶。(參閱第一圖)

至約紀元前二百年，德華岡一切事業在外來影響下發生變化，這些影響是來自俄墨克的東海岸經蒙特阿班 (Monte Alban) 至南方及西方一帶的地方。這時山谷內已有大規模的灌溉設施同堅固的山頂禮拜中心，村落圍繞在中心的周圍。在這稱為巴羅布蘭柯期 (Palo Blanco Phase) 的階段中，有些人已進步到把全部時間從事各種專門性職業，其中包括製鹽業的發展。人工培養的新食物已經出現，如火雞、蕃茄、花生與蕃石榴

等。下一期文化稱為凡他沙拉達 (Venta Salada)，約開始於紀元七百年，在這時期中，蒙特阿班的影响力為密克斯特克斯 (Mixtecs) 的影響力鋪了一條路。在這時期才看到在山谷中有真正的城市興建起來，一個完整的農業社會組織，全部民食的85%靠農業

供給，有貿易，有商業，一支常備的陸軍，大規模的灌溉設施及一種複雜的宗教。最後恰在西班牙人征服他們以前，亞茲特克斯 (Aztecs) 人又從密克斯特克斯人手中繼承下來。

七、結 論

我們在德華岡山谷的考古研究，促進了我們各專家在許多方面的通力合作，使我們獲得美滿的成就。我們不僅已能提供一株人工栽種的玉米原始樣品，並且還能夠與美洲其他栽種的植物作比較性的研究，這些植物暗示在美洲已有許多種植物的集中地。至少在某一短期內，我們在德華岡不僅有了新大陸最早村落生活的證據，而且也有了墨西哥的原始陶器（最粗糙的），以及一些古印第安人骨骼完整的標本，這些骨骼就目前我們所知，可以說是屬於最早期的印第安人遺骸。

更重要的事實是我們終於有了一個新大陸從野蠻時期進入文明時期的文化發展範例。對於德華岡發掘古物的初步分析，顯示關於高級文化演進的傳統說法或許有重新研究與修正的必要了。在墨西哥的南部，很難在「新文化綜合體」(A new Culture Complex) 或「根本變革的生活方式」(A revolutionized

Way of life) 中，突然出現舊大陸新石器時代革命 (Old World's Neolithic Revolution) 的特殊因素，例如磨製石器在德華岡最初的出現是在紀元前六七〇〇年，而植物的栽種至少在紀元前五千年已開始了，然而舊大陸新石器時代發生的許多典型因素是緩慢出現的。在新大陸一直到紀元前三千年前還沒有發現村落，至紀元前二千三百年前也沒有陶器，延遲到紀元前五百年人口才突然增加，檢討這個紀錄，使我對「新石器時代革命」一辭，認為有重新加以考慮的必要。（譯者按：本節原文的意義是說：在新大陸人類進化史的新石器時代中，並沒有經歷像舊大陸新石器時代中，長期緩慢變革的各種因素，但是也能在短期內順利的完成由野蠻步入文明的進化過程，所以作者認為對「新石器時代革命」的說法是值得重新檢討的。）

我們在德華岡初步的研究，為未來的探險工作提供了豐富的領域。我們目前不僅需要對新大陸其他食用植物的種植與發展作詳細的考查，而且更需要設法獲得舊大陸與此類似的資料來加以考查。其次，也許是最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的，就是需要把新舊大陸間文化演進的異同，作比較性的研究，來決定文化本身是如何而且為甚麼發生的。

(譯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份 Scientific

American)

(註1) Tepary 為一年生豆，產於美國西南部及墨西哥，有抗旱及抗熱力，其所結之豆略帶

圓形，有白，黃，褐，青黑等色，可食用。
(註2) Oca 為南美出產兩種石南科小樹之一種，因其根可食用故種植之。

「你不過是個騙子，」憤恨的病人對醫生喊道：「你讓我受了幾個月毫無需要的治療，你簡直讓我盲目地受你的搶劫，對我的病毫無幫助，你單從我這裡就發了一筆大財！」

醫生悲哀地直搖頭。「你應該感激我才對，」他說：「你想想看，甚至我給新買的那艘游艇取名時，

都用了你的名字。」

律師對他新雇用的女秘書很為不滿。

「每次我要你速記寫信時，你總是在打電話。」

「這些都是業務上的電話呀，先生。」女秘書者分辯着。

「好吧，」律師道：「可是以後，請你不要再用寶貝心肝來稱呼我的當事人。」

兩位朋友在街上遇見了，其中一位說道：「我聽說海會跟你解約了。」

「這是事實，」另一位說道：「她把我摔了。」

「你告訴她你有一位很有錢的叔叔嗎？」

「說了，可是她現在是我的叔母了。」



二四、火攻東京市

Major Gene Gurney U. S. A. F. 編
黃文範譯

Glenn Infield 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這天在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是個大日子，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一百一十一架 B-29「超空堡壘」轟炸機，從塞班島上的美國新基地起飛，對東京實施轟炸。這是自一九四二年杜立特空襲東京以後的第一次，其後這些巨型飛機對日本的各工業目標，作了一連串的攻擊，但戰果却令人失望。

B-29 轟炸機號稱是轟炸日本最完美的飛機，它具備所需要的速度與航程，能攜帶兩萬磅重量的炸彈，具有強大的武裝；可是日本的工業並不因為這些連續的攻擊而停頓，而在同一時間中，B-29 轟炸機損失慘重，簡直是太慘重了。

這個問題，終於在戰術上作了戲劇性的改變而解決，B-29 機過去都以轟炸德國的方式，對日本實施白晝的精確轟炸。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李梅將軍 (Gen. Curtis E. Lemay) 作了大戰期中一項最大的軍事決定，派了他麾下三百多架巨型機，對東京實施夜間低空的燃燒彈攻擊。這一次真令人難以置信，一舉全部毀滅了十五·八平方哩的東京心臟市區，僅僅只有十四架 B-29 「超空堡壘」被日本高射炮火擊落，對李梅將軍來說，這意味着可以從空中征服日本，而不致有登陸作戰所必有的大量生命損失。三月九日的轟炸是一次賭博，但是却縮短了邁向勝利的途徑。——

(1)

上空是黑暗的穹蒼，下面是明亮耀眼的橘火色火焰，B-29 轟炸機成了東京防空高射炮火最好的目標，炮彈挨近機身的爆炸，使得飛行非常困難，「全能的上帝」駕駛員克里爾上尉 (Capt. Robert Carrier) 對着轟炸員史密斯中尉 (Lt. Philip Smith) 喊道：「還要好久？我們要趕緊飛開這裡，否則就會要炸成片了。」

「只要一分多鐘！」史密斯要求着。
「不成了。」

他們飛過東京市上空時，克里爾看見坐在他右邊座位上的副駕駛葉文士中尉 (Lt. Harold Javens) 汗流滿面，克里爾身上的飛行衣也被汗濕透了，就像裹了一條濕毛巾在身上。但是他除了使飛機在航路上飛行和等着以外，別無他法。

他們從關島飛畢全程，在低空投下燃燒彈，這是「李梅的賭博」，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的未來——事實上，在太平洋爾後整個空中作戰——都有賴於這次任務的結果，面容粗獷和抽着雪茄烟的李梅，把他的畢生事業、價值四億美元的飛機與裝備、和三千官兵的生命，作了孤注一擲，它只許成功，不許天敗。

右座艙窗外爆炸了一發炮彈，克里爾閃避了一下，竭力使這架大飛機保持水平，「他們知道了我們的航路，」他對着葉文士高叫：「下一排炮彈會把我們炸成兩……」

「投彈了！」史密斯高興得叫起來。

二十四枚五百磅的炸彈，每枚炸彈中有許多六磅重的 M69 燃燒彈，離開了炸彈艙，落向下方五千呎咆哮着的煉獄裡去。克里爾覺得飛機向上升，「抓緊！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處鬼地方。」他喊叫着，把駕駛盤向左邊



梅李將軍在東京市空攻夜間，派出三百三十四架B-29機，以及這次攻擊的領隊鮑爾將軍（他們兩人後來先後擔任戰略空軍司令和空軍參謀長）。

「還在燒，我想我們……」
機尾射擊士嚇壞了的聲音，打斷了右射擊士的報告：「機長，我們的機尾方向有一架『馬鹿』機。」
克里爾上尉全身打了一個冷噤，一架零式戰鬥機或者一架攻擊機已經夠糟了，但是一架『馬鹿機』——一架裝滿了炸藥的火箭機，由一個自殺的飛行員駕駛，可以直接衝向它的目標——等於是有翼的死刑判決書。

克里爾覺得他的双手在駕駛盤上發抖，他緊緊抓住，肩頭的肌肉發硬，等待着預期的這一下撞擊，這次是完了，他們連選手的這一挺機關槍都沒有。李梅下了命令拆卸所有的機關槍，以便在機身內裝上更多的炸彈和油料，他決定：這種低空轟炸是一次奇襲，不會有戰鬥機的對抗。而現在一架『馬鹿』機的飛行員，把他的火箭機直接向他們衝來，克里爾一籌莫展。

打，猛然用腳踏下左舵，使B-29機不致外滑。

因為「李梅的賭博」是以單機而不是編隊轟炸東京，克里爾沒有僚機的顧慮，他使這架大飛機向樹立在左翼尖上般急劇轉彎，閃避開高射炮彈爆炸的火球，向太平洋飛去。當羅盤指針指着東方時，他把油門向前推，使四個十八汽缸萊特發動機發出最大的馬力，直向日本海岸飛去。

剛剛離開一片火海的東京市區一半時，忽然一聲巨大的爆炸霹靂，駕駛盤整個從他手裡震開，B-29機立刻向右邊側滾，機頭低到了天地線下面。

「第四號發動機起火，」右方射擊士尖叫：「燒得很厲害。」

克里爾沒法回答，現在B-29機正在危險的垂直衝中，右翼向後轉，漸漸旋轉起來，威脅地要把這架飛機進入致命的旋衝，「幫我抓緊駕駛盤，」他對着坐在右邊的葉文士大叫：「拉！拉！」

兩個人緊緊抓住駕駛盤，竭力要把它強迫回到它們的桿槽內，但是這架「超空堡壘」繼續它的自殺俯衝，向下面的火焰衝去，「操縱纜一定是斷了，」副駕駛說：「機頭抬不起來了。」現在，螺旋槳的速度過快，發動機的吼聲就像是嚇壞了的陰魂般噓噓，葉文士的音調中非常驚惶。

克里爾搖了搖頭，雖則這架大飛機還沒有反應他們的力量，但是還可以感覺到力量抵住了駕駛盤，如果打掉了操縱纜，駕駛盤在他手中就會輕飄飄地毫無力量，「拉！該死！拉！一定要把它拉起來！」

到了三千呎的高度，克里爾放棄了，他再不能等，「我們不得不要跳傘了，」他吼叫着去摸跳傘鈴：「我們沒有多少高度了。」

但是當他的手指剛剛摸到跳傘鈴，B-29機的透明機頭開始向天地線上面，作了一個緩緩的弧形運動，已經抵住了表釘的空速表指針，又開始回到了綠色部份。

克里爾從機艙裡向外望，看見巨大的機翼極力緊張得有點彎曲，也許從機翼上的鋁片，因為過荷而抗議地吱吱作響，他的兩臂酸痛，直到痛楚的眼淚流到了兩頰上。但是他決不放開駕駛盤，機頭勉強着一吋一吋地向天地線上升起來，一直到最後，這架飛機重又開始平飛。

克里爾很快使飛機平衡，成為平直飛行，他搓揉着麻木的手指喃喃自語：「這才差不多了，我以為我們飛

平了，」他抓起送話器問道：「第四號

發動機如何？」

「還在燒，我想我們……」

機尾射擊士嚇壞了的聲音，打斷了右射擊士的報告：「機長，我們的機尾方向有一架『馬鹿』機。」

克里爾上尉全身打了一個冷噤，一架零式戰鬥機或者一架攻擊機已經夠糟了，但是一架『馬鹿機』——一架裝滿了炸藥的火箭機，由一個自殺的飛行員駕駛，可以直接衝向它的目標——等於是有翼的死刑判決書。

克里爾覺得他的双手在駕駛盤上發抖，他緊緊抓住，肩頭的肌肉發硬，等待着預期的這一下撞擊，這次是完了，他們連選手的這一挺機關槍都沒有。李梅下了命令拆卸所有的機關槍，以便在機身內裝上更多的炸彈和油料，他決定：這種低空轟炸是一次奇襲，不會有戰鬥機的對抗。而現在一架『馬鹿』機的飛行員，把他的火箭機直接向他們衝來，克里爾一籌莫展。

突然他想起任務提示時所聽到的指示：「如果你是 B-29 機的空勤人員，如果你被打了下去，你就要預備承受日本人最粗暴的待遇，你生存的機會不多。」

「他來了！」尾槍射手尖叫起來。

克里爾對下方燃燒着的日本首都，瞥了最後一眼，他就在幾分鐘以內，第二次要去按跳傘鈴，雖然知道跳到飛機下面熊熊大火的地獄裡，等於是自殺，現在却毫無選擇的餘地。

他們的大限臨頭，不是「馬鹿機」衝中他們，便會在着火的保險傘下跌到地面上去。——如果因為某種奇蹟，他們落下去還活著的話，日本人也會把他們處死。

(11)

正當克里爾在東京上空按下跳傘鈴的同時，在關島有一位頭髮漆黑的人，口中叨著一枝粗大的雪茄，在他的辦公室裡走來走去。「鐵褲」李梅正在焦慮著，他剛剛作了他事業中的最大賭博，這個大膽的行動，可以把整個第二十一轟炸司令部一掃而空，也可以完全消滅掉在太平洋戰區中的美國空軍力量。

李梅肩負着全部的重擔，是他下的決心。直到作戰命令已經下達以前，華府、倫敦、巴黎，這些盟國首都所在地的高級將領，對於這個決定毫無不知情。從計劃作爲開始到執行，都是「李梅的賭博」。當這位將軍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的夜間望着黑暗的天空時，他的牙齒緊緊咬住雪茄烟的一端，幾乎把這枝哈瓦那雪茄烟咬成了兩段。

「還早哩，將軍！」李梅的參謀長克斯勒准將 (Brig. Gen. August Kissner) 說：「自在一點！」三十九歲的克斯勒是這位將軍至交，自從一九二九年在凱勒飛機場起，便在一塊兒飛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也同在英國服役。

李梅搖搖頭，這位沉默寡言的司令，也和平常一樣極少說話，最後他問：「什麼時候了？」

「一點。」

「半個鐘頭以內，我們該聽到鮑爾 (Gen. Thomas S. Power) 的報告了。」感緊額紋的李梅開始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我們最好馬上聽到他。」他又意味深長地加上「句」。

房子那邊，是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的情報處長，卅一歲的加西亞上校 (Col. James D. Garcia)，注視着這位發愁的將軍有好幾分鐘，然後說道：「每一樣事都會太平無事的。如果您自己沒有把握，今晚您不會派這些孩子們出發，將軍，您是知道的。」

「我們都犯了錯誤，」李梅停止喋喋，困乏地坐在他辦公桌後面的小坐椅內，因為過度緊張，看來他好像蒼老了十歲。他皺着濃黑的眉毛，注視牆上的地圖……再度回想計劃作了的每一處細節，以及夜間攻擊成功與失敗的每一個因素，「我知道我是對的，我一定要對才成。」他喃喃自語，好像要使自己相信。

李梅的一生，都在訓練他自己下決心，甚至他還是俄亥俄州的一個孩子，便只想幹軍人；他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個工人六個小孩中的一個，他一步步努力奮鬥，直到今天的地位。

他既不是繼承世家，也沒有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支持，李梅進不了西點陸軍官校。他毫不氣餒，找到旁的路子來滿足他的軍事雄心。他進入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加入陸軍預備軍官，這是一項艱困的磨折，一個學期中他在一家鑄造工廠工作，從下午五點三十分，直做到凌晨兩點三十分，此外還要整天上課，抓住時間就急急忙忙趕作業。

到一九二八年，他還是缺少了一張大學文憑所要的少數學分，可是預備軍官的成績却全部合格，他便立刻申請參加飛行訓練。他在「三月機場」畢業，不但是一位飛行員，而且還是一位航行員……其後幾年中，他學習發動機、無線電、轟炸瞄準技術，然後又回到俄亥俄州讀工學士的學位。

一九三八年，他是陸軍最優秀的飛行員之一，擔任第一批 B-17 轟炸機的駕駛，從那個時候起，寇蒂斯·李梅便與巨型轟炸機結了不解緣；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以他的知識在歐洲戰區工作。當他任第八航空隊第三師師長時，他把他劣勢的 B-17 轟炸機，同正在巔峯的德國空軍作戰。

他的轟炸機兵力終於獲得增援，大到可以打成平手以前，由於他計劃作爲的技巧和技術，把很多飛行員安全地飛回基地。但是人員的損失却使他的感情受傷，他以為沒有甚麼能比那一個時候更壞，現在他曉得他想錯了。

「鮑爾還沒有報告？」鮑爾准將是第三一四轟炸聯隊的聯隊長，這次轟炸東京的領隊。

加西亞看看他的錶：「還沒有。」
李梅幾乎像是支撐他自己動搖的信心，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把那些機關槍留在飛機上，他們可能在黑夜中把自己打下來，此外，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炸彈。」

正當、合理、鑑定、再鑑定，指揮職務上古老的苦刑架。

李梅記得飛行員們聽到他第一次告訴他們，下一次攻擊日本本土，不會是白天，而會是在晚上，從低空攻擊東京時，他們是如何吃驚，眼瞪口張地望着他；尤其最使他們震驚的，便是聽到他要他們把飛機上所有的機關槍拆下來，以加多的燃燒彈來代替槍重，在暗夜中，機槍並沒有甚麼真正用場，但是這些燃燒彈却有。

現在，當他坐在椅子中，等候飛行員們的消息，他從每一個角度，再四考慮他的決心，仍然覺得是正確的。自從他在一月份援長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後，前後派轟炸機對日本出擊了十六次，雖則他們投下了五千噸炸彈，却沒有一個主要目標被消滅掉。而且損失很大，敵機和敵人高射砲擊落了九架戰鬥機和二十九架「超空堡壘」，機械故障損失了二十一架 B-29 機，另外還有十五架這種大寶貝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損失的，可能是由於「馬鹿機」的攻擊。

李梅試圖運用他在歐洲戰區所學得的、空勤人員所咒詛的每一種戰術方法，可是沒有一種中用，後來他在三月初，作了這個大膽的決定。

加西亞注視着李梅一會兒，說道：「所有我們的報告，都顯示着目標地區如果有戰鬥機的話，也是極少。」

「新的「松山航空隊」怎麼樣？」

「那是個好部隊，將軍，但是即令他們用新式戰鬥機，也無法阻止晚上三百架「超空堡壘」的兵力。」

「上帝，他們最好不能阻止他們，否則我們這行就完了。」這是他入暮以後第一百次看錶，時間恰好是一點十五分：「如果我們不馬上聽到，他們一定有了麻煩……」

(11)

B-29 機群有了麻煩，非常慘重的麻煩，快接近目標城市時，李梅手下若干轟炸機的發動機被打壞了，拖着濃烟，日本的高射砲火，炸開了轟炸機薄弱的機身，空勤人員在機艙中流血和死去，火焰從油箱中燃燒，黑暗的天空中小小的紅點，正和下方燃燒毀滅的城市相對照。

貝克中尉 (Lt. Gr. eorge Baker) 的「雲上號」被打中了左副翼，下滑成陡峭的俯衝，幾乎接近了地面

，看來在數難逃，這架 B-29 機突然向上揚，在克里爾飛機前面飛過。這位機長正竭力奮鬥，使他自己的「超空堡壘」的機翼保持水平，機員才能跳傘，他瞪瞪地看見貝克飛機的古怪動作，「這是怎麼回事……」

克里爾話還沒有說完就停住了，一件不可置信的事發生了，他自己那架 B-29 機猛烈從那塊小小的空間裡升起，像是颶風中的一張紙般向上拋去，剛剛的高度還是三千呎，現在却到了九千呎。

機艙板連底飛起，鬆散的裝備像是榴霰彈般在飛機裡面到處撞擊，克里爾無法控制，眼見 B-29 轟炸機的機頭愈來愈高，高到最後好像這架轟炸機用機尾站立起來，像蹣跚板般上下起伏，威脅地向上飛又向下飛——直到飛機突然翻了過來。

即令這位機長是用保險帶綁得緊緊地，他的頭還是重重地撞在頭頂的玻璃座艙蓋上。滅火器、保險傘、小壺、聯東西——一切沒有網住的東西，都從他面上經過衝下去，或者重重地打在他面上。坐在右邊的副駕駛，被他的保險帶歪歪掛着，頭部傷口的血湧了出來，B-29 機在空中瘋狂地反覆轉側時，精確的高射砲火打碎了座艙，炸死了副駕駛。

「我們翻過來了，」機尾射擊士高聲尖叫：「我們要撞碎了！」

克里爾被這些事震撼住了，B-29 機翻完了這個嘔吐的動盪，機頭直直地向着下面燃燒的日本首都衝去時，他咒詛着：「跳傘！離開……」

他拼命想把這架轟炸機從致命的俯衝中拉起，這次可有了一個幫手——曾把他和貝克飛機像玩具般拋來拋去的高溫熱風。

克里爾從噴角邊上看見其他的 B-29 機，在城市的上空瘋狂地俯衝着，爬升着，完全失去了控制，這一晚從東京市升起的熱風真是猛烈，六十噸重的轟炸機只不過像是灰塵中的細屑，東京市上空是一片亂流的海，就像魔鬼的汽鍋般狂暴地沸騰，像颶風般以可怕的重擊打着 B-29 機，在座艙裡可以看見熱風閃閃發光地躍動。

克里爾的飛機，突然由俯衝變成以可怕的速率爬升時，他被重重地摔在座椅上，但是這次却没有吃驚，他壓着操縱部門，使飛機乘着高飛的熱風飛騰。他曉得如果他要保持高度，同垂直上升的熱風掙扎，他就會超過了飛機結構的限度。

在八千五百呎處，高溫消散了，「超空堡壘」又向下掉，這位機長加大發動機的馬力，想保持在這個高度，轟炸機在七千呎高度穩定下來……然後離開了高溫空氣的亂流，向着日本的東海岸飛去。

這時，克里爾幾乎是筋疲力竭了，在這個極短時間裡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他已經按下了跳傘鈴——但是有幾名機員曾經跳出了這架橫衝直闖的飛機？那架準備撞上的「馬鹿機」不曉得怎麼樣了？而四號發動機——還在起火燃燒麼？他奮力要把這架受傷的「超空堡壘」飛向太平洋上時，這些問題同時衝進了他的心中。

「駕駛員對機員通話！駕駛員對機員通話！還有誰在飛機內？」

(四)

「第九航空隊在普洛什提被打慘了，」李梅喃喃自語：「人們以為再也不會再有低空任務，現在我却派整個轟炸機司令部的飛機到東京去，甚至連封無線電報都沒有收到。」他走到窗邊望着那漆黑的夜空：「連無線電的呼叫都沒有。」

加西亞坐在椅子上開始沉思，難道三百三十四架飛機都一網打盡了？他記起兩天以前看到的一份情報報告，——在那時候看起來並不重要的報告，但是現在，在這個肅靜的辦公室裡，那個報告突然具有令人害怕的重要性。

日本的陸軍與海軍，奉命把他們的飛機留在地面，藏在偽裝的下面，分散到許多疏散地區，以便一旦預期的登陸作戰來臨，他們便可以加入戰鬥。據估計這一支最後死戰的空軍，共有五千一百三十架飛機，其中有三千架是神風特攻隊機、海軍自殺機、和「馬鹿機」，假如這批飛機奉命在今夜起飛，攻擊這些低空而沒有武裝的B-29機？在這種情形下，任何「超空堡壘」能有時間報告回來，大成疑問。

情報處長想到這裡，不禁搖搖頭自言自語：「確實不會把他們全都打下去吧？」

李梅很快轉過身來對着加西亞：「你說甚麼？上校。」

加西亞報然答道：「我只是想出了神，司令，對不起。」他希望將軍沒有聽見他講的是甚麼。

李梅轉身走到窗前：「唔，假如我失敗了，當然無話可說，我知道這些小日本的本領，我還以為我們能飛進去，投下燃燒彈以後又飛走，而不冒重大的損失？」他輕輕地嘆了口氣：「我一定錯了。」

他說完以後，整個屋子裡寂然無聲，都無話可說，說也太遲了，在關島的每一位官兵都知道，如果鮑爾能按計劃完成任務，在這個時候他應該早已發電報來了。

有甚麼事錯了？是那一件？在這次孤注一擲裡介入了很多因素，風力、所載的油量、在黑暗海上的領航、颱風、敵機的攔截、發動機的故障、間諜的活動——這是一張無窮無盡的名單，一項錯誤便是悲劇。

「我到任務管制室去，」加西亞說，這種緊張他再也受不了，想去蒐集每一點每一滴的情報資料，任務管制室裡就有。

但在那裡，他所得的也非常少，黑板上寫出了早已知道的數字，起飛架數、起飛故障架數、和提早返航的架數，加西亞上校看了一下黑板上的記錄，便走上監聽轟炸機無線電頻率的通信官那裡，他耳中只聽到靜電的聲音、嘯叫聲、尖嘯聲、和其他古古怪怪的聲音——就是聽不到人的聲音和發報的電鍵聲。

「什麼都沒有？」他問。

通信官聳聳肩：「除了靜電聲音以外，什麼都沒有，上校，連他媽的一個字都沒有。」

「謝謝你！」

他回到李梅將軍的辦公室，當他打開門時，李梅立刻轉過身來，詢問地看着他，加西亞搖搖頭：「一個字也沒有。」

雪茄烟從將軍的嘴裡垂了下來，濃眉更感在一堆，直到眼睛成了一條縫，他舉起一隻手搔搔頭髮，拭掉前額的汗水，轉身對着聚集在屋子裡的參謀軍官們說：「這個決心完全是我下的，當然由我承擔一切的指責，我要向五角大廈報告……」

突然辦公室門砰然大開，一位士官匆匆進來，把一張紙遞給李梅，這位將軍靜靜看這份電報，坐在屋子裡的人，都不知道這個消息是吉是凶，李梅的表情沒有變，雪茄烟還是危險地吊在唇邊，使他現得更沒精打彩，

經過一段冗長的時間後，他抬起頭來。
「鮑爾發來的！」他說：「發報時間是一點二十二分，」已投彈，目標地區一片大火，高射砲火由密到濃，極少戰鬥機。」

屋子裡響起了大家的嘆息聲：「感謝上帝，」加西亞喃喃自語：「他們把任務達成了。」

(五)

當克里爾向東飛時，東京之戰現在才十五分鐘，由強生中尉 (Lt. William Johnson) 駕駛的第十一號機，正在上尉遺架打得七零八落的飛機下飛過，被東京市火焰的光亮照得很清楚，強生——向塞班島飛去——保持着平直飛行，像是週日到野外兜風一般，雖則他的一個發動機已經起火；克里爾看見另一架 B-29 機在海上，一百五十呎高度飛行，機尾已經打成了碎片，機身的後段幾乎切成兩開，但這架飛機還是繼續向基地飛回去。

「駕駛員對機員通話，還有人在麼？」

沒有人答覆他的呼叫，克里爾看見坐在右邊的葉文士，低垂地在座椅中，一點也不動彈，在透明機頭的前方，他看見轟炸員史密士中尉模糊的輪廓，「你還好嗎，史密士？」他用機內通話器問。

「很好。」

「你看得見四號發動機嗎？」

史密士躊躇了一陣，說道：「看不到。」

克里爾咒詛着，他一定要曉得四號發動機是不是還在燃燒，如果還在燒，任何人離開這架飛機的時間就愈來愈少，火焰可能在任何一秒鐘燒到油箱，把他們炸向極樂世界，但是他還不要轟炸員爬過連接飛機前後的通道，到右槍射手的位置去，如果史密士在通道中，飛機發生爆炸，他就逃不出來。

「喂！前面有沒有人？我是右槍手，你們都好嗎？」

「我好像經過碎肉機一樣，不過我想我還是完整的一塊。」

「四號發動機怎麼樣了？」

「還在冒烟，但我沒有看到有火。」

「很好。」

克里爾在駕駛座上扭轉身體，看看機務員是不是還在儀器板上，他却不在，顯然他在熱風把飛機在空中拋上拋下以前就跳了傘。這位機長知道那種可怕的折騰，可能把火弄熄了，但他不敢冒險再有這麼一下，他很快把四號發動機油門關上，使螺旋槳變距，使混合比到達慢車調斷，關掉增壓泵和燃油瓣，把整流罩風門片轉成十度，使短鎗滅火器對着四號發動機，拉出第一個滅火器柄，再拉出另外一個。

「現在看起來怎麼樣，右射手？」

「我想烟是沒有了，看起來好得多了。」

「隨時盯住它，後面還有人跟你在一塊嗎？」

「沒有，中央射擊手和右射手都跳傘了。」

「知道了。」

克里爾和機尾射手聯絡，沒有回答，航員和通信員也都不在機上。他決定機員現況後，便下了決心，現在已經離開了東京市上空猛烈的熱風汽鍋，四號發動機暫時在控制下，「馬鹿機」顯然也不再威脅，他便把飛機飛向西南方，「史密士，回到航行桌，去定一條飛往硫磺島的航線。」

「好的，」轟炸員回答。

一分鐘以後，克里爾使 B-29 機平衡飛向硫磺島時，史密士從機頭走到航員員位置。

「你想我們到得了嗎？」

機長聳了聳肩：「我們要好好試一試。」

還沒有把日軍完全肅清的硫磺島，正是東京到關島途中的中途站，這個火山島上有一條緊急跑道，可以供受傷不能飛回基地的 B-29 機降落，這個島在太平洋中不過是一個小點，但是對空勤人員來說，它就是死與生的分界線——三月九日這天，對克里爾和機員正是如此。

「右機翼看來怎樣，右射手？」駕駛員問。

「火是完全熄了，但是四號發動機外面，高射砲炸了一個大洞，每次遇到惡劣的氣流，我就看見翼尖在月

光下擺動，你想它會不會斷？」

「我們只好冒這個險了。」

他們飛近小笠原群島時，克里爾首次想同流璜島聯絡，「琉璜島塔台，我是 B-29 方塊七十六號，聽到了請回答。」

沒有答覆，他呼叫了三次，琉璜島還是沒有答覆，機長決定無線電發報機一定在東京上空，被高射砲火打壞了。「我就不得不要……」

「四號發動機冒火，比以前更凶。」右射手的聲音，現在因為驚慌而抖顫起來。

克里爾聽到後，不由自主地發抖，他已經把兩個滅火器在頭一次把火撲滅了，現在什麼都沒有。「史密士，到琉璜還有好遠？」

「足足有五十哩。」

「快上來。」

轟炸員到了駕駛艙，克里爾叫他把葉文士的身體從右邊駕駛座搬開，自己坐上去。史密士迅速解開副駕駛的保險帶，把軟癱的屍體拖到機頭，然後回來坐進駕駛座。

克里爾已經開始向琉璜島下降，指着空速表說：「我要你在進場時報出空速，決不能報錯，跑道只有四千呎長，兩頭連一哩路都不到。」

他要把這架六十噸重的飛機，以每小時一百十哩的速度進場，在不到一哩的路上停下來，不像在關島長達八千五百呎的跑道，有在跑道上飛行的空間，他必須以正確的高度、速度接觸跑道頭，還要剎車，假如他們在東京上空被打下去……

突然他在下面看見了他們之前離開日本海岸的那架挨着海水飛行的 B-29 機。現在那架飛機正搖搖擺擺地飛行，好像駕駛員的操縱發生了故障，打碎了機尾已經鬆動了。「他要打算試一試運氣飛下去。」克里爾喃喃自語。

他的話剛要說出來，那架轟炸機的機頭慢慢而莊重地傾倒，只做了一半「翻轉」，便撞進了海水，飛機沒

有爆炸，可能因為油箱裡根本沒有燃油了。克里爾上尉注視着那架機身的殘骸，眼淚流了出來，他輕聲自語：「希望我們不是第二架。」

「琉璜島塔台，聽到了請回答！」他呼叫。

經過很久一段沉寂，克里爾準備再呼叫時，耳機裡傳來聲音。

「飛機呼叫琉璜島，我們聽到了。」

「這是方塊七十六號，發動機起火，我們要降落，跑道空出來了麼？」

「好的，方塊七十六號，跑道可以降落，跑道長四千呎，正有迫擊砲射擊，跑道寬五十碼，左邊有有深的彈坑，祝你好運！」

已經沒有時間在跑道上空兜一圈來察看一番了，四號發動機再度噴出的火焰，快燒到機尾一半的位置。這是一次同時間的賽跑，克里爾伸手抓住起落架開關向下扳，「起落架已放下，右射手，鎖定以後告訴我。」

幾秒鐘後，座艙裡的三個綠燈亮了起來，右射手報告：「起落架已放下，鎖定！哎唷，機長！火已經向後燒過了我的槍塔，機翼快要燒斷，我們就會……」

克里爾閉上耳朵，不聽機員驚惶的聲音，他把受傷的飛機對正進場，他知道落地只有一次機會。不能再飛一次和落得拖泥帶水。「機翼放下一半！」他命令着，然後記起轟炸員對副駕駛的職務不熟悉，他自己把機翼放下。

「機翼放下了。」雖則右射手的聲音已經嚇得發抖，但是還在執行他的任務。

「空速多少？」克里爾問。

「一百六十……一五五……一五〇……一四五……」轟炸員報了出來。

現在克里爾開始了，從這裡開始，不容許有絲毫舛誤，不管他週身肌肉都因為疲憊而酸痛，他用他的兩腳、兩臂、和雙手不停地運動、拉、推、輕觸、轉動駕駛盤、踏舵，使這架大飛機對正跑道。

「……一四〇……一三五……一二五……一一五……一〇五……」

「我的上帝，飛機要失速掉下去了！」克里爾叫着，把三個油門向前推，感到飛機猛烈飄向右邊那個壞了

的發動機，側滑，比失速的速度稍微大一點點，三個發動機以全部的馬力咆哮着，他用五呎的高度飛過跑道頭，然後把一切關掉。

因為最後這一瞬間的補油門，增加了空速，克里爾以為這架 B-29 機決不會觸地了，它在跑道上幾吋處，飄浮了幾百呎，觸地，跳了起來，再觸地，機身開始向左衝，黑暗中正有一個個陰森森的彈坑，克里爾緊踩煞車，踩住了一秒鐘，聽見它們抗議的尖叫，直到張開冒烟來，他鬆開煞車讓它冷卻一下，立刻轟炸機又向左偏。

「我們要衝進彈坑裡去了！」轟炸員尖叫起來。

「方塊七十六號，注意你左邊的炸彈坑，小心……」

克里爾緊踏住右煞車，把 B-29 機拉回跑道上，他看見跑道頭向他衝來，便兩腳緊緊站在兩個煞車上，這架巨靈機在滾動，機輪的橡皮燒了起來，想以海勾力士的力量衝開地面停下來，這堆六十噸重的金屬拒絕在跑道上停止，看來這架轟炸機要衝出跑道頭，在最後一秒鐘，克里爾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他踏下右舵，把左翼兩個發動機補點油門。

這個突然的動作，使得 B-29 機猛向右打地轉，飛機的四週都激起了灰塵，好像它要跳翻過來，但是在最後，飛機像是打敗了的樣子，在機輪上跳動着、戰慄了一陣——停下來不動了。

「快出來，離開這個鬼地方，它要爆炸了！」戰慄的機長大叫着。

三個人從飛機上跳下來，還帶着副駕駛葉文士的屍體。

跑道還是在日軍猛烈的砲轟下，日軍部隊就在基地四週圍的工事裡，但是空軍人員在附近都挖了散兵坑，以免被砲彈打中。當他們躲進附近洞裡時，燃燒的發動機火焰，燒到了油箱壁，整個 B-29 機爆發成一團火焰。

克里爾和他的機員，只以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倖免於難，副駕駛葉文士却沒有這樣的運氣，在東京上空的熱風飛行中，高射砲彈打中飛機，把他炸死了。

(六)

那天晚上，九架「超空堡壘」落在熊熊大火的市區裡，機上的汽油和炸彈，更助長了業已猛烈的火勢；有五架受傷，勉強飛離了東京，迫降在海裡，全部的機員都獲救生還；四十二架「超空堡壘」被猛烈準確的日本高射砲火擊傷，但是安然飛返了基地。

這次空襲——不論傷亡與損失——是一次蔚為奇觀的、史詩般的成就；「李梅的賭博」完成以後所拍的偵察照片，顯示東京市區有十五·八平方哩面積燒得蕩然無存，其中百分之十八是工業區，百分之六十三是商業區，以及住宅區精華；而且，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轟炸名單上所列的二十二個工業目標，全部毀滅。

即令是英國空軍大舉轟炸漢堡的那次空襲，與這一次火攻東京市比較，也是黯然失色，那次在十天的轟炸中，才燒掉了那個德國都市十二平方哩的面積；但在東京這一役，不到六個小時，就有將近十六平方哩的面積一掃而空，死亡的人數有十五萬人。

鮑爾將軍事後說道：「三月九日的火攻東京市，是戰史上在單獨一次中的最大損害，它比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的損害總和還要大；在世界戰史上，這次火攻比任何一次軍事行動，造成了更多的傷亡。」

二五、双城記

Gene Gunney 著

——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

一伊羅娜格號 (Enola Gay) 和「布克座車號」 (Bock's car)，是在一種新式空戰中，擔任把

原子彈投到廣島和長崎的兩架 B-29 飛機。
在這種新式空戰裡，一架單獨的飛機，只攜帶單獨一枚炸彈，便可以對敵人造成慘重的損害；投在廣島的那枚炸彈，毀滅了四·七平方哩的市區；長崎的那一枚把長二·三哩、寬一·九哩的市區面積完全毀

滅，毫無疑問，這兩次攻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自從一九三九年，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博士，向羅斯福總統建議製造這種原子彈是可能的。以後，這兩架 B-29 機投下的這種可怕的新武器，便在積極的進行。愛因斯坦博士以為這種炸彈，可能會大到不能由空中運輸。當時間進展，炸彈體積減小，但仍然是一種巨型炸彈；這時美國有了一種新型的巨型飛機——B-29「超級空中堡壘」，大到能夠攜帶它。

一九四四年，一個特別的戰術部隊——第五〇九混合大隊，在猶他州的溫多弗機場 (Wendover) 開始訓練，在狄比茲上校 (Col. Paul W. Tibbets, Jr.) 領導之下，由精選出來的這個大隊的官兵來飛 B-29 機，練習越洋飛行和高空投彈。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們完成訓練，進駐馬里亞納群島中的狄里安島 (Tinian)。

緊張的訓練繼續在狄里安島實施，訓練的高潮是一連串對日本的攻擊，使空勤人員熟悉那個國家的目標區域，到八月初，第五〇九大隊完成作戰訓練，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

對於許多可能的目標，都經加以選擇，其中有廣島、新瀉、小倉、和長崎，這些目標在以往的轟炸中，損害都很輕微，而這幾處地方都是「一處軍事設施或戰爭工廠，四週是（或附近是）其他最容易損害的建築物。」

第一枚原子彈的土目標是廣島。

這次重要的任務，挑選了「伊羅娜格號」攜帶原子彈，「偉大藝人號」和「九十九號」擔任觀測，只要氣候許可，投彈日期不得早於八月三日，氣候一定要好，因為要求目視投彈。八月五日，狄里安島氣象預報天候良好，三架 B-29 轟炸機，其中一架帶了原子彈，在清晨起飛——

清晨兩點鐘，機員們開始在「伊羅娜格號」集合，除開狄比茲上校以外，有副駕駛路易士上尉 (Capt. Robert A. Lewis)、轟炸員費比少校 (Maj. Thomas W. Ferebee)、航行員寇克上尉 (Capt. Theodore j. Van Kirk)、擔任雷達反干擾的電子員白蘇中尉 (Lt. Jacob Baser)、機工長杜增貝利士官長 (

(M/sgt. Wyatt E. Duzenbury)、雷達操作員史提波士士 (S/sgt Joe S. Stiborik)、尾槍射擊士卡農中士 (Sgt. George R. Caron)、機腹射擊士施修馬中士 (Sgt. Robert A. Schunard) 和無線電通信員納爾遜上兵 (Pfc. Richard H. Nelson)、同時執行這次任務的，還有海軍的白慎士上校 (Capt. William S. Parsons)、他曾在洛斯阿拉摩 (Los Alamos 原子工廠) 工作，也是原子彈的負責人，另外還有他的助手傑遜上尉 (Lt. Morris R. Jeppson)。

陸軍照相人員為這架飛機的機員拍照以後，地勤人員和許多人便圍攔來看他們起飛。他們一個一個地爬進「超空堡壘」，狄比茲在駕駛窗邊出現，他揮了揮手，便一個一個地發動四個強力的發動機，慢慢地，「伊羅娜格號」滑行道到跑道頭；改裝成一架飛行實驗工廠擔任照相的「偉大藝人號」，由馬夸德中尉 (Capt. George W. Marguardt) 和斯衛厄少校 (Maj. Chales W. Sweeney) 駕駛，也正等候起飛，兩點四十五分，「伊羅娜格號」離地，其他兩架飛機，各以兩分鐘的間隔起飛，「小男孩」上路飛向日本。

因為狄里安島基地，過去曾有過一連串的起飛失事，每個人都很就心帶了能爆炸的炸彈起飛，因此原子彈沒有裝成「備炸」，白慎士上校決定把原子彈的最後裝配工作，等到飛機安全離地以後再實施，他為了要確定在這一時間中可以很圓滑地裝配，他曾經一再練習把起爆炸藥裝進原子彈彈頭中的動作。現在，當「伊羅娜格號」在太平洋上空成水平飛行時，白慎士和傑遜兩人便到炸彈艙裡去工作，把炸藥放了進去，實施最後的連接，這枚炸彈在投下後，便可以在一千八百五十呎的高度爆炸。

在硫磺島上空，「伊羅娜格號」慢慢爬升到投彈的高度，究竟是炸主目標還是次目標，由狄比茲上校決定。他却要根據飛在「伊羅娜格號」前面的測候機發出的資料來決定。

八點十五分，廣島的氣象報告來了，低空、中空、和一萬五千呎高度的雲量是十分之二，這正是在主目標上空目視投彈的條件，於是迅速下定決心，廣島！

這個大限臨頭的城市，是日本的第八大城市，也正是「臨時委員會」建議投擲第一枚原子彈的目標——一處軍事設施，四週有房屋和其他建築物，它是一個重要的陸軍運輸基地，而且有巨大的兵工倉庫、糧米倉庫、和被服倉庫，還有一個造船船塢、紡織廠、和龐大的鐵路調車場。因為廣島是保留給五〇九大隊的一個目標，

幾乎沒有受到損害，市內的居民們相信，他們不會遭遇東京和橫濱的命運。
「伊羅娜格號」載着致命的炸彈飛向廣島時，機員們用各種方法打發時間，有的想睡個小覺，有的看書，有的就只是坐着想此行的任務。他們對前艙裡的那枚炸彈，都有一點敬畏，那是一枚長長的灰色炸彈，長度有十呎上下，直徑是一碼左右，這是他們未見過的最大炸彈。
狄比茲上校離開駕駛座，爬過通道到後面去，向後面的機員對這枚炸彈作最後的講解，他問尾槍射擊手卡農中士，想得出這是甚麼東西？

卡農問道：「它是不是化學家的鬼名堂？」
狄比茲說這件東西與化學完全無關，卡農記起來他讀過一本關於迴旋加速器的書，問這是不是物理學家的鬼名堂？

狄比茲上校對於這一點說：「我想你可以這樣稱呼它。」
當他要回到駕駛艙去時，卡農用另一個問題問道：「我們是要去分裂原子嗎？」
上校只笑了笑，便回到駕駛艙去駕駛飛機。

「伊羅娜格號」飛近日本海岸時，白俄上校到後面對原子彈作最後的檢查。他和傑卜遜在前艙已經作了一次電子檢查，一切看來都很妥當，轟炸航路在二十五哩以外就開始了，機上每一位人員聽到投彈的訊號，都把準備好的墨鏡戴上，離目標還有十二哩，就由轟炸員費比指揮，他看到了位置在太田川三角洲上的廣島市。炸彈投下去時，廣島正是八點十五分，切斷了繼續不斷的信號聲，警告機員和隨行的「超空堡壘」，這就是已經投彈了，「伊羅娜格號」正高飛在三萬一千六百呎的高度，航速是每小時三百廿八哩，當時的天氣是陽光爽朗，沒有看到敵機，高射砲火更是在遠遠的下方，他們戴上墨鏡等候着。

這枚原子彈裝定在低空爆炸，以增加爆炸的威力，不到一分鐘它就會爆炸。這時「伊羅娜格號」作了一個經常練習的急轉彎，把目標拋在後面。

在遠下方，廣島市還沒有撤退的二十四萬居民剛剛起床，開始一天的新工作，測候機飛過時，發出了空襲警報，但又發出了解除警報，戰爭工業的工人不是在途中，便是已經到了目的地。另外一些人正忙於建築防火牆，和把有價值的物品移向野外的安全地點，可能很少有人聽到「伊羅娜格號」飛過廣島市上空的聲音，日本人擁擠在巨大的武士堂兵工廠裡，或者匆忙經過市區中心到他們的工作地點去，對於即將籠罩他們頭上的大鎗聲毫無所覺。

突然天空中強光一閃，明亮得超過了一個太陽，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爆炸了，就在這一瞬間，空氣變成火焰，牆垣崩散成灰塵，成千成萬的人喪失了生命。

這下爆炸幾乎立刻引起了幾百處火頭——高溫的火焰從四方八面吸引空氣，造成了「火風」，散佈更無數的火頭，市中心區有四平方哩面積整個毀滅，根據日本人的統計，這次轟炸，結果死亡和失蹤共有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九人，受傷的人數也幾乎相等，許多傷亡人員是第二軍和駐廣島的長谷軍區部隊的官兵。

炸彈爆炸時，「伊羅娜格號」正飛離廣島，當天的陽光雖然明亮，爆炸的閃光却照亮了「超空堡壘」機艙的內部，兩架護航機的機員都戴了保護的墨鏡觀察爆炸。他們報告說爆炸後的閃光是深紫色，然後變成紅色，爆炸的高度到達了八千呎，原子雲形成菌形，一分鐘以內升到了兩萬呎，然後雲的上層同根部脫離，最後升到了四萬呎。

觀測爆炸的威力，以坐在機尾的卡農中士位置最好，他看見閃光後，接着又發出一陣極明亮的光亮，然後黯淡下去。

「那以後就恍如隔世，」卡農報告說：「我看見靈波向上來，我便向上校報告，開始照相，他告訴我報告不要停，我說靈波就像是向水裡丟下小石頭所形成一圈圈的漣漪，幾秒鐘以後，震波撞到了飛機，有位駕駛員問是不是我們被高射砲火打中了。」

狄比茲上校不斷問我所見的狀況，後來我看見了原子雲，我一生中從沒有這麼忙碌過——既要照相，又要使上校和其餘的機員曉得爆炸的情形。

當原子雲剛剛升起的這時，我們已經遠遠飛開了，我可以看到整個市區，我描述整個市區上罩了一層厚厚的、略帶紫色的、好像液體的東西，這層東西好像有一百多呎厚，從市區爆炸的中心點向外泛溢，然後在濃烟和灰塵中爆炸發出火光，上校要我數數火頭，我試了一下，但是數不清，同時我還在照相。



在太平洋地區指揮 B-29轟炸機作戰的史巴茲將軍 (Gen. Carl Spaatz, 右起第二人)，在機場等待「伊羅娜格號」返航

後來狄比茲上校把「伊羅娜格號」轉彎，使每位機員都看到了這場景象，和機內通話器中各自道出觀感，由鋼絲錄音機錄了下來。當我們向基地飛回去時，上校要我始終盯住那團菌雲，如果看不到了就告訴他。返航途中大部份機員都默然無聲，我坐在機尾注視着，最後我報告看不見菌雲了，那時我們飛離廣島已經有了三百六十三哩遠。」

後來白慎士上校說及他的所見：「在濃烟的邊緣有少數火頭，但是市區一無所有，只看到建築物崩落的碼頭地區，灰塵和瓦礫繼續翻滾了好幾分鐘，一個白色的雲柱從爆炸中心升到了四萬呎，市區的四週滿佈着一層翻湧的塵灰雲團。」

機員們覺得輕鬆了，經過幾個月的訓練，他們終於把這枚炸彈投了下去。在他們眼前呈現的是化成齏粉的城市、奇異的閃光、以及遠距離爆炸時的震動，使得他們在輕鬆中混雜着畏悚。

以一枚炸彈消滅了廣島的這架「超空堡壘」，和那架擔任觀測，以儀器測定爆炸威力的一偉大藝人號，都向着一千六百哩外的狄里安島飛回去，炸彈成功地投下去後，就已經向基地發出了電報。

返航途中平靜無事，路易士上尉敘述他們歸程：「我望着「老牛」（狄比茲上校）的兩眼充滿血

絲，好像過去在溫多佛、在華府、在新墨西哥州、和在海外的這幾個月疲勞，忽然全都發散出來了，我同他說：「老牛，你出了一次這麼漂亮的任務，最好也來一次漂亮的落地。」他辦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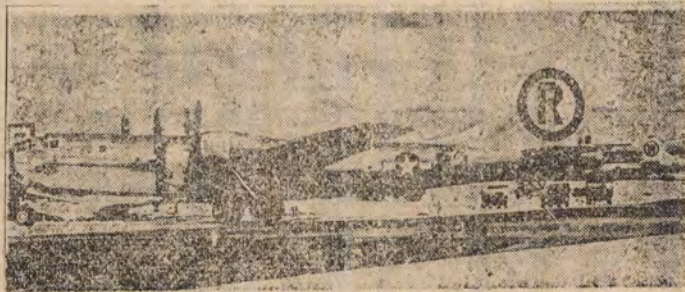
「伊羅娜格號」在下午兩點五十八分落地，正是它起飛擔任「原子時代」重要旅程以後十二小時又十三分鐘，這架「超空堡壘」滑回有兩百多人正等候着它的停機坪，史巴茲將軍 (Gen. Spaatz) 在狄比茲上校的飛行衣上，佩上一枚十字懋績勳章。

由波茨坦回國的杜魯門總統，在「奧古斯塔號」(Augusta) 艦上獲悉這枚原子彈成功投落的消息，他的宣佈在華府向全國發表時，是在這枚炸彈丟下後十六小時。因為時區的差異，美國還是八月六日，他再度警告日本人民，正儲備有些東西對他們使用。

馬里亞納群島上的官兵，從總統的宣告中，才知道這枚已經投到日本的威力強大炸彈的消息，五〇九大隊便成為注意力的中心，但是其他的 B-29 轟炸機部隊，還是有任務要出：八月七日，一百卅一架 B-29 轟炸機轟炸床河，第二天對八幡實施燃燒彈攻擊。

因為日本人還無意投降，便決定在八月九日投下第二枚原子彈，這一次的主目標是九州北部的小倉——陸軍一個巨大的兵工廠，次目標是長崎，一個在九州西海岸的工業城市，市區附近是起伏的山巒和山谷。

稱爲「胖子」的這枚炸彈，曾經於七月十六日，在阿拉摩哥多 (Alamogordo) 試驗過，它的威力遠比投在廣島的那枚要強大，現在已經準備停當，裝進「布克座車號」的一超空堡壘機身內，由轟炸廣島擔任觀測機任務的斯衛尼少校擔任正駕駛，副駕駛是奧立維中尉 (Lt. Fred-



「伊羅娜格號」在完在成進入原子時代的重大旅程後，飛返馬里亞納群島的狄里安島上。

erick Olivi) 轟炸員貝韓上尉 (Capt. Kermit K. Bahan), 航員小佩特上尉 (Capt. James F. Van Pelt, Jr.), 負責這枚原子彈的是愛希華茲海軍少校 (Lt. Cndr. Frederick Achworth), 這次是先把炸彈裝成「備炸」後再起飛。

斯衛尼少校的座機「偉大藝人號」上，裝滿了儀器，由布克上尉 (Capt. Frederick Bock) 駕駛，隨同「布克座車號」擔任觀測，因為斯衛尼和布克兩人交換座機，使得有關投下第二枚原子彈的報導發生了張冠李戴，好幾年以後，還有許多文章，認為攜帶原子彈投向長崎的飛機是「偉大藝人號」。

又一次，在八月裡的凌晨，幾架「超空堡壘」轟炸機準備起飛，同「布克座車號」飛的還有兩架觀測機，另外有兩架測候機派往小倉和長崎，預報投彈時氣象情況，另外還有一架備份的 B-29 機在硫磺島上待命，如果帶了原子彈的「布克座車號」不能飛畢全程，便由這架飛機瓜代。

這支打擊兵力在清晨三點二十九分起飛，使得科學家們大感輕鬆，他們惟恐起飛失事，怕這枚備炸的原子彈會把狄里安島炸掉一半。上午九點，小倉的測候機報告，主目標上空可以實施目視投彈，斯衛尼所奉的命令是目視投彈，他便向小倉飛去。

但是當「布克座車號」飛到目標上空時，氣候轉壞，不可能實施目視投彈，斯衛尼在他的報告中敘述當時經過：

「航員使飛機準確到達目標，我們飛過主目標上空，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沒有高射砲火，目標也在烟霧中朦朧不清。我們幾乎又從進入點飛第二次轟炸航路，烟又把目標掩蔽了。『注意點看！』我告訴轟炸員，但是沒有用，然後我請愛希華茲少校上來商討一下。我們飛第三次轟炸航路，仍然不成功，我再同海軍少校商量，我們已在目標上空飛行了五十分鐘，油料不多，一個機翼油箱只留下了六百加侖汽油。

「我們決定飛往次目標——長崎。」

在長崎的測候機，上午九點十九分所發的報告是「上空無雲，能見度無限制，」但是「布克座車號」飛到目標上空時，雲量是十分之八，因為油料有限，斯衛尼和愛希華茲決定只飛一次轟炸航路，不得已時實施雷達

投彈，這種程序的改變，由愛希華茲負責。

這架大飛機用儀器飛了百分之九十的轟炸航路，在最後一瞬，轟炸員貝韓叫了起來：「我看到了！我看到目標了！」

他馬上接手，在十點五十八分時，實施了目視投彈，這架轟炸機般的「超空堡壘」以急轉彎向南飛去時，這個城市消失在燒灼着天空的閃光^光茫裡。

長崎市在上午七點四十五分發出空襲警報，八點三十分鐘解除，「布克座車號」飛到時，又發出了空襲警報，但是幾乎沒有人想躲進防空洞，如果他們躲進防空洞，那麼損失的數字，會要比估計有三萬五千人死亡、五千人失蹤、六萬人受傷的數字要低。

因為炸彈的型式不同，目標的地形迥異，在長崎投下這枚炸彈的威力，要比廣島的那枚要大，全部毀滅的地區，成爲一個長二·三哩、寬一·九哩橢圓形，在這個地區裡的每一棟建築都消滅掉了，在這個地區以外的建築物，成一種不規則的形態而受到嚴重損傷，長崎的工業地區炸毀了百分之六十八。

「布克座車號」上的機員，在投下炸彈以前都戴上了墨鏡，但是他們幾乎都被爆炸的閃光照耀得睜不開眼，助理機務員富拉漢上士 (Sgt. Raymond C. Gallagher) 說，一陣從未見過的可怕白光，緊接着便湧起了球形的黑雲。

尾槍射擊士德哈特上士 (Staff Sgt. Albert T. Dehart) 看見一個巨大的紅球對他衝上來，地面上是一團巨大的黑雲，外面散出一團龐大的白雲。

投彈的這架飛機中，每個人都感到了爆炸的震動，「爆炸的震盪，」斯衛尼少校說：「要比廣島大得多，即令我們已經預作準備，它的猛烈也是難以置信，我們在市區七八哩開外，可以看到震波像是池塘中激起的漣漪向我們的飛機衝過來，震擊波兩次重重地打擊飛機，飛機顛簸得非常利害。

下面，一團琥珀色的巨大雲團籠罩了長崎，反映出在下方六哩處的熊熊大火；在白雲雲堆的下面，比第一個火球略爲黯淡的第二個火球，噴射出一根猛烈的黑烟和塵灰的烟柱向上昇，烟柱就像是根堅實的柱子向上湧，柱底是暗紫色，中間是紅色，快到柱頂上面，便變成了棕色。」

他們最後一眼看到長崎，一層圓錐形的濃厚灰塵罩住市區，圓錐邊緣在海港處，正是熊熊烈火。在「布克座車號」上，却嚴重地討論，究竟是跳傘到太平洋裡，由海空救護的船機來救呢？還是以枯竭的油料，降落到沖繩島的約坦（Yontan）飛機場裡去？決定還是向沖繩飛，「布克座車號」因為油料短缺往下降落到沖繩島時，已經離開長崎有三百八十五哩，可是尾槍射擊士德哈特上士還是看得見長崎的烟柱。

八月九日午夜，所有擔任轟炸長崎的「超空堡壘」，都安然飛返狄里安島，因為預計的日本投降還沒有發生，所以他們並不是出擊日本的最後一批 B-29 機，八月十日，B-29 轟炸機出動了一百十四架，到十四號以前，一共出動了八百二十八架，這些飛機中的最後一架飛回馬里亞納群島時，日本接受了無條件投降。

第三一三聯隊的第三九八中隊「東京便車號」是在日本投彈的最後一架「超空堡壘」，它轟炸的目標是延岡——一個接近豐後水道的小城，這架「超空堡壘」掩護佈雷任務。當他們飛返狄里安島基地時，「東京便車號」的無線電通信員，在耳機中收聽到日本帝國投降的消息。

在一年稍多的時間中，B-29 轟炸機群對日本投下了十四萬七千噸炸彈，其結果是使日本人知道毫無希望可言，也使美國陸軍航空隊知道戰略空軍，將在未來國防上具有無比的重要性，雖則在計劃中，B-29 機對日本的攻擊，只是登陸的前奏，可是登陸已經無此必要，在這種登陸作戰中預期的百萬人傷亡也因而保全了。

第五〇九大隊的畫史中，提到 B-29 轟炸機和製造這種飛機者的貢獻：

「謹以此致這種最好、最大、最快轟炸機——B-29 機的製造人和設計人。」

是他們，使這次大戰在空中結束！
是他們，使登陸日本本土毫無必要！」

第五篇 韓 戰

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三年七月間，首度在韓國發生了噴射機的空戰。

這種空戰的特性，便是在速度上和高度上，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空戰要來得大，在那次大戰中所發展的戰鬥機戰術，再度在韓戰中運用，僅只因爲使用噴射發動機而略有修改。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北韓侵入大韓民國，美國三軍奉令支援大韓民國的陸軍，聯合國也派出其他的援助。在十月杪，北韓已呈戰敗。十一月份共匪參戰，使得這個情況頓然改觀，韓戰不但沒有結束，而且還多拖延了二十二個月。

共匪在韓戰中使用俄製的米格機來爭取空中優勢，這種戰鬥機的性能，特別適宜於三萬五千呎以上的高空。聯合國則有美國第五航空隊的 F-86 軍刀機。它們就是在舉世首度噴射機交戰的兩種飛機，韓戰停止時，軍刀機擊落了八百零二架米格機，本身僅損失了五十六架，比率是十四對一，軍刀機佔了上風。

但這並不是一項輕易得來的勝利，飛噴射戰鬥機，對飛行員的要求更大，他以每小時五百哩到六百五十哩的速度接近敵人，幾乎沒有時間決定和行動，敵機也以同樣的高速飛行，在被發現和識別以前，就幾乎已進入攻擊的位置。尤其高空的暗藍天空，更不容易發現敵機，這就是「噴射時代」開端時的空戰，也是飛機性能往往能超過駕駛飛機的飛行員的時代。

二六、韓國的空戰

——韓戰，由於政治上的必要而指定的地面規則，對作戰双方的空勤人員，都是一場艱難的戰爭，美國空軍奉令禁止飛過鴨綠江進入東北，以免侵犯共匪的「領空」，因此使共匪可以以東北的空軍基地來安然作戰。在另一方面，如果它用這些基地來攻擊聯合國的地面陣地，這些東北境內的基地便會被摧毀。共匪原可自北韓基地自由在地發動這種攻擊，可是在戰爭初起，這些北韓基地都已被摧毀掉了。

由於這種限制的結果，共匪的米格機飛越鴨綠江，在北韓西北部的清川江一帶搜尋聯合國的飛機，這一帶經常有米格機和 F-86 機發生很多次的空戰，被稱爲「米格走廊」。

本文是曾經在韓戰中擊落五架米格機，成爲韓戰中第十六名「噴射機空中英雄」一次空戰的報導，在



F-86軍刀式戰鬥機隊形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他任美國空軍第四戰鬥攔截機聯隊的聯隊長。——
Col. Harrison R. Thyng 著

F-86「軍刀」機的飛行員們，就像古代的騎士般，馳騁在韓國北部到鴨綠江的上空。陽光在銀色的機身上閃閃發光，機尾後拖曳着凝結尾，他們在向數量優勢的敵人搦戰，挑逗對方出來一決雌雄，他們的眼光搜索天空，防止敵人的奇襲，也渴望地注視着米格機的飛行員們，正從容地爬進座艙，滑行到跑道上，準備編隊起飛。

「安東機場正擺開了三十六架！」黑隊的長機呼叫。

「見鬼！大東溝這裡只起飛了二十四架！」藍隊的長機在抱怨着。

「我看到了鳳城機場上的灰塵，他們正在那裡集結了！」黃隊長機叫了起來。

又一次這些共黨頭目接受了我們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預期着數量上佔優勢的米格機編隊和爬升上來，打算飛過鴨綠江。

我們編成分隊爬升，當我們飛過「投彈線」以後，射擊了幾發「加溫」的子彈，來檢查機關槍和瞄準器；也檢查氧氣面罩，把它緊緊拉在上面，我們都曉得在即將來臨的戰鬥中，會超過八個「G」的力量，如果氧氣面罩鬆了，那才是受罪。我們以最大的航速巡航，每一隻眼睛都竭力搜索，發現敵機將從東北境內的「莊護所」飛過鴨綠江的跡象，它們會飛進已有幾百架米格機葬身的「米格走廊」，幾分鐘過去，我們知道由於油料限制，能在「走廊」上飛行的時間愈來愈短，米格機飛行員的膽子也就愈來愈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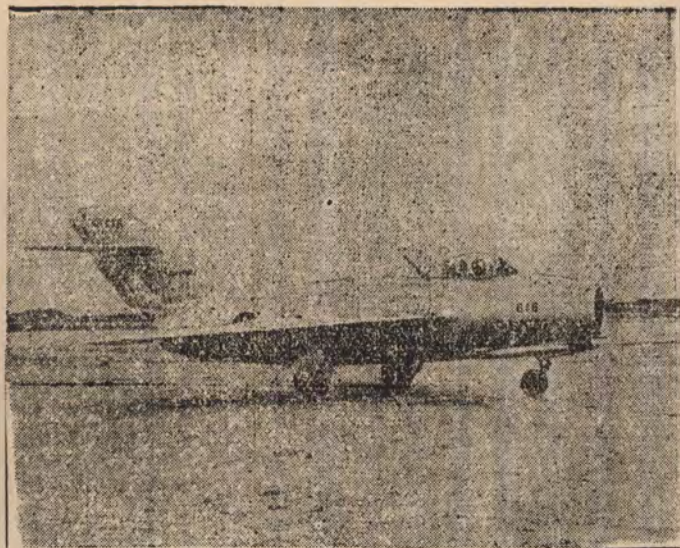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看見遠處米格機機身上的太陽閃光，無線電中響起了聲音：「很多，很多架敵機在四萬五千呎高度，越過了壽河飛來。」我們的機群都開始轉向那個地區飛去，低飛的飛機開始爬升，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速度，安東地區現在發現了凝結尾，另外一大批敵機也打算在新義州處飛過鴨綠江，那正是一處奸所在。

我們曉得敵人的地面管制攔截雷達正指揮着敵機，他們佔了上風。在這種極高高度和速度的飛行中，攻擊者可以輕易臻致奇襲，在這種高度下所涵蓋的地區是這麼廣大，事實上是不可能全部都能由人的眼力搜索得到的。

我們各分隊分佈得很寬，各機一字排開，每一個飛行員都監視着三百六十度。突然，米格機就在我們同一高度的前面出現，雙方隊形對頭通過的速率可能是每小時一千二百哩。

在這種情形下，要實施精確的雷達測距射擊是很困難的，但是你總對着最接近的敵機射擊了一陣，米格機立刻向上面攢升，你也以最大的G力脫離對他飛去。除非米格機想作一戰，在爬升時也轉彎，你還沒有轉完彎，他已經在視線中消失了。但是他如果表示想打上一架，你立刻又會出的優點，你可以把米格機釘在一個位置，使你打過他。

對你來說，這場空戰成了各自為戰的「格鬥」，雖然不能保持完整的隊形，你的僚機還是跟着你，僚機拉得很開，但也近到



美國空軍飛行員試飛一架虜獲的米格機。

前面的飛機按照規定，井然有序地落地，因為大家的油料都很少，幸而這次作戰，都沒有甚麼損害，不必作「毀機落地」，你的高度減少，液壓操縱系的功用仍然很利落，保持着正旋轉的發動機壓力，你進場、落地，滑行一段停了下來，幾秒鐘內就被拖進滑行道，駛向停機堡裡，迅速更換發動機。

馬上就是「任務歸詢」，這次證實擊落了四架米格機，可能擊落一架，擊傷四架，令人非常興奮，迅速算計一下，這次我們是一對三，又一次痛快地把敵人打垮了。

這種任務是戰鬥機飛行員最欣賞的，這是一種經常的戰鬥機掃蕩作戰，不必就心甚麼護航，或者掩護甚麼戰鬥轟炸機，作戰的計劃作為和執行都很完善。最好的是，米格機竟出來作戰，我們分散的機群，可能再度眩惑了敵人的雷達觀測手，因而以雷達管制、指揮，使戰鬥機得以首先發現敵人的初期利益，完全抵消。我們對目標地區，在最有利時刻，出動了最大數量的飛機，而且有充足的油料來欺騙敵人，我們在戰略地點巡邏的機群。至少攔截到兩批逃回老巢的米格機，打下來兩架，一架墜毀在新義州中部，另外一架雖則被打中了，却拼命飛過了鴨綠江，我們在鴨綠江上停止追擊，却滿意地看見這架冒煙的米格機在

使你覺得還有人掩護，突然，你作了一個急劇的轉彎，你的速度慢了下來，米格機也跟着轉彎，你讓他慢慢趕上你，就在緊急的一刹那間，你向反方向轉彎，液壓操縱系工作得很利落，米格機沒有辦法像你那麼轉而被拋在一側，你閉上剎車，下滑到了他的機尾，用你的幾挺五〇機關槍狠揍上一頓，米格機的碎片四飛，但是它在高空還不會燃燒和爆炸，它翻轉機身，轉彎，想以俯衝脫離，但是你死死釘住他，你的五〇機關槍彈已經打中了他的發動機，使他慢了下來，沒有辦法脫離，突然，他的座艙蓋爆開，飛行員彈射出來，幾乎碰到了你的飛機。現在你的僚機在無線電中高聲歡呼，你因為油料無多，急急向基地飛回去。

這時，你的發動機運轉得極不穩定，打爆了米格機的碎片，已經吸進了發動機的進氣口，很可能熄火。你拼命爬升到四萬呎，現在離基地只有八十哩了，你大可以往後面靠靠，輕鬆地吁上一口氣，你知道即令發動機現在熄火，你還是可以把座機下滑飛回去、放下起落架、和落地，無線電中正呼叫着：「米格機都已趕過了鴨綠江，編隊返航。」每架飛機都在無線電中報到，接下了幾架敵機，所好是我們全無損失，雖然今天的工作還沒有完成，現在你却感覺到在作戰前、在猛烈戰鬥中那種緊緊抓住你的緊張、和G力了。一種疲倦而得意的感覺壓過了它。

你的發動機終於熄了火，但是你還保持在四萬呎的高度，現在離基地只有二十哩，作了經常的呼叫，請求要作一次「死悍降落」(註)，塔台鎮靜地告訴你說，你是機場中第三架「死悍降落」，不過基地的一切都準備好了。



本文作者譚恩上校——一位韓戰的噴射機空中英雄，在F-86軍刀機座艙內揮手。

歸途中爆炸，毫無疑問，這兩次對共匪空軍的士氣是沒有甚麼幫助的。這是一場艱苦的空中戰爭，敵人佔盡一切有利，我們不能以巨大的空軍兵力，對準敵人的要害點痛加打擊，各自的感想是很難敘述的。這是一場今天的戰鬥，但在形式上，却很像中世紀的騎士戰爭，設想你在鴨綠江上空往返巡邏，眼望着只有三哩遠的安東機場上敵人集結的飛機，從這端到那一端都是飛機，只要來一次好好的掃射，便會永遠毀掉前程；敵人的補給目標和鐵道中心也遙遙在目，炸毀這些，就可以使敵人無力繼續戰爭，可是我們正在學習有價值的教訓，我們正在訓練很多飛行員，我們在教訓敵人，美國青年不是軟弱的，而是像他們的祖先般，具有特出的能力和勇氣。

(註)「死桿降落」——飛機在落地時，發動機已停轉。

(全文完)

住在加里福尼亞州比佛利山(註：為好萊塢明星住宅區)的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為當地慈善事業籌募基金，她到一家著名電影明星的住宅按門鈴，這位好心腸的大明星親出應門，並且給了她很大的一筆捐款。

她快樂得像騰雲駕霧似的，氣喘吁吁地跑到基金籌募辦事處告訴那裡的主任：「你猜他給了我多少，一張五百元的支票！」

「那好極了，」主任說着，一面看看支票：「可是有問題呀，怎麼支票上沒有簽名的呢。」

「我知道，」女孩子回答道：「我把它剪下來貼在我的簽名簿上去了。」

X

X

X

「你應該覺得慚愧，」爸爸對他那懶惰成性的孩子說：「當喬治，華盛頓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已經做了測量師，並且很勤奮地工作了。」

「不過當他到了你的年齡的時候，」他的孩子回答道：「他已經做了美國總統。」



創造五胞胎的奇蹟

陶

燕譯

紐西蘭奧克蘭城(Auckland Newzealand)一間醫院裡，一位漂亮的母親驚喜交集的，看着躺在一排人工育嬰器裡剛出生的五個小生命。勞遜太太一胎五嬰生了四女一男。兩天之後瑞典法隆的俄森太太也生了一胎五胞。這兩個五胞胎均是一種神奇的新藥物作用下，產生的驚人結果。這種藥不但可以令不育的婦人懷孕，而且每個懷孕的婦人均一舉得五胞、四胞、三胞或是雙胞。

在自然的情況之下，獲得五胞胎的機會大約是四千萬中方有一次。最近的這兩次却打破紀錄，更受人矚目的是，兩次均是科學幫助下的碩果。

勞遜太太的五嬰生長的情況良好，俄森五嬰則僅有一枝獨秀。兩位太太皆曾注射一種由瑞典婦科醫學專家吉則爾博士研究出來的賀爾蒙。此藥劑的效果十足驚人，在瑞典曾產下過六胞胎和七胞胎，可惜均胎死腹中未能創下空前紀錄。義大利也有一種類似的藥，稱作 Pergonal，曾經施用於數百位患不育症的婦女，絕大部份均獲得如意的效果。甚至半數以上都產下多胞胎。不妊婦女爭先恐後如求甘露。產前經X光檢查勞遜夫婦即獲知將有四喜臨門，第五福的降臨更增加了他們的喜悅。四年前勞遜太太生過一女之後，即患不妊。因為求子心切，於是他們去請教婦科醫學專家。

婦女不妊有許多原因，如像生瘤，器官發育不全，子宮障礙等等。但是夫婦不育之中大約有半數應歸咎於丈夫。但是勞遜太太的病例經過長期的臨床試驗，診斷出是由是賀爾蒙分泌不全所致。此種病例在不妊症中的比例還不到百分之十，也唯有在此種情形下瑞典和義大利醫生的靈藥才能發揮作用。

而成，所以每個外貌並不一致。

當數天之內產生兩次五胞胎的驚人消息傳出時，兩位醫生均在渡假，安然避過數千渴望子嗣不妊婦女的追跡，她們對懷多胞胎的痛苦似乎並不以為意。吉則爾博士正在波羅的海一座小島上享受和暖的陽光。他的性腺刺激素和創造出的奇蹟，使他成為瑞典最受人跟踪的人。義大利的唐尼尼博士則在柯富島休憩，他的 Pergonal 現在美國試驗，許多未來的母親踴躍應徵自願接受實驗。

五十五歲的吉則爾結婚三十年膝下猶虛，眼見在他的藥物幫助下，產生了兩個五胞胎，一個四胞胎和十幾個多胞胎，似乎他也享受到一絲做乾爹的驕傲和喜悅。年齒也是五十五歲的唐尼尼博士有一對非常嬌美的掌珠，他認為他的藥較為安全不易生多胞胎，不過在美國却也生過一次四胞胎。

吉則爾博士是烏布薩拉大學的婦產科和婦科醫學的教授。自從他的藥品試驗成功的消息傳出之後，世界各地患不妊症的婦女蜂湧到瑞

此兩種藥的主要成份是稱為 FSH 和 LH 兩種賀爾蒙的混合物，有刺激卵巢的作用。都是腦下垂體腺的產物。腦下垂體有如豌豆般大小，因位在大腦之而得名。

正常的婦女每次月經開始時，腦下的視丘 (Hypothalamus) 產生化學物質，傳送信號給腦下垂體分泌出 FSH 和 LH 兩種賀爾蒙，經腺管組織而輸送到卵巢。在 FSH 和 LH 刺激之下卵細胞開始生長，產生成熟的卵子。成熟的卵子沿輸卵管而下，遇到精子即受孕。受孕後的卵子於是附在子宮壁上，經過為期九個月的發育即形成為嬰兒。

患賀爾蒙缺乏症的不妊婦女，她的腦下垂體不能分泌出足夠的 FSH 和 LH 使卵巢產生成熟的卵子。但是經過注射之後有時却一次產生出數個卵子，其原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瞭。這就是使勞遜太太和其他婦女生下多胞胎的原因。自然產生的多胞胎多數由一個受孕的卵子分裂而成，因此子女的面貌完全一樣。由藥物產生的多胞胎因為每個均個別由不同的受精卵發育

典。每週他大約收到五十封各種文字的信件，包括波斯、印度等等文字。

大部份前往求教的夫婦均年在三十以上，請教過其他的許多醫生和試過各種不同的治療，仍然空虛故我。「他們將我當作送子觀音，最後的希望。」他說，其中有些是他以前治療過的病人。例如生七胞胎不幸夭折的婦人，再注射幾次之後又已懷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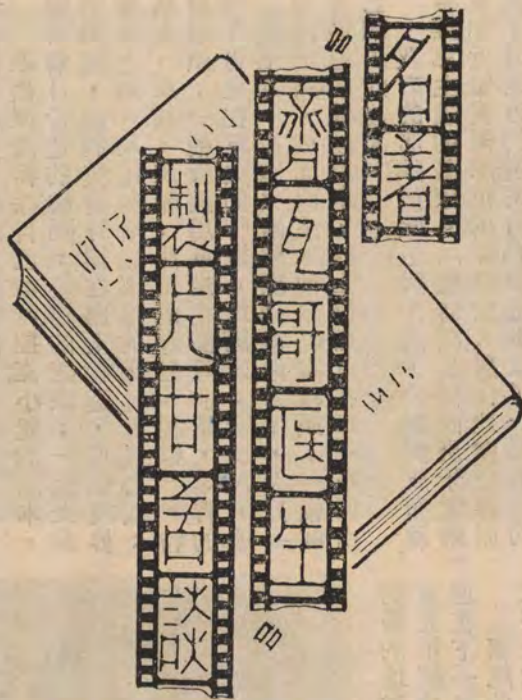
吉則爾和羅馬西阿羅羅研究實驗室的主任唐尼尼都是根據其他許多科學家所做的試驗研究成功的。多年以來許多科學家即想自綿羊和其他動物的腦下垂體腺製取促進受孕的藥物。但是人體並不吸收這些東西。一九六一年經過兩年在美國加州大學的研究改進他的技術，吉則爾終於成功的自死人的腦下垂體腺提取賀爾蒙，並開始治療不妊婦女。在瑞典一針藥價值五十美元。據說其他國家有些醫生收費高達一千美元。

本來唐尼尼博士也在從事自死人的腦下垂體腺提取賀爾蒙的研究。後來在一九六〇年他

完成了從更
年期以後婦
女的尿中提
煉的方法。
Personal
曾經治療過
大約一千名
婦女，大部
份是在羅馬
。但是 Per-
gonal 和吉
則爾的藥均
未獲在美國
應市銷售。
——完——
譯自：Life
Aug. 23,
1965



漫畫：「停止！停止！打鬧場面都傳到另外的場子裡去了！」



R. S. Stewart

龍 種 譯

曾獲得諾貝爾文學
獎金的世界文學名
著「齊瓦哥醫生」
已拍成了電影，曾
執導「桂河大橋」
和「阿刺伯的勞倫
斯」兩名片的名導
演大衛連，在本片
中再度發揮了他的
天才。

瓜達拉雅拉，背景
是一片風吹乾燥的平坦
地帶，通往美李尼斯的
公路，暢達中心和平野
，直到天的盡頭。天氣
暖和，太陽竟蔑視原劇
本的時地：那是俄國一
九一四年戰時的冬季。
（沒有冰雪，就用大理



導演大衛連和主角沙立夫

西班牙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這隊伍像是沙漠中的綠洲，衣服、化妝用品、道具、音響設備、燈光、電纜都以為之為補給的來源。全體人員在隊伍和開麥拉區穿梭來往。馬車上，化妝小組為主演齊瓦哥的阿瑪沙立夫打扮。前景中須要更多的冰雪——一小隊人員帶着裝載大理石粉的手推車從貨車和公路之間跑來跑去。這樣看去才更像是冬季。（這一場戲的開先幾節早在智利亞村拍的，那兒真有冰雪。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調和兩處的場景是攝製影片的奇特技術之一。）要士兵們扣好風衣看起來像是畏寒的喊叫聲，在公路上此起彼落；他們倒寧願背槍挺立，作日光浴。攝影師測量光度。開麥拉在軌架上向後轉動，這鏡頭迫近馬車，和齊瓦哥成目視水平，部隊在後面大踏步行進。部隊左方就是這一個個活動的設計師——導演大衛連。他不在乎烈日的蒸晒，緩慢而決斷的行動。這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施之於上次拍製「阿拉伯的勞倫斯」的一樣。大衛連不顧一百三十度以上的氣溫，在沙漠中拍攝勞倫斯

石粉末蓋幾畝場地。）今天在這兒拍攝的場面，是一部大影劇的最後一場：齊瓦哥和費奧多羅夫拉在靠近火線地方的會合。

羅伯波爾特採自巴斯拉克小說的劇本，顯出觸目皆是戰鬪；最遠的鏡頭：一隊士兵的側翼，他們挺直脊樑在路上行進，遠至視界能及之處。（這些增援部隊的裝具費盡心機：風衣、皮帽、皮靴、沈重的背包、槍械）。特寫鏡頭：一輛救護馬車走在部隊前頭，年青的齊瓦哥坐在車夫的旁邊。遠鏡頭：一群人，逃亡的士兵，被砲火硝煙熏染得像野牛，從另一方向上路，迎面而來。前景特寫鏡頭：一輛載着傷患的救護馬車，護士娜娜就在車子左側白色駟馬的後面。

双方的部隊彼此相對前進，公路變成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溫床。（臨時演員從西班牙常備軍和近邊愛爾摩拉的印第安人居住地區徵募而來，這地方的居民由於拍電影做了一筆興隆的生意，佛朗哥元帥享受到好萊塢在西班牙拍片的意外財富，願意答應使用他的部隊）。兩軍



演齊瓦哥的阿瑪沙立夫

對壘的地點就是開麥拉區域。從這一焦點上，首先拍攝齊瓦哥和軍隊的接觸，娜娜和逃兵們還在下一場。

開鏡的準備是一個熱狂的程序，就說湧集在路上的人群，這一程序的本身也全像一場戲。距離拍片地點二十英尺，數以打計的隨行人員和車輛組成的隊伍，總共是幾百人——其中有

一片達幾個星期。

事實上他喜愛和這種自然因素搏鬥，這是使他大獲滿足的來源。他之所以知名，也由於他從第一場戲表演到最後在攝影場剪輯，不讓一張細微末節的影片逃過他的甄選。自從在西班牙這兒拍戲以來，他腦子裡已固定了一種單純的意想，這就是巴斯特拉克筆下的俄國革命以及齊瓦哥和娜娜戀愛的故事。

兩小時排演後的這一刻兒，他準備第一個鏡頭。開麥拉在軌架上向後轉動，馬車以整齊的步伐開始向前上路，士兵們前進的隊伍揚起了塵埃。大衛連扶着開麥拉向後移動。他以沈着的眼睛注視着天空、光線、馬車和齊瓦哥。逃亡的士兵接近了，齊瓦哥從座椅上立起來，大衛連用暫停的手勢示意他慢些做。馬車蹣跚的前進幾英尺。開麥拉向後轉到軌架的終點，停止滾動。大衛連和齊瓦哥交談，他跳上馬車，表演給齊瓦哥看，要他如何站立起來。那是從膝部而來的運動。馬車被拖回起步的地位，作第二次拍片。化妝人員揩去齊瓦哥額上的汗

「劇本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東西。如果你得不到一部好劇本，就不能拍一部好影片。你能歷盡艱辛弄一部好劇本，却拍一部壞影片，但是我不認為你能取之於一部壞劇本，拍一部好影片。」

「我記得當我第一次和羅伯合作拍攝『阿拉伯的勞倫斯』一片時。我對他說，他是我極須取悅的人物。我認為他現在也一樣。我十分欽敬作家。他給演員們要說的台辭，要扮演的角色，實實在在一切事物都給予他們。他給我的，就是從視覺觀點須要作的解說。」

「在『齊瓦哥』這本戲裡，羅伯和我消磨了十個星期，擬訂一個演出的大綱。你知道，我們改變了書中某些情節，可是至少我們有個開頭，中點和結局。我們知道什麼角色將要擺進去，什麼場景將要擺進去，什麼東西將要剪掉！那仍然是很困難的以及我們試圖使之進行的一點。於是羅伯開始寫作，並且用對話寫好一部完整的劇本。於是我們又從頭開始，通篇一再修改，直到我以為我們兩個人都滿意為止



「齊瓦哥醫生」影片中一景

水。

那天回到較為涼爽的馬德里大攝影場，我隨後和大衛連聊了起來。他說：「拍電影就是一種戀愛，差不多全是感情用事。例如，當我閱讀『齊瓦哥』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常識告訴我：那是擔當一件極為困難的工作，可是我竟如此的為這本書所感動，我想所有的情節必須攝成一部驚奇的電影。直到現在，我已經拍過兩部劇中人沒有女性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和桂河大橋），我非常喜歡愛情故事。我認為這是一部上乘的愛情故事。天曉得我如何去處理它，可是我們夠聰明的話，它必定是可以問世的。」

「我提出的一個條件，就是如果羅伯波爾特編劇，我就導演。我自己編寫劇本上曾經花過些精力，可是這一個劇本全非我力之所及，因為太艱難了。它須要具備某一種古典文學的背景和一位真正的專家勝任其事。我認為羅伯就是那種人。」



在瓜達拉雅拍片

「我有一項計劃。拍一個遠鏡頭：齊瓦哥離開這房屋的前門，跑過大街，跳上車，這時在車內的就截止攝影。現在，如果能夠拍他跑過大街這遠鏡頭比羅伯的劇本好，並且我第一眼就看出這鏡頭要有一點兒特別的東西，也許是在影片的構圖之中，或者在街上有另外的一點兒動作，我就十分高興了。而且我有像這樣子的一種計劃，我叫它作勝過原來的劇本。如果我勝過原來的劇本，就很幸運。大部份的時候，我拍的影片都距我們夢想的場面很遠。

「更柔和些。」如果他對我說：「什麼道理呢？」我會難以告訴他的理由。我祇知道它太像是在我關於這場戲的原始感覺中所感覺應該如此這般的一樣。我想，它是一種屬於情緒的事體。我不知道那究竟有什麼意義。」

「其他時候，我一言不發，我們把片子拍好，並且恰如其份。你明白，因為工作得好，我就不用說了。它似乎適合我想像的事物。我想，我實在想要取悅羅伯——並且事實上勝過他。」

「這一切都完結之後，我自己去做所謂一部拍攝電影劇本的工作。我把整個劇本用兩個手指頭打出一份，並且坐下來試著想像我如何看到它在銀幕上放映我喜歡的情節——什麼時候剪掉特寫鏡頭，什麼時候需要遠鏡頭；如果採的是低角度，如果採的是高角度，以及如此之類等等的想像。我坐在那兒試着把劇本傳譯成影片，非常確定的影片。這部片子有七百三十九個鏡頭，因此而花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做的就是準備一幅像樣的藍圖。於是我去看背景布置，把這份藍圖帶着，我覺得可以隨心所欲加以修改。我這並不是說一場戲的對話和意想，而是我拍攝該片的方針。在戰鬥場面中，我緊緊遵循劇本的內容。我複印這些鏡頭就像我把他們寫在攝影劇本中一樣。在對話的場面中，我不想多注意劇本的內容。我要把演員們擺在背景上，我們要預習這一場戲，當這場戲似乎令我滿意時，我就試想如何來拍攝。如果這場戲預習得好，它就是一場好戲，

而表演得好，奇怪的事就是它自動地合乎開麥拉的角度。如果我不能拍一場戲，我常常猜想預習或甚至寫作有了些錯誤。如果這場戲構想得不好，演出和攝影就都好。它就是我不十分了解的、那些小小的訣竅之一，可是事實就是如此。」

大衛連停了一會兒又繼續說：「它毋寧是個夢想，我能告訴你的就是我想像齊瓦哥走進一間屋裡，坐在一張椅子上，如果你問我：『窗在那兒？』我會說：『啊！我的天！我還沒有想到，想到有個窗。』可是當然要有個窗。這就是我為什麼稱之為夢幻似的原因，因為它的某些部份是絕對空白的。可是我有——我應該如何講呢？——一種品評一場戲應像個什麼樣子的味道。」

「讓我來用另一方式說明：以攝影意義來說底片和正片，它就像是我有一張底片。在我腦子裡有一張想像的底片，當我布置背景時，我試着做一張將可匹配底片的正片。我自己會覺得常對一位演員說：『不，不是那樣的，做

「齊瓦哥劇中最困難的事件之一就是齊瓦哥這人物的本身，因為他不是個典型的銀幕英雄。他是個觀察者。他實在不要做什麼事；各種事件都環繞着他而發生，而這一點在銀幕上不會發生。英雄的性格常常是實行者。那就是極難演的一個角色，因為一個人必須在尋常的意義上抵制誘惑而變成英雄人物。當然，風險就是一個人使自己變成愚笨。」

「所以一個人要沈着，並且說：『這地方不是那樣子的，不要炫惑，不要着迷，安詳地表演，直接地表演——那種類的事體。』另外的大困難，就是這是關於一個好人一生中有兩個女人，他又愛她兩個人的愛情故事。這種事情顯然能在現實生活裡發生，可是在電影裡却不如此。通常，一個男人有個好太太，同時他又愛上一個無法抵制的娼婦，或者他有個娼婦似的太太，同時他又愛上花街柳巷的一個好女人。齊瓦哥這故事却不然。你知道，其中兩個女人都令人讚賞，我不曉得電影觀眾的看法如

一場戲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當影片終場戲院裡燈光復亮的時候，每個人都一定會說：『天啊，他不是一個令人讚賞的人物嗎？』」

「俄國人這方面我實在太熟習了。我會去過俄國，可是那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而決定性的因素是我所明瞭的所有俄國人以及我在那裡遇上的俄國人，和我一同長大的人一模一樣。如果你高興聽的話，他們是很有學問的，可是情感上他們實在並無不同。驚人的就是他情感上是如何的東方化。」

「形體的細微末節極有用處。設若我在準備今天這一場戲：我掏出劇本，閱讀這一場戲的前後幾場，確實了解這一場戲在這片中的來龍去脈。這時候我思索在這影片中的此一時刻，齊瓦哥是個什麼情形和狀況——疲乏、刮了鬍子、沒有刮鬍子。這時候我試着去了解為什麼這場戲寫在一起，它給片子帶來了什麼，它增添了什麼，它聯結了什麼，這片子有這一場戲是什麼道理。」

「我曉得大衛連將和我談這些，並且說出

何」。

「我希望我把這部片子確實拍好，我希望這部片子夠粗獷，也夠原始。理由之一是我非常高興阿瑪沙立夫扮演齊瓦哥，因為他將給這部片子某一種異國的情調。如果這部片子是許多穿着俄國服裝的英國淑女和紳士的故事，我認為會是一大失敗。我以為阿瑪有齊瓦哥應具備的某一種東方式的質地。」

X X X X X

阿瑪沙立夫是個黑眼睛的埃及人。事實上他的眼睛大而靈活，因為他演的角色是齊瓦哥，兩隻眼睛用帶子向後拉着，使之變成不太驚人而更為深沈的俄國人眼睛。我們談論在這片子中他的工作。

他說：「我無須作什麼事，這一點就是齊瓦哥的大困難。如果我有所作為，就全錯了。那就是我為什麼在這部片子中十分注意儀容外表的理由。我必須看上去十分顯眼，所以即使我無所事事，人家都將感覺到我的在場。我希望將要發生的就是沒有一個人將為齊瓦哥任何

他的構想。此外就是坐在馬車上，因為我十分瞭解齊瓦哥，你知道，我就實實在在地試着像齊瓦哥會感觸到的去感觸。他坐在馬車上會想些什麼呢？他看見逃亡的士兵來了，顯然他將注意到這些襁褓不堪從戰地歸來的人們。首先，我認為齊瓦哥不贊成任何地方有戰爭和殺戮，而且他會同情這些人。同時他會同情和他在一塊兒的這些去前線的士兵。我認為在他腦子裡會有循着那些線索的許多有趣的思想。絕對會勾心奪魄的事事物物在那兒發生，所以他會忘記以往的一場，坐在那輛馬車上，那一刻他會有熾烈的生命。

「當你表演時，主要的事就是從頭到尾仔細的注意和聆聽。開麥拉滾動的那一刻，你必須想像你就是齊瓦哥，並且思考他思考的各種各類的思想。你認為也許被這群人之中的一人吸引住了，你知道，那就是你能做到的。我正決定將和這位仁兄交往，這有他的用處。」

「你自己也有個與生俱來的形體上的事物，因為每個人都有他帶給一個劇中人物的一種

形體上的事物——他自己的本質，他自己的吸引力或非吸引力，或才智或缺乏才智。當我在影片中是年青的角色時，我試着像年青人一樣的思想，並且試着感覺有好的體形條件。你覺得你是健康而強壯的，能跑又能跳，因此你有了——一種步態這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你那樣想法，這時候就年青了。」

「當我扮演老一點的角色時，我感覺不到那樣好的體力，因為我不那麼樣感覺，做起來更加容易，你感覺不到如果必須跳高六呎就能做到。你深思熟慮；你的體重增加了，你留心一些事物不夠迅速了。由於這些事物，我認爲曲盡了這角色的極致。」

「眼睛裡也有一些東西，我認爲那是來自思想。在電影中你不能作虛偽的表情。我認爲你在舞台上能夠大大的真戲假做，因爲觀衆並不和你近得看透你在想些什麼。可是在接近一個鏡頭時，你不能扮作一種表情，你必須爲劇中人一樣的思想，因爲你的每只眼睛約有十五英呎大，觀衆能看透眼睛後面裡層是什麼東西

這個細節問題——新觀念，實在的對話台辭。於是我又再和大衛商討。其中有你不滿意的東西。有你滿意而導演不滿意的東西，這時候爭執和論辯開始，這樣日復一日極爲辛苦的工作，前前後後通篇檢討一番。」

「於是你幾乎確定地發現我們這一期間整理的內容，太過於冗長，並且你認爲這都是純金，我們不能加以割捨。當然你又發現其中許多東西能去掉，不僅於原劇無損，而且有益，這樣你逐漸作成最後的電影劇本。」

「我明白這一電影劇會受到各式各樣毋寧是羅曼蒂克的曲解，可是在戲劇作品中，人物因你而存在，而與你本身不相干。那就是說，當你把你擺到場面上時，你必須殫精竭慮的想像這些人物，他們在你腦子裡就開始講話了。我的意思並非那是些機械的寫作，但他們必須講這些對話。如果你要冷靜而邏輯地安排這對話，當你寫在紙上時，就能看出是渲染的了，這些人物必須爲你而講話。」

「齊瓦哥之炫惑我的，就是他的行爲非常

。你不能看起來像是愁容滿面，你曉得，你必須是憂慮重重，那就是演員的角色。那才是演員。」

× × × ×

羅伯波爾特住在倫敦。我在該地澤爾西區堤上他分租的一層住屋裡會晤了他。他談到他在這電影劇中的工作。他說：「在這劇本的政治背景上，我做了一些準備工作。爲了嘗試並印入腦際那些俄國人所有和對話中包含的特別味道，我讀遍了可見得到的俄國古典文學。我發覺如果我多讀一位詩人或小說家的作品，我開始寫作有那個人風格的一種黯淡的模造品。」

「那就是我如何開始的。隨後就是實在的寫作。如果你和像大衛連這種人合作，當然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和他商談，並且不厭其詳的商談。之後，擬訂一份備要，就是一份完整的大綱。再和大衛談論其中的一些細節。我想這得花去我們六或七個星期。於是我單獨去準備一個電影劇，你多少必須靠自己動手，因爲

不可原恕。他有不作爲和作爲的罪過，而且大都是不作爲的，你還感覺到他不單祇不能另外有所作爲，並且在某些行徑上他是對的，而在這些環境下，有這樣高度培養的意識之人唯一能得到的就是隨波逐流。所有的人物都是有過失的，並還強烈感覺到不單祇他們不能另外有所作爲，而且他們以一種特有的強烈在這些極平常和非英雄式的行徑上反應出來。由於他們是常人而產生出幾種難以克服的困難，這一點在戲劇上當然是難以克服的。」

「使一個人在戲劇上具有才幹，就要使他做那些具有偉大才幹的事情。這本書的整個要點是齊瓦哥除了寫詩之外，沒有做一件具有偉大才幹的事情；而如何寫一首詩樣的作品，特別如果這些詩是像巴斯特納克的詩，且對於一部電影片的觀衆似乎屬於看來毋寧是一種無聊的生涯之英雄式的辯解，却是一個有待深思熟慮的問題。」

波爾特解釋說：「我們盡可能的小心翼翼設計齊瓦哥與娜娜的關係之高潮。一切事物都

在華里基羅無可救藥的情況下結合起來，革命在那兒迫近他們，自然情勢、酷寒在那兒迫近他們。他們當時的作爲，如果並非實在在不負責任的話，實際說來也是毫無意義。其唯一的辯解就是他們彼此強烈的愛情。我們希望在影片中這個時候表現出他們是出類拔萃成熟的人。我們正希望觀衆當時將爲這一種屈里斯坦和伊索爾黛（華格納作英雄美人殉情的歌劇——譯者）的境遇，偉大和壯麗的熱情。這時候我們已試着安排這實在的影劇，那樣它的高潮將是齊瓦哥的詩篇之寫作。由此，我們希望使這詩篇成爲這齣影劇的最高成就。」

「我並沒有利用巴斯特納克名著的對話一個字，一個字也沒有用。你認爲你並未密切注意這本書。你並未隨便翻上幾頁就寫作一部影劇。你祇要認定在你腦子裡這女人是個合式的女人，是巴斯特納克所需要的女人。你自己也有點愛慕她；你熱狂地對齊瓦哥發生興趣；並且你把他們一道擺在一個困難的境遇裡，並且他們正好必須開始交談，這就完了。這本書的

導演的話。你知道，大衛對電影劇開麥拉工作和美術部門都有貢獻。除了他對其他每個人的工作都有貢獻之外，而且在開麥拉後面，把這工作結合在一起而使之現實化，更有莫大的貢獻。」

「除了偶然之外，現在我並不如往常之欣賞寫作，我不明白是什麼道理。我猜想，當我第一次寫作時，成功的機會似乎得歷經許多的歲月而又如此之遙遠，那顯然是爲我自己做一些事。現在寫作在許多其他事物中變成了我的職業，仍是一種逼迫而爲的。我終將不會明白，如果我不寫作，我該作什麼，可是也有些天真由此而來。當然，一部份，寫作使你明白有許多導致錯誤的途徑，而會令人驚懼，且成爲零零星星的工作，就好像穿過一座礦場。可是，我認爲比較由此而來之純然的欣賞還要深厚而且單純的也有一些東西，這就損失了某些種類的天真。」

他回頭再談齊瓦哥一劇：「你知道，我不認爲巴斯特納克是一位極有成就的小說家。我

對話無益於影劇的目的；可是無論如何。就真不那樣說，你得用原書十五份之一的篇幅來敘說這個故事。這一點就是你正是祇憑緊縮篇幅作狂妄的曲解，因此你必須手下毫不留情。」

「當你正在舞台上表演時，就大不相同了。困難就在視覺意識充溢，因此視覺也就有限；我個人的感覺就是視覺在舞台上用得不足，所以我試着記住這些在舞台上的人，具有燈光、什物能携來取去，以及諸如此類的想法。當然，在舞台上的對話進行得合乎邏輯，從戲的開頭到結尾，你不能容許這一行對話與另一行之間留有間隙，而必須在思想或感情、情緒、韻調上綿延不斷。電影却不然，事實上，電影片中的對話實在是最後的手段。」

「爲舞台劇而寫作是一種極爲孤單的工作。月復一月就在伏案寫作中過去，沒有人鼓勵你、威嚇你、甚至勉勵你，祇有你一個人，孤單得太可怕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有那全屬於你的這種感覺，這在電影片中却不能有了。電影片中最大的貢獻是導演，如果他是一位好

不認爲這本書真是一本小說，而是一本大事偽裝的詩。他既是位業餘作家，此外又不注意描叙的發展，甚至不注意此處彼處心理的合致。你將碰上必須表現的一場戲，而且如果巴斯特納克不喜歡這場戲，他祇是省略算了。例如！還有許多的例證齊瓦哥熱情深愛着他的妻子和家庭，又狂熱地戀慕娜娜。這一種兩分的手法愈積愈多，你要知道他將如何去加以解決，將如何從這一邊跳到那一邊，因爲他將怎麼樣做，十分顯明，祇是沒有告訴你罷了。事實上，實在和娜娜首先發生戀愛在兩章的標題之間的空白地方。當然，在一個戲劇形式上，你不能那樣做。你必須加以表現，所以我們必須密合其中間的間隙。當然這樣做我會提心吊膽，因爲我感覺巴斯特納克如果讀到這一劇本時，也許祇會發狂的說：「我的天，不是的，究竟不像是那樣子！」

「可是一個人能做什麼？你祇是試着，捕捉他所描寫的人物，然後必須繼續。最困難的事，還在最終當他們回去華里基羅之時。警察

迫近他們，所以齊瓦哥和娜娜爲了最後戀愛的高潮而回去華里基羅。他們帶着小女孩凱茜乘坐雪車歸來。書上說那時候是冬天，四週可以看見群狼。並非是實質的威脅；也不是衝過一座障礙式類似物體的群狼。它們是景色殘酷的象徵，有人領會及此，那感覺就是他們將利用最後的兩個星期過一種神仙故事似的生活。」

「這一點我們已企圖祇以他們在雪車中的歡笑——沒有要歡笑的，情況不可救藥，可是他們却歡然大笑——用生物的追蹤攝影鏡頭拍入影片。雪花飛舞，陽光普照，這是一部富麗堂皇的影片，有這一種狂熱病似的激動素質。當他們達到這屋子時，開麥拉與雪車採取水平的鏡頭，這屋子全都埋在陽光中的冰雪裡，簷邊掛着十英尺的冰柱，所以這部影片是極爲美麗奇幻，就像神仙世界。」

「這屋子顯然沒有人住。走進這種境界並試着在那兒建屋，顯然是瘋狂。所以用這樣子一個幻想場面，我們試想敘說全部的遭遇和他們的作爲之本性。用情緒突然改變的方法——這

是你不用對話而能做的一件事——我們把他們擺在屋子裡，當他們猛的打開大門，看見一種如在霧水中的光亮從冰封的窗戶滲漏進來，空盪的房間有着殘餘的物件時，歡笑就消逝了。隨後他們彼此再開始相顧大笑，得閒而談，於是互相鼓勵，點燃小小的爐火，精神開始振奮。」

巴斯特納克很少用那種方法來描寫事物。你可以從這小說得一些暗示，可是他告訴你的祇是景色的全盤印象，以及深入人心的感覺。這時候你必須設計你認爲特殊的一種景色，並將它交給美術部，於是美術部的人說：「好，注意我們已有了一個較好的觀念；我們在這邊找到了看來像這樣的一個地方，我們認爲在如此如此一種光線下攝影，將得着這般這般的一種效果，」所以你就說：「是，甚至那樣更爲美好。」

譯自：一九六五年八月份大西洋月刊

★

★

★

為墮胎謀求法律保障的 哈定博士

譯 莖 後

這位著名的生物學教授說：「人工墮胎與其他節育方法的目的是一樣——是要使婦女由無休止的奴役式生活中解脫出來——使她成爲自己身體的主宰……人類的所謂道德制度剝奪了婦女們這項自由，而用法律的幌子，讓孩子、奴隸式的勞苦生活，來束縛着她們！」

在美國，你要是敢於公然贊成墮胎，就跟你以不盡母責爲第一般地對爲人所詬病，墮胎在英文字彙中是屬於帶有濃厚罪惡色彩的一種，它與死亡和犯罪相勾結，讓人聯想到廚房裡的宰割鏡頭，和報章社會版競相刊載的令人觸目心驚的灰色新聞。

甚至字典上的解釋也與一般人的臆測相吻合，墮胎的定義是「將胎兒過早的由子宮內驅逐出來，」而且強調「與罪惡的引誘結果關聯最深。」

在美國，墮胎被認爲是犯法而有罪的勾當，縱有極少數人不這樣想，但他們都知道聰明

的話就該三緘其口。唯一令人意外的例外，是一位博學儒雅的教授，竟然不惜獨抗衆興，對墮胎這件人所共非的事，力求其法律保障。這一位勇者便是哈定博士 (Dr. Garret Hardin)，加州大學的一位成就卓越的生物學教授。

哈定博士的這項建議既簡單又大膽：任何婦女在任何時候，甚至不用出具任何理由，即能隨意的和醫生約定時間進行墮胎手術，她這樣做，不該受與情的責難，而醫生進行墮胎手術，也該和他施行割治扁桃腺手術有同樣的自由。

「就事實而論」，哈定博士說：「割除扁桃腺比正當處理的墮胎手術的危險性要大上三倍，而且病人要痛苦得多。」三句不離本行。他即刻引用那些銘記在他心中的許多正確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論點：墮胎手術的死亡率是每十萬人中佔六個，割扁桃腺則是十萬分之十七。這還只不過是這位教授着手研究墮胎問題後，所發掘出來的許多驚人的事實之一端。哈定博士的主修科目是生態學和生物進化論。他

現在教授着一門有關人口膨脹問題的課程，這些國家——最出名的是日本，是使墮胎事件合法化，來控制速率驚人的出生率，這使他發現自己對於西方世界視為一大禁忌的事，也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當我發現自己對墮胎各節的想法與事實根本不符時真是吃驚匪淺，」他說：「第一件大開眼界的，是美國每年墮胎事件的數量——至少有一百萬，只有少數幾件是被法律所阻止的，由於每年有四百萬人出生，因此每五次懷孕就有一次是以墮胎為終場。」

社會上發生的好些事都與它所標榜的完全不一樣。夏威夷人將專程飛日本的航線稱作「嬰兒車」，因為搭這種班機的乘客多半是去進行墮胎手術的女士。星期五由加尼福尼亞飛日本，星期一就踏向歸程，在墨西哥較大的城市裡，醫生們掛着耀眼的招牌，大書「產科醫生」，但他們經營的全是幫人墮胎的生意。

在美國是由那一流的人來行墮胎手術呢？哈定博士很驚奇的發現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士說。

在竭力搜求事實資料方面，這位教授常涉足於那些膽子較小的人所不敢問津的範圍，「你知道嗎？」他問：「最理想的分娩，其危險性也較一次正常的墮胎手術大四倍，為什麼就不向婦女們宣揚這一點呢？」

身為科學家，哈定博士最講求事實，而他所發現有關墮胎方面的許多事實，粉碎了他所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身為人丈夫及四個子女的父親，他也同樣講究事實周遭的道德與倫理問題，歷經二十三年的學術研究，他絕不是個不將問題的全部細節都加以權衡定奪後才發表意見的人。

哈定博士花了好幾年時間潛泳於墮胎這問題上，希望能追隨十七世紀的數學家巴斯葛的脚步：「人類的尊嚴寓於深刻的思想……讓我、們善用思考力；這是道義的意義。」

在此期間，他力駁一切可能與墮胎事件相對立的爭點，這是謀殺嗎？這是一種褻瀆神明的事嗎？對多數人而言，這是他們反對墮胎的

持有營業執照的醫生，而非那些製造新聞的庸醫或密醫。「那些成爲頭條新聞主角的庸碌醫生，雖然讓人覺得必是這種事的熱門人物，但事實適得其反。」

報載殘暴罪行的犧牲者，常是那些可憐的單身弱女子，因此給人的印象，總以爲那些上門來要求墮胎的，都是些陷於極度困境的未婚女子，而事實又不然。在可以自由墮胎的國家，有可靠的統計足資參考，即要求墮胎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已婚者，在美國，據一項較保守的估計，要求墮胎的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已婚婦人。

很多婦女在她們的生育年齡期內，有時竟連續墮胎達兩三次以上，這事實推翻了另一種無稽之迷信——墮胎會引起不孕症。

一般人總認爲女子要求墮胎無異自掘墳墓，實則在懷孕後的最初三個月內進行墮胎，是一項簡單且安全的手術。其通用的方法是擴大子宮後將胎兒括除，「任何有資格得到行醫執照的醫生，都可以進行這兩種手術。」哈定博

關鍵，對科學家而言，其答案是否定的。

「就我本行的生物學方面的觀點而論，對這件事也是劈頭就來個百般阻撓。」這位教授苦澀地笑道：「我真擔心這項雜議會被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所貽誤。」

他說約在七十五年前，要待母親感到第一次胎動，胎兒才被視為有生命體，在此之前，法律不得干涉墮胎行為，然後生物學者們指出胎兒在妊娠初期，即賦有生命，科學事實與傳統的法律和人類的良心敵對着。

「當然，」哈定博士表明立場，「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的說未受精的卵與精液也是有生命的，在顯微鏡下，你可以見到精蟲是多富活力。但為人所忽略的是生命並未誕生，那只是游絲一現，瞬息即逝，一個男人每天都殺滅一百億隻精蟲，而女性差不多每個月都消弭了一個卵子的生命，就沒有人認為這是一種謀殺行為。」

哈定博士辯稱：要說生命現象與人類生命之始其間界限如何劃分是無法確定的，他懷疑

人對生命確有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年青的母親對她十歲大的兒子的死亡會痛悼好幾月，但對一次流產，她絕不會傷心那樣久。

「我們要增進的不是生命的量，」他堅持道：「而是質；生命的尊嚴性的提高。」

但有人會問，如能自由墮胎，整個國家不就成了個濫行性交的無法政府了嗎？

這位慣於深思熟慮的教授很慎重的否決此點，金賽博士就曾證明怕受孕並不是重要的阻礙。對於一群大學中求學的女生所作的較近調查，發現她們半數以上都有性交經驗，難道能自由墮胎就會使其餘的人也步入這行列中嗎？哈定博士相信阻止這些女孩子也這樣做的，除了怕受孕之外，必另有原因，他不以為法律允許墮胎以後，她們就會改變分毫。

安里哥·佛米這位大物理學家曾說：「對一個普通人而言，所謂奇蹟，就是在所遭遇的事中，十次也碰不上一次的意外情況。」由於一次性交即懷孕的機遇率僅是二十五分之一，因此受孕顯然也該屬佛米所謂的奇蹟範疇內了

「為什麼我們不在對已出世與未出世兩者都是為害至淺的那一點劃出這條線呢？」現今在美國，人們為聖經上第六誡命「你不可殺生」這强有力的戒律所影響，而有了墮胎是違法的觀念。

就憑他追根究底的一貫作風，哈定博士又潛心研究起聖經來，他發現近世所譯的聖經，其第六誡命都寫的是「你不可以謀殺」——換句話說，「他沒禁止殺害。」

我們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墮胎沒謀殺那樣嚴重，而且在很多國家這根本就不算犯法，「你得贊同那是一種不平常的罪惡，」哈定博士說：「如果主犯！母親！逍遙法外，而從犯反受到制裁的話。而今我們並不嚴力制裁犯罪的母親，這事實顯示出對墮胎行為本身並不感到它是一樁罪惡。」

哈定博士有一種以平緩無奇的語調來發表一件聳人聽聞的論點的習慣，「由生物學的立場來說，」他說：「生命根本就不可責，它太普遍了。」他繼續解說，不論我們承認與否，

「有件事是確切不移的，」哈定博士補充道：「即一次情熱時的交媾，較之在涼爽的清晨行之，其受孕的可能性為大。」

在關於氾濫雜交的爭論上，有一點最使生物學家傷腦筋的為其基本原則——以受孕的威脅來作為懲罰，如果一位婦女觸犯了這禮法，就必會得到報應——懷孕生子，「以此作為一種懲罰，那未免過份狠毒了。」哈定博士說。受害名單由孩子開始，然後是母親甚至綿衍到整個社會。

對墮胎持較強烈敵對態度的是精神病學者，他們認為這會釀成嚴重的精神上的傷害，在美國據金賽博士調查的結果，發現凡曾經接受過墮胎手術的婦女，十有九人會有犯罪感。在瑞士則有過半數婦女會有感情的不寧，而在挪威，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心會受影響。

哈定博士對此種懸殊不一的比例，感到很迷惑，為什麼對同一件事，瑞士的婦女會比挪威的婦女多這樣多的罪惡感？難道是因為瑞士人較嚴肅，且受宗教的影響較大，而使他們成

為一種「易受犯罪感折磨」的民族？哈定博士認為人對一件事的犯罪感程度端賴其所處社會人士的態度而定，如果社會與情表示贊成，則犯罪也就無由產生：

經過幾個月權衡實情與悉心鑽研之後，哈定博士只得承認要想讓人們在道德觀點上能容忍像墮胎這類事，是一件不易實現的奢望。他認為墮胎應該是一種「亡羊補牢」式的節育——雖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在其他的避孕方法都告失敗，或在妊娠期即有了畸型兒的病原體侵入母體時，這是唯一的補救方法。

就哈定博士的看法，認為除非有了絕對可靠的避孕法，墮胎事件是不可能減少的，而且完整可靠的避孕法，必需也能兼顧到心理學上的完美要求，不該被成見所左右，「一個女孩在八歲時不能預知她十歲會做些什麼。」他說：「分析實驗室或統計室這類環境與懷孕者所處的實際環境迥然相異，如果沒有避孕的保障，則墮胎的誘惑力總是很大的。難道社會該恃其優勢來決定一件不健全的雜議嗎？」

的，「他說：「如果一個婦女她需要墮胎却受到阻擾，則她永遠也享受不到求子得子的樂趣。」

社會調查，所發掘的盡是一些不受寵愛的孩子們面臨着的危險與悲劇。他們在不健全的家庭裡抑鬱地長大，這種孩子，較易成爲不良少年，而且他們成長後，也更易產生另一代不受歡迎的孩子，「如果有惡性循環這回事的話，這種因果遞襲，正是不折不扣的惡性循環。」哈定博士說。而最後還得由社會來付這代價。

他又說：「如果社會能接受墮胎是合法的這觀念的話，則每個孩子都知道他是受歡迎的——只因爲他活着。」

社會有資格強制誰該有孩子嗎？哈定博士將投第一張否決票，「我認爲政府既沒權限制婦女生育，亦無權利逼使她們生育。」他堅持這完全是父母們自己的事。

即使已確知那未來的嬰孩很可能是天生的畸型兒，哈定博士認爲仍該由父母來作取捨的決定。「我只希望，」他深思地說：「他們的

哈定博士認爲最有效的節育方法，是該讓婦女成爲她自己生命的主宰。他相信除非她們能不爲受孕的煩惱所苦，否則她們永遠也得不到真正的解脫！

「剝奪婦女這項自由的所謂道德制度，是男人發明的玩意兒，」他以陳述一項事實的口吻說：「一個沒有嚐過懷孕生子之痛的男人，憑什麼資格可以禁止婦女不要孩子的權利。」一位女士的一席話使哈定博士非常感動，她說，在道義的立場來說，她反對墮胎，但由一個男人來說同樣的話，「我常懷疑他是否在一假藉可憐的倫理道德來掩飾其男性支配慾。」

雖然反對者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理由，哈定博士仍堅持已見，他說：一個婦女現在要求墮胎，可能是爲了健康不良，未結婚、或正處離婚邊緣，甚或神經不健全等原因，也許待三五年上述原因消失之後，她又會想要一個孩子了，而這個孩子是她真想祈求的，「想要孩子」這關鍵非常重要。

「要藉手術來除去的孩子，常是不受歡迎

醫生們都能見高識遠，指出各方面的情勢，以資父母們作從長計議時參考。當父母們保證他們會給一個畸型的孩子以額外的關愛時，乍聽起來其動機是可取的，但他們也該顧及其他的孩子，額外的愛、精力、金錢都加到這個畸型兒身上了，自然會透支了其餘孩子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利。」

美國現已煽起一種墮胎合法化的運動：即在特殊情況下；如被強姦或亂倫的結果懷孕者，醫生可以爲之通行墮胎手術，如果這條法令被通過的話，則每一件案子都要經過由一些醫生等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審查過，然後決定是否可以墮胎。

這一來就使美國更像斯堪地那維亞一帶的國家了，他們就是這樣的，一個婦女向委員會請訴之後，進行醫療上的墮胎手術是合法的。哈定博士認爲這種委員會制度，看起來雖民主，總是件危險的半吊子的決策，無論在醫學或道義的觀點，都不切實際。

在醫學的立場，早期墮胎是安全的，如果

進行得較遲；譬如斯堪地維亞的婦女們，就常在懷孕第四個月以後才動手術，則其危險性增加五十倍。雖然這些國家的醫術很發達，但比起能自由墮胎的匈牙利，其墮胎的死亡率還是高出十倍。

爲什麼她們寧冒生命之險而不早些去呢？哈定博士推測是因她們不願意拋頭露面去向一大堆醫生求情，再者委員會的辦事時效向來是以緩慢聞名的。

在議決期間，請訴者的身心都飽受折磨。哈定博士說：「你想想，一個極不耐煩的女子在等待着一群高不可攀的人爲她作着一件舉足輕重的決定，其心情之焦灼程度該是怎樣的呢？難道我們逼使婦女們出之以乞憐的方法，就能增進人類的尊嚴了嗎？」

哈定博士不以爲然。當一群學生請他作一次有關家庭生活問題的演講時，他得到了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

「我知道對他們一如幾年前對我一樣，這是一種新的觀念，我很希望知道他們的反應。

這講辭沒如他預期般地掀起風暴，所有問題都是友善的，「也許，」哈定博士有點迷惑的說：「那些反對者會這樣想：如果我不說些什麼，他們才不來聽呢。」

之後他被人群圍住，有人半開玩笑的向他自我介紹是醫生兼墮胎能手。一位婦女建議他該強調「受歡迎的孩子」這一點，因爲那就是她生活意志的來源。

經過這次公開演講後，哈定博士碰上許多奇怪的事，走到那兒都有人把他截住，有時他們自稱是羅馬天主教會的神父，並表示他們很贊成他的觀點。他的一位高齡九十二的教授嚷着說這講詞非常精彩。

反對者則如他所推測的叫道「謀殺」「混交」。他注意到喊叫「混交」的常是那些年青人，「我想年長的人不提到這一點，是由於他們對人生看得多了，他們看透了太多孩子對於婦女是何等的負荷，可能這方面的常識已使得混交這問題黯然失色了。」

哈定博士覺得現在已是展開爲墮胎爭取法

「他說，他將所有事實及他的論點都提了出來，出乎意料的是這些學生好像既不驚奇也沒反感，大體說來他們好像很同意他的看法。

後來他又被請去作一項對外也公開的全校性的演講，於是他又抓住機會以「墮胎與人性尊嚴」爲他的講題。

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因爲言論自由一向是加州大學的傳統政策，但也許是哈定博士他本人使然。

他的年齡（近五十），家庭狀況都是良好的憑藉，還有他曾在該地執教達十八年之久，同事們尊敬他因他是個真正的科學家，而且認爲向來是相當保守的；學生們愛戴他因他心智機敏，而又富幽默感。

演講會場能容九百至一千三百人，聽衆中三分之一是外來者。哈定博士將他的問題提了出來，並作結論——「傳統的觀念是不易破除的，但像我們所處的社會，它必能分辨並承認合理的道義上的權利。觀念的轉移雖然慢，但可能會更穩實些。」

律的全面戰役的時機了，「如果有位豪傑挺身而出的話，」他不願帶頭作這事，因爲「我唯一的意圖只要把大家領到某個方向，讓他們自己合理的討論這事。」

他很以自己不需要到處奔波以尋找發表演說的機會而滿足，一有機會他就接受。他最樂意參與的是加州立法院的邀請——請他以專家兼見證人的身份，出席旁聽該州放寬墮胎法的議案。

谷特馬區博士，一位與控制出生率等活動最有關連的人，曾寫信給哈定博士說：要這個國家考慮到合法墮胎這建議，起碼得等上一百年，但他並不灰心。

「如果我願打賭，」他說：「而這代價高到使有關當局感到吃不消時，保險十年之內，至少有一州會容許自由墮胎。」

哈定博士對他的同胞們接受理喻的能力有無限信心，他相信只要事實存在，他們沒理由不承認墮胎是道義所能包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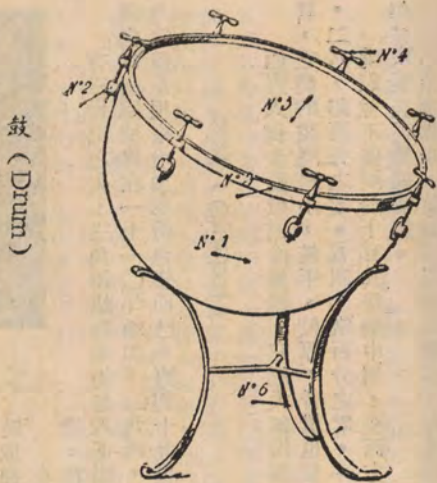
樂器的故事

伍 收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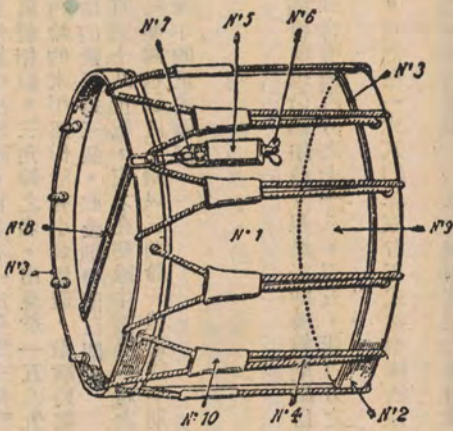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浪漫時期 (續)

定音鼓 (Kettledrum)

定音鼓也是幾經改良，才能適合於近代樂隊之用。它的老式形狀，已然可以應付軍隊及早期管弦樂隊之用，它們以兩個為一組，目的在於產生主音及屬音。當它用於近代樂隊中時，常需由某一個調律轉入另一個調律，因此演奏人必須在演奏中途改變鼓的音高。調整鼓上的十幾只螺絲，使它準確的改變為另一音高，即使是最有經驗的人，也需要幾分鐘的時間。這種情形，常與作曲家的要求相抵觸。因此需要另增設備，使演奏者能隨時改變它的音高。一八一二年克拉默 (Gerhard Cramer) 於慕尼黑發明了一種中央螺旋的機構，可以同時將所有的螺旋轉動。一八二一年斯托弗 (J.C.N. Stumpf) 於阿姆斯特丹完成了一種類似的機構，它轉動鼓身，而非中央螺旋。最新式的定音鼓稱為踏瓣鼓 (Pedal Drum)，它利用一只踏瓣調節中央螺旋。踏瓣踏下愈多，發音也愈昇高，僅需幾秒鐘就可由調至。 (圖二二七)



(圖二二七)



(圖二二八)

鼓 (Drum)

除定音鼓外，樂隊中還另外有三種鼓，它們是小鼓 (Side Drum)、中鼓 (Tenor Drum) 及大鼓 (Bass Drum)。小鼓是在一個淺薄的圓筒上，張設兩面羊皮，皮面張於筒上，再以繩索，皮帶，或螺絲將筒圍張緊於圓筒上。向上的一面鼓皮為敲擊面 (Batter head)，下方一面稱為響弦面 (Snare Head)，有幾根腸弦或彈簧線橫在響弦面上，敲擊時弦與鼓皮相互碰擊，發出小鼓特有之沙沙聲。 (圖二二八，二二九)。

中鼓的構造與小鼓相似，但鼓身較深，且無響弦。大鼓是一只大而淺的鼓，擊奏時鼓面向兩側，以一只頭部裹有柔軟物的鼓槌敲擊。它的發音低沉而有力。



(圖二二九)

三角鈴 (Triangle)

在十九世紀以前，大鼓在習慣上都稱之爲土耳其鼓 (Turkish Drum)。

係一根圓鐵棒，彎成正三角形，用一根繩索懸掛之，以另一金屬棒敲擊。它可以產生許多不諧和的泛音，因此發音尖銳且無一定音高。

當這種樂器最初於十五世紀中出現時，它並不一定全爲三角形，有時成梯形，與中古時代的馬鐙相似。三角鈴之名，出現於一五八九年。

在十九世紀以前，三角鈴的水平部份附有小金屬環，敲擊時鏗鏘作響。在一六〇〇年以前圓環的數目爲三個，此後則增至五個。

有三世紀之久，三角鈴始終未能進入正規音樂的範疇之內。直到十八世紀，它才在樂隊中獲得一席之地。漢堡歌劇院樂隊在一七一〇年增加了三角鈴，七年後德利斯登宮廷樂隊也設置了兩只三角鈴。但這些早期的三角鈴僅是用來增加部份色彩而已。直到十九世紀初，它才成爲樂隊中的正式編制。

鏡鈸 (Cymbal)

西方人很少製做這件樂器，它們大部份都是由中國輸去，直到目前也仍然如此。但最好的鏡鈸則出自土耳其，它們的體型略小，較平、較厚，音量也較大；它們所用的合金含有銅百分之七十八·五五，錫百分之二十·二八，鉛百分之零·五四，鐵百分之零·一八。

鏡鈸並不僅限於土耳其音樂中用，在西方的音樂中也常使用。它們在一六八〇年左右正式被樂隊所採用，但僅限於表現異國情調。

小型樂隊中，鏡鈸不用專人擊奏，而是由大鼓的演奏人兼任之。因此鏡鈸的一面就被固定在大鼓邊緣上，

演奏者手中持拿另一面而互相敲擊。但這種奏法並不理想，因爲鏡鈸的最佳奏法，是二者相互擦擊，而不是呆板的敲擊，後者會使它們的振動缺乏生氣。

木琴 (Xylophone)

這是一件發源於亞洲的樂器，於一五一一年左右出現於歐洲的記載中，但並沒有成爲一件西方的樂器，大部份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形態。至一八三〇年左右，一位俄籍的猶太人古西克夫 (J. Gusikov)，以優異的技巧演奏了這件樂器，使歐陸的音樂中心認識了它。孟德爾松在一八三六年聽過他的演奏，他記述道：「將幾根木棒放在草墊上，用另外幾根木棒去敲擊，他的演奏與最精良的樂器無異。利用這些東西，怎麼能奏出那種最微細的聲音，始終令我不能理解。」此後木琴非僅用於輕音樂及雜耍戲中，連交響樂隊也用到了這件樂器。聖賞就在他的交響詩「骸骨之舞」中，用上了木琴，以它來表示骸骨碰擊的聲音。

近代的木琴以一排木片組成，各片之間用軟墊隔開，放置於乾草捆成的圓束上。木片的音域範圍共有三個八度，分列成半音及全音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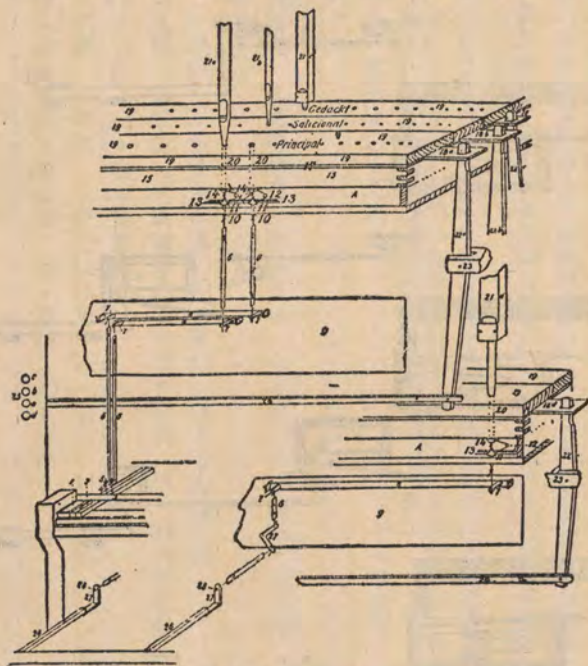
風琴 (Organ)

音樂進入浪漫時期後，不具人格的作品風格，被個人化的浪漫主義所替代。風琴是一件不具人格化的複音樂器，因此而逐漸落伍。音樂已自教堂走入了群眾，但風琴則仍然侷限於其中。

大多數的風琴製做家，一直保持着過去的傳統，仍不考慮音樂的需要。另外一些人則致力於風琴的改善，使之能適於新音樂所需要的表情力量，以及構造的簡便。約在一八〇〇年左右，達姆斯特的一位神父伏格勒 (Georg J. Vogler) 完成了他的新設計。新琴減省了不少音栓與音管，三組鍵盤分別以三十二呎，十六呎，及八呎爲基礎。但伏格勒並沒有真正裝設三十二呎音管。他利用同時按下二只高音鍵所產生的音頻之差，在聽覺上造成低音的感覺。例如c及g兩個音，是C音的第二及第三泛音，後者在聽者耳中是一，正好是三與二之差

中，只要動作一個拉桿就可
以改變為第二種或第三種的
組合方式。
這些複雜的設備，必須
要有非常可靠的機構。聯接
琴鍵、音管的動作機構，是
一套繁雜的系統，有木製的
推動桿，拉桿以及滾輪等，
這些機構極易受到天氣冷熱
及潮濕乾燥的影響。它們既
不可靠，使用上又覺笨重，
同時所產生的壓力也不一致。
(圖二三〇)

一八三二年，貝爾克 (Charles Spackman Barker) 在倫敦發明了一種氣動桿 (Pneumatic lever)，操作演奏機構，並使空氣壓力平均。它使拉桿不直接操作氣瓣，改而推動一小風箱，再利用風壓開啓氣瓣。



(圖二三〇) 及說明

- 1. 琴鍵 3. 面板 4. 拉線 5. 調整螺絲 6. 拉桿 7. 滾棒
- 8. 滾輪 9. 滾棒支板 10. 鈎 11. 吹口 12. 聲板彈簧 13. 氣瓣導桿
- 14. 氣瓣 15. 槽溝 17. 支板 18. 滑片 19. 音管架板
- 20. 架板孔 21. 音管 22. 音栓推桿 23. 推桿支架 24. 音栓拉桿
- 25. 音栓 26. 踏鍵 27. 踏鍵推桿 28. 調節螺絲 A. 氣室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利用g及c'的混合音造成，因為這兩個音是C的第三及第四泛音（四減三仍等於一）；利用c及e'也可以，因為它們是C的第四及第五泛音（五減四也等於一）。以八呎音栓奏出五度音，可以產生十六呎音的效果，以八呎音栓奏出三度或十六呎音奏出五度，可得到三十二呎音的效果。因此在伏格勒的系統中有些基音音栓就改用三度及五度音替代之。音栓的混用盡力量予以避免，以免引起混亂。但由於漸強音設備的增加，表情能力也增強不少。他的目標是造成一「組織良好的樂隊的真實畫面。」

這種簡化的系統，結果失敗。大多數的風琴家都不喜歡它，他們認為伏格勒的風琴僅能適合於音樂演奏會而不適合於教堂用。伏格勒失敗後不久，風琴以另外一種形態成爲一件樂隊用的樂器。十九世紀初，樂隊具有一種需要色彩豐富，強大有力的新傾向，風琴也就隨之進入了音樂廳，而成爲樂隊的一份子。因此它就必須具有與樂隊同樣富表情，聲音強大，音色豐富，多變的性質。當時風琴的許多發明，都反映出樂隊所具的傾向。風琴上過去所用的許多音栓，都變成了模倣樂器獨奏的音栓，如橫笛，雙簧管，英國角，單簧管，小喇叭，小提琴等音栓。

至於表情則更特別受到重視，並裝設了兩種增音器以獲致各種表情，其一是百葉簾式增音器 (Venetian Swell)，它是裝設在音管上的一只箱子，附有百葉簾，利用一只踏瓣控制它的開閉。這項機構係於一七六〇年左右所發明，原係供大鍵琴之用。第二種增音器是德國的旋轉增音器 (Rollschweller)，發明於十九世紀後期。它利用一只踏瓣使一具圓筒轉動，筒面上有許多凸出桿，將各音栓逐一推動，可產生一急速的漸強音，由發音最弱的音栓至全部風琴音栓。

強大的聲音可利用增加音栓及增強風壓二者而獲得，至一八五〇年，大教堂中所用的風琴，具有一百個音栓，四組鍵盤，二組踏瓣。風的風壓也增強甚多，另外更增設了使風壓特強的音栓。

音色的混合，部份依靠音栓，而更主要的要依靠一套編組良好的聯結器。演奏者可以利用它來變換音栓，也就是在彈奏某一鍵盤時，使它同樣可以利用到另一個鍵盤上正在使用的音栓。

音色的快速連續變化，係利用混合音栓 (Combination Stop) 而獲致。控制音栓的拉桿，在鍵盤側另裝設有一兩個重覆的拉桿；在演奏之前，演奏音可以利用這些拉桿連接到以後將要使用到的音栓組合上，在演奏

「凱莉小姐，有什麼事情嗎？」
 凱莉似乎有點不自然，「今天是聖誕夜。」
 她說道。
 「我曉得。」
 「假使能找到別人來代替我的話，那麼我可以離開嗎？」
 「你最好去問一下醫生。」海立特小姐簡捷地打發了她，並望着她步入走廊去應一位病人的呼召。凱莉有着漆黑的睫毛，深藍色的眼睛，和一束柔軟的秀髮。海立特對她還感到滿意，因為她像一般女孩子那樣工作，尤其當她想使自己能成爲一位出色的護士。或許她渴望能與她的情人共同參加午夜的彌撒。那麼她這種要求並不能算是過分，安妮。海立特這樣付度着。那種來自幽暗的教堂中人們的讚美神的歌聲，以及心靈上的寧靜，從來就沒有侵入到安妮的生活裡。它們只出現於凱莉的世界中，因為她深深的知道，安妮總是從事那些能發揮出自己最大能力的事情。她的整個心靈全寄託在這個兒童病房裡。



午夜奇蹟

時 潮 譯

~~~~~  
 到了聖誕夜的時候，忽然發生了一個奇蹟……  
 兒童病房的護士長，安妮。海立特小姐，翻了翻記錄表，推測了一下可能於明天——聖誕節出院的病人。看來希望並不大。毫不動容地將記錄表擱置一旁，她不是屬於那種輕易動感情的人。她是一位身材高大，臉色紅潤的女人，從事護士工作已有卅年之久。富於同情心的她，使病人們對她的信任，超過了那些能說善道以及一付假惺惺的探病者。在海立特小姐的世界裡——醫生，護士與病人是她唯一的重心。會客的時間過了，晚餐後不久，醫生與她就要按例的巡查各個病房。實習護士凱莉走到桌前，海立特小姐放下手中的表報。

電梯的門開了，住院醫生進入走廊，他核對了一下桌子上面的圖表，於是與身旁的安妮開始巡視。他們倆人合作得很好，因為在醫藥的服用方式上，在對孩子們仁慈的態度上彼此都能處理得那麼簡潔，有條理。途中，他們聽到一陣歡樂的笑聲，是孩子們由於受到父母爲了守望節日而留下來的鼓勵，況且護士們都離去了。

病房中有十二位病人，可分爲肺炎，骨折和盲腸炎之類。平時病房內很少發生那種悲慘的事情，安妮希望在今年的聖誕節裡也同樣不發生，但是她並沒有將羅吉考慮在內，因為他深信人們是爲了死才活着的。在她認爲，不幸的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意義，它們是可以避免的，如同今天下午那樣。孩子們的房間，都是面對面的排列着，一直伸展到走廊的盡端。唯一令人感到慰藉的事情，却是孩子們並不曉得死亡天使正站在他們的身邊。

當他們走近到兩間房子旁邊，安妮低聲地說道：「羅吉好像是好了一點。」

「有時候，這種很難治好的病人，他的精神反而會變得好一點，可是支持不了多久的。他還覺得有點不舒服？」

「沒有。」

「那就行了。」醫生說着就邁進房間，一個小男孩正躺在床上。「噢？那是聖誕樹嗎？」

「是湯太太帶來的，」羅吉仔細地看了一下那座綴滿了爆米花，由箔片裝飾成的人工聖誕樹：「說是大家幫着她做的。」

多麼難得啊，安妮想着與卅個男女孤兒生活在一起，由一位保姆來照顧他，比起她自己的其他病人，尤其那些以用禮品來代替探望兒女的父母們，他實在需要有一個家庭。假如她自己是凱莉的話，她一定會為他點上一根蠟燭，並且為他那不朽的靈魂禱告。唯一能消除她心裡的痛苦，是從他憔悴而灰白的臉上能找到一絲笑容，倘能如此，那她倒真的要謝天謝地了。但像以往那樣，她總是將它秘密地藏在心裡。

沉而擔憂的表情却阻止她說出來。他不能參與這種事情，日以繼夜的躺在床上，他幾乎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而現在他試想加入走廊的那一邊的世界裡。看樣子他非要成爲其中的一份子不可，安妮領悟到這一點，因此在她稍稍地沉思了一會兒之後，於是開始解釋道。

「羅吉，那邊是一個跟你一般大的小男孩。他在玩他父親的手槍時，不小心讓子彈打到了。醫生正忙着給他開刀，想辦法把他治好。」

「噲，那麼他受傷了？」

「不僅是傷了，同時他已經失去知覺。他自己根本不曉得子彈穿出來，也不曉得自己在醫院裡。」

「那麼你想看他會好嗎？」

「我希望他會。」

「那麼你是說他不会好，是嗎？」

「啊，羅吉，像這一類的事情沒有人敢說一定會怎麼樣的。」

「今天晚上是聖誕夜嗎？」

醫生的手向着纖弱的身體伸去，輕輕地撫摸着瘦小的肋骨，一雙眼却機警地凝視着那付淘氣的眼睛，彷彿將有一件重大的發現似的，這種診察僅是一項例行的工作，對羅吉是沒有什麼幫助的。雖然羅吉會滔滔不絕的談問着，不過有的時候他反而會一句話也不說，因爲談話會使他感到疲倦。這次他似乎並沒有提出一些問題，可是突然地他像小動物似的喘問着。

「那邊是誰呀？」他問道：「有好多人擠在那邊，大概有五十多個醫生護士，是個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是男孩子。」安妮說着並將他的被單拉拉直，順手整理了一下枕頭。

「怎麼了？」羅吉問道。

「是件意外的事情。好了，現在你該睡了！

「海立特小姐？」

「嗯，羅吉。」

「請你告訴我那個小孩的事情。」

安妮本來想告訴他的，但是他臉上那種深

安妮握住他的腳趾頭，揚起被單和毛氈：「是的，你要我把你的襪子掛在那兒呢？」

「掛在床角好了。」羅吉說道。

「好了，現在你該睡覺了，不然的話聖誕老人就不來了。」

「海立特小姐，聖誕老人大概什麼時候來呀？」

「以前都是半夜才來。」

羅吉滿臉困惑地說道：「那麼我的襪子就不要掛了。海立特小姐，請你半夜把我叫醒好嗎？」說完他就抑起身來，於是安妮很快地回到床邊，將她一雙柔軟的手放在他的肩上，緩和地扶着他躺下去。

「海立特小姐，請你半夜叫我一下好嗎？」

「爲什麼呢？」

「去年湯太太告訴我說，聖誕節的午夜是一段神聖的時間。同時她又說，所有的牛和馬都會在這個時間跪下去，因爲牠們知道耶穌是在那天誕生的，而且還會出現一些奇蹟。」

「你希望出現那一種奇蹟呢。」  
 「我希望那個孩子的病能夠變好。」  
 「羅吉，醫生會盡力設法去醫治的。」  
 「可是，海立特小姐，他的母親還留在走廊那裡。我聽到他母親在哭，他父親也是。我曉得他沒有好，除了奇蹟之外，他是不會好的。海立特小姐，請叫醒我一下，我不在乎我的那隻襪子，連有沒有聖誕老人我都有些懷疑。」  
 「他說話時的樣子有點羞怯，因為他自己也無法確定。」

「那麼，好吧！」她說完於是替他把被子蓋好，隨後將電燈熄了。多麼可憐的孩子，當她離開房間這樣想着。他決沒有想到真正需要奇蹟的却是他自己。

安妮向通道望去，看見他們將那個男孩推送到手術室。他的名字叫柏德，一個平凡的名字，平凡的男孩，平凡的悲劇。

醫生的書桌上堆滿了文件。今天早上他准許四位護士回去渡假，否則在聖誕節對病人的看護值班層排得很好的。安妮看得出來凱莉

着手站在那裡。

「去吃晚飯好嗎？」米契說着將她戴着手套的手藏入他的大衣袋裡。

「你還沒吃？」

「我在等着你呢。」

「我曉得，」她說道：「你自己餓着肚子，是爲了省錢。」

「誰說的？我現在有錢了，我得到一份獎金，足夠我們在聖誕節用的。同時，我們還可以仿照新的儀式結婚。」

「我不要用那種方式結婚，只要結婚就行了。」

「好的，好的。」他溫和地說道：「明年春天我就可以從夜校畢業，那麼我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這樣我們——連我的母親在內，生活就沒問題了。」

順着路走到一家他們經常去的餐廳，拍掉一些落在身上的雪花。要了芬芳而熱騰騰的咖啡和烤好了的火雞，冬青屬的灌木與長春藤成對的環繞在柱上，愈發顯露出一股感人的聖誕

讓醫生爲難了一次，同時從她臉上的笑容，安妮可以料到凱莉得到允許了。安妮望了望掛鐘，九點多一點，又是一個漫長的深夜，她曉得，它可能是一個更難苦的一夜。她甚至有點嫉妬凱莉，尤其當她從走廊飛奔過去的時候。

今天晚上能夠出來，凱莉真是高興極了。她想醫生真是個玩具，至於一絲不苟的安妮，應該給她換個名字叫「法規」才對。可憐的米契，她幾乎一直就是讓別人像他那樣的等着自己。本來剛好輪到她在聖誕夜值班的，不過現在不是我的班了，凱莉想着。她甚至於來不及換上那種富有女孩味道的衣服。即使是下雪，可是米契仍會站在路旁的公共車站內。淡黃色的燈光，襯托出一條長長的黑影。倘若那天晚上她不能出來——她知道究竟他能站在那兒等多久。永遠，永遠，他或許會這樣的說。

當她從汽車的踏板跳下而奔入黑暗時，果然他在那裡。雪花在他們四周飛舞，行人道上的人們從他們身旁匆忙地往來着，她和米契挽

氣氛。

他們悠然地坐在那裡喝咖啡，吃着聖誕點心。彼此談了許多切身的問題。深夜十一點鐘，他們手牽着手的走進了教堂。兩人時常到教堂去的。燭光瀉射到站在拱道中而表情莊嚴的人們——大多數是熟悉的朋友。充滿了肅靜的氣氛，所有的一切事物在今天的聖誕夜裡，似乎都變得與往昔不同了。彷彿有一些聖徒在教堂中正耐心地等待着他們，當夜晚愈深而聖徒與他們的距離也就變得愈近了。

當她與米契併肩跪下時，凱莉曉得自己是深深地愛上了他，如果失去了他，一切的事物都會變得沒有意義。她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遊伴，而也將會成爲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的母親。她從旁邊斜眼地望了他一眼，頓然感到自己因興奮而有些戰慄。啊，他竟會是孩子們的父亲！她很快地低下頭閉上眼睛，在教堂裡想到這些事情，使她感到有些難爲情。她祈求上帝幫助她做一個好妻子和好的母親。禱告中她想起遠在他方的醫院裡的人們，想到了名叫

柏德的男孩，也想到了他的母親。隱約中她還記得那位母親的哭泣聲。在她經過走廊時，她聽到這位母親正用着嚴厲的怒聲斥責她的丈夫。

「都是因爲你的手槍，」她說道：「我央求過你把它拿開，錯誤都在你一人身上。如果柏德死了那是你的過錯。我永遠，永遠也不會原諒你的。」她抽抽噎噎的哭道。

跪在幽靜的教堂裡，凱莉試着爲那個男孩禱告。她真的那樣做了，不過她曉得她不能請求一件奇蹟。在手術室裡，這一類的事情她看得太多了。假如奇蹟不會在那邊出現的話，那麼也就沒有所謂的奇蹟了。於是她開始爲男孩的父母禱告，因爲總有一天她自己也會變成一位母親的。

「求神幫助這些不幸的人們，」她禱告着：「幫助他們接受您的旨意，使他們彼此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那種虔誠的祈求，幾乎是在教堂的一個角落裡，她看見了醫院中那一對傷心的父母。

該曉得。再不然，你們俱樂部應該有人曉得那一個醫生最好。我想或許能有一位好的醫生。」

「在這兒是找不到那種醫生的，一共只有四個護士，三位醫生，別人也幫不了什麼忙的。」他蹣跚地越過皮製的沙發，面對着她走去，溫柔地撫摸着她的手臂：「親愛的，你需要有點信心才行。」

她將手臂朝旁邊一閃，首次抬起頭來：「信心？我怎麼能有信心？告訴你！我只曉得槍是最危險的東西。我們應該把它鎖在櫃子裡，再不然扔掉。在你知道你做錯了事情之後，還爭論什麼信心？信心是那種大得連你都不曉得究竟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我的信心是太陽每天早上都會出來，我的信心就只有那一種，跟你說的完全不同。現在我需要知道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這裡應該有一位最好的醫生。」

「我敢說他就是這裡最好的。」

「現在幾點鐘了。」

他看了一下手錶：「快要十二點了。」

「他們把柏德抬進去已經有兩個鐘頭了。」

在四樓靠近手術室的旁邊有一間候診室，自從護士將擔架推走之後，柏德的父母就一直留在那裡。默默無言的坐在沙發上，雖然彼此的距離是那樣的接近，可是兩人的想法却隔離得那麼遙遠。當槍聲震遍了整個房子之後，即使他們現在沒有說出心裡所祈求的，然而他們畢竟是祈禱了。可惜他們却沒有深刻的信心。他們並不是那種嘲笑或者支持教堂的人，他們只相信那種可以摸觸與控制的事物。於是勤勉的工作，建立家庭，正常的上班以及撫養兒女，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或許能有一位更好的醫生。」柏德的母親說道：「你有沒有問一下是不是有另外的醫生？如果我們多出點錢，是不是就會有呢？」

「我敢說一定會有的。」

「你怎麼曉得？你曾經聽說過嗎？爲什麼你不去打聽打聽呢？」

「我去問誰？」

「那我怎麼知道？」她大聲地吼道：「你應該去問問海利斯先生，他是你的老板，他應

她說道。忽然她從椅上跳起來，大步的邁過房間，站在護士們爲遮擋客人用的屏風旁邊。一股濃郁的檜木味迎面飄來，她閉上了眼，頭低垂地靠在屏風上，她哭了。如今，除了一種禱告的意識之外，她已經迷失了自己，終於她祈禱了。

當天晚上，在安妮將禮品塞到羅吉的襪子裡時，她發覺時間差不多了。她喜歡做這一類的事情，當她有空時，就愛整理一下那些小玩具——藉着彈簧一躍而去的小丑，惹人愛的小動物，和外層罩着一面玻璃的謎盤。現在該停下來了。湯太太每年都要送一隻襪子給羅吉，還有一盒來自孤兒院的禮物。直到今天晚上，安妮認爲它還是一個完美的聖誕節，不過她曉得若要與羅吉所企望的做一比較的話，那麼這個節日却又變得毫無意義了。

她望了一下掛在壁上的圓鐘。整個晚上她只希望一件事，就是能從手術室裡得到一句話，那麼當她在允許午夜去喚醒羅吉時，就可以告訴他說奇蹟出現了。她不願意親眼看着一個

小男孩，以自己的信心來對抗死亡天使的挑戰。當然除此之外，他沒有一件更適當的武器來對付這一挑戰。她發覺自己開始喜歡上這個小男生了，甚至她覺得，如果他在這場小的戰爭上失去他的信心的話，那麼她寧願死去的是她自己。在她尚未認清到這一點，而於是這萬籟俱靜的深夜裡，她將自己沉沒於恬靜的禱告之中。

她並不是為柏德祈禱，她深知那是無用的，因為手術室掌握了它。他們的醫術都是超水準的，且獲有極佳的聲譽，除此之外，她不願再多想了。她是為羅吉的信心而祈禱。她是那麼激動的禱告着，因為她慣於接受各種在本質上極其嚴酷的命運。某種罕有的感觸進入她的內心，而喚起了她隱藏的愛。這種情感的變換，却使她更加感到希望的渺茫。於是她開始祈求了。

「天上的父啊，願求您增加這個孩子的信心，因為您已經將使命交付於他。假如他得不到這個奇蹟，求神賜給我勇氣用來使他離開那

件事實。願神讓他將這一信心永遠留在心裡，因為對他來說，它所表示的就是他的父母，他的家庭，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愛心。這是他唯一僅有的一種安慰。」

安妮將襪子放在一旁，襪子裡面裝得滿滿的——全是一些好玩而令人高興的禮物。她希望能夠對他多少有些幫助。時間快要到午夜十二點鐘了。她知道自己需要去找他談談。有好幾次她都看到小孩子們糾纏着那些說話不算數時的人，沒有旁的能比對一個病中小孩的食言更會使他傷心了。

安妮緩慢地站起身來，向走廊踱去。她重新望了一下手錶，分針正在向着十二點鐘移去。輕輕地推開了羅吉的房門，走廊的燈光照在床上，她大吃一驚，是一張空床。不久她在床邊發現一個瘦小而潔白的物體，正面對着床墊，一雙小手緊抱着自己的頭，當她彎下身去，他對她微微的笑着。

「我曉得現在是十二點了。」他說道。  
「要不要我把你抱到床上去？」

「好的。」

她將他抱起，羅吉輕似羽毛般的躺在她的懷裡。她小心謹慎地將他放在床上，隨後拉直了蓋在他身上的氈被。

「你一定有一個鬧鐘。」

羅吉笑嘻嘻的樣子：「好玩得很——我是剛剛睡醒的。我不是好久都沒有離開床了嗎？」他驕傲地說道。

「對了，你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我猜我——比以前要好了一點。」

「我也是這樣想。」安妮用手摸了摸他的前額，冰涼的，像夏天的絲綢那樣又滑又涼。

「你禱告了嗎？」

「根本不是禱告，你總不能祈求一個奇蹟呀！」

「那麼你沒有禱告囉。」

「沒有，你只要相信就行了。」

「現在睡覺好嗎？」

「好的。」他想去握住她的手：「你認為聖誕老人已經來過了嗎？」

「啊，沒有，剛剛才下雪，他等一會兒才來，就在你睡着了的那個時候。」

安妮慢慢地走到走廊上的桌旁，在將這隻襪子拿進去之前，她需要在外稍稍停留片刻，否則會使他不相信有這麼一位值得懷念的聖誕老人。末了，竟是由她來扮演這個聖誕老人的奇蹟。掛鐘的指針依然緩慢地跳動着。

時間是深夜一點十五分，電梯指示燈亮了。安妮從桌上抬起頭來，看見擔架推入了走廊，隨後小心翼翼地轉進柏德的房間。從他父親安穩的態度上她就猜到了一個大概。對着她的老朋友佩蒂打了一個招呼，後者正疲倦地進入走廊，懸掛在下顎的口罩仍然在搖來擺去，頭上纏着消過毒的紗布，再加上眼眶下黑色的眼圈，安妮只要憑着她的一種標誌，就能曉得她的重擔已經解除了。

「很糟嗎？」安妮問道。

「是個大手術。」

「我原來對他不存太多的希望。」安妮說道：「他居然成功了，你不曉得我多高興呢。」

「說來也是好笑，」佩蒂說着就坐在桌子的邊緣上：「我們這裡的各種手術我都在場，從來就沒有錯過。我敢發誓那個孩子一定是得救了。當他們把他推進來時，幾乎可以說是斷了氣，那種現象你一定也看得出來。可是快到午夜的時候，却發生了一件怪事，好像有人在旁邊說着『不要把他帶去吧，這次請帶走另外一個人好了。』」安妮，你相信奇蹟嗎？現在你說說看。」

安妮沒有回答她。手裡還握着那隻襪子，在她奔入走廊時，她仍能聽見佩蒂說道：「帶走另外一個人吧！」

安妮很快的闖進羅吉的房間，走到他的床旁，向他伸出手去。站在黑暗中，她開始哭了。她早就知道，他到醫院來無疑的那是他生命旅程中最後的一站，但是當他不能駕御着這座由奇蹟造成的輝煌馬車時，那麼他的奇蹟對他自己有什麼益處？

安妮暗暗地責備自己，勉強將淚水吞嚥下去，於是開始做那些以往為她所熟悉的事情。

最後她肅靜地走出房間，順手將房門關好。此時她想起了那隻美麗感人而裝滿了禮物的襪子。拿着它越過走廊，以一種刻薄而粗暴的語氣將它交給柏德的父母：

「告訴他說這是對面的那個小男孩送給他的，他希望你的兒子有一個非常快樂的聖誕節。」

安妮重新開始辦理她自己的事情了，但是在她的內心，却有一個無情的死結；對於禱告者的這種奇異，甘苦難判的評價深深的感到費解。

如果將他們每一個人的信件，偶然的匯集在她的書桌上，一如那些病人的圖表，那麼她就可以瞭解了。因為那天晚上共有四位祈禱的人。她的祈禱是為了一個孩子的信心，凱莉的祈禱是為了親情關係的存在，其次，父母的祈禱是為了兒子的生命。然而羅吉，事實上可以說並沒有祈禱，他只是單純的相信而已，但是其結果却正如他所相信的。

譯自：『McCall's』 Dec. 1956

By Camilla R. Bittle

一完！

新年的那一天我們要許一個願，在新年裡定下了一年之計。



Mille McWhiter 著

陶然 譯

歲末來臨，寒冬仍留滯在田納西的丘陵上。當地的居民因此除了在火爐後面掛上一份新日曆，煮一鍋黑眼豆之外，並不感覺到新春的降臨。

臘月底，離我們最近的鄰居波普太太送給母親一袋乾豆子，而且告訴她先用水浸一夜，然後和豬骨一起燉。

「初一妳就可以同孩子們一起吃了，」她一面說，一面用她的圍裙擦着雙手。她肥胖的身體經常圍着麵粉袋做圍裙，隆隆的腹部就好像一袋麵粉一樣。「過年吃黑眼豆會帶給你好運道

！」  
母親謝了她。「可能妳不相信！」她說。接着她噓了一聲，因為波普太太非常相信的。那兒的居民經常喜歡祈求幸運之神。每一座谷倉的門上掛着一生鏽的馬蹄鐵，後門的鐵釘上懸着一隻兔子的後腿，孩子們的頸上掛着一小袋阿魏藥草用以避疾去邪。

那年秋天我們剛搬到那兒，妹妹波莉和我都未掛阿魏藥袋。那年家中不景氣，父親也不幸在那時去世，母親做教員維持全家生計，所以帶我們遷到那兒，如果以前母親也相信幸運符的話，那時她也會完全失去信心了。她只相信一切靠自己靠毅力，才能使她在偏僻的宿舍裡帶着她的兩個稚齡女兒，渡過窘困的日子和漫長的多夜。

九月裡我和波莉不幸都染上了百日咳，唯一的治療只不過是一湯匙放糖的煤溜油。後來我們又躺在床上出疹子，母親用梓木皮煨茶給我們喝，將痘子除去降低燒熱。

十月底的一天，波普太太帶來兩隻小袋，

說。

我們越過玉蜀黍田，踏上木板的門廊。門邊有一袋香腸和一張波普太太留的字條。「我們今天殺豬了，」字條上說。

母親微微一笑，搖搖頭，波莉說：「妳看，好在妳許的願沒有說出來！」

母親在爐子裡生起熊熊旺火，我們吃香腸和熱餅干之後，她說：「現在讓我們來練習妳的拼字。」

十一月裡，每晚我們都坐在鋪着油布的桌旁，重覆練習拼字，漸漸的趕上了許多同學。我沒有考過一百分，也不是班上最好的，但是我相信我的運氣來了。

正在這新年來臨之前，波普太太送來一袋黑眼豆，說是會帶給我們幸運，我覺得這正是我等待已久的徵兆。

新年那天，母親為大家祝福之後，我說：「吃飯之前，我們是不是要許一個願？」

母親正在舀豆子。「趕快趁熱吃。妳可以在新年裡作個一年之計。」

她說：「這個給孩子們掛吧，」母親拖着疲困的身子點點頭。

阿魏藥袋真像符咒一樣的靈驗。我們經常在戶外的陽光下呼吸新鮮的空氣，而整個冬天都活潑健康沒有一點意外。

不久我和波莉從別的孩子們那裡學會了，看見毛虫要吐口水，否則就要生病；十一月裡有一個晚上，我們三人從學校出來，跨過農地回家時，我抬頭看見一輪新月。

「許個願！」我叫道；然後說：「我希望拼字能考一百分！」那時我唸二年級，我的拼字是全班最差的。

「妳講出來了，」波莉說：「不會有效的！」

「一樣有效，」我說：「新月會帶給我幸運！」

母親忽然停下來看着我。「除了許願之外，」母親說：「自己還要努力。所以除了許願之外我要工作才有飯吃。」

我握着她的手。「我要為妳許個願！」我

「要說出來？」我問。

她點點頭。

本來我不應該把我的心願說出來。但是我抱着一個燦爛的希望已有幾星期之久，只等候符咒的庇佑。

「我希望……」

「我決心……」她糾正我。

「我決心，」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要贏得全校的拼字比賽的冠軍！」

拼字比賽是在二月底在村裡的教堂舉行。這是全默迪生縣競賽的一部份，選出各年級優勝者之後，然後赴賈克遜參加最後的決賽。我們這間學校規模很小，只能派一人參與決賽，中選人的母親也可以陪同前往！

我還不曉得如何將波莉也帶去，這點讓我以後再來許願。想到母親也能去，穿着她最漂亮的藍色衣裳，到城裡去回味她往日的歡樂，我真是興奮極了。

「妳的決心是什麼，波莉？」我問。

「我沒有，」她說。

「妳爲甚麼不下決心每晚梳頭？」母親對她說。「梳一百下。」母親摩撫着油布上的花紋溫柔的說：「我決心要感謝我們所獲得的幸福。」

於是新的一年開始了。

正月裡白雪紛飛，母親說她很感謝上帝，好好的聖誕假期裡我們到樹林檢回許多松枝做柴火。波莉坐在爐火旁一面梳頭一面數着數，練習她的算術。我在一旁專心的複習拼字，到我上床睡覺時，眼前盡是生字在飛躍。

正月從日曆上溜過二月來臨。母親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受了涼，患了感冒咳嗽不已。波莉現在學除法，她時常算出聲來，梳頭也忘了記數。我的功課也落了後，因此晚上拼字之前先得複習功課。

拼字比賽之前兩個星期，我對母親說：「我不會得勝了，媽媽。」

她站在爐旁，正在攪拌一鍋黑眼豆。或許她覺得我需要鼓勵。「妳不是已經決心要去一

試，」她說。  
「是的，媽，」我說。於是又開始複習。不久老師宣佈我中選爲本班參加比賽的代表！

星期六縣裡的督學從賈克遜城來到村上，全村的人都聚集在教堂裡。

教堂門前放着一張大鋸木台，台上擺了一張長木桌，這時波普太太正忙着清點盤裡的雞塊和千層糕，這是各位母親帶來的午餐。我偷偷的溜到她的身邊。

「波普媽媽，請妳爲我祈求幸運，」我悄悄的說。

她拍拍我的頭。「哦，好的，孩子。」她說。

我們一共有六個人在台前站成一排，緊張的面對着督學。我拼的第一個字是「鬼子」，很輕易的拼的對了，第一次測驗完了我仍然留在台上。我轉眼望着台下的觀眾，看見母親高興的在微笑。波普太太也在向我微笑。

現在第二次的生字較爲困難。我在緊張獨自默誦之中很幸運的通過了。

第二次測驗督學望着我說，「汽球balloon。」

「Balloon……」我遲疑了一下，然後很快的接下去，「Balloon！」

於是他說，「妳可以坐下。」

他重覆說了兩遍，我才移動我沉重的双脚，經過大家的面前坐到第一排的椅子上。我坐在椅子上強忍着眼淚，其他的孩子也一個接一個的坐到我的身邊。最後只剩下四年級的一個滿臉雀斑的女孩子站在台上，她獲得勝利。我痛心的跑開去，傷心的痛哭起來。

但是督學要我們全體重新排列，宣佈我們獲得「安慰獎」。然後他送給我們每人一部皮面精裝的百科全書。

我顫抖的說了一聲：「謝謝你，」然後雙手抱着書越過走道依偎在母親的身傍。比賽結束，大家紛紛離去，我伏在母親肩不住的抽噎。

「事情過去了，」她一次又一次低聲的說：「不要再傷心……」

但是在我來說，事情並未完全過去。本來希望能使母親快樂，現在一切都完了，這突如其來的轉變使我幼小的心靈感到萬分的痛苦。

不知何時波普太太走來撫摩我的新書。

「孩子妳真幸運，」她說：「看，妳這本書多漂亮！」

我沒有理會她。我仍舊在哭。母親說：「給她吃點東西，她會覺得好一點。」

但是我並不想吃。雞塊令我難以下咽，後來我們離開教堂在回家的路上，我說：「我決不再吃波普太太的東西！不吃她的雞，也不吃她的黑眼豆！她騙人！」

「噓！」母親說：「不能這麼說。」

但是我覺得非常惱怒她，到家之後我忽然脫口而出：「妳也騙人！」

母親聽了瞠目結舌不知所對。

「波普太太說我應該祈求許願，」我說：「妳告訴我應該下決心。我都照做了，但是

「但是——」我又禁不住放聲哭泣起來。  
「下決心是對的，」母親說：「雖然可能一時不會立即成功。」

「沒有用！」我哭着說。  
母親生起火，坐下來將我摟在懷裡。她輕輕的搖着，仰望天花板，繃着眉頭。

「我想——」她溫柔的說：「我想可能我們都不對。可能是妳下了決心去尋求，妳就可以得到幸運。」

然後她起身，走到桌旁翻開百科全書。「妳這本是我們家裡最漂亮的書，」她說：「讓我們來看看書裡有些什麼。」  
於是從那晚起，有許多個晚上她逐一的將百科全書唸給我們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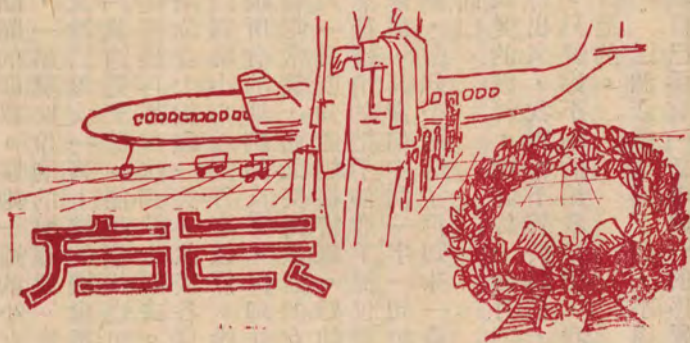
那本書早已支離破碎，損害不堪，但是多年來我仍然珍藏在身邊，帶給我無數的歡笑，也帶給我無盡的寂寞。漸漸我遺忘了它，將它擱置在書架



上。  
今年新年來臨之前，我到超級市場去購物，我在堆滿着的食品之間推着小車子。忽然看見一袋黑豆。  
豆子已經換了新裝，但是仍舊像多年不見的老友一樣，在漂亮的塑膠袋裡向我招手。我站在那裡，不禁勾引起我的往事。  
我放了一袋在車上帶了回去。我將老百科全書搬下來，拂去書上的積塵，將它擺在書桌上。

現在又是我浸豆子的時候了。

譯白·Red Book



畢 黎 節 譯

小城的機場上洋溢着聖誕夜的聲息。在既小又陋的花崗岩建築裡，熙熙攘攘的擠滿了人。形色匆忙的小生意人穿梭而過，一群群的家人佇立着焦灼的等來家團聚過節的祖父母；擴音機裡大聲的喧嚷着聖誕頌歌，中間不時插入一段急促的播告，催促每一個人快踏上歸程。  
這天，環迴航空公司共有兩班飛機前往波士頓，但機票很早以前就已被訂購一空。當三點三十分定期班機乘客開始列隊上機時，出現了三名額外的旅客待立於一旁。她們是白露絲小姐，彭太太和她的女兒。

「環航」櫃台上的年輕人待她們蠻客氣，很同情她們乘不上三點三十分那班飛機。白小姐還只是個大女孩，他看得出來她仍在猶疑不決，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她一身上下全是嶄新的行頭，這身打扮看來不像是回家前的樣子。最後她終於告訴他說她要等五點五分的加班機。如果到時候有位子空出來，她就有優先上機的機會。

彭太太有着一頭黑髮，身材苗條，眼下有

着一圈圈的面紋。跟她一道的小女孩大約十歲光景，一副聰明伶俐的模樣兒。當那年輕人告訴她說她們母女一齊上機的機會很渺茫時，她說：「我還是要等。能到紐約也可以，可能我可以從那邊再想办法到波士頓去。」

兩位女士相顧一笑，然後各自走向那排皮椅。白露絲小心地把行李放好。她有着每個紅髮姑娘所有的細潤的皮膚，但却並不很美。她是那種常常笑，而又笑得很甜的女孩子，不過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她很害羞。她朝候機室望了望，然後悄悄的把手伸進手提包裡，掏出了漢諾的來信，其實信中的一字一句她早已背得滾瓜爛熟，這只不過爲了再回味一番心中歡樂的滋味而已。

親愛的露絲：謝謝妳上個月的來信。妳看得出來，我實在不善於寫信，不過我擔保，只要妳不斷的給我來信，我一定會設法改進的。

這個新差事還不錯，不過到今天爲止我自己還有「新毛頭」的感覺。有位同事

誕節早晨的班。大概聖誕夜公司裡有個宴會，因此誰都不願一大早七點就去簽到上班（我也一樣！）

晚會時以及聖誕節那天的下午和晚上我都有空。當然，我想只有發了神經才會在聖誕節離家往外跑，我也是昏了頭想出這個餛飩主意來。而且要個女孩子跑這樣遠來陪我休假也真沒道理。好了，遇到誰都代我問好，但別忘了留些給妳自己。

妳的朋友（走了，但希望並沒被忘了）

賓漢諾 十二月十四日

她在勞動節時與漢諾相識，二十五歲的他當時剛從州立大學唸完音響機械的學位。一夏天都在忙着打臨時工，一面還四出寄履歷表到全國各電台去找事幹。

九月間，他們和介紹人倆口子一齊出去玩。九月間，他們和介紹人倆口子一齊出去玩。發了兩次。他倆全怕羞，因此開始時並沒有什麼發展。他看來太瘦而有點神經質，長相又不帥，她起先也對他並不中意。

但他繼續來約她，她因他的不斷來找而感

邀了我兩次到他家去吃飯，說真的，吃了一陣子小館子之後，就想能吃到點家常菜。沒有女朋友！公司附近女孩子也少見，離得又遠。大部份不是已經嫁了人，就是已經名花有主人。況且我的皮又不夠厚。哈！

我在丫街找了間房住。老實說，我對這裡的一些活動都沒有興趣。我選了一門夜間部的高等電子學，再加上在電台疲於奔命的幾小時，這下可把我忙慘了。（我每星期的上班時間都不一樣，休假是在禮拜一二兩天。）

波士頓這地方我還不大清楚。我只去卡德勒藝術館聽過幾次交響樂，不過對妳叔叔嬸嬸來說（妳告訴過我們住在這裡。）這個城市並不很有意思。

嗨！我剛想到。妳可想乘聖誕假期來探望妳的叔叔嬸嬸呢？本來我以為可以回家一趟，但是因爲我新來，而且大多數的工程師都有家有室，所以我就被拉去值聖

到高興。經過幾次單獨約會之後，他們已不再陌生。一晚，當他們看完電影回到她家後，一齊坐在她房裡的長椅上，人手一杯牛奶，她父親都已經上樓就寢，他倆一本正經的低聲談論彼此的父母，其實他們所信的一切全都屬誤解。漢諾在深夜一點多才回去。

下一星期他帶她去一家義大利餐廳。在吃罷通心粉和飲過酒之後，一件不平凡的事降臨到露絲的身上。自從離開她家之後，漢諾一直都是興高彩烈的，當侍者給他倒酒時，他搶過酒瓶來用，帶着法國腔的語調說：「且隨我一同前往卡斯巴吧，讓我們一齊奏出美妙的樂章。」

她大笑，笑得臉袋漲得通紅，她說：「喔，謝謝你，先生，大概你把我當成莎莎嘉寶了吧。」她並沒有裝得一本正經，只是脫口而出。

「我沒有，」他馬上以自己原來的聲調說：「我對莎莎嘉寶可沒興趣。可有人告訴過妳，妳是個很甜，很甜的女孩？」

這就是一切的開端，她沒有因忸怩而垂下她的眼簾，反而迎向他的目光——在短暫的一刻間四目相顧，她的一顆心在冉冉浮升，這時她才覺出她是非常非常的喜歡漢諾。由於她深深地喜愛着他，因此她毋需作任何愚蠢的回答，如果可能，她會讓他看到，她正將他所說的聊敷語細心的摺疊起來然後深深的藏在心底。漢諾小心的把刀又放好在盤子上。「妳對結婚有些什麼看法？」他問，連忙又補充說，「我是說一般性的。」

「喔……」她說，一邊心兒突突跳，一面又忍不住凝視着他瘦削而歡愉的面龐。「我認為結婚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他們談婚姻——一般性的——談了好一陣。他們都認為必須要能彼此盡量去相互了解，最好是能有共通之處，不能存着成天送花送什麼的幼稚念頭。漢諾說他很懂，他的觀念還很古板，他要太太能呆在家裡，當然他也希望她能對這世界有興趣，和參加一些俱樂部和其他的活動。他可不希望娶個見不得人的小耗子。露絲

說她也懂，她一直想要能嫁給一個她所尊敬和仰望的男人。後來漢諾眼望着窗外的長空，說一個男子漢必須能負擔得起家庭生計，使妻子不會受到經濟的威脅時，這段談話也就到此為止。

他們談着時，露絲心中隱伏的激情與時俱增。在他們談及結婚時，她還經常心不在焉的環顧其他。她看着他放在桌面上的一隻手，手背上金色的纖毛在檯燈的映照下閃閃發光，她真想去握住這手。他的外型使她充滿了快感；那就如同大病初癒，或是一步跌入深淵般突然而來的感覺。她鼓起勇氣大膽的抬起頭來，目光與他深情款款的眼波融和在一起，她的心碎然而動。

他們去看了場電影，在送她回家時，他溫柔的握着她的小手。她的父母在客廳裡聚了兩桌牌戲。冬天，走廊上的搖椅已收進到屋裡，天氣也太冷。他們只好坐在廚房裡吃些她母親做的點心，但門裡不時傳來陣陣老一輩玩牌時惱人的喧笑，漢諾坐了一會，感到實在無聊，

只好道聲晚安就告辭了。

那晚，露絲躺在床上一直想着所經過的一切。她還是個小孩，處處都被雙親寵愛着。他們使她感到她的天性就是安安靜靜的呆在家裡。她才十九歲，雖然邀她一齊出去的小伙子也不在少數，但由於她的過份矜持，最後他們都對她望而却步了。露絲對他們總感到有點害怕，看來他們對她都有所求——一種她無法了解的形式，她也曾為錯過的一切而懊惱。

現在來了漢諾，他瘦，他平凡，但他有着輕快的舉止，肯負責任，有遠見，有計劃。他思想成熟。當她同女孩子談話時，總盡量使對方感到他在了解她。一股甜蜜蜜的刺痛漫過她的全身。這會不會就是相愛了呢？可是這人生最大的幻境將為她而敞開了？

在入睡前，她知道這乃是她一生最具有決定性的一晚，她已下定決心，如果漢諾繼續來約來，她就會主動的去就他。

漢諾同她約好下星期五出去，但星期三他從辦公廳打了個電話給她，說晚上有事要去她

家同她談。露絲第一個念頭就是先該洗個頭，然後想到如果他現在就求婚却未免嫌早了些。她需要時間來克服他們之間仍有着的很大一段距離。但是他一到門口，她就知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是來辭行的。他找的差事有了回音，那是在波士頓很大的一間無線電台。

一切都規規矩矩的。他們一同吃着他們帶來的糖果，那本是他為星期五的約會而準備的，白太太告訴他，她有個妹妹住在波士頓。漢諾滿面愁容，依依不捨但又故作泰然狀。當白先生夫婦準備離開時，他才驚覺過來，站起來說他還得回去整理行李，和向家人道別，因而必須告辭了。在露絲送他到門口時，他看來像是希望她能了解他。

「露絲，」他深深的吸了口氣說，「離開知心的朋友真叫人難受。」

「我們會想念你的，漢諾，」她說。

「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回來。我是說在這個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不大會有機會的，而且花費也太大

。」

「是的。」他感激的說。

「我們可以通信……」

「當然，我不能讓你把我忘了。好吧！如同所說的，待我們再見時。」慎重的在她頰上一吻，然後黯然離去。

漢諾起先只寄了一張小小的明信片來，露絲回了他一封情意綿綿的長信。六個星期後才寄來這封信——對露絲來說，這音訊毫無的六個星期真可怕得令她發狂。她才剛開始，函切需要他的幫助，她相信他會來信的。白天，她等信等得個死去活來，晚上則想及以前所犯的錯失而懊惱不堪。她不知道究竟該去怎樣想，她怎能猜出六百哩外一個男人心中的事呢？如果沒有感情的滋潤，她個人又怎能使此一愛情幼苗繼續成長呢？

她一下班回家就看見這封信躺在一大堆聖誕郵件的上面。那時離聖誕節還有八天。她帶着一身水漬，趕緊回到房裡去獨自看信。

看着看着，她心裡像似有無數小鳥在婉轉

鳴唱，展翼穿過絮絮積雲翱翔在晴空裡，她的生命中又展現了無限燦爛的光輝。這就是了，一點也錯不了。她那些胡思亂想一瞬間就都消散得了無影踪。他並沒有棄她不顧，在波士頓也沒有去找別個女朋友。他在想家。但是，雖然這封信使她滿懷溫馨的歡愉，不過她也有些兒害怕，因為現在開始她又將重新下決心。這次全得看自己的了。那愛情的幼苗呢？她仔細想了想，是的，幼苗仍在。但却非垂手可得，也不是甜蜜得像她所夢想的一般，但她記得那一切的經過。她會深深地再去領略這其中的一切。

她回信給漢諾說她願去波士頓，並在信箋角上畫了株毋忘我花，次日上班時她把信寄出，一到辦公廳就打電話給航空公司訂機票，但結果還是買不到。過了一會，她忍着淚，用打字機打出了一封信：「親愛的漢諾：剛才我滿懷希望的去問航空公司，你知道，班班飛機都是座無虛席。現在我還不知道究竟能不能來……」

當白露絲寫信的同一時刻，彭佩琪坐在她

母親的床邊，急切的同她在波士頓的丈夫耐德通話，她壓低了聲音，為的是怕被她母親聽到。耐德剛告訴她說不能回家過節。

他們正為此而爭論，但就如以往每一次一樣，最後總是扯到那些積年累月的牢騷上。佩琪習慣性的邊踱邊講，一支接一支的煙不離嘴，一副焦躁不安的模樣。她能如數家珍般列舉一生中每一件不如意的事，最後惟有疲倦才能讓她住口。

在他們婚後的十二年裡，他和耐德從來沒有過一幢自己的房子，錢也從來沒有夠花過。他沒有一個差事做得長，經常換來換去，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就把母子兩人往娘家送。現在他正在波士頓進行一樁事情，而她則孤另另的睡在兒時的床上。為什麼，為什麼她不能有一個同旁人一樣丈夫呢？

「喬茜在學校演的話劇——」她辛酸的說：「哈姨的宴會——」

「管它什麼哈姨。喬茜很乖，她沒有問題

。」

「還有我，我需要你。」

「佩琪，我盡快趕回來，難道你認為我願意孤另另的在這個鬼地方過節嗎？聽着。我花了好幾個禮拜的工夫，這人現在才決定要我去負責幾間分店，一共有五間之多。我告訴你，這件事非常重要，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如果我能使他信服，這樣就會有一年的工作，同時也敲開了波士頓每間商號的店門。我真的走不開。老實告訴你，我幾乎已經是廢寢忘食了。」

「我懂，我懂，真的，聽來真嚇人。但你知道不能回來一趟再馬上回去嗎？這次爸爸送了我們個最大的禮。你答應了的。耐德，這樣一來對大家都不好。喬茜和我已經有一個多月沒見着你了。」

他沉默了一陣，說話時語氣中蘊藏着怒意。「佩琪，講講理好不好。」

這是說她必須讓步，她一向就不得不這樣，為的是怕鬧得一發不可收拾。她認為他們的婚姻近來已到了搖搖欲墮的地步。只有靠她的

修殘補綴才能挽救過來。耐德一直忙着在搞他的大事業。現在，她對於這樣的獨立支撐已經感到厭倦。

有很多原因使她順着他，其中之一就是她之有決斷力。她自己過於猶疑不決。以為耐德凡事認得清而自願讓步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的判斷一向都過於樂觀，但往往都錯了，雖然這是這樣，不過她們仍然一心一意的順着他。她相信他是個好人。並了解到他在有些地方還依賴着她。

「好吧，甜心，」她說：「我們會想念你的。你不知道我們多想你。」

「我也想妳們。喬茜好不好？」他一提到喬茜，聲調立刻就變得非常的溫柔。

「她在算你還有多久才能回來。耐德，我剛想起個好主意。我同喬茜到波士頓來和你一齊過節不是很好嗎？」

「這裡？我的房間既髒又破。」

「我們可能想想辦法？旅館可能會貴得要命。」

「只要妳這樣遲還能買到票就行。」  
「你又在洩氣了，反正我們會想辦法的。」

「好吧，這是個很絕的主意。不過聽起來還蠻不錯，況且花的又是妳父親的鈔票。」

「噢，少廢話。你可想見到我們？」

他的語氣緩和了下來。「佩琪，我當然想告訴喬茜我一定去接妳們。」

掛上電話之後，她合着手靜坐在那裡。耐德並不真贊成。一切又是讓她一個人來操心，訂飛機票，整行李，計劃行程，還得把這消息告訴她備受騷擾而慈祥的父親。她想到等會兒喬茜放學回來告訴她這事時的情景。喬茜今年又長高了很多，秀麗的臉蛋上洋溢著煥發的容光。誰還能比一個小女孩更會興奮的？喬茜快樂的擁抱可能會讓她踉上一跤。當然囉，對他們大家來說，這趟路絕對該跑。她拿起電話來就撥環迴航空公司。

在機場時，佩琪給了喬茜二角五分的鏢幣，讓她去四面轉轉玩玩。她獨自坐在那裡，思

「我有張雙人床。我得先同房東太太商量的商量……噢。佩琪，這一來可要花一大筆錢了。」

「只要多出喬茜的半票錢就行了。爸爸經常放一張支票在我身上。我們拿它去同他準備送給你的禮物交換。」

「如果我在這裡的事辦不成，可能下個月我們就需要靠這筆錢開銷了。」

「管它，這是爸爸送的聖誕禮物！他並指望我們用它來付雜貨帳的。」

「好吧，好吧，我又替你父親一次油。」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妳大可不必。佩琪，妳一直沒有認清楚，我們已經破產了。如果妳認為這趟路真值得跑，真的，我也很想能見到妳們。只要妳認為這筆錢花得對就行。」

「我認為這樣用是最好不過了。」

「好吧，就這樣辦。妳們什麼時候來？」

「喬茜上課上到二十三號。當天晚上演話劇。我們二十四號早上啓程。」

潮在心中起伏不已。在想像裡，她理直氣壯的對耐德說：「耐德，我有權來依靠你，讓我一個人來當這個家真叫我煩死了。」這樣一說他立刻就明白過來，而了解到這一切的情況，可能還會為過去他所犯的一切錯誤而致歉，這樣事情就改觀了。

好吧！就這樣。由於某些幼稚的逃避心理，她渴望能見到耐德。他是個規矩矩的人，滴酒不沾，也從來不看旁的女人；有時他還很敬重她。但是，噢，他怎能置她於不顧呢？他同誰都合不來。他們婚後就一直沒有安定下來過，跟着他的改業而東奔西走。如今他又決定要自己開業做個管理顧問！沒有主顧，也沒有入來求教。除了門前的銅牌和滿腦的聰明才智之外，他一無所有。但每當她說他時，他不是扯上一大堆道理，就是放聲大笑，她也只好算了。

這次她去波士頓，其實還是想聽聽他的大道理，或是讓他笑一笑。這些年來，他派錯用場的才幹已對她產生莫大的力量，使她完全接

受他的支配，不過這需要他處在身旁才能發揮作用。

他一離去。無論如何她總感到不如意，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認為她和喬茜過的生活太不安定。她越想就越怨。她可由她父親合理公正的眼神看出一切來。但她的父母不知道在她與耐德的婚姻裡，仍有着不少可取之處！同甘共苦的生活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而使得他們能夠絕對的互信互賴。但這也要能聚在一起才行。一離開他，一陣陣對家庭的渴望使她感到崩潰。她看到喬茜連跑帶跳的走過來。不，她不能長此以往，她決不能如此。還有好些可愛的事物值得她去努力，去奮鬥。當她看着她活潑美麗如同小天使般的女兒時，心中的歡樂又油然而起。這是他們的稀世珍寶，她和耐德的；喬茜屬於他們兩人。

五點還差十分。白露絲看來異常蒼白，她在想，我真受不了啦。她和那帶小孩的婦人一起走向航空公司的櫃台，台前人潮擠擠，櫃台

「飛機還有七分鐘起飛。」那年輕人說。但是露絲已經下了決心，她並不是因為那多餘的一個空位，也不是爲了那個小女孩。主要還是爲了她自己。在這之前，她曾鼓足了勇氣，像發狂一樣不顧一切的來準備這趟旅行，完全像是變了個人一般，但當她獨自坐在候機室裡時，她不斷的想着即將可能發生的一切。她同耐德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面了，愛情的魔力可能已經消逝。她或者會使漢諾感到失望。在最後的一剎那間她由這趨狂熱的冒險中畏縮了下來。她又恢復到一向溫順平實的自己，她將盡快趕回家去。

佩琪在向她道謝。那年輕人一面忙着發行李卡，一面不斷的打電話。露絲發覺她的手在發抖，心中隱隱作痛，但却感到無限的釋然。她只想能一個人靜一靜，讓激動的情緒穩定下來，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了。突然，大廳盡頭傳來一陣喊聲，一名侍者提了兩隻大皮箱匆匆跑來，後面跟了一男一女。那男人從她們中間衝過，一面紅着臉大叫：「趕快通知機師，小伙

上的年輕人裝着沒有看到她們。他一面忙着給乘客的機票蓋印，一面給每個人的行李過磅。

最後他才抬起頭來給她們打了個招呼。看了看鐘，然後悶聲不響的給露絲的袋子繫上一張卡片。「有兩個人還沒有來，」他說：「白小姐，我這就把妳的袋子送過去，請到三號門去等一等好嗎？如果沒有問題，他們就會來通知妳上機。彭太太，還只剩一個空位，妳們母女倆準備怎麼辦？」

彭太太手牽着女兒說，「那只好算了。」

「兩個位子！」露絲突然說：「啊，那多不好意思！」

彭佩琪伸出手來。「聖誕快樂，」她笑着說。露絲紅着臉握住她的手，「祝妳和妳女兒聖誕快樂。我很抱歉！」她正準備轉身離去，但發現大家都在望着她。「我不能要，」她突然說：「還是妳們去吧。」

「啊，不，」佩琪說：「不，不，妳不必這樣，還是趕快去吧。」

子，說我們馬上上機。」

露絲悄悄的溜進家門，這時她不願意遇着任何人，她必須立刻打電話給漢諾。她走進大廳，一切仍如往常一般陰鬱森沉。電話桌上有一個從來沒有人用的煙灰缸，旁邊放着一個玻璃杯，裡面插了束玫瑰，今年因爲露絲不在家過節，所以她爸媽決定聖誕樹也不要了。房裡少了青杉的清香，一些兒聖誕節的氣息都感覺不出。

她給漢諾掛了個電話，但等了很久才找到他。她想，我該怎麼說呢？「啊，漢諾，真糟糕！」當着沒那麼回事，還是唉聲嘆氣作一副痛苦狀說：「漢諾我真難過死了。」

「露絲，露絲，是妳嗎？」調氣中洋溢着熱情。

「嗨，漢諾。是我，啊，漢諾，我真失望！」多怪，她說得多麼自然，並不需要裝腔變調。

「妳在那裡？」

「在家。兩班飛機都沒有空。」

「啲，露絲，多遺憾。妳知道我剛幹了些什麼嗎？我去接了頭一班飛機，一看到那副摺，我就知道第二班妳也一定上不了。」

「你去了？漢諾，爲什麼呢？我一到就會打電話給你的呀。」

「我知道。但是一個人坐在這裡胡思亂想真叫我受不了，這裡離機場又不遠，去一趟也花不了多少時間。我剛回來才不過十來分鐘。」

「你真太好了。」

「況且我怎能讓一個乖女孩在生地生疏的地方獨個兒亂闖呢？想起來就叫人害怕。」

「噯，真可怕，說不定會把我給嚇死。」

「就是這樣說呀。露絲？」

「噯？」

「這個週末真叫我失望。妳呢？」

「告訴你，我在計程車上一路哭了回來。」

「可能我不該告訴你這事。」

「真的？好吧，我同妳說，我在機場新作了個決定。」

「什麼決定？」

「元旦那天我休假，晚上有個同事自願換我的班。」

「真的？」

「我已經訂好了卅一號的飛機票了。」

「漢諾！」

「可不是同妳開玩笑！我大概四點左右到。先回家看看家裡的人，然後妳就知道我要去看誰了。」

「是嗎？」

「妳當然知道。現在聽好，如果妳有旁的約會，全取消掉，妳那兩天的時間都得由我來支配。」

「我的天！你可真跋扈。」

「哈！妳還不知道我有多跋扈。」

她的聲音因興奮而顫抖。「好吧，既然有人從老遠跑回來，就得有人容着他些。我會把你摟回家來。」

「就要這樣。再見了，新年晚上六點半，在妳家門口等我。」

掛上電話後她一直無法靜下來，她希望能藉奔騰與歡躍來一抒心中的快樂。她怎麼會這樣傻呢？成天疑神疑鬼的，以爲全是她一個人在那兒唱獨角戲。其實漢諾也在那兒忙着，接飛機，擬計劃，訂飛機票，並不如她所想的坐在那裡聽天由命。只要能心心相印，所有的事物就都變得美極了，你永遠不知道你該期望些什麼，你會得着些什麼；一切都是那樣的神奇莫測。

她提起袋子來跑進飯廳。咖啡桌上放着兩堆還沒有拆開的禮物，中間有一株當作桌飾的白色小樹。飯桌上舖了一張她母親最寶貝的拾布。誰想得到她母親會有這樣多的麻煩呢？廚房門裡傳來陣陣的嗡嗡聲，滲合着濃郁的煮蘋果香味。她又泛起了一陣童年時過聖誕節幼稚的快感——其中融和着對父母的熱愛。她容光煥發的衝進廚房。「嗨，大家看，我又回來了！」

佩琪和喬茜在機場的餐廳裡吃了頓晚餐，

夜幕籠罩了大地，從落地的長窗望出去，整個機場在紅綠色的燈光裡看來像株巨大的聖誕樹。現在她坐在一個小電話亭裡，銀幣投入電話機時的響聲在她耳際轟然雷鳴。喬茜坐在衣箱上等在門外。

她並不悲傷，只感到無限的惆悵。

「喂？」

「耐德嗎？我想我該趕快通知你，你不用去機場接我們了。」

「啊，我就怕你們來不成。佩琪，我有個好消息告訴妳。」

「耐德！我簡直受不了啦！」

「真的！」他高興的大叫：「今天下午我剛把那樁大生意的合同訂好，包括總行和五間分店。這事可幹上一年——每小時可賺十五隻大洋。」

「耐德。真了不起！你怎麼做成的？」

「聽着，因爲我在彈指之間就能給他一年省個好幾十萬。在我來說簡直是輕而易舉。我使他相信了我的確有這個本領，有幾手我自己

也覺得弄得的確不壞。妳猜他怎樣？他把我叫去說：『如果你太太來了，我相信你會有個好消息告訴她。』他是個老奸巨滑，不過對我倒還蠻欣賞的。」

「耐德，我真想能馬上見着你，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想。」

「我也一樣。佩琪，這些年來讓妳吃不少苦。」

「你也一樣。」

「妳比我還要辛苦。我們都很明白，我只是沒有常常表示出來而已。」

「你把我感動得哭了。」

「我說的是真心話。今天晚上我太高興了，高興得要命，這都全靠妳。讓我們來爲自己打算打算，我們去買幢房子。」

「住口！我已經聽煩了。除非你真要買，否則還是少提爲妙。」

「我當然是真有此意。我已經過厭了東飄西蕩的日子。喬茜也已長大。今天我有了個成功的機會，我覺得從現在起就應該作安居樂

業的打算了。這才像個樣子。妳可能還不覺得，不過我認爲波士頓的確是我發展事業的好地方。」

「我很喜歡波士頓。」

「妳認爲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馬上就會有了。」

「真的？」

「當然。」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尤其每當我想到你對我的時候。」

「我一直深愛着妳。妳相信嗎？」

「我相信。」

「自從唸初中開始我就不斷的奮鬥求上進。每當我進入一個階段時，我總希望能有所成就，我就是這一個人。希望有一天能像你父親現在一樣成爲一個衆所景仰的人。」

「啊，耐德，不要再說了。」

「我是說正經的。現在，不管妳本來有些什麼打算，盡可能快趕到這裡來。並做個久居的準備。」

「我馬上去辦。怪不怪？本來在上不了飛機的時候我認爲一切都完了，但現在却覺得一點關係也沒有。」

「妳這位財政部長可准我同喬茜講幾句話？我希望能祝她聖誕快樂。」

「當然可以，現在我們發財了。她就在旁邊。」

喬茜驚悸的看着母親。「妳哭了嗎？」

「妳不要管，爸爸要同妳講話。」

當喬茜講話時，佩琪笑咪咪的站在門外。她自己的歡樂和着機場的聖誕頌歌在她的心裡歡騰飛揚。

誰想得到？啊，耐德將會在波士頓出人頭地而揚名天下。當然，他一向就想能一展宏圖。如今波士頓有人能賞識他而給了他個機會。

從來沒有人要他去幹過這樣大的差事，她知道他這一次一定會成功。她爲他而感到驕傲。如今他的雄心只要能實現十分之一就已經足夠了。這樣就不致於令他再徬徨於妻子和家人們無言的責難和自怨自艾之中。他一下子就揭下了他漠不關心的假面具，她爲什麼要感到驚奇呢？每個人表示感情的方式都不同。難道她還不了解耐德尤其是深藏不露的？

喬茜在說：「你要不要再和媽媽講話？」

她就迫不及待的拿過話筒。聖誕頌歌盪漾在空中，一遍又一遍的反覆奏着。是的，她一向沒有了去解耐德，當兩個人生活在一起和衷共濟休戚與共時。這樣作法是不對的。他們必須要能相互信任和彼此諒解，這就是生活。——完——

節譯自：RED BOOK

紐約的一位餐館老闆在洗淨他那法國進口貨車身特小的小轎車，他先用澆花的水壺把肥皂水澆在汽車的車身上，有一位先生駕着汽車經過那裡，看了很奇怪，把汽車停下來看了半響，然後喊道：「喂，老兄，你不是在浪費時間嗎，你那輛小汽車光澆水是長不大的。」

走出車站，那充斥著年終貨物大拍賣的街道，正吹著刺骨的寒風。

從戰爭的廢墟中建立起的商店，在短時間內，已排排林立了；店門大都用紅色裝漆著，可是這紅色看入眼裡却呈現着一種戰後不可避免的黯淡，落寞。

高松省子穿著天鵝絨的外套，挺直胸，一手握提包，另一手牽着女兒：從橫濱夫家又回到澁谷的娘家裡了。

一定要堅強起來，她想，丈夫已經戰死，這再也沒什麼可懷疑的了，雖然陣亡的公報上沒他的名字，可是他乘的那條船確實是沈了。這慶年青就做了未亡人，這種悲劇的遭遇也只有自己能解決：省子突然感到對生命強烈的厭倦。

「噢，回來了，哈哈！」

才鑽進娘家的門，就聽到父親隨便而爽朗的笑聲；在神田一家金錢登錄器分公司作主任，兼做房地產生意而擁有十二、三幢房去租賃給別人的父親，平日總很少能表現出比較有深度的思想和節操，可是對於生活却是個強者，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是好好先生，這樣的父親，對於自己女兒離開夫家回來這樁事，究竟能有多少瞭解？

這點，敦子夫人到底是個女人，一看到女兒回來那副樣子，就曉得是什麼事發生了。「到底回來了，抱着孩子又提着行李，總不會是尋常的。」她想。

母親摟住女兒的肩，把孩兒抱上椅子，才面向那毫無憂慮的父親說女兒爲什麼回來。

瞭的答案。只有讓讀者自己去思索探討了。

本作品發表以來已歷十數年，時代的潮流亦大爲變遷，女性優越論已被大多數人肯定了，可是那些提倡大時代的自由的妻子們是否真由「性生活兼女佣」完全解放？這真是一個值得重新考慮的問題。

作家 武田勝太郎

## 限 界 的 幸 福



原作者：石川達三  
譯者：蘇凌

### 前 言

本文發表在日本戰敗後的混亂期間：那時，年輕一代的女性們正膾炙著「戰爭前的妻子們即是性生活兼女佣」這樣劃時代的論調。

追溯這論調的格源，本文的發表可算是一大主因。它在內容中所談及的「性生活兼女佣」這句話，遂因此而蔚成那時期一個劃時代的充滿新鮮魅力的口號。

婦女的幸福究竟在那裡？本文中代表新舊兩時代的女性，均以婚姻生活爲主題，經歷了血淋淋的切身體驗後，她們所獲的結論竟相同的是：唯有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才能尋得真正的幸福。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作者所謂家庭生活就是女人的地獄，在這地獄中，尋求幸福的女性「如何建設天國」，「幸福的界限」究竟在那兒？本作品仍沒有指出一個明

「好吧，不行就不行，早些解決倒不失爲明智之舉，憑良心說：你的運氣實在太壞了，這樁婚事本來並沒什麼可挑剔的，就是爲了戰爭才變成這樣，橫濱那邊我去幫你說說看；現在，只好拿出勇氣來重新開始咯，作母親的也應該給她一些鼓勵，今晚就多作幾樣好菜罷，哈哈。」

問題就在父親的笑聲中如此解決了。

妹妹由岐子不到吃晚飯時回來了，從父親服務的總公司下班。父親常說她不像個女孩，也許本是個男的，投胎錯生成女的，所以特別不重視情感；穿的衣服總不外乎長褲、夾克、蹦蹦跳跳的像個小伙子。

「姐姐總算下了決心回家，到底是自己的家好，哼，在小島家只不過是下女的替身罷了。」

「由岐子，別再說了！」敦子夫人趕忙攔止，生怕她會說出更難堪的話。

丈夫一出征後，省子確是變成下女的替身了，母親望着女兒憔悴的臉，雙手滿是裂痕，

禁不住一陣心疼。想起自己當初嫁到高松這兒來，直到婆婆死前那一段日子，難道就不是下女的替身？只不過偶然得到丈夫的撫愛罷了，好不容易生了一個男孩，婆婆還經常怪她爲什麼頭兩個都是女的。

假如省子生的是個男孩的話，那水島家也不會這麼輕易就讓她走的，可是孩子是男是女，並不光是作妻子的一個人就能決定，又用這種決定來對待這女人，左右她的命運，那這女人到底算什麼？母親心裡想着。

結婚到如今這二十六年間，不停的幫丈夫慘淡經營，才有今天這樣的小康，敦子夫人該算足以自傲了，只是最近總感到人生的乏味，不光是肉體的疲憊，而是打從內心強烈發出的對於每天柴米油鹽的家務所感到的厭倦。

這樣繼續下去，馬上五十歲就到了，還有什麼可預期的？渺茫而迷惘時，省子剛好悄然回來。

晚上，高松陶陶然薄有醉意去睡了後，孩子伏在省子胸前呼呼睡了，三個女人就在燈下

開始討論。

「所謂結婚這樁事真難說，究竟由岐子，妳對結婚怎麼個看法？」

「噢，我嗎？」由岐子閃爍着大而明亮的眼瞳；比旁人略爲紅棕的髮附在雪白的額際，流露出「一種年青的真誠和智慧。」

「我不會像姐姐那樣鑄造錯誤。」

「他要戰死我有什麼辦法？」

「人遲早總會要死的，這個姐姐半點罪過也沒有，只不過姐姐的生活中憑空遭了劇變而已，以後再找好的對象不就行了？」

「可是結婚並不像當女傭那麼簡單。」

速反詰她。

「姐姐說丈夫在就不是女傭，這說法未免太荒唐了，水島出征不在家時，妳真的不是個女傭嗎？結婚壓格兒就是性生活兼女傭嘛！」

「由岐子太過份了，話不是這樣說的。」母親正色的阻止。由岐子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吐出來了。

「母親也是這樣，妳又有那一點能算是例外？母親表面上雖然是堂堂的主婦，骨子裡還是全然的女傭，絲毫沒有自己個性的存在，我這種說法媽也同意罷？」

夫人莞爾的微笑起來，似乎在暗示她對於女性解放論的瞭解——提倡這個宏論的那些現代主婦們，果真都能享有幸福的婚姻？她覺得事實並非那麼單純。所謂充當女傭或擁有自己的個性都是偏差之見，女人，最安定也最幸福的生活，不外乎毅然決然的擔當起主婦的職責，敦子所篤信的只是這些。

高松的房子租給夫人的妹妹妹夫，雖高松家並不太遠。西澤陽二就在一所附近中學作數學教員；春節一到，夫婦倆就浩浩蕩蕩率領七八個孩子來拜年。

夫人的妹妹明子總顯得容光艷艷，雖然身軀日趨臃腫，但好像那一大群孩子能帶給她快樂和年青；老七貼在她背上正呼呼大睡，可是肚子裡還藏着老八呢！敦子爲此怔住了，臉色一白，禁不住向西澤陽二看一眼，自忖這個數

學教員的薪水只不過勉強能養這麼一大口人，還要再生第八個？這簡直是對妻子的一種虐待行爲。

「妹妹最近好罷？不要再生了好嗎？你也不是生孩子的機械，停止好吧？」

妹妹只羞澀的苦笑一下，旋即又泰然自若了。

「不要就心，馬馬虎虎過得去就行了，養七個跟養八個的辛苦也差不多，目前苦一點，老的時候總不愁沒依沒靠。」

西澤陽二淺笑着表示問意，好像這一笑就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似的；夫人看這情形，不禁感到沮喪，只好把不瀟的神色隱藏起來。

春節過了不久，高松峯子被本社的杉田課長邀到築地酒家去略酌小飲；酒過三巡之後，心事也保留不住了，一談就談起由岐子的婚事；杉田聽到一半，猛一拍腦後杓，迫不急待的就對高松道歉起來，說總務課長很早就看上了由岐子的聰明與服務熱心，想要娶做他那從舊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二子作妻子。

發現大塚龍吉的確可作爲唯一無二的伴侶，於是她開始的憧憬着依恃大塚來實現演戲的夢想。在這種的況下，她感到只要能達到這個夢想——精神的憧憬，那麼她一定需要和大塚時常接觸而肉體上的保留與否就不是一個重大的關鍵了。

十點多才回家的由岐子，馬上就被母親詢問有關婚事的事了。

「我暫時不想結婚，我想我還沒有被迫去結婚的義務，如果爸媽是嫌我還不出閣的話，那每個月從薪水扣出食費和房租，我要貫徹我想演戲的初衷。」

「妳的看法不對，一輩子不結婚是再愚昧不過的了；反正人一定會有慾望和要求，雖然爲了肉體的要求，才把整個精神生活奉獻給家庭當作犧牲品也是很愚蠢，可是妳要知道女人在肉體上如不能感到安全感，那精神就得不到安定了，也只有結婚女人才能有安全感，一切生活才會走入正軌的。」

「真的？難道這樣就安定嗎？這無異是精

高松一聽，這真是求之不得，可遇而不可求的良緣。高興得幾乎忘形，又進一步央求杉田替省子物色一個恰當的人選。熱情的杉田課長聽了後，馬上言下重諾，答應替他留意有無恰好的人家。

帶着七八分醉意，高松滿懷興奮的回家，一到家，那裡知道由岐子不在，這件令人滿意的良緣一時間竟沒有主要的人可以一吐爲快。問敦子才知道由岐子出人意料之外跑去劇場學戲到現在還沒回來。

「演戲，就是俳優嘛！正經的女人不會想去學這個的。妳最好不要再讓她去了。」

敦子夫人只是淺淺微笑着，笑容中隱約帶着反抗習俗的棘刺，表示不以為然，此時由岐子正在大塚龍吉的家裡潛心研究劇本呢！大塚龍吉過了一年鰥夫生活，正主持的劇團雖然藉藉無名，可是大塚這個人却是轟動一時的優伶呢，他是那種能在貧窮中屹立傲然，能吃苦的三十二歲的精神男子。

由岐子心中始終以演戲爲一生的宿願，又

神或意志對於肉體的低頭罷？」

「這很難說，妳想要採取這樣的觀點雖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的對方不這麼想，那妳現在就只不過是在幻想而已。」

「就因爲這麼難說，我才不敢答應這門婚事，不過我相信有了肉體的自由才能得到生活上整個自由，所以我還打算把自己的身體也奉獻給家庭去作祭品，這個，差不多就是我的結論了。」由岐子說完就轉回自己的房裡去了。

母親開始爲由岐子的態度感到愁慮，由岐子所謂肉體的自由，是一種反抗傳統而無軌道的放縱的想法。

這種時候，整國高唱着女性解放，男女平等，戰後的女孩子們不再像從前那麼柔順了，敦子想，假如女性的解放就是肉體的解放的話，那女性性生活在到那裡去尋求安定？

杉田課長又來造訪了，爲了的就是這樁婚姻的，高松夫婦只好推說女兒現在還年青，暫時不想提這件事，就這樣把杉田懇切辭退了

，可是杉田又不識趣提出省子婚事，對方是杉田夫人的堂弟，在美國留學過的牙科醫生，兩年前死了妻子，留在家裡還有二個小孩。

母親想起死了丈夫的省子，又聽到對方妻子也沒了，心裡一陣同情，口邊不由得溜出來：「這樁婚事倒很恰當呢！」的確不錯，如果用古老的看法來衡量的話，確是一緣好婚事，可是，難道會絕對的完滿麼，也不能不往壞方面想想看啊，敦子忽然生出一種不祥的感覺。

正胡思亂想時，省子在叫她了，她走過去，心裡總那麼奇怪的感到厭倦和乏味；去作牙醫的後妻，固然還不錯，但怎麼也算不上是好的婚姻啊，如果這就是所謂幸福，那省子的幸福豈不只是因為嫁給對方的學歷，資產和年齡？

可是省子聽完了後，竟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我想，如果只有兩個孩子，我相信自己總還負擔得起。」

省子開始想像這牙科醫生的家會是什麼情形，還有實子可以寄在祖母這裡，又重想起自

己在那新家中的種種情形；這樣去想像一個女人在家中的位置，也以同樣的想法去摸索自己的命運！省子就是那麼淺視而軟弱，她想看看這個男人。

母親自己也覺得很懷疑，爲什麼省子非再嫁不可，而且還那麼迫切，難道肉體不能安定，就會造成女人的致命傷？

由岐子爲了參加劇團滑雪，非在外面過夜不可。那天一到車站，才發現只有大塚龍吉一人孤另另站着等她；只有兩個人？兩人直接接觸後有很多問題會隨之而生，明知這事，帶着混亂的心情，由岐子就搭上那班夜車了。他穿着深色衣服，精悍狹長的臉長着像刺蝟般的鬚刺，澄澈的眼很美，却帶着教授她舞藝時那種溫和的熱情，沒有許多男人盯着女孩時的輕薄，也許就是這一點令她心折罷？可是結婚，呵，那是另一回事。

紫上雪白的水刀，斷然的，她需要勇氣，斷然的衝出去，她忽然想到托爾斯泰在「潛力」中那奈克達所說的話：「只要一隻小爪踩

入捕鳥的陷阱裡，小鳥的命運就決定了。」這陷阱就橫在她面前，她不禁打起戰慄，戰慄的原因不僅祇是恐怖，而且還有思慮着如何渡過面前的危險。

晚上，溫泉旅社的精緻房裡，燒着大爐，他們吃起新鮮的野味，大塚提起酒壺倒了滿鍾。穿着浴袍的由岐子鎮靜的看着倒酒。

「先生，你在女人面前一定是個紳士。」  
「甚麼？擔心這個！那起初不上那班夜車就不得了？」

「可是到底已經來了。」  
「這樣麼，妳放心好了。」

「真的這樣？可是我沒有另一個房間，真有點害怕呢，因爲我不相信男人。」

「放心好了，我不會輕蔑女人的尊嚴，安心睡罷，噢！看你這麼緊張的戒備，大概是個處女罷！」

「當然，可是被處女這種觀念拘束得令人不耐煩，我想處女簡直太碍事了。」  
「碍事，那就把它擗去算了。」

「想擗掉它，可是一貿然草率的擗去，世俗就要來干涉了。」

「大概就是如此，那麼結婚算了。」大塚龍吉宏亮的笑將起來。

晚飯後，大塚鑽進自己的床舖，用專注得像在講課的語氣討論起戲劇。

「先生，你很熱心。」由岐子從被裡露出半個臉說着。

「當然熱心，只有熱情才能演出戲來，妳也一樣。」

「我，我很喜歡你。」  
「什麼？戀愛？算了罷，那是很碍事的。」

「先生，你，可喜歡我？」

「唉，怎麼那麻煩？喜歡當然喜歡，可是妳爲什麼一定要計較這些？哦，在山上下雪的旅店中並床躺着談戀愛，對於我是太充盈了，太滿足了，請妳別誤會。」

「諾，先生，我們握手。」由岐子釋然從被裡伸出雪白的手，作爲以前對他懷疑的致歉

「我很高興，先生，請你一直保持這種態度，就如我想像的，現在，我可以放心的喜歡你了。」

大塚笑了，在笑聲中，由岐子把頭蒙進被裡，兩行熱淚從臉頰爬下來，那捍衛着處女的牆開始頹倒了，彷彿覺得愛情已完全對她開放了，只要朝着這條路畢直走去，就能預見到女人真正的新幸福。

然而，回到家裡，由岐子却激怒了觀念根植的父親，女兒和一個男人在深山旅店裡過了一夜？！

「真可恥，羞辱極了，這種的女兒給我滾！」父親眼裡滿孕淚水，重重攔了女兒的臉。

「滾，就滾。」由岐子也不甘示弱。

「不，你們不要這樣！」母親挺身而出，她知道女兒如果被罵出去永遠不會再回來。低聲下氣的向丈夫表示是她教導無方，然後把女兒領進她房間裡。

「你真的愛那個俳優？如果真愛，父親也

沒有生氣的理由，是不是？」

「愛不愛是另回事，父親生氣是以爲我失身了，可是，媽，貞操到底是什麼？貞操有什麼用？」

母親像觸到電流似的驚嚇起來，貞操是什麼？貞操有什麼麼用？她從來就不曾想到這問題。

「貞操，只不過是一件嫁粧，只是一種能取得對方信賴的禮物而已，只是一種出嫁前要慎重藏起來的禮物而已。」

母親更愕然了，却又說不出什麼可以反駁，她覺得這也不失爲有理啊。

「到底結婚是什麼？帶着貞操當嫁粧，出賣到只相親時見過一兩次的陌生地方，這就是所謂貞操？我寧可不要。請放開我，我自己會尋找到自己的幸福。」

「今夜不回去了，直到明天下午。請放開我！在這段時間內

由岐子。」

由岐子在第二天留下這條子，走到大塚龍

吉家去，大塚正在二樓自己房裡。

「爲什麼這麼晚，有什麼要緊的事？」

「先生，答應我今天讓我住在這裡。」

「這——不行。」

「爲什麼？在滑雪山上我們同一個房間就可以，東京就不行，難道你怕嗎？」

「那有什麼可怕的？只是會有一些討人厭的誤會產生，你家裡可知道？」

「別管它，不會要緊的。」

「好煩人的女孩啊，好吧，就住在這裡。」

「先生，我，非常討厭結婚，你不會向我求婚罷？會不會？」

「你既然討厭，我求也沒有用。」

「我是從家裡出來的，父母們想把我送進他們認爲很美滿的結婚陷阱裡，我想破壞，破壞他們那種固執而又世俗的觀念。」

「要怎麼破壞？」

「我，如果能變成個有『暇』的人，先生，請你，把我變成個有『暇』的人。」

「有趣的問題！」龍吉說着，耳邊響起那女孩精神受折磨的痛苦呻吟。

爲了精神解脫而從家中出走，現在，也許她所要求是肉體的解脫罷！爲了反抗結婚而希望變成個有『暇』的人，然而潛在的，却是整個靈肉在要求成熟。

他的意識在探尋這女孩的心情比他接觸到她的肌膚時感覺更來得猛烈。

「不要這樣，不要糟蹋你自己，讓我懷着純潔的心來對待你，一直到那一天，妳全然屬於我時——雖然我不曉得可不可能有那一天，可是爲了它的緣故，我們不要留下任何遺憾。」

她躺着，眼簾緊閉，愁苦的喘氣，蒼白的額上繙起微微痕紋。龍吉用兩手抱起她的頭，吻在她額際。一陣顫慄像電觸過她全身。

「知道嗎？」彷彿把整個的愛在這句話中一齊貫入她耳殼裡。「睡吧。」

由岐子默然，她能感應到他那隱在心中如一座熊熊的火山似的熱愛，可是她不覺得滿足。他的表現固然太好了，但仍覺得意猶未盡，

她期待他衝動起來，比期待他的仁慈善良更殷切。所期望的是獸性而得到的竟是溫柔的善良，她對自己那一陣期待感到羞恥起來。

清晨，由岐子睜開眼，看着這間陌生的房裡，才用沉着的聲音對那等待她的母親說：

「這可好了罷？媽，我想妳再也沒有勇氣再替我找婆家了吧？」

這話又一次打擊了母親的心，可是如果女兒真的變成一塊假玉的話，難道還能這樣坦然的面對母親嗎？處女失去了她的純潔時，站在母親面前一定會覺得羞恥和罪惡感而垂眼無言的。敦子抬起眼來看女兒，那側面仍那麼充滿着光彩的美。

「妳——昨夜沒有什麼吧？」

「隨妳怎麼想都好，到今天為止，這些事都該結下帳了，我要住到我那個朋友的公寓裡。」

母親迫切的想知曉女兒反對傳統反對她的理由，女人的自由是什麼？肉體的自由抑或精

神的自由？爲了得到肉體上的定全感，精神上的祈求就不得不被肉體的安定所拘束，而丈夫的整個精神就統領了妻子的，如果說精神的自由，也許就是從丈夫的精神統領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罷！

呵！從丈夫那兒解放出自己來；母親似乎感到像要窒息般的痛苦，只好擰擰頭想從這窒息感中掙扎出來。可是那渴望着解放自己精神的欲願，却在她心中空洞的不停的迴蕩着。

星期日，敦子和西澤先生，爲了買一些食品，兩人不得不跑到大月的深鄉，因爲這時還在戰後糧食極度缺乏的時期。

一月內只有五天配發米糧；負荷着山芋和米的重擔，艱難的爬進汽車裡，想不到在路上遇見管制多購糧食的所謂「經濟警察」，這一來，所有東西全被沒收了，直等到晚上兩人才雙手空空被警察釋放出來。那裡知道一回家就有一件作夢也想不到的不幸等着他們兩個。

懷着身孕的明子從陽台欄干跌了下來！已陷入極度嚴重的昏迷中，沒出世的胎兒成了死

產，母親的呼吸還像縷縷游絲那麼微弱！敦子毫不猶豫，立刻要醫生替她取血輸給妹妹；可是血針刺進妹妹手臂上時，臂上肌肉早已失去反應了。

豐滿白皙仍呈現着年青而健康的手臂，總是不停的在那兒洗衣，煮飯，抱嬰孩，愛撫着丈夫；就是這麼一雙勞碌的手操縱了整個女人一生的命運和事業，而現在，生命的潮已漸漸從血脈中隱退，這雙臂的力量也將隨之消失了。

「明子，我給妳的只是不停的勞苦……」丈夫握着那脈搏已然停息，不會再有反應的手號啣起來。

「給妳的只是勞苦」，明子在冥想中聽進這句不停反覆的話，這就是西澤給予這和他在一起過了十多年的妻的話別；女人，妻子只要能從丈夫口中得到這句話的贈與，就心滿意足了，明子心中感到一陣心平氣和的溫暖，眼就閉上了。

晚上，明子終於嚙下她最末一口氣。究竟

爲了什麼，明子一定要遭到這樣的噩運？難道女人註定了要這樣悲慘的死去？敦子執握着那支冰冷的預言着不幸的手，哭得幾乎心碎。這簡直同地獄沒兩樣，而女人却偏要在這地獄中愚昧的希冀得到幸福。她像喪去理智，趴在水冷的屍體上不停哭喊：「明子！明子！」

很湊巧的，第二天竟是省子和那牙科醫生相親的日子，敦子爲了妹妹的近喪，想緩一下日期；坐在母親旁邊的年青的未亡人，却馬上反對：「人家已經專誠送了帝國劇場的戲票來，我們怎麼能夠隨便就推托掉？」

「可是，姨媽才死呀。」

「姨媽是姨媽，我不管這麼多。」

母親心中又涼了半截，像一陣寒風直吹進她心塊裡，省子是非相親非再婚不可了。想早一日離棄自己的小女兒，去過另一種生活，這麼冷血的母親？把肉體的慾望擺在仁慈和母愛之上，這麼污穢不知檢點？可是，任何事還不是一樣；我，明子，那一個女人不是棲息在這上面？那一個女人不是像省子那樣毅然決然的

投入這個陷阱裡去過生活？

粗親結果，對方也感到滿意，省子和父親都希望早點決定這樁兩廂情願的婚事，只有敦子在那兒猶疑不決，她自忖着什麼是幸福的婚姻，可是甚至連自己也無法加以肯定。

二十多年來對丈夫忠實不二的過去了，然後才建鑄起這井然有序的家，然而，整個努力經營所留下來的歲月的痕跡，却總是給她一種近乎痛苦的感覺。只是厭倦，不停的揮不去的怠倦感，使她振奮不起來。

現在，她是孤立了，想反對女兒這次婚事，連丈夫也和她唱反調，只好忍受下來，莫奈何的對女兒說：「要結婚當然是你的自由，可是如果這是妳真正的意志的話，自己的責任也該由自己來承擔，知道罷？」

「我知道。」

「好，那末我很抱歉，你的責任就是教養孩子，不要把孩子推在我身上，自己一個人跑去結婚，好嗎？」這麼果決的宣言害得省子連回答的餘地也沒有了。

青春的旅行，由岐子深深感受到目前一切。提議去伊豆旅行的自然是龍吉，旅途中，由岐子有了這種不可避免的覺悟。夜，籠罩在一頂蚊帳下的，是兩個人的床。

「到這邊來。」龍吉輕握她的肩；搖頭，搖頭，可是自己仍不可抗禦的被他輕輕拉過去了。失去了抵擋的想法，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也使不出任何一種力量來避免它，她哭出聲了，依舊搖晃着淚水沾溼的面頰，龍吉「哭了一」他說。

「不，我不願結婚。」

「討厭我？」

「我愛你，可是我已經發誓不結婚了，最多也只能像現在這樣。」她的双臂纏抱着龍吉的頭，昏亂的理智中，面前這不流淚的男人雪白的胸在閃爍着，她感到一陣昏眩，閉起眼，所有的記憶頓成一片空白，只聽到龍吉的心臟在她耳邊嘖嘖跳動着！

在通往大島的第二天，由岐子坐在甲板上開始思索起這已經通過了肉軀之門的她的人生

丈夫發怒了，「什麼話？說得那麼絕情，難道妳不可憐可憐省子。」

「是很可憐的，不幸的女兒，可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說出來又有什麼用？丈夫從不了解她；她想衝口說出來，然而她又那麼孤單，只能傷心的用手蒙住自己的臉，蒙住面前一切令她痛苦的情境，總是渴求一些別的，她的心在呼喚這些——一個較廣的，自由而爽朗不再受傳統拘縛着的世界。脫逃出這個被習慣，責任和愛情緊緊壓抑的令人厭倦的一切。

數月來積鬱在心中的疑惑、不滿、不快，在這一瞬間，突然像水中的旋渦從心底回捲上來，淚水自蒙着臉的指縫爬了下來，讓我走罷，離開這裡，也離開這個無理的咆哮的男人。

那一刻，由岐子和大塚龍吉正在大車廂上往伊豆直去，伊豆，正是初夏弄潮的好地方，海風的潮味撲鼻拂來，簇簇紫色不知名的花在起伏的丘陵上迎風亂戰；一趟充滿快樂和生命

。然而總括一切，她感覺到的仍是疑惑，不停的疑惑。

西澤明子的生活是女性的地獄，姐姐和母親的生活是性兼下女，可是疑惑仍不能盡釋；姨媽的生活充滿勞苦，姨媽並明知如此，還那麼坦然的把生命投遞進去，這該有一種魅力在引誘她，一樁秘密，肉體的絕大的秘密。

呵，得到肉慾的歡樂和滿足的女人，對平常生活中的幸與不幸就不在乎了！當處女時無法得和的困惑，到現在她才恍然大悟。

儘管如此，一回到東京，却想不到母親離開澀谷到她這裡來了。

「很早前我就想跟妳在一起。」母親聲音微弱的說着，就絕口不提到這兒的理由。由岐子也無法察顏觀色猜測出原因來，她只能感到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使母親作出這種反常的事。

第二天父親可以說是像蹦蹦跳跳的跳到由岐子的公寓來，暴躁的要求母親回去。冷眼旁觀的由岐子只能從這男女間的糾葛中感覺到成人

生活中不可解而又莫可如何的複雜。

她忘不去那夜，在伊豆溫泉旅社的一切，她肉軀成熟的歷史是自那夜開始寫起的。當時，她並不希望結婚，然而這種意志到現在却變成負荷了，她需要一個新決定來支持它，否則她會被它軋碎的。「只有去找大龍了，」她告訴自己。

去到他那兒，龍吉正專注讀着劇本，那像有許多煩惱困擾着的，嚴肅而強烈吸引人的神色使她感到一陣心悸；眉睫間彌漫着縷縷清激的苦惱的美。由岐子屏息凝視他，今夜她刻骨銘心的感到那種孕在他心靈裡的對於工作的熱忱，從來沒有過的感情自她胸中泛濫起來。

「我要儘自己可能去成全他的希望。」幾乎很自然的，她想到這點，爲什麼呢？她自己也不清楚；肉體本能的力量，肉體的醒悟，促成了精神的成長。她開始瞭解身爲女人的特殊感情。

「成全他的希望——」是愛情也是犧牲，然而她却爲了這個犧牲的想法而高興起來。

，真如同晴天霹靂，來人告訴她。

「噫，還活着？」母親雙頰驟然倒盡血色，要怎麼告訴省子？希望省子能再回去，這真太自私了，這種自私在另一方面可說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可是在女人這方說來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省子聽到這話，也許明天就會趕回水島家了，目前的事一定安下來，篠崎婚約也就免談了。

省子從裡面走出來，已經知道來客是誰，一切經過她都知悉了。

「還活着，要求妳回去，怎麼樣？」

「開玩笑！」省子脫口而出。

「哼，到現在了，一切都成過去。我沒辦法，母親，妳幫我回掉好罷？」想到自己會說出這麼絕情的話，地鳴咽起來，曲蜷着在客廳一角抽泣？這，也許就是省子所能表示出的柔情罷，淚一流盡，對前夫所有的情意也就完全付諸東流了。拭乾淚水，換上來的就是另一種心情去想念新的丈夫。對於省子，結婚就是某

「先生，我想我可以結婚了。」

龍吉放下劇本回身摟住她。在這平靜而和藹的地獄中，她安靜的閉上眼，「什麼我都不想要了，已經什麼都不要了。」她反覆對自己默念這句。

回到公寓，由岐子用淒涼而優美的聲調告訴母親：「想法改變了，我現在只要平凡的結婚，我只不過是個平凡的女人，愛丈夫，幫助丈夫，把生命還有愛情毫無保留的奉獻出來，我想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成功罷！」

「有這樣的決心很好，反正是妳的事。」

「放心，我應付得了的。」跳躍在聲音裡的彈力，像預言着一個光明和希望的前路。

母親覺得她說的話像巨浪般壓過來。「這樣，這麼可憐的就要——」她替由岐子想。

將近有一個月，爲了替兩個女兒準備結婚整天忙個不停，由岐子方面有潔癖的大塚龍吉主張一切從簡，省子却要一整套嫁粧，磨人得很。

那知有一天，橫濱水島家的人突然來造訪

種職業，只要不欺騙她，使她過得舒適而安逸，那對方是誰却是另一回不相干的事。如果省子對前夫還有強烈的情感，知道他沒戰死又回來了，她早會迫不及待的飛回去。

重回到水島家會使她覺得內咎，因爲知道丈夫回來了而她却希望再婚，這是不貞；可是相反的，嫁給篠崎，她頂多也只不過是個再婚的戰事未亡人，雖然也有許多不利等待着她——做繼母和後妻，然而這樣却能使她心理上的負擔減輕。而且要回到已被人認爲死去了的丈夫身邊，她覺得比收回傾心於篠崎的情緒更困難，她只好任其自然了。

再婚並不是爲了愛情或信賴，只不過是一種利害關係的結合，利與慾的交易而已。

身心並瘁的母親重回到她離一個多月的家。那是個星期天，本打算見面的丈夫却和小孫女坐在草地上。

被母親遺棄的孩子，被妻子遺棄的男人，孤獨的相依偎，互相安慰着寂寞；她立在走廊窗口木然凝視許久，環顧着這儼然孤寂的景象

一幅如此淒迷奇異的美的畫面。

他們的寂寞應歸咎於她，但這寂寞也同樣反映在她身上。離不了丈夫而回家是件索然無味的事，但離開他那段獨居時的無聊她也感覺厭倦了。對日常工作的倦怠和小孫女無人照顧，在她心中造成的矛盾，幾乎使她的心撕得粉碎。

擁有成功的愛情，新的家庭，將來的夢想，由岐子的生命中再也沒有女人的自由了，也可以說不再希冀那種自由了。但是所有幸福的婚姻，生孩子，養育女兒成長時母性的喜悅都已經歷過的今天，人生已過泰半而將終了的目的，是不是更應當需要一點自由？

把整副精神貫注在小孫女身上，看着打從心塊喜悅起的丈夫，想着自由到底是什麼？

由岐子結婚那天，大塚駕汽車到公寓接她，儀式在神田學士會館舉行，所謂的儀式只不過是一些參加觀禮的朋友飲了慶祝酒，然後高唱結婚歌如此而已。

由岐子頭披着白色有花飾的紗巾，一股清

背着旅行包來辭行，這一切在母親想像中生出一種意念——要共同的，共同的渡過人生之旅。這就是把身心都獻給愛情，同時也摒除了一切物欲，名譽，虛榮心。連以前由岐子強烈主張的自由也摒除捨棄了。

捨棄一切而獻出毫無保留的心，但在同時也得到了某種滿足，煥發的顏彩閃躍着喜悅的容光，奉獻出的一切就是獲得，就是滿足——她從這裡面，她似乎看到一線光明。在回去的車中，敦子不停想着。

重回到公寓裡，回到那孤單的屋內，在這空洞的房裡，她不想作什麼，也不能再作什麼——索然的分居——孤寂和痛苦重新向她襲來。

「剛才，省子剛剛回來過。」丈夫告訴她：「是帶着孩子回來的。」

「真的？帶來孩子？那麼實子怎麼樣？」

「好像不太高興，連母親都不理，結果下女帶她出去玩。」

「省子，真無情，孩子可憐得很，我要撫養她照顧她。」她心中喃喃自語着。家回去！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去處了，家

新煥發的氣息濃厚住她。

「像妳這樣簡單的結婚式倒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父親帶着慣有的明朗對她說。

「但是，我也有別的事煩惱着呢，父親，請原諒我。」清新爽朗的女兒這樣致歉，父親從上衣口袋取出一個白色信封。

「這個給妳，難道我真的就能這樣看妳空手走？」

「我不需要。」

「不需要更好，只是也許會有需要的時候，妳，收下罷！」

五、六十位在場的客人都不拘形式隨便坐着聊着，不久研究室學生們用口琴吹起結婚進行曲，宴會就變得更熱鬧了，像後街的酒場一樣。

「這種婚式反而比古老的好。」母親囁囁的說。

父親的臉因為酒和愉快脹得很紅笑着說：「簡直會令人想起學生時代那光景。」

接着要到伊豆山上去渡蜜月的新人，兩兩

裡是沒有自由也沒有解脫的，仍是一天一天像往昔那麼過法。

那麼，就回去忍受那種地獄的生活罷，不論在那裡，只要一息尚存，那地獄就存在着；而我最大的能力也不過是從這裡面建造出一個小小的心靈的天堂，只有如此了，再也別無他策。她偷窺丈夫的側臉，平凡但却充滿了理智。如果說他缺少了某些什麼，也確實缺少了某些什麼，好吧，也只有回去侍候他，回去撫養省子留下的孫女，就為這兩個人而奉獻自己罷！幸福也只能在自己心中培養，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高松，我想，現在就回去，錯的地方請你原諒。」

「好了，妳也很累了。」

這麼單純毫不存疑的心，她感激丈夫的寬恕。敦子夫人心中滿積着平靜的悲哀，伸出手給丈夫握住。

他驚異的看着妻子，丈夫手的體溫傳到她感覺裡，她自言自語說着：「孩子大概睡了。」——譯自：二人自身雜誌

斯基大道，在公園，或者在河岸上，我都碰不到以前我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間晤面的那些熟稔的面孔。我對這些人來說完全是陌生的，這是真的，但他們對我並非陌生。事實上，我對他們的認識倒是挺深切的，我對他們的臉孔有過很透澈的研究；他們快樂的時候我也快樂，他們憂容滿面時我也悲傷。咳，我每天在芳丹卡堤上遇見的一位老紳士的確和我做起朋友來。他看來是那麼地沉思、莊嚴，他老是不出聲地啣嘴不休，揮着左手，右手拿着一把金柄的多節的大手杖。我相信我吸引了他的注意，假如說他對具有最友好的興趣的話，我是不會奇怪的。事實上，我很確定，假如他在某個時刻在芳丹卡堤上沒見到我的面，他一定非常懊惱。那就是為何我們有時候幾乎要向對方鞠躬，特別是當我們都心情愉快的時候。最近我們有兩天沒見面了，到第三天，我們碰頭時，我們正要舉帽致敬，很幸運地及時清醒過來，手落下，我們在完全的了解與友善中交臂而去。那些房屋對我也是熟稔的。我在街上走

着時，牠們各個都似乎跑在我前頭，從牠們的窗戶瞪住我，的的確確對我說：「早安，先生！你好嗎？我很好，謝謝你。他們在五月裡要我明天要修繕了。」；或者，「你好嗎，先生？給我添一層樓。」；或者，「天啊，我幾乎給燒毀了，唉，我嚇壞了！」諸如此類。牠們之中有些是我的知己，其他是我的好朋友。有一位正在考慮今夏和建築師進行治療工作。我當然要記住每天去探望牠，以便確定牠的治療並非致命性的（惟願不是！）。我也絕不會忘掉一幢淡紅色的漂亮小房子的遭遇。牠是一幢那麼可愛的小房子；牠一直以如此友善的微笑歡迎我，對牠呆笨的鄰居蔑然視之，我每次經過牠時，心就快樂地跳動起來。但是不過一星期之前，我偶而上街時，看到我的朋友以最悲哀的哭訴歡迎我，「他們要把我漆成黃的！——惡魔？野蠻人？他們什麼也不放過，屋簷、柱子都在內，我可憐的朋友將變得和金絲雀一般黃了。我自己幾乎也染上黃痘病，即使到今天，我還鼓不起勇氣去看看我受蹂躪的，被漆

# 白色的夜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邱 慧 璋譯

是否他命中註定  
他生命中僅有一刻  
緊依着你的心扉？……

伊凡·屠格涅夫

## 第一夜

這是一個可愛的夜晚，親愛的讀者，那些只有當你年輕時才會有的夜晚。天空是那麼明亮，繁星點點，你看着時，腦子裡生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在那麼燦爛的穹蒼下，能存在着各種壞脾氣的、不可靠的人嗎？這個問題，親愛的讀者，只能發生在年輕人身上，但是，願善良的主時常儘量把它灌注到你腦中！……提起

壞脾氣的、不可靠的人，叫我想起這一整天中，我的行為是無瑕可擊的。早晨醒來時，我覺得很懊惱，一種古怪的我長久不能摒除的感覺。驀地在我看來，似乎我這一個孤單的人，被全世界遺棄，整個世界與我毫不相干了。你也許問「整個世界」指的是誰。因為我得說，在我居住彼得堡八年以來，我很不幸沒有獲得一位友伴。但是我要朋友幹什麼？沒有他們我也認識整個彼得堡，而那的確是為何當整個城市的人們突然動身往鄉村去時，我覺得我被整個世界遺棄了。被孤單單地撇在一邊使我驚惶萬分，三天以來我在城裡到處遊蕩，滿懷憂傷，完全不了解我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論在尼維

上「天朝」的國色的朋友！

現在你總明白了，親愛的讀者，我怎樣認識整個彼得堡。

我已經說過，在我了解我的苦惱之前，我已經整整三天非常愁悶苦惱。在街上我覺得難過（這個人走了，那個也走了，天曉得還有一個上那兒去？）在家裡我也失去常態。有兩個晚上我絞盡腦汁，拼命想找出我的房間有那一點不對勁。於是，在困惑萬分中，我開始檢查我那陰晦的綠牆和佈滿蛛絲的天花板，馬蒂詠娜是培植它們的天才。我檢視我的傢俱，每張椅子順序看過去，我懷疑錯處是否在那裡（因為有一張椅不是擺在固定的地方就使我懊惱）；我看看窗戶——但都歸於徒然；我不覺得比較愉快！我甚至做到那個地步，把馬蒂詠娜喊進來，以一種長輩的口吻譴責她關於蜘蛛網以及一般不整潔的情形。但是她僅僅驚訝地望我一眼，一言不發地溜出房間，而那些蜘蛛網仍然愉快地留在它們的老地方。今天早晨，我終於發現我不快樂的癥結。噢，原來他們都離開

我朝鄉下跑了，是不是？恐怕我得對這句有點不漂亮的話道歉，但是目前我的心情不適於用較高雅的風格，因為彼得堡城裡的人不是已經離去，就是將要下鄉；因為每逢一位富有顯貴的可敬的紳士在街上招喚馬車時，他在我腦中立刻成爲一位尊貴的家長，在日常公務完畢後，立即離開城市，不帶行李，匆匆向他家庭的懷抱——鄉村去；因為個個行人這時都具有一副十分不同的表情，似乎對每一位碰面的人說：「事實上，先生，我在這兒是很偶然的，只是路過而已，你明白，幾個鐘頭後我就起程下鄉。」假使有一隻窗子被碰開，一個最迷人的年輕女郎（幾分鐘前她用她可愛的白皙的指頭敲着窗子的。）把她漂亮的頭伸出來，喊着街上賣花木的人，我立即判斷這些花木並非爲城裡擁擠的樓房而購買的，因爲不久人人都要到鄉下去，甚至把花木也帶走。嘿，我的新發現有這麼的結果（十分獨特的發現，你得承認），只要望某人一眼，我立刻說得出來他在鄉下住的茅屋是屬於那一類的。我看得出來那些是住

在石東與亞波卡雷島的居民，因爲他們的舉止瀟灑而優雅，他們靈便的夏裝，以及他們搭乘進城的漂亮馬車。巴格洛夫與別處的居民，他們優裕的地位，嚴謹而有見識的態度，第一眼就觸引你的信心；至於克利采夫斯基島上的業主，由於沈着自若的愉快的面容就可辨識。不論我偶然見到一長列的馬車夫，各人悠閒地走着，手裡牽着韁繩，走在他的兩輪輕馬車旁，上面裝載着山似的各種傢俱——桌、椅、土耳其或與非土耳其式的長沙發，和其他雜物——往往在上面坐着一位纖弱的厨娘，高踞在馬車頂端，看守着她主人的財產，有如那是她的掌上明珠；或者當我看到駁船滿載着各種家庭用具，在尼娃或芳丹卡河上航行，遠至黑河的群島上——這些馬車與駁船在我眼中都增爲十倍，不，一百倍了。誠然，似乎各樣東西都站起來開始它的旅程，就如每樣事物都成群地向鄉村走去；有如整個彼得堡就要成爲沙漠，而毋怪我要滿懷羞慚、屈辱與憂傷了。因爲我沒有下鄉的藉口；也沒有一間鄉村別墅。我很願

意跟任何一輛馬車，任何一位外貌可敬的招喚馬車的紳士離城；但是沒有一個人，一個也沒有，邀請我陪他去，就好像他們都把我忘了，就好像我對於他們僅是陌生人而已！

我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走着，和平常一樣，有時候對我周遭的事物視若無睹，突地我發現自己走近稅關卡。我即時高興起來，跨過圍欄，沿着玉蜀黍田與青翠的草場間的道路散步，毫不感到疲乏，覺得每吸一口氣，我心裡的重擔就減輕了。我所遇見的旅人看起來對我是如此親切，似乎下一刻他們就很明顯地會向我鞠躬。他們似乎都有一樁高興的事，他們每個都不例外地抽着雪茄。而我也是一生沒有過地快樂。就好像我突然發現自己置身於意大利——大自然對我的影響是如此強烈，我這一個在都市的圍垣裡被窒息的，病態的城裡人。

在彼得堡，大自然轉動的方式具有一種不可描述的性質。由於春之來臨，突然地它顯露出全部的能力與光輝，在上天賜予它的全部的華麗，在它那以怒放的花朵爲裝飾的方式……

它有點猛烈地令我憶起那位女郎，患病而枯瘦的，你有時候憐恤地或者帶着一種同情地愛着的女孩，或者一個你毫不注意的人，但是她在眼睛一霎之下，只一瞬間，由於機緣的惡作劇，變得不可置信地美麗了；而你目瞪口呆問着自己，是何種力量使那雙憂鬱渴望的眼睛，放出那種火焰？是什麼使得血液湧上她蒼白下陷的臉頰？把熱情賦與那張甜蜜的臉蛋？為何她的胸脯起伏得那麼厲害？是什麼東西使那可憐的女郎的臉孔即刻充滿着生命的活力與美？促使它發出那麼嬌媚的微笑？激起她發出那麼溫暖那麼富於感染性的笑聲？你望望四周；你奇怪那是誰；你開始懷疑現實。但是短促的剎那過去了，明天可能你再度遇見這同樣渴望的孤伶伶的注視，同樣蒼白的臉，她舉動中同樣的忍受與腴腆的神態，而且，甚至含着懊悔，含着一點因那短促的熱情的奔放而生出的麻木的沮喪與銷沉的表情。你爲了那個美，那麼短暫的美，會那樣急速又不可挽回地消逝而覺得難過，她竟那麼迷惑人地突現在你的視線下，

而且是毫無用心的，她竟沒有時間讓你愛上了她……

但是依然如昔，我的夜晚比白晝強得多！這是事情發生的經過：

那天我很晚回城，正當我走近我居住的街道時，時鐘敲第十下。我的路線沿着一條運河堤岸伸長過去，在那個時刻，那地方沒有人會出現。誠然，我住在城裡一個很偏僻的地方。我正邊走邊唱，因為當我快樂的時候，我常常哼着調子，就和每個沒有朋友也沒有熟人的快樂的人一樣，在幸福的剎那沒有人與他共享快樂。突地我被捲入一次最料想不到的冒險事件中。

在不遠的地方，靠着運河的欄干，有一個女人站在那兒，手肘靠在欄干上；她似乎出神地望着運河裡泥濘的水。她戴着一頂最迷人的黃帽，穿着一件很可愛的黑外套。「她年輕，」我想：「我敢說她是黑的。」她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脚步，因為當我喘着氣，心卜通卜通跳着走過她身邊時，她沒有動一下。「滑稽！」

我想：「她一定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突然我停下來，渾身動也不動。遏抑着的啜泣聲傳到我的耳中。不，我沒有弄錯。那個女郎在哭着，因為一分鐘後，我清清楚楚地聽到她再次飲泣起來。天老爺！我的心湧溢着同情。雖然我對女人是如何地膽怯，這個機會若是丟失就太可惜了……我收回步子，向她走過去，下一刻很可能就說「夫人！」若非我已經知道那句開場白在一切俄羅斯高等社會的小說中，已經提過千百次了。僅由於那點我才住嘴。但是當我搜尋着恰當的詞句好向那位女郎說時，她已經鎮靜下來。垂着眼睛，沿堤岸從我身邊衝過去。我立即拔腳追她，但是她一定猜到我的企圖，因為她離開堤岸，穿過馬路，沿着人行道走。我不敢越過馬路。我的心就和一隻被追的鳥急促地跳動着。但是一樁十分出乎意料的事故幫了我的忙。

在街道那端，一個穿夜禮服的紳士突然在離那女郎數碼的地方出現。他已達中年，但是那不穩定的步伐失去控制，他搖搖擺擺，小心

地扶着一堵牆走着。另一方面，那位女郎走得像箭一般筆直，迅速又恐懼地，就和普通女孩子夜行在街道上，不願意男人陪她們回家時那副樣子。若非我的好運道促使他採取一個策略的話，這個搖搖擺擺的男人一定趕不上她。他不發一言突地拔腿，以驚人的速率追趕這位女郎。她竭力奔跑，但是這個東倒西歪的紳士越走越近，終於追上了她。女郎尖叫一聲——我得感謝我的好守護神，因為當時我的右手正抓住那根頂刮刮的多節的手杖。其時我發現自己已在街道那頭，轉瞬間這位不受歡迎的紳士看清楚了局面，明白我那棋高一著的武器的不可否定的事實後，就安靜下來，退落在後面，只等到我們走得遠遠了，他才想起以略為兇暴的字眼，抗議我的行動。但是他的話根本傳不到我們那邊。

「把你的手臂給我，」我對女郎說：「他再也不敢欺凌你的。」

她默默地把手臂伸給我，仍然因興奮與恐怖而顫抖着。噢，不受歡迎的陌生人！那時我

衷心為你祝福！我偷偷看她一眼——我是對的！她是一個最迷人的女郎，而且是黑的。她那烏黑的睫毛上還閃着她最近的恐懼或者不幸！我不知道是那項——而流的淚水。但是她的唇上已經有一絲微笑。她也偷偷地看着我一眼，有點臉紅，眼睛低垂下來。

「噯，你瞧，你起先不該趕我走，是不是？假如我在這兒的話，就沒有事了。」

「但是我不認識你。我想你也……」

「什麼使你以為你現在認識我了？」

「噯，我認識你一點點。現在，譬如說，你為什麼發抖？」

「所以你立刻猜出我是那一種男人了，」我答道，因為那女孩是如此聰慧而分外高興（這在一位美麗的女孩子身上永遠不是錯失）。「對，你立刻猜到我是那一種男人。十分不錯，我得說我見到女人是非常害羞，我不願意否認我現在有點興奮，不遜於剛才那個傢伙嚇倒你的樣子。是的，現在我似乎嚇昏了。這一切就好像在夢裡發生的，即使在夢中，我也從來

沒想到對任何女人談話。」

「你是什麼意思？這不是真實的？」

「是的，真正的。你看，假使現在在我的手臂發抖，這是因為它以前未曾被你那樣漂亮的小手挽過。我完全失去了向女人談話的習慣。我是說，我從來沒真正習慣於對她們談話。你看，我是那麼一個寂寞的人。一想到這點，我認爲我不知道怎麼對女人說話。即使現在我也毫無一點觀念，我是否對你說了任何我不該說的話。假使我說了，求求你，坦白地告訴我。我答應我不會生氣。」

「沒有，我想你並沒有說什麼不該說的話。假如你真的要我對你坦白，我就不介意告訴你，女人比較喜歡像你這種害羞的男人。假如你要我講得更坦白，我也喜歡，我答應你在未到我之前，我不叫你走開。」

「我恐怕，」我開始說，興奮得透不過氣吧，「你使我立刻不害羞了，我一切的計策再見吧！」

「計策？什麼計策，作什麼用的？我得說

那是一點也不好的。」

「請你原諒。我非常抱歉。是說溜了嘴。

但是你能期望我在這一刻不希望……」

「給我一個好印象，你的意思？」

「噯，是的，求求你，要公平。只要想想

——我是誰？二十六歲——是的，我二十六——我沒有真正認識過一個人。所以你怎能期望我講得流暢雋智而中肯？我想，你也是寧願我們彼此率直，誠實相待，是嗎？我的心受感動要說話的時候，我就不能緘默。噯，總之……我知道你會不相信，但是我從來沒對任何女人說過話，從來沒有！而且一個也不認識！我在做夢，夢到有一天我終於遇見一個人。噢，要是你知道多少次我曾那樣子墮入情網！」

「但是怎麼樣？和誰？」

「當然沒有一個人。只是和我的理想，和我在夢中見到的女人。我在夢裡製造出各種的戀愛故事，噢，你不知道像我這種男人！我認識兩三個女人是真的——沒有辦法的事，是不是？——但是她們是那種女人？她們都是那麼

唯利是圖……我還是告訴你一些真正有趣的事，我來告訴你，多少次我渴望對街上一位婦女說話，我是說，在她單獨時，不拘形式地對她說話。當然，很謙遜地，很尊敬地，很熱情地。告訴她我過着孤單的生活是多麼懊惱；請求她不攔我走；對她解釋我沒有別的方法去認識女人；向她暗示不拒絕一個像我這樣不幸的男人謙遜的要求，確實是她做女人的責任；最後，向她解釋我對她全部的要求是她應當對我說幾句友好的話，以同情和了解的心說，她應當不立刻攔我走，說她應當相信我的聲述，她應當聽我必須告訴她的話，要笑我就笑吧，假如她要笑，但是也留一點希望給我，只要對我說兩句話，然後我們不必再相會；可是你在笑……噯，事實上我只是說來叫你發笑……」

「不要生我的氣。我笑是因為你是你自己的敵人，假如你試過的話，我敢說你可能就成功了，即使全是在街上發生的。越簡單越好。沒有一個好心的女人，當然，假設她不是一個傻瓜，或是那時對什麼事發脾氣，會忍心不講

兩句你那麼謙遜地要的話就攆走你。不過我可能錯。她很可能把你當作瘋子看待。我恐怕是以我自己來判斷。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向你擔保，人在世上怎麼活的！」

「謝謝你，」我喊道：「千謝萬謝！你不知道我多麼珍貴你剛才爲我做的事！」

「好了，好了！只要告訴我，你怎麼猜想我是那種女人……：嗯，那種你認爲值得……：值得你的注意和友誼。我是說，不是唯利是圖的，像你所說的。什麼使你決定對我說話？」

「什麼驅使我這樣做？唔，你單獨一個人，那個傢伙又太橫蠻。而且這一切都在夜裡發生，你必須承認是我的責任……：」

「不，不！我指的是最初。在街上那一邊。你要向我說話，有沒有？」

「在街上那一邊？嗯，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害怕我……：你瞧，我今天非常快活。我正邊走邊唱着。我在鄉下渡過一天。我記不起以前有沒有經歷過那麼快樂的時光。你呢……：總之，我可能錯了。請饒恕我，假如我使你

記起來，不過我想你在哭，而我——我聽了受不了！——我聽了很難過。可是，天啊，難道我沒有權利對你開切嗎？我對你生出手足一般的同情是錯的嗎？對不起，我說同情……：唔，我的意思是我不可能僅僅因爲我貿然想親近你，就得罪了你，是嗎？」

「請別再說了，」女郎握着我的手說，低垂着頭。「這要怪我把它提起來。不過我高興我沒有誤解你。嗯，我現在到家了。我住在那條巷子裡，從這兒走幾步就到。再見，謝謝你。」

「但我們再也不見面了嗎？當然，當然，你不是那個意思。當然，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

「嗯，你瞧，」女孩子笑着說：「最初你只要求兩句話，現在……：總而言之，我想我最好不作任何諾言。也許我們會再見。」

「明天我會在這兒，」我說：「噢，對不起，我似乎就在要求了……：」

「是的，你是有點沒耐性，是不是？你幾

乎就在要求了……：」

「聽我說，請你聽我！」我岔嘴說：「你不介意我再對你說些事嗎？說些同樣的事，好嗎？是這樣：我明天不得不來。我是個夢想家，我對現實生活知道的太少，在我的夢想中，我不得不把像現在這些時刻重溫一遍，因爲那些時刻是我很少體驗過的。我將要整夜、整個星期、整年夢到你。我明天的確會到這兒來。是的，這兒，這個地點，這個時間。我將歡欣地回憶我今天的遭遇。這個地方對我已經是珍貴的了。在彼得堡我有兩三個像這樣的地方。有一次，因爲我記起了一件事甚至哭了——就和你一樣——我的意思是，當然我不知道，不過可能十分鐘以前你也是爲了某件往事而哭着。我真是抱歉，我好像又忘了自己。也許你過去在這兒會特別地快樂……：」

「很好，」女郎說：「我想我明天來，也在十點鐘。我也明白我不可能禁止你來，對不對？你瞧，我必得在這兒。請你別我想像是和你訂約會。我希望你相信我，當我說我必須在

這兒是由於一件有關我自己的事。噢，好吧，我對你坦白吧！假如你也來這兒的話，我絕不在乎。首先說，也許又會像今天一樣，發生不愉快的事，但是別管它……：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喜歡再見到你——和你談談天。但是，記住，別想我的壞處，好嗎？別以爲我很輕易地和男人約會。我不會和你約會的，若非……：不過就算是我的秘密吧。只是你必得先答應……：」

「我答應任何你願意的事！」我喊道，高興起來。「只要說出來，先就把任何事說出來。我一樣樣同意。我要做你願意的一切事。我自己做主，我會順從，尊敬你……：你曉得我，是嗎？」

「嗯，就是因爲我曉得你，所以我叫你明天來，」女郎笑着說：「我知道你非常清楚。但是記住，你要是來了，第一個條件，『只由於你要做我要做的，對嗎？——（你瞧，我坦白地說了）』，別和我談戀愛。那是不可能的，我向你擔保，我很容易做你的朋友。我是真心的。但是你必得不和我談戀愛。所以求求你

，不可以。」

「我對你發誓……」我叫道，攔住她的手。

「不，不。我不要任何嚴肅的諾言。我曉得你很容易像火藥一般爆炸起來。不要因為我這樣和你說話而生我的氣，假如你知道……你瞧，我也沒有一個朋友好講話，或聽他的指教。當然，希望從你在街上遇見的人求得指教是優事，但你是不同的。我覺得我認識你之深有如我們是認識二十年的朋友。你不會叫我失望的，是嗎？」

「你可以信賴我！唯一的事是我不知道以後這廿四小時我要怎麼度過。」

「好好睡一覺。晚安，記住我已經信任你了。但是，就和你幾分鐘前表現得很好的，人不要斤斤計較於一種感情，即使是手足之情，對嗎？你講得那麼好，使我立刻覺得你是那種我可以信任的人。」

「天啊，告訴我那是什麼，求求你。」  
「不，我想你最好等到明天。還是暫時保

守秘密。這樣對你更好，至少從某個距離來說，更像羅曼史。也許我明天告訴你，也許不告訴你。我會先和你暢快地談談，更了解你一點……」

「好吧，明天我把我的一切全告訴你。但是，主啊，這整個就像個奇跡！我在那兒？告訴我，你高興你沒有對我發怒，有的女人很可能就會的？只要兩分鐘，你已經使我永遠幸福了。是的，幸福。誰知道，也許你已經使我自己修好，消除我一切的懷疑。也許有些時刻當我——但是我明天全部告訴你。你要知道一切，一切……」

「好吧，我同意。我想你最好先開始。」

「很好。」

「再見！」

「再見！」

於是我們分手。我整夜散步，我不能回家。我是那麼快活！直到明日！

## 第二夜

「嗯，那麼你挨過去了，是嗎？」她笑着對我說，握着我的兩隻手。

「我在這兒兩個鐘頭了，你不知道我今天怎麼過的！」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講正經的。你知道我為什麼來嗎？不像昨天談那一大堆無聊話，你瞧，我們將來一定要理智一點，我昨天對這點想了很多。」

「但是怎麼樣？我們怎樣理智一點？並不是我對這點有什麼反感。不過，老實說，我不相信有任何事比我此刻遭遇到的更理智了。」

「噢，第一，請別那樣扭我的手。第二，告訴你，我今天大半時間想到你。」

「真的？嗯，那麼你達到什麼結論？」

「什麼結論？唉，我們應該從頭再來一次。因為今天我得到一個結論，我根本不認識你，我就好像小孩一樣，像一個笨女孩，當然最後我樣樣怪我的好心腸。我的意思是說，我的

結論是，像大家一樣，當他們開始檢查自己的動機時，總是自以為是，於是，為了改正我的錯誤，我下了決心要知道你的一切底細。可是由於我沒有旁人可以詢問，你就得自己這樣告訴我。每一樣，絕對的！就從你是那一種人開始？來吧，請你開始！把你的故事說給我聽。」

「我的故事？」我喊道，驚訝萬分，「是誰告訴你那麼一個故事？恐怕沒有吧。」

「但是你過去怎麼生活的，假如沒有故事的話？」她笑着岔開說。

「絕對沒有什麼故事！我像他們說的，完全孤獨地過活。我是說我自己一個人。你知道自己一個人過活的意思嗎？」

「你說單獨一人是什麼意思？你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啊，不是。我見到各種人，但是我還是單獨一個。」

「你沒和任何人談過話？」  
「準確地說，從來沒有。」

「但是你是誰？請解釋吧。不過等一等，我想我猜得出來。也許你和我一樣有一個祖母。她是瞎子，我的祖母是瞎子，她從來不讓我在任何地方去，於是我幾乎忘了怎麼和別人交談。而兩年前我做錯事時，她看沒有辦法阻止我，就喊我進去，把我的衣服和她的用別針別在一起——從那時起，我們像那樣坐着別在一起，一天天地過去。她織一隻襪子，雖然她是瞎的，而我就得坐在她旁邊縫織，或者念書給她聽。那種景況是有點滑稽的——和一個人別在一起兩年多之久。」

「天老爺，多倒霉！不，我沒有那麼一個祖母。」

「假使你沒有，那麼為什麼你整天坐在家裡？」

「瞧，你要知道我是誰嗎？」

「要的，當然！」

「準準確確的？」

「是的，最準確的！」

「很好，我是一個人物。」

「就會完全了解我了。嗯，聽着——但是難道在我開始我生活的故事之前，不該先知道你的名字嗎？」

「終於來了！你想了很久才想到，是嗎？」

「天啊！我從來沒想到。你看，總之我是那麼快樂。」

「我名字叫娜會卡。」

「娜會卡！就完了？」

「是的，就完了。對你還不夠嗎，你這個不能滿足的人？」

「不夠？嗨，才不。比我預料的多，比我期望的更多，娜會卡，我親愛的，親愛的女孩子，假如我能叫你的小名，假如一開始——你對我就是娜會卡！」

「我很高興你終於滿足了！嗯？」

「嗯，娜會卡，聽聽這個多麼古怪的故事。」

我坐在她身邊，擺了一個做作的嚴肅的姿勢，開始像從書本上念出似地說着：

「一個人物？那一種人物？」女郎叫道，快活地笑着，就如她整年沒笑過似地。「我得說，你的確很滑稽！瞧，這兒有位子。我們坐下吧。沒有人走這條路，所以沒有人能偷聽我們的話。嗯，開始你的故事，求你！因為你永遠不能叫我相信你沒有一個故事！你不過想隱瞞起來。現在，第一點，什麼是人物？」

「人物？嗯，那是一個獨特的人，一個古怪的傢伙。」我說，受了她天真的嘻笑的感染，我自己也放聲大笑起來。「他是一種畸形的人。聽着，你曉得夢想家是什麼嗎？」

「夢想家？當然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夢想家！有時候當我坐在祖母身邊時，我腦子裡生出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我是說，你一旦開始做夢，你就讓你的幻想把你帶走，於是到最後我甚至和一位皇家的王子結婚！我不知道，有時候是很美妙的，——我是說做夢。但是，也許並不然。特別是假如你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好想。」女郎加上說，這次比較嚴肅。

「妙！——且你和一個皇帝結了婚，我想你

「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在彼得堡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照射在那裡的太陽和照在這城市裡其他人們頭上的太陽是不一樣的，那是很不相同的太陽，一個新的太陽，特別為那些地方而有的，而且它那照射在各種事物上的光線也是不同的，一種古怪的光線。在那些地方，親愛的娜會卡，人們似乎也過着十分不同的生活，與我們週遭的毫不相同，那種只能由幻想在七大洋之外的異國始可存在的生活，絕非在我們的國度裡，在這個過於嚴肅的時代中可能有的生活。嗯，那種生活是一種混合着純粹是異想天開的一種非常理想、同時（啊，娜會卡！）一種可怕地枯燥、平凡，更不用說不可置信底下流的生活。」

「我的天啊，多麼可怕的序言！我下面要聽到些什麼，奇怪？」

「你接下去要聽到的，娜會卡，（我想我永遠不會厭倦叫你娜會卡），就是一些奇怪的人物居住的地方——夢想家。一個夢想家——假如你一定要知道它真正的定義——不是男人



所找的人就是你，不僅如此，上天已經註定我們現在該相逢——就是這一刻，娜曾卡，我腦子裡成千的水閘開放了，我必須滔滔而言，否則我會爆發。所以我求你做個又好又乖的孩子聽我講，不要插嘴，娜曾卡，否則我一句也不講了。」

「不、不、不！請你繼續下去。你一定不要停止。我一句也不講了，我答應。」

「嗯，就說下去。娜曾卡，我親愛親愛的朋友，我一天之中有一個鐘頭是我非常珍愛的。那是當一切辦公時間結束了，每個人急著回家吃飯，躺下。休息的時候，當他們走路時，他們想着消磨晚上的以及悠閒的時間的愉快的方式，在那時候，我們的主角——我必須請你允許，娜曾卡，以第三人稱來講我的故事，因為以第一人稱來講令人非常難為情——於是，在那個時刻我們的男主角，他沒有浪費時間，也和別人一樣在路上走。但是他蒼白的、有點皺蹙的臉上，露出一種奇異的快活的表情。他看着彼得堡寒冷的空中慢慢消逝的夕陽時並非

注意到路上那些在別的時候就能吸引他注意力的，很瑣碎的東西。現在「幻想之女神」（假如你讀過朱可夫斯基，親愛的娜曾卡），已經用她變化無常的手，紡着黃金的線，就在這時刻，在他心靈之前，編織着一個美妙的、神奇的生命圖樣——而且，誰知道，已經用她變幻萬千的，把他送到七重天上，他的腳不復踩着回家去的花崗石道路，你試試攔住他，猝地盤問他，現在他站在什麼地方，他走過那幾條街，無疑地他什麼也記不起來了——他到過什麼地方，他現在站在那裡——他一定會滿臉通紅，尷尬地造出一些維持體面的謊言。那就是為何當一個老婦人在路當中，謙恭有禮地向他問路時，他驚跳起來，幾乎是大聲叫着，恐怖地巡視四周。他蹙眉繼續走路，毫不感覺到路人在微笑着看他，轉頭目光追隨着他。他也沒有注意到那個小女孩，她膽怯地讓路給他，看到他裂嘴的微笑，狂野的手勢後，却放聲大笑。然而女神嬉戲的飛翔中同樣的幻想也追上

了老婦、行人和狂笑的小女孩，以及那些在駭

漠不開心。當我說他看着時，我是撒謊；他並沒有看它，而是不自覺地思量着它，就如他同時被別的更有有趣的事物弄累了或佔據了，而只能隨便地，幾乎是漫不經心地對周圍發生的事瞟上一眼。他很高興在明天之前算是把一切討厭的公事辦完了。他高興得像放學的小學生一樣，可以自由利用他的時間，玩最心愛的遊戲或被禁止的娛樂。好好看他一下，娜曾卡：你立刻就看出來他快樂的感覺對他衰弱的神經，以及病態的激動的幻想具有快活的影響。瞧！他正想到一樁事！也許是晚餐？或者他要怎樣打發這個晚上？他那麼呆着的是什麼？不是那個衣冠楚楚的紳士，那位那麼優雅地向坐在一部兩匹駿馬拉着的華麗馬車裡的貴婦鞠躬的紳士？不，娜曾卡，那些微不足道的瑣事現在對他有什麼關係？以他自己私人的生活來講，他是富無敵國的；他在一瞬間間成了富豪，就是那樣，那下山的太陽道別的光芒那麼愉快地掠過他的視線，從他歡欣的心中呼喚出千萬個形象時，並非沒有原因的。現在他幾乎不

船上吃晚飯的船夫，那些船阻塞了蘇丹卡（我們且設想我們的主角這時候正在蘇丹卡堤岸上走），打趣地把每個人每件事物織入她的畫布中，像蜘蛛網上的蒼蠅。於是這個古怪的傢伙有了幻想的新題材，也終於回到舒適的陋室，坐下享用晚餐。他吃過飯很久之後，當那個心神不屬的永遠愁容滿臉的，侍候他的馬蒂詠娜收拾杯碟，把煙斗遞給他時，他才從冥想中清醒過來，自己很驚訝他已經用過晚飯，雖然他一點也記不起那是怎麼回事。小房間漸漸昏暗下來；他覺得空洞且又孤單，他的空中樓閣在他身邊無聲無息地崩塌下來，像夢一般消逝，了無痕跡，他也記不起來他在做什麼夢。但是

一種模糊的感覺在他血液裡激動起來，他的胸膛中湧出一股他以前曾經歷過的懸慮。新奇的渴望誘惑地激發他的幻想，靈巧地想像出來一大群新鮮的影相。寂靜控制着小房間；孤獨與慵懶的感覺甜蜜地擁聚着他的幻想；它燃起火星，起初溫和地燃燒着，像馬蒂詠娜咖啡壺中沸騰的水，馬蒂詠娜正沉着地在廚房裡走動，

煮那難以下嚥的咖啡。不久它瘋狂地冒升起來，而我的夢遊者手中那本隨便抓到的書，還未看到第三頁時突然掉落。他的幻想又要產生行動了，他眼前再度出現了由幻想激發出來的，利那間形成的新世界，蠱惑人的新生命，展現着迷人的景象。一個新的夢——新的幸福！一帖新的，精製而刺激人的毒藥。唉，我們那單調的生存有什麼可以引起他的興趣？對他污敗的心靈而言，我們的生命——娜曾卡——你與我的生命是如此枯燥無味，如此遲緩乾竭！對而言，我們都非常不滿本身的命運，厭倦生命！的確不錯，娜曾卡，乍着之下，我們週遭的東西是多麼冷酷、慘淡、索然無味！「可憐的東西！」我的做夢者想着。他那樣想也不奇怪！瞧瞧那些神奇的幻影，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的，那麼迷人的，千變萬化的，浩瀚無涯的，構成多麼神妙的令人興奮的圖畫，在那副畫中，用不着說，他（我們的夢想家）當然佔着最顯赫的地位！瞧，多麼驚人的英雄事蹟！那無始無終的，令人神魂顛倒的夢境的樂園！你

於那苦惱、悔恨、與無止歇的憂傷的時刻中，要降臨到他身上的事。但是既然那危險的時刻尚未來到——他就毫無所求，因為他是超越慾望之上，他是飽足的，因為他是他自己生命的藝術家，那生命是他在心裡重新創造，以適應他所喜歡的新幻想。而這個幻想的瘋狂的世界是如何容易又自然地創造出來的！似乎根本不是夢！的確他有時候就要相信，這整個生命並非他工作過度的腦子湊合而成的幻象，並非海市蜃樓，虛構的事物，而是一種真實的、確存在的東西！為什麼，娜曾卡，告訴我，為什麼在那些時候人覺得透不過氣？為什麼——由於何種魔術？何種奇異的念頭？——脈搏加快了，做夢者眼中湧出眼淚？為什麼他蒼白潤濕的臉頰發紅？為什麼他混身充滿了無可言狀的喜悅？為什麼那些無眠的長夜（有如無限小的一刹那），在無涯的歡樂與幸福中消逝了？又為何當旭日初升，玫瑰色的光線由窗戶射入，使陰晦的房間充滿不穩定的、奇異的光芒時（在彼得堡常見的），我們的夢想家，精疲力竭

也許要問他夢到什麼？但是為何發問？他夢到各種事務——詩人的任務，起初無人賞識，之後戴上了桂冠；夢到聖巴多羅買之夜、黛亞娜·維拿（羅洛的女英雄），夢到伊凡·瓦西利維支佔領卡山時他擔任的英雄角色，夢到史谷特的英雄——克拉·莫伯雷和愛非·狄思士，夢到宗教法庭和他們面前的赫司，夢到「魔鬼羅勃特」中的死人復活（記得那曲子嗎？帶着坎地的氣息！），貝利真那之役，維隆索瓦·達西可瓦伯爵夫人沙龍中的詩歌朗誦，丹銅·克利奧帕特拉，普希金的「克羅姆拿的小屋」，夢到他自己的小家庭，和他身邊甜蜜的人兒，她美麗的眼和嘴睜開，聽着他，和你現在聽我說話一樣，我親愛的小天使……不，娜曾卡，像他那種色迷迷的懶蟲，怎能找到你我如此希望的、那麼吸引人的生命？他認為它是可悲的、慘痛的生命，他也毫不知悉，可能有一天，不幸的時刻也要為他來臨，那時他要放棄他全部瘋狂的歲月，換取那痛苦的生命的一日，而且並非為換取快樂或幸福，却無睹常在那裡

地倒在床上，因腦子過度的辛勞而昏迷，心中却帶着那麼疲憊的鬱結，又由於甜蜜的激動、沉沉入睡。不，娜曾卡，你不能不欺騙自己，你不得不說服自己，他的心的確被一種真實無偽的熱情所激動，你不得不相信，在他虛幻空洞的夢中，有一樣活生生的，感覺得出來的東西！這一切又是何如虛無飄渺！譬如說，愛情用它全部無止境的狂歡，它一切的痛苦、辛酸、刺穿他的心。只要看他一眼，你就會信服。娜曾卡，你望着他時，能否相信他真正不認識那位他在瘋狂的夢中如此疼愛着的她？是否他只是在瘋狂的幻覺中見過她，而他的熱情只是幻覺而已？是否他們的確未曾在一起度過那許多年月，手攜手，只他們兩人，屏絕世上其他的人，他們各自忙着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活？當然是她在分離的時刻、深夜時分，躺在他的懷裡憂傷啜泣，不理會殘酷的天空下猛烈的暴風雨，不理會那吹掉她黑睫毛上的淚水的風！當然這一切並非夢——這座花園，陰晦又荒涼，小路上長滿野草，黑暗而偏僻，他們一向常

散步，在那裡希望、憂傷、粗愛，彼此那麼親切，那麼溫柔地愛着的地方！這一座奇兀古老的莊園，她曾陪她那位愁眉苦臉的年老的丈夫，度過多少寂寞憂鬱的日子，他終日一言不發，脾氣暴躁，使他們驚惶。而他們膽小有如孩童，他們在恐懼痛苦中，彼此隱藏自己的愛情。他們承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刺心的恐怖！他們的愛情是何等純潔無邪，（我幾乎用不着告訴你，娜曾卡）人們是多麼卑鄙！後來，當然他與她重逢，遠離家園，在異國的南方的炎陽下，在神奇的天城，在一個燦爛炫目的大舞會中，震耳的樂聲中，在一座宮殿裡（是的，很確實地是宮殿），燈燭輝煌，在桃金娘與玫瑰裝飾下的迴廊上，在那兒，當她認出了他時，急忙拿下面具，低語說：「我自由了！」投入他顫抖的懷抱中，啜泣着。他們歡喜欲狂地叫出來，緊擁着。他們立即忘了他們的不幸，分離、一切的痛苦，陰森的房子，那個遠在天涯的老頭子，他們國家裡的晦暗的花園，以及那張座椅，那時在最後的熱情的吻之後，她從他

的懷抱中掙脫出來，因苦惱絕望而混身麻木：「噢，你一定會同意，娜曾卡，誰都會驚訝而難為情，像學童般滿臉通紅，他口袋裡剛剛塞進一隻從鄰人花園裡偷來的蘋果，假如一個高大瘦長的傢伙，一個喜歡開玩笑、惡作劇的傢伙，恰好這時候打開你的門叫道：『哈囉，老朋友，我剛剛從巴夫洛斯基來！天老爺！老伯爵就要死了，不可言狀的幸福就在眼前——瞧，從巴夫洛斯基來的人！』」

說完了我令人傷感的講辭後，我陷入同等悽感的寂靜中，我記得我極為希望我能夠大笑出來（即使非自發的），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有一個可惡的小精靈在我心裡作祟，我的喉嚨緊縮，下巴抽搐着，眼睛盈滿淚水。我期待那位睜大着聰慧的眼睛的娜曾卡會發出她那天真的，令人不得不高興的笑聲。我已經懊悔我做得太過份了，我告訴她那些積存在我心中很久的，是白費時間，那一切我說得就如把它寫下一般——因為我早已對我自己下了判語，抗拒不了要把它大聲念出來的誘惑，雖然我承認

我從未希望人家的了解。但是出我意料之外，她什麼也沒說，停頓一會兒之後，她溫和地按着我的手，帶着怯意的同情問着：

「當然你不是一輩子那樣過活吧，是嗎？」

「不，娜曾卡，」我答道：「我有生以來一直是那樣的，恐怕我要終身繼續下去。」

「不，你一定不可以那樣生活，」她說：「一定不可以，因為假如是那樣的，我也可能要終身在我祖母身邊度過。你想都種生活豈不是太可怕嗎？」

「我知道，娜曾卡，我知道。」我叫道，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感情了。「現在我比什麼時候都清楚，我一直在浪費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我知道那點，現在由於上帝差遣你，我的好天使，把它告訴我而證明出來，使我更覺得痛苦。現在坐在你身邊和你談話，我想到將來就覺得恐怖，因為在我的將來，除了更多的寂寞，更多的枯燥，無聊的日子之外，就沒有別的了。我在現實的生活中，而非在夢中，既然已

經如此幸福地在你身邊，我現在還有什麼可夢想的？噢，祝福你，千萬個祝福，我親愛的，為了你一開始就沒有不理睬我，為了使我能夠說，我一生中至少兩個夜晚是真正地活着！」

「噢，不，不，」娜曾卡叫道，淚水盈盈。「不能再那樣下去！我們不能再那樣分別！兩個晚上在一個男人生命中算得了什麼？」

「噢，娜曾卡，娜曾卡，你曉不曉得你已經使我與我自己和好了？你曉不曉得我再也不會像我過去那樣，認為自己一文不值？你曉不曉得我再也不會控告自己，我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罪，因為那種生活的確是罪過。請你別以為我是誇大其辭。請你別那樣想，娜曾卡，因為常常我會極端消沉，憂鬱萬分！因為在那些時候，我會相信我再也不能開始積極地生活；因為我常常有這個念頭，認為我已經與生命脫節，喪失了辨別真偽的能力；因為，我終於咒詛自己；因為就在我那些瘋狂的夜晚之後，我有若干恢復正常的時刻，若干使我心中充滿恐怖與失望的時刻！你瞧，我免不了意識到週遭的

營營衆生，我免不了聽到看到人們踏實的生活。我明白他們的生活不是刻板的，他們的生活不會像夢、幻象、一般消逝；他們的生命是生生不息的，永遠年輕的，沒有兩個時刻是相同的！不！懦怯的幻想是枯燥單調、甚至於是死澀的。它是每個影子每個念頭的奴隸。有如初現的雲翳突然掠過太陽，使各個非常珍惜陽光的彼得堡居民，產生病態的憂鬱——人在病態的憂鬱中時，幻想又有何用途！你覺得這種無窮盡的幻想終於疲乏，在無止境的緊張狀態下精疲力竭了。因為，究竟你成長了，你比你的理想成熟了，你的理想成爲灰燼，粉碎無遺了；而你如果沒有另一個生命，你就不得不不要從這些碎片中建造新生命。同時你的靈魂一直在渴求追尋別的東西。這個夢想家在他的舊夢中，在灰燼中搜尋一點火星，不管是多麼小的火星，想把它煽燃起來，使他水寒的血液溫暖起來，把他以前所珍惜的，感動他的心，使他熱血沸騰，淚水盈眶的，那麼灼爛地欺騙他的一切復甦，但都歸於徒然！你曉不曉得，娜曾卡，我到了那種地步？你知道現在我要勉強去慶祝

我自己轟動事件的週年紀念，過去曾經對我很有價值的，而却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舉行週年紀念？因爲我爲懷念那些空洞、愚蠢的夢做週年紀念！我紀念它，因爲那些愚蠢的夢已不復存在，因爲，娜曾卡，即使是夢，也得用一樣東西填補！你曉不曉得我喜愛在某個日子憶起並重訪我會經很快樂的地方？我喜愛使我的現在與我不可挽回的過去調和起來；我時常像影子一般，漫無目的，憂傷又沮喪地，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四處遊蕩。那又勾起多少往事！譬如，我記得一年前，就在這個時刻，這條街上，和今天一樣，我憂鬱不樂地孤獨地東遊西逛。我又記起了當時，我的夢也是憂鬱沮喪的，雖然那時我並不覺得比現在舒服，我却不得以爲那時是比較好，生活比較平靜，至少我不和現在一樣，被那些黑暗的思慮糾纏不捨，那時我不因這些陰晦懷感的良心的責備而痛苦不堪，我現在是日夜不得安寧。而你問你自己——你的夢在那裡？你搖搖頭，喃喃自語：時間過得多快！你又問你自己——你怎麼利用你的時間，你把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葬送在那兒？你

是否活着？瞧，你對自己說，瞧世界上各種東西如何冷酷起來。再過幾年，接着來的就是無歡樂的孤寂，然後是白髮蒼蒼的老年，之後是絕望與淒涼。你瘋狂的世界將會消逝，你的夢將會凋殘，像樹上落下的枯葉般飄散。噢，娜曾卡，有什麼比孤單地遺留下來更令人心碎，只一個人，甚至沒有一樣可懊悔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全然烏有，因爲你所喪失的是空的，一個圓圈，空洞的夢！

「別說了，」娜曾卡說着，把臉上滾下的一滴淚珠擦掉，「請別說了！你再那樣說下去，我就會哭了。那一切都過去了！從今開始，我們將在一起。我們永不分離，不管我現在遭遇到什麼。你知道，我是一個很平常的女孩子，教育程度不高，雖然祖母曾爲我雇了教師，但是我的確了解你，因爲祖母把我別在她衣服旁邊時，我經歷過你所描寫的一切。當然，我永遠不會像你那樣描述出來，」她腴腆地加着說，因爲她對我那凄楚的言辭，以及誇張的體裁，仍然感到敬佩，「因爲我沒受什麼教育；但是我很高興你把你的一切都告訴了我。現在

我正確地認識你了。而——你曉不曉得？我也願意把我的故事告訴你，全部毫不隱瞞地，講完之後，你必得給我一點指教。你是那麼聰明，我很願意請教你，你答應我嗎？」

「噢，娜曾卡，」我答道：「雖然以前我從來不會給任何一個人忠告，而且我當然沒有足夠的聰明給金玉良言，我現在却看到假如我們一直這麼生活的話，那我們就很明智，我們也應當彼此切磋！嗯，我現在多麼高興、快樂、勇敢、聰明，我敢確定我毫無困難地能給你世上最好的忠告！」

「不，不，」娜曾卡啞嘴笑着說：「我要的不僅是忠告。我也要溫暖的手足之情的意見，就好像你也世世代代以來就已經很喜歡我了！」

「同意，娜曾卡，同意！」我熱誠地叫道：「假使我已喜歡你廿年，我也不能比現在更喜歡你了！」

「你的手！」娜曾卡說。

「這兒！」我答道，伸出我的手。

「很好，我開始講吧！」（未完待續）

有一個星期五一位陌生人闖進城來，帶來一陣喧嘩和許多塵埃。他個子高大，駕着一輛檸檬黃黑擋板的小跑車。

他停在拉金的農莊前。

他同拉金低聲交談，塞給他一卷鈔票，然後在拉金的倉庫牆上，一張一張的貼了六大張馬戲團海報。

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海報正是我第一次考驗的開端。

以下就是我的短鼻鱷魚探案。

拉金牆上的巨幅海報上說，星期日下午兩點李氏馬戲團將進城盛大演出。海報上印着的壓軸節目，是一隻凶惡的短鼻鱷魚自砲口射出，穿過三隻圓環，落入一個小槽裡，水槽盛着石灰水，水面燃着一圈熊熊大火。鱷魚取名為「太空人」。

我沒有辦法知道馬戲團裡是否有壞人，不過太空人看來面目猙獰並非善類。我覺得應該給他準備一個陷阱，以防他逃走，因為我是偵



William Pe'ne du Bois 著

長青 譯

我是偵探。

從我的外表看來可能沒有那麼老。

我不能透露我的真實年齡，我的工作以及我的身份，因為我是偵探，應該經常保持機密。

我應當像影子一樣叫人無從捉摸。

我住在一個只有一家旅社，一座火車站，一間學校，一座運動場，一間加油站和兩間商店的小城裡。

城裡只有一個警察，終日閒散無所事事，因為從來沒有壞人出現過。

我是偵探，我時常覺得自己處身於英雄無用武之地。

我唯有期望週末來臨。

經過我們城裡只有一列火車。

每星期六早晨從東方開來，星期日下午自西方開回去。

來去都是同一列火車，而這是我等候壞人的唯一希望。

我是偵探，每個週末我應該提高警覺。

探，應防患於未然。

裝扮成獵人，帶着鐵錘，鶴嘴鋤和短梯，我為太空人挖了一座坑。我靠近河邊挖，因為我認為太空人逃走後一定會逃到水裡。我挖了一個最妥當的梯形陷阱，坑底比坑口寬而潤。坑壁向你傾斜使你無法爬出來。我從短梯爬上來，然後用樹枝和野草蓋好。我將短梯留在裡面，以防星期日之前發生意外事件。

星期日凌晨我會將我的小雞放進去作為誘餌，然後取出短梯。雖然我的小雞不喜歡這麼做，但是我是偵探，有時應該鐵面無私。

星期五晚上九點三十三分，距陌生人離去後五個小時多一點，我已經為「太空人」準備好一切。

星期六早晨和平時一樣穿着成腳伙，我去等候火車。

火車經常只有三節車廂。

我知道中間車廂停的正確位置，我站在那裡張目四望。那個星期六只有三位旅客下車。每一節車廂一個，兩男一女。

第一個男人帶着一隻很奇特的長皮箱。第一眼望去，我以為是裝釣魚竿的箱子，但是我偵探，不能輕易猜測。箱裡裝的更可能是毒矛，或是一條伸直的巨蟒。他的另外一隻箱子看來極普通，但可能裝的是老鼠，天竺鼠和其他餵蛇的食物。

第二個人身高體胖，携着一隻像盛巴松管的箱子和一隻大手提箱。他穿着褐色蘇格蘭呢短上裝，兩側鑲金邊的紅褲子，他似乎要我相信他是軍樂隊裡，着一半制服的巴松管樂師。我是偵探，決不能輕易受騙。巴松箱子裡很可能藏的是巴佐卡自動武器。

那位小姐的手臂上掛着一件薄外衣。這兩種可能的情形。她可能穿上外衣覺得太熱，也可能藏着一隻鑽石手鐲，恐怕另外兩位旅客是騙徒。

我替他們搬運小姐的手提箱，巴佐卡箱和大手提箱。另外一個人要自己提他裝蛇和裝蛇食的箱子。我帶他們到旅社。

我站在櫃檯邊竊聽他們的姓名和房間號碼

門口。他提着裝蛇的長箱子。穿着高至臀部的捕魚靴。旅社經理指着小河的方向。我以為布隆威爾先生是要讓他的蛇去游水透透空氣。

我決定跟踪他。

這令我為難，我帕顧此失彼失去鍾妮小姐的影子，她現在正為費許先生鼓掌。我還是跟踪布隆威爾先生，他可能會誤入「太空人」的陷阱。

我倒希望他掉進去。

這是我的觀念錯誤。不管是人或是蛇在未證明有罪之前應該是無辜的。

布隆威爾先生打開長皮箱拿出一副釣魚竿。他穿着捕魚長統靴踏進河中，不到一會兒釣了三條鱒魚。然後他從皮箱裡拿出一個鐵盒子，繫在釣線上投入河中，水面冒出一串氣泡。他又將釣竿藏在樹下，用一條小紅絲帶在樹枝上做了記號。

整個下午我都隱藏得很好。那時我以為這個優瓜是在捉沙丁魚。

他帶着箱子和三條鱒魚回到旅社。我趕快

。鍾妮小姐帶着她的大鑽石手鐲住進二號房間。布隆威爾先生和他的巨蟒住三號房，費許先生腳登軍靴，身着紅褲，帶着實彈的巴佐卡和軍火箱進駐一號房。

鍾妮小姐夾在兩個壞人之間。我本想留在旅社注意事態的發展，不過我是偵探，而旅社的經理說偵探會使他的客人飲食不安。

於是我換下腳伏裝，戴上白鬚鬚化妝成老頭，坐在旅社的對面，假作不注意的注意着。中午旅社供應午餐。十二點十分，我學老年人跛着腳過街走到餐廳，在窗外向裡窺視。鍾妮小姐，布隆威爾先生和費許先生坐在餐室各據一角。

午餐後不久，從費許先生一號房間傳出一陣輕快的巴松管吹奏聲。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看見鍾妮小姐出現在一號房間的窗口，愉快的點頭和着拍子。

除此之外，兩點鐘之前沒有發生甚麼事。那時布隆威爾先生和旅社的經理出現在大

回到我原來守望的地方。

七點鐘三個人都在餐廳，這次鍾妮小姐和費許先生坐在一起。情況無變化，於是我跑回家匆忙的吃了晚飯。

一夜平靜無事。

躺在床上檢討、歸納之後，驟然下了結論，我推斷錯誤根本沒有蛇。但是其他的猜測完全正確；費許先生真的是巴松管樂師，而鍾妮小姐是覺得穿外衣太熱。

我一度將這三個陌生人歸類成觀光客，巴松管樂師是李氏馬戲團樂隊之一員，不喜歡馬戲團的拖車而乘火車來。

然後我又想到布隆威爾先生釣竿線端的鐵盒子。

我開動頭腦裡的引擎，發揮最高的效率重新檢討這些壞人。事情明朗了。

布隆威爾先生已經偷了鍾妮小姐的手鐲，藏在鐵盒子裡！

等候警察人贓皆不獲風聲過去之後，再去取出。

至於費許先生，他使出調虎離山之計，以美妙的音樂引誘出鍾妮小姐，好讓他的同伴下手。

我真笨，沒有能早點洞察他們的好計。我決定立刻對他們採取行動！不幸，我倒頭睡着了。

星期日早晨我黎明即起。

我聰明的裝扮成赤脚的小孩，蓬亂的頭上戴着一頂草帽，半根吊帶吊着綴補過的粗布褲，帶着樹枝和縫衣針線做成的釣魚竿，向河邊進發。

我是去破獲一件搶劫案。

今天晚上我就會成爲頭號大英雄。

但是媽媽却給我澆了一盆冷水。提醒我今天是星期日，我得照常去參加唱詩班，別整天胡思亂想做白日夢。

「白日夢！」不錯！別人說每個偉大的人在成功之前，都會遭人譏笑的。

到時候看我的吧！

到達河邊，我立刻找到布隆威爾先生隱藏釣魚竿的紅絲帶。弄清楚確實沒有人跟蹤或是監視我以後，我把鐵盒子從河裡捲起來，滿懷信心一定會發現鍾妮小姐耀眼的手鐲，送布隆威爾和費許坐監牢的證物。

鐵盒子並沒有上鎖。

我的手開始顫抖，心砰砰跳動！

我打開盒子，使我大吃一驚，裡面竟是空空的。

驚人的探案在我目瞪口呆之下化爲泡影。我把盒子放回河裡，水面又冒起一串氣泡，然後我垂頭喪氣的走回家。換上星期禮拜的制服，我又趕到體育場去看馬戲團搭帳篷。

我是偵探，我在馬戲團裡找了一份工作，以便隨時監視壞人。

有兩個工作讓我選擇，賣棉花糖或者爆玉米花。我選了賣爆玉米花，因爲沒有賣棉花糖那樣引人注意。我是偵探，不受人注意我的工作才容易進行。我也要了一些沒有爆過的玉米，餵我那隻做誘餌的小鷄。

我把小鷄放進陷阱，把短梯藏在樹上。然後回城到教堂去參加禮拜。

教堂做完禮拜，到旅社去吃午飯，在我們城裡是一件盛會。

因爲客人太多，所以分成兩批進餐。第一批在十二點，第二批一點。

我換上雜役的衣服，兩次工作的機會我都不放過。

在第二批的客人裡，我驚奇的發現鍾妮小姐又和布隆威爾先生坐在一起。他們的桌子在大門邊靠近櫃檯。

然後費許先生也出現了。他在餐廳中央預定了一張桌子。

這是他第一次穿着整齊的紅色金邊制服，佩着金總和肩章。前幾次吃飯時費許先生都很文雅安靜。星期日他却又粗俗又暴躁。

我小心的注意着他。

旅社的星期午餐經常都是一樣。只能點蝦仁鷄尾酒或是水果汁，紅燒牛肉或是紅燒火鷄，蘋果或是紫莓餅。因爲星期日發生了事情，

我才列出這些枯燥無味的菜單。

我真笨，我受騙了。

我是偵探，我不能寬恕我自己。

費許先生首先叫我移走所有的刀叉和杯盤，只留下兩根湯匙在他桌上。一開始他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回想起來我感到慚愧。

然後他高叫「夥計！」大聲得使整個餐廳鴉雀無聲。

一個侍者趕忙衝到他的桌子前。

「先生，您喜歡蝦仁鷄尾酒還是鮮果汁？」

「都不要！」

「是，先生。現在紅燒牛肉還沒有熟，您

是不是要火鷄？」

「我要烤得熟透了的豬排和炒豌豆！」

「對不起，先生——」

「豬排要用紙包好！」

「對不起，先生——」

「豌豆要又老又硬，還要彈得起來！」

「對不起，先生，但是——」  
「別再盡說對不起，趕快照我點的去！」

「這要特別燒，要等很久——」

「給我滾開！」

「是，先生。」

不用說，餐廳裡的氣氛非常緊張，大家一語不發低頭匆忙吃飯，只聽得刀叉碰到杯盤的響聲。星期日盛大的餐會變成了死氣沉沉的吃飯比賽。費許先生的菜上來之前，許多人都已經吃完付好帳，但是他們像是怕錯過好戲，不敢離開仍舊坐在原位上。

侍者雙手發抖的端着熟透了的豬排和鐵彈一般的豌豆，放在肥胖的巴松管樂師的桌上。

費許先生看看盤子。撿起一粒豌豆用手指捏捏。他笑笑。「好，好。還不錯。」

費許先生在盤子的兩邊各放一隻湯匙柄向外。他在左邊湯匙的柄上放一粒豌豆，右手抓起一塊紙包的豬排。

他左拳砰的一聲敲在湯匙上，將豌豆高高

的拋在半空中。

當豌豆落下時，他就張開大嘴將豌豆和豬排一起吞下去。

在許多驚奇的眼光注視之下，費許先生若無其事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着他的精彩表演。

他一次也沒有失手過。

兩隻湯匙柄上各放一粒豌豆，砰的一聲兩粒豌豆同時彈到天花板，很快的雙手各抓一塊豬排，一口吞了兩粒豌豆！

最先客人和侍者們害怕站得遠遠的，後來漸漸的靠近圍着他的桌子，驚奇得張大了口，像是都想咬一塊肉吞一粒豆似的。

費許先生一次也沒有失手。

豌豆兩顆兩顆的消失，他的表演更動人，速度更快了。

為甚麼？我問我自己。為甚麼他要如此表演吸引？

一陣寒顫直貫全身。

誰在守着櫃檯？

沒有人。帳房小姐正站在我身旁看得出神。

我衝出繞着費許先生的人叢。

我跳過櫃檯。錢櫃的抽屜已經拉開像唐老鴨的嘴。裡面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午餐過後，該我追緝嫌疑犯了，我怎麼辦呢？

洗盤子。

我是偵探，我既然化裝成雜役，我就應該裝扮到底。爲了將來的案件，我不能放棄這最便於偵察的工作。

在我發現偷竊之後，高潮緊接着來。

帳房小姐失聲痛哭昏倒過去。開了嗅鹽她才醒轉來，別人扶她回到臥室，好讓她好好的再哭一場。

竊案發生時，警察正坐在馬戲團前排正中位置等候上演。他不相信會有盜案發生。

非常不幸但確是事實，每年警察和旅行社經理都爭着坐前排中間的座位。這種幼稚的事情

現在更明顯了。警察經常都佔了先。因爲他沒有經理那麼忙。經理就想出各種辦法謊報搶案把他騙走。

「看完馬戲我就去查，」警察大笑。「哈哈，看完馬戲你來找我，讓我們談談你的搶案。」

「我這次是真的！我遭人偷了！不信你問別人！」

「當然是真的，」警察沾沾自喜的說。

這時我的汗從前額一直流到浸着肥皂水的手肘上面。我把案情回想了一遍，計劃好我應該採取的步驟。我遭遇到的是配合得非常好的三人黨，費許先生在作精彩表演時，布隆威爾先生和鍾妮小姐就趁機下手滿載而去。竊案發覺的時候，布隆威爾和鍾妮小姐都不在場。

這只是我的猜測。

當我正要以製造混亂掩護盜賊的名義拘捕費許先生時。他狡猾的說了幾句話，使我不能下手。吞了最後兩粒豌豆，剩下兩根光骨頭之後，他宣佈說：「各位先生，諸位小姐，這是

今天下午即將上演的李氏馬戲團的宣傳表演，謝謝各位的賞光。」

這一套聰明的遁辭真難對付。

洗完最後一個盤子，擦乾浸紅的双手，我立即趕到馬戲團。聽見樓上響起一陣奇怪的敲打聲伴着有節奏的哼唱聲。我從後面的樓梯爬上陽台，伏在一號房間的窗外。

我看見一隻短鼻鱷魚在穿衣鏡前跳扭扭舞。

揉揉眼睛仔細的看，原來鱷魚是人裝扮的，身材很像是費許先生。

左前掌有一條黑線連着下巴，另外一條黑線連着右前掌和大尾巴。當他扭動時，嘴巴一張一合，尾巴前後搖擺，敲着桌子椅子砰砰作響。

看起來真是有趣。

我以為費許先生會披着鱷魚皮上場表演，於是趕忙跑去穿上賣爆玉米花的衣服，到前面去等候。這是我表現機智做英雄的時候。

馬戲開始的時候，所有的演員包括樂隊都

披上鱷魚皮伴着音樂在場中扭動。場中滿滿的圍了三圈鱷魚。

突然一陣女人的呼叫聲劃破了音樂的節奏。面色慘白她叫道，「我被偷了，所有的錢都不見了！」

然後她昏倒了。

今天昏倒的都是帳台小姐。

這時警察在此緊張情況之下終於站了起來，離開他前排中間的座位。他走到票房排開好奇的人，將門用力推開。一條鱷魚坐在窗口。掏出手銬銬着鱷魚的前掌，鄭重的宣佈道，「我已將你逮捕！」不幸的，這隻在票房窗口的是一隻真鱷魚，馬戲團的台柱明星「太空人」。經過訓練的「太空人」立刻在警察的手臂上狠狠的咬了一口。

看到自己的鮮血，警察也昏倒了。

「太空人」的兩位訓獸師都披着鱷魚皮，趕來將他們的明星關進籠裡。然後他們將警察扶到馬戲團的診療車去。

紫好繃帶，警察暴跳如雷的拿出他三十七

年前，在警官訓練學校所學的本領：

「將票房小姐帶來！」

「是。」

「小姐，妳看見強盜嗎？」

「看見，一共有三個。」

「妳認得出他們嗎？」

「他們都披着鱷魚皮。」

「他們怎麼把錢拿走的？」

「他們分成三堆。」

「然後呢？」

「其中一個說，『塞到尾巴裡，回到大帳蓬去！』」

「啊！謝謝妳。」

「我可以離開了？」

「可以，但是別走遠了。」

警察從褲裝裡抽出一份節目單。他叫道，

「節目單上說有九十隻鱷魚表演扭扭舞。我要全部的鱷魚排列成六行，每行十五隻。像軍隊一樣集合。」

不久他們就排成了六行。

「現在，」警察說，「在我命令之下，依次脫掉你們的鱷魚皮，然後將裡層向外翻開，明白嗎？」

於是搜查開始。

馬戲團每一個演員在鱷魚皮裡都已穿好各式演出的服裝。

真是精彩的一幕，像是打開聖誕包裹一樣。每隻鱷魚從頸子一直剖開到尾部時，就跳出一個小丑，一個空中飛人，或是一個騎師。我是偵探，我站在一旁觀望時，我已經差不多破了鱷魚劫案。

我只想看看馬戲團的樂隊。

被搜查的第二十六名正好是一位樂師。他穿着天藍色的制服，配着白色的肩章。

我立刻衝到場子裡的警察面前。

「對不起，警察先生。」

「走開，小鬼。」

「如果你搜查不到，我想我可以在河邊的大樹下，替我到那三個強盜，旅行社和馬戲團丟掉的錢。」

警察似乎要惱火了。但是不要緊，我只要他聽聽我的情報。

「走開！」

「是，先生。下午四點三十分！在河邊！

在大樹底下！」

「滾！滾！滾！」

我退了爆玉米花立刻跑回家去。我換上腳伏的衣服趕到旅社。星期日的火車在四點二十五分從城裡開出。如果我猜想的不錯，我會在旅社酒吧間遇到布隆威爾先生，鍾妮小姐和費許先生愉快的談笑。

我走進旅社。

布隆威爾先生、鍾妮小姐和費許先生正在旅社的酒吧間裡愉快的談笑。

我站在酒吧的門口向他們說：「星期日的火車四點二十五分開，願你們此行有很大的收穫。」

「非常有收穫，」鍾妮小姐說。

費許先生咯咯的笑。

「他為什麼這樣說？」布隆威爾先生喃喃

的說。

「說甚麼？」

「很大的收穫。」

「只是隨便說說，」鍾妮小姐對我笑笑說

我推着旅社的行李車，將他們的箱子運到火車站。兩分鐘走到車站，火車還有五分鐘到達。

「希望你們喜歡吃鱒魚，」我說。

布隆威爾先生幾乎叫起來，「甚麼鱒魚？誰提到達鱒魚？」

我是偵探，我立刻很機智的說：「啊，先生，星期日我在旅社充雜役，廚子告訴我早餐他為你們每人做了一條鱒魚。」

「啊。」

火車進了站，慢慢停了下來。

「希望不久就可以再見到你們，」我站在行李車的一邊，和他們三人隔開。「我會時常為你們去察看鐵盒子，看看是不是捉到甚麼東西。」

「抓住他！」布隆威爾叫道：「這個小鬼知道我們的事！」

我是偵探，我跑得比誰都快。我向着小河跑去，三個強盜跟在後面追。我要保持一段距離，所以我沒有用全力跑。到達河邊我高興的看到警察坐在大樹下，脫了上裝捲起襯衣袖子，檢查被鱷魚咬傷的手臂。他看起來很沮喪。

「他們來了！」我叫道。

警察跳了起來。

我跑到繫紅絲帶的地方，拾起隱藏着的釣魚竿，將鐵盒子拖上岸。這時三個強盜已經趕到。

我敏捷的跳過陷阱，故意將魚竿丟下。

布隆威爾先生、鍾妮小姐和費許先生像打

橄欖球一樣，向鐵盒子衝去。

三個人一齊掉進陷阱。

我的小鷄飛了出來。我一把抱住，只掉了幾根羽毛。

陷阱裡的強盜人贓俱獲，他們像野獸一樣互相咆哮。

警察趕來把他們一一拘捕。鱷魚劫案破了。

星期一穿上學生制服回到學校，又開始枯燥的一週。

我是偵探，我等待週末的來臨。

星期日晚上我得到旅社一百元，馬戲團和市長各二百元的獎金。在一次為我設的晚宴上頒贈給我。

問了我許多關於劫案的問題之後，我還說了幾句話。

大多數的人都以為布隆威爾先生、鍾妮小姐和費許先生是隨馬戲團來的。實際上不是。他們事先計劃週詳，自己帶着鱷魚皮來。我也以為他們是馬戲團的人，直到我發現馬戲團樂隊的制服是藍色，而費許先生的是紅色時才恍然大悟。

讓別人以為他們是九十隻鱷魚裡的三個，使警察去搜查，而他們就趁機把錢藏起來。等風聲平息以後再回來取。錢是小心的封在橡皮菸草袋裡。



Leon Uris 著  
張 時 譯

### 前文摘要

歐戰末期，負責組織德國軍政府的  
美國第五處派遣優秀青年軍官蘇利  
文隨軍前赴德國典型納粹城市——龍城  
——建立第一個軍政府。

蘇利文物色部屬，及熟研龍城歷  
史背景後，乃隨陸軍進入城市，龍城  
滿目瘡痍，所有建設破壞殆盡，人民  
饑餓不安，城中百廢待舉。蘇利文開  
始調查戰犯並解放蘇華集中營，營中  
殘酷不仁令人髮指，因而更加重蘇少  
校對納粹的痛恨，集中營有波斯坦其  
人，早為社會民主黨領袖，歷受希特  
勒之虐待迫害，而不稍移其節操，此  
時亦因美軍之來臨而重見天日。

「晚宴上市長說，他似乎只記得我替他修剪  
過草地。」

我的老師也在晚宴上說話。她說我「能幹  
，但是整天做白日夢（又是這幾個字）。她說  
：「他是標準心不在焉的學生。」我覺得她的  
話很有趣。

星期一早晨報紙登出我的照片和新聞，說

我是城裡的模範兒童，「放學後以各種工作賺  
錢供養他的寡母。」

還有一件事。

別人問我，在為我開的晚宴上我喜歡吃什  
麼？我却茫然的說：「熟透的豬排和硬豌豆。」

譯自 Journal Aug. 1965

「詹姆士，」四年級的老師問道：「為什麼所羅門王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詹姆士想了一會兒，回答道：「因為他有很多太太可以給他指導。」

下星期牧師要來視察一所幼稚園級的主日學校了，焦急的老師為了要應付這件事  
，所以很小心地預先排演，當牧師提出他是誰造成的問題時，指定前排的小約翰站起來  
回答：「我是上帝造成的，牧師先生，」其他班上的孩子靜靜的不要作聲。

牧師視察的那一天到了，一切都照預定計劃進行，直到牧師提出這個問題：「現在  
有人能告訴我，我們是怎樣造成的嗎？」

全教室鴉雀無聲，牧師再重複了一遍他的問題，可是班上依舊沒有人回答。  
一個紅頭髮的小女孩抬起頭來說道：「上帝造成的那個男孩子，在家裡出麻疹，沒  
有上學。」

## 第廿一章

蘇利文對廣場上的混亂情形感到不安，十來個醺醉的波蘭人已在咆哮，對大樓擲酒瓶，在街上小便胡鬧。「我們必須在不可收拾之前想點辦法，蘇利文說，他轉身面對辦公室裡的謝南度，杜昆西和卜連基。」

「別緊張，少校，」謝南度安慰說，「我們思想中要加點肯塔基人的發洩哲學。有些可憐的傢伙被關了四五年。」

「怕以後抱怨的案件太多。」

「哦，他們只是在小小地慶祝。讓他們喝點。戒嚴時分再來清掃街道。」

「對那些贓物和毆打怎麼樣呢？」

「哦，他們衝進商店人家。他們可以拿上一點吧？」謝南度說。

「我正怕這點。」

今天的慶祝特別粗野。一個大酒窖被破壞了。接着是一場大鬧。街上空無一人。

「我並不算保護德國人，」蘇利文說：「如果我們讓波蘭橫行不法，我們自己的權威會被破壞。」

「他們是好人，」卜連基說：「蘇華十來萬人中只剩下這幾個，少校，他們剩下不到一千人。每天早上他們五點起床，每人喝杯水湯，便走到機械工場去。六哩，二百三十碼，十六呎九吋。有人跌倒狗便向他撲過去。後面的人拉着車子把倒斃路邊的死者裝在車上。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小時，在地下被栓在椅子上，然後再走回去，又是六哩二百三十碼十六呎九吋。他們的報酬是每天一千五百卡羅里……」

「我讀了你的報告，」蘇利文打斷他的話。

「我說去他的！讓他們慶祝！讓他們打壞幾張臉！」

蘇利文噓口長氣坐在椅上。「卜連基……你和老謝去叫波蘭人工作。叫他們簽字做守衛工作。讓他們選擇工作。他們的領袖怎麼樣？可以信任嗎？」

「他們服從命令，」卜連基說。

「一言為定。我們對少數德國人的損失不必過於追究。但是不得有謀殺與強姦。我決不允許。」

卜連基和謝南度走去清掃街道。

杜昆西一直對他們的談話不感興趣。現在他開口了。「叫他們工作是不切實際的解答。頭幾天他們慶祝自由的方式是酗酒，再過幾天他們便要查看自己還是不是人。」

「我已經想到了。我們要用謝南度的辦法。」

過一會龍市市長羅西蒙男爵應蘇利文之召來了。他看見杜昆西便更加緊張。每次他都以為自己的頭顱要落下。

「有一條公主街以享樂著稱，對吧，男爵？」

「哦，是，許多啤酒店。夜總會。它是全省最熱鬧的街……」

「我特別指妓院。」

男爵無邪地舉手。「納粹封閉了所有妓院。你知道希特勒的。」

「據我們情報，公主街從沒有真正封閉過。你們不是常常要些妓女招待飛行員嗎？尤其是發薪的日子。」

「哦，你知道那些事？希特勒也沒有辦法絕對禁娼。」

「而且，」蘇利文說：「你是市長，你兄弟是黨委。在不明文的規定上，許多事情用來促進本區經濟繁榮。」

蘇利文很對。美國人一向對。他和鬼歐丹無所不知。

「你們而且秘密地登記所有妓女的姓名。」

男爵大吃一驚。

「怎麼樣？」

「你應該瞭解，」西蒙呻吟道：「這是警方應當考慮的事。登記只是控制的方法。排除不好的現象……我是說……保護那些女孩……」

「完全非政治性，」蘇利文對杜昆西說：「有多少人還在？」  
 「大概三四十。」  
 「好，」蘇利文說：「我們需要她們。」  
 「給你的部隊？」男爵問。希望盟軍與德方不相交往的命令解除。  
 「爲了波蘭人。」

「哦……」

「非政治性的，男爵。我不知道那些女人是誰。據說你可能是大股東。波蘭人明天開始，用佔領幣付錢。任何女郎回到這個職業的，給三份配給。」

男爵喃喃地說用三倍配給怕也難得替波蘭人找到女人。

「否則你們女人有在街上被強姦的危險。」

「我懂，少校先生。」

男爵告退出去。

杜昆西對於叫市長替他們的奴工作淫媒不禁感到好笑。「精彩的解決，老蘇。但是你在德國人眼中地位將降低。他們會說……看美國人在怎麼樣保護我們。」

「我爲了法律與秩序。」

「可是征服者不應當作慈善家。你以爲這裡的女人不準備被人強姦嗎？你忘記了德國人強姦法國女人，波蘭女人和俄國女人嗎？」

「多世紀的因襲嗎？」

「我們歐洲人不是夢想家。丈夫兒子情人要接納他們的女人，不管她們是否被沾污。」

「我不懂你們民族！」蘇利文生氣地說。

「我也不了解你們。你以爲你們美國人能維持多久？你們美國孩子會不願碰到女人嗎？」杜昆西大笑起來，「哦，你們錯過了戰爭的最大報酬之一。」

## 第廿二章

龐市在災難中掙扎求生。失敗的影響一天比一天加重。沒有水，沒有食物……灰燼。

郝斯坦的來到使他們非常不安。在歷史上父性兼專制的羅家統治首次成爲過去。雖然伯爵兄弟以鐵碗統治，但是他們維持着舊有傳統。羅家是父親，一切由羅家支配。

現在帝國敵人的郝斯坦經過二十年的苦難後，現在做爲盟軍的右手。

蘇利文對郝斯坦德國主義的懷疑消失了，郝斯坦不與納粹來往，而且他聞得出他們的氣味。少數幾個白名單人民與蘇華倖生的政治犯擔任重要任務。納粹連根拔除。

顯然龐市羅區的每個人都要自白過去的行爲。謠傳軍政府將要每個男女回答百來個問題。被監禁的人日益增加。

歐丹和謝南度建立起告密人制度。人們自表清白的最安全方法是牽連別人。密告。密告你的鄰人，告密在納粹時代已成一種技巧；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納粹把告密視爲光榮……孩子們被獎勵密告父母，兄弟間互相窺探。

郝斯坦的副手霍夫曼成爲告密者與盟軍的非官方聯絡官。納粹之前他是個社會黨人，而在蘇華被關了五年。他的背被納粹槍柄打斷，現在走路時彎着腰。他的畸形及經常使納粹防衛隊感到有趣而讓他苟生下去。霍夫曼不是個能幹的人，可是他反納粹的立場十分可靠。

霍夫曼在公主街約會。他以額外配給及額外報酬和告密者接洽。

這種道德的敗壞更加重蘇利文對德國的鄙視。但是杜昆西笑着說：「你何必那麼驚訝？他們戰敗而且要求生。美國人沒有生活在戰敗下過。你們無需爲自己的一舉一動負責。如果德國佔領了紐約，你才會看見人們的舌頭會有多鬆。」

這裡有種檢舉別人罪惡的浪潮。

「你必需讓美國人瞭解，我爲了工作參加黨。」  
 「我工作完全沒有政治性，不過我知道其中內情。」  
 「吳斯東檢舉了四個被藏起來的猶太孩子。」  
 「不管老鄧怎麼說，他是個褐衫軍。」  
 「你詢問姓白的時候，記起問他當探長的時候怎麼樣。」  
 「這孩子密告他母親。」  
 「是，他們把猶太人的財產全霸佔了。」  
 過重的垃圾可以倒去，但是龍市的臭味仍在。

郝斯坦睡在由釀酒商沒收的大廈裡。它在南岸，有二十二個房間，他和五六個蘇華難友坐在一起。早上五點，佔領第二週開始，他的電話響了。那是霍夫曼。

「你這時候有什麼事！」郝斯坦問。

霍夫曼簡單地回答一個名字。「史托爾。」

他說的是蘇華司令官的名字。戰爭結束時他失蹤了。

「史托爾！」郝斯坦低聲發抖地說。

「還有他親愛的妻子，愛瑪。我們抓到他們倆個。」

「那裡？什麼時候？」

「線民來報告的。史托爾躲在大街一個被炸房屋的地下室裡。他相信我們手下的一個是可靠的線民。」

「盟軍呢？他們知道嗎？」

「事實上，謝少尉已在半小時前逮捕史托爾了。他說爲了確認清楚，最好由十幾個蘇華難民加以指認。史

托爾還在地下室。還沒被拘捕。」

「好天！蘇少校會很生氣！」

「蘇少校知道。他說他整天要巡視本區。他又說了些奇怪的話，他說：『我不知道的事不會傷害我。』那是什麼意思，斯坦？」

郝斯坦扔開毯子。他心臟中的血加速地跳着，使他以爲胸膛將會破裂。他穿好衣服，叫起司機，跨過浮橋到龍市去。他在廣場在黎明中與霍夫曼相會。

他們停在以前的考夫曼百貨店。這裡似乎沒有一個人，他們走到有惡味的地下室去。

電筒光照到他們。「這裡！」有人叫。

他們走進一個由木材與鐵架隱藏下的小室。已經有十幾個蘇華的德國難民在這裡了。

史托爾司令官和他妻子愛瑪躲在角落一堆破毯子上。

一個他以前的囚犯在他肚子上踢了一腳，他大叫起來。「走到郝斯坦前面去，」一個人叫。

史托爾用背在牆上支撐着站起來，他用手掩面掩蓋被毆。

另一個人抓住愛瑪的頭髮把她拉起來。

郝斯坦走過去和霍夫曼對面站着。史托爾是個魁梧的畜牲。郝斯坦望着史托爾和他妻子。他想追憶在蘇華的九年光陰。她就站在這裡，那個痴癡潤嘴的賤人。愛瑪曾經穿着緊身的衫裙嘲弄囚犯。她曾經叫赤裸的男女在她面前表演。她經常鞭打囚犯而疲倦不堪。

而史托爾是個投奔納粹的無恥司機。他喜歡看人在毒氣室掙扎，看犯人被閹割，他叫六個囚犯頭對地跑在一起，然後他用一顆子彈打過他們的頭。

還有史托爾的殺人狗明星。狗緊緊地栓在皮帶上等待命令。「殺！……咬他咽喉，明星！」

史托爾黑臉上全是髒灰與汗水。他的黑色納粹制服已破上面沾有血塊。萬字標誌已經沒有了。「我很高興你在這裡，郝先生，」他強作鎮定地說：「你比較能諒解。如果我不服從命令，納粹會殺死我。他們把我的家人作爲人質。」

「退後，郝斯坦，讓我們對付他！」

「郝先生，你是個文明人！你不能讓他們虐待我！」

「也許你對，史托爾。也許我們可以叫波蘭人來。」

「哦，不！」愛瑪尖叫。

史托爾轉向跛了的霍夫曼。「我不是違反命令救了你。」

「因為你們喜歡看我背痛尖叫。」霍夫曼抓起一塊磚。「讓我看看你背斷是什麼個樣子！」

納粹合掌跪在地上，「上帝！上帝！上帝是我的裁判！我恨每一分鐘！他們強迫我的！」

人群又鬧了上去。

「等下，」

郝斯坦的權威聲音使大家又站住。「別那麼快。在蘇華那種地方，人被變成禽獸，而讓些婊子和無賴虐待，相形之下，史托爾和愛瑪像是超人。讓我們看看這些超人和我們有什麼兩樣。站起來，史托爾，」

郝斯坦壓住別人的抗議又繼續下去：「來，史托爾。面對你妻子。在她面上吐口水，像你吐我們的同志一樣。吐！」

他往他妻子臉上吐口水。

「來，愛瑪，別擦掉。讓它流到你嘴巴裡去。吐你丈夫！」

她吐了兩次。

他不斷命令他們互相吐口水直流到他們口乾，而他們又把水給他們喝。

「來，史托爾，把你妻子的臉打到流血為止。」

「來，史愛瑪。用這個棍子打你丈夫的臉。」

他們互相打擊發出令人難過的聲音。他們一直打到史愛瑪昏迷倒下。納粹在她身邊哭泣喃喃不休。

「史托爾！」郝斯坦叫：「把你的狗喊來！」

「可憐可憐吧！」

「把狗喊來！」

「明星，」史托爾低喊：「明星！」

「叫明星殺！叫他咬喉嚨！」

「殺！」史托爾哽咽地說。

「啊！明星不聽牠主人的命令。爬在地上像明星一樣吠，吠你妻子。」

史托爾跪在地上沙啞地對他妻子吠叫。

郝斯坦對着他們，他們知道他有意使大家自感形慚。

「夠了！」霍夫曼叫着扔下武器。「叫他停住！」

郝斯坦站在疲倦的史托爾旁邊，說：「你為什麼沒有勇氣自殺……霍夫曼……叫美國人。」

## 第二十三章

被單上沾滿了汗。歐丹坐起來摸索火柴，點亮了洋油燈，旋高燈蕊，它在這被戰火蹂躪的房間撒下光影。陰影閃搖在瑪拉發光的身體上。她躺在他身邊，臉埋在枕頭中，頭髮散披在床褥上。她動也不動，只有深深性感的呻吟。

歐丹困亂的心思開始尋量。他用小小一桶水洗了身體，穿上衣服。

她咬過的傷痕由麻木轉為痛疼。瘋狂！瘋狂絕頂！

幽會是在她父親以前養情婦的炸毀衣服中。歐丹到時，瑪拉已在暗中等待了一個小時。兩人都有瘋狂的情緒。

瑪拉曾經是個熱情的愛人。費威廉偶而和她嬉愛，也給她一些滿足。和她愛人們在一起，她有種「照料他們的超人感覺。」

當他父親談起歐丹時，她開始了長日以前所有的渴望，尤其是像對學校時的男朋友。她因此被毆打過。現在她要爲了那場毆打報復。

把歐丹帶到這裡來，使她想起已經多久沒有男人了。歐丹的身體非常健壯結實。

當他們在黑暗破屋中互相摸索時，瑪拉有種不能停止歡好的甜蜜而殘酷衝力。歐丹從沒有見過在床第間如此的女人。她有計劃的冷靜，使他身心的力量隨每一次撫觸而消逝。這是瑪拉的勝利時刻，她使男人無奈……那也是殺戮！

歐丹站在床邊點支煙。「你得留到明早了。等戒嚴解除。」

瑪拉翻過來，露出美好的身軀。「吻我，晚安，歐丹。」

「我想扼斷你的頸子，」歐丹說。

她又翻過去，讓他的手撫摸她的臀部大腿的曲線。她一直不動，等門關上，吉普發動駛去。

歐丹呆呆地駛過滿是瓦礫堆的街道。偶而有波蘭或美國警衛攔住他又讓他通過。

哦天！我幹了什麼事！傻瓜！天殺的傻瓜！歐丹！傻婊子兒，歐丹！

她的陷阱模糊了；香味，半露的胸脯。

注意你的訊問。小心她的眼睛。她在做媚眼。小心……小心……

問題之間是冗長的沉寂。他以前沒有遇過貴婦人。

第三次和第四次她被召到他辦公室去……詢問……詢問……日子似乎靜止了，直到她被帶進來……

明天何不到你家繼續……

好，少尉……

手掌碰觸……一個吻……

瑪拉，我要單獨見你……

我們可能有很大的麻煩……

滾他的……

歐丹到了廣場，蘇利文辦公室還有光亮，似乎那裡永遠有光亮。他感到一陣衝動，想去告訴蘇利文。蘇利

文會了解他，替他掩飾。他到了神話男女雕像前面停下卡普。他們是殺人者……他們全是……愛與死。

歐丹發動引擎加速過了浮橋到他南岸的宿舍。回去，歐丹！死傻瓜，回去！快！快！告訴蘇利文！

三天過去，歐丹無日不在痛苦折磨中。推理與自憐解決不了問題。

第四天他叫進一個憲兵。「軍曹，到費瑪拉那裡去把她帶來審訊。」

「是，長官。」

瑪拉和歐丹的眼光相遇。兩人有共同的恨意與慾望。他們心中都說：「是，今夜，每天晚上。」

## 第二十四章

南岸的房子除了一幢由郝斯坦及其助理佔住外，其他全由美國人員使用。第五小組中許多人以前沒見過如此奢華的設備。

以前屬於游艇與垃圾場主人的家，被人稱為「老人之家」，這是對使用者的嘲諷光榮。銀行家戴英，博物館員金博勞，農業經濟學家席克曼，通訊專家翁圖滿，杜昆西與林加瑞博士。

林加瑞博士沒見過他的套房，所以也沒有搬進去。

他坐在醫院的一間房裡，整日把時間花在拯救蘇華難民的生命上。醫院與大教堂的三千病人都在死亡邊緣

，他們很少有力量與饑饉的影響與若干重病掙扎。

林加瑞替每個生命展開搏鬥。他把死亡率壓到百分之十以下。這裡有條路直通向另一個由英軍佔領的更大

集中營；貝爾森。

蘇利文離開辦公室時已過午夜。他駕車過廣場到醫院發現林加瑞在桌子後睡眼惺忪。他們喝杯咖啡以資提

神。

英國人揉揉眼睛望着個懷錶。「哦，上帝，我誤了開會。」

「龍市公司的董事會報稱情勢仍然惡劣。」

「水管如何？」

蘇利文疲憊地想想。「古漢古給了我一堆立方米的數字。我記不得了，他說可以使蒸溜廠部分開工，一星

期後可以使水配給量增加三倍。」

「下水道？」

蘇利文搖搖頭。「主發電機被炸了。我們沒有配件。這邊如何？」

林加瑞伸出交叉的兩個手指。「我們勉強對付。」

蘇利文走到玻璃隔牆上，望着外面的一個病房。「我不能相信。死亡的工廠。用生產線的方式謀殺。」

「孩子們的情形才讓人傷心，可憐的小東西。他們心中除了蘇華沒有別的生活。他們與人類的唯一聯繫只是一種忠心；愛情對他們是種新經驗。你可想得到一個十歲的孩子不會笑嗎？我們可以治療他們的身體，但是他們的心靈呢？我在印度看過許多饑荒。但是這裡！人為的！」

「你聽說過嗎，醫生，世界上沒有蘇華存在！」

林瑞克嘲弄地笑笑。「我可以寫篇可觀的餓饉論文給皇家學院。」

蘇利文羞怯地看着英國人。「何不寫篇關於偷竊軍事物資的論文？」

林加瑞幾乎被咖啡噎了一口。「什麼鬼……」

「如果美國再度禁酒，我建議你帶人去走私。」

「見鬼，少校。我們有三千垂危的人。我不能等三聯單送到上峯去。」

蘇利文伸出手。「好，我們同舟共濟。我不反對肯州的發洩主義。不過你讓我知道你所做的事。早上醫官署釘了我好久。」

林加瑞難為情地笑笑。「我還自以為十分聰明。」他拍拍蘇利文的手。「少校，我的孫子和外面那些小東西一樣大。我們不能公事公辦。」

蘇利文點頭表示瞭解。

「對於人手我有什麼辦法？我不能用德國人。醫生，真的！我們只有六個醫生照料三千快死的人。」

「我也拼命替你設法過。」

「我想過了，」林瑞克狡猾地說。「羅堡只有金博勞那傢伙在估計藝術品。一百二十個房間。那倒是個好

療養院。」

蘇利文的眼睛睜起來。林加瑞是個賭徒。他不但想過，而且已經計劃好了。「說下去。」

林加瑞清清嗓子。「本區有六個美國軍醫單位。美國傷亡並不多，用不了那麼多醫護人員。嗯……一個單位可以駐在羅堡。」

蘇利文說：「他們住在羅堡，我們可以使用他們的人員，設備與醫藥。」

「對。」

「這個想法有意思，醫生。讓我睡一覺再給你答覆。」蘇利文沉重地站起來握握手，走向門口。

「哦，少校……」

「是。」

「再見。我在史圖加遇見六十二野戰醫院的彭醫生。我去……請求供應……等等，然後我們一起去羅堡看了看。」

「他們什麼時候搬去？」

「明天。」

「林加瑞，你是個大混蛋！」

「謝謝，老朋友，我知道你同意了。」

蘇利文舉手表示投降。

「少校！有四十個醫士護士，我可以救活大教堂的每一個男女老幼。」

「你無法解釋，醫生。」

（未完待續）

★

★

★

★

★

★

★

★

★

☆



### 『能推斷過去日期的放射性』

當放射性物質起衰變時，它們是以一定的  
方式放出它們的放射能。在某一定的期間內（  
視何種放射性物質而定），一半的放射能自動  
消失，經另一同樣間隔後失去四分之三，如此  
連續不停地衰變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一位美國核子物理學家利比博士（Dr. Will-

有一份一中含有碳十四的原子，樹木的木質部  
份與其他植物的組織中也含有同樣比例的放射  
性碳。它的存在只能用極其靈敏的蓋氏計數器  
加以測定。  
碳十四的原子雖然已經成爲樹木的木質部  
份，但它仍繼續不停的分裂下去，所以一塊木  
材的年代可以由殘留在其中的碳十四的比例來  
斷定。目前已經有種種濃縮此等碳十四的方法  
即使其量極微亦能測出，目下已知失去半數碳  
十四原子的木材其年代約爲五千年，若含碳十  
四之比例爲原有的四分之一則其年代當爲一萬  
年，若僅八分之一則爲一萬五千年，如此類推  
。以現在的方法測定一塊木材的年代準確性在  
最接近的一百年以內，但超過四萬年以上的樹  
木則無法加以測定。

曾經利用放射性碳來推斷美國印第安人早  
期定居的時間，甚爲成功，同時還用它來鑑定  
古埃及和亞西利亞歷史的傳統日期，成績也還  
不惡。目前考古學家們經常把石器時代和銅器  
時代的各種遺骸送到實驗室去做放射性碳試驗

and P. Libby) 首先發現可以利用放射性物質  
的衰變現象作爲一種推斷史前人類化石或遺骸  
年代的「時計」。你所要做的工作僅僅是找尋  
出在某些方面和遺骸有關的一種放射性物質，  
然後對其剩餘放射能的比例加以測定而已。

目前已經發明了好幾種這類「放射能測定  
日期」的方法，其中要以利比博士自己所發明  
的放射性碳日期測定法最爲重要了。放射性碳  
日期測定法可應用於像木材之類含有自大氣中  
抽取來的碳原子的物質。所有植物都自空氣中  
取得二氧化碳，由於它們木質部份可以保持得  
非常長久，所以只要自掩埋達數千年之久的建  
築物之木質小碎片，工具用木質手把甚至連火  
燒後的焦炭餘燼，經用放射性碳測定後都可以  
推斷出它們正確的年代。

在地球大氣層的上部宇宙線有時會使氮原  
子分裂使它們變成一種具有放射能的碳。通常  
的碳是碳十二，但放射性碳則爲碳十四，而這  
又以一個可被精確量度的速率變回成爲氮。大  
氣中有極小部份的二氧化碳——約一萬億份中佔

，這已是件習以爲常的事，不足爲奇了。  
要想利用它們的放射能來測定年代超過四  
萬年以上的古物則必需採用其他元素，因爲此  
時碳十四已無能爲力了。

通常放射性鉀衰變成氩的速度是很緩慢的  
，採用這種放射性物質可以測出年代在十萬年  
至幾百萬年的古老文物。不巧的是其他放射性  
元素僅能用來測定年代在數百萬年以上的岩石  
。所以放射性日期測定法對比較近的和遠的都  
沒有問題，但中間却留下一個真空地帶無法探  
索得到。測定古老岩石最佳的方法是採用鈾（  
放射性鈾同位素），因爲它衰變成鉛所需的時  
間極其冗長，所以可用來測定自七千萬年至四  
十億年前所形成的古老岩石。

### 『有疑問的藥物』

一項很著名的治療心臟病藥物已被宣佈爲  
是具有危險性的藥品。

在服用奎尼丁（Quinidine）後曾有一位  
病人死亡，另五位則昏厥不省人事。這使得人

們對採用此項藥品時應特別小心，但一時它尚不至於被禁止使用。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的英國藥學報上曾刊登倫敦皇家大學三位醫師的報告，其中指稱採用直接電流震擊療法將更為安全可靠。

奎它丁是一九一八年就開始應用的，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歷史，它主要是用來校正心律不整，心臟震顫以及其他心臟不正常的現象。僅最近一二年來它的位置才受到直接電擊療法的威脅。

由於最近六位患者對奎尼丁的不良反應，醫師們對此種情形會詳加研究，據得維斯博士 (Dr. Paget Davis)，奧蘭博士 (Dr. Samuel Orum) 和利克博士 (Dr. David Leak) 共同努力的結果認為在更安全的藥品發現以前，奎尼丁只可以用來防止陣發性心臟病之用。不可再像過去那樣毫無忌憚的加以採用了。

### 『南非發現天然中性微粒子』

量中性微粒子以及它們之間微弱的相互作用之更多新知識。

中性微粒子是以光的速度來運行的，故只有當它們和原子核起相互作用時才能測出。但這類相互作用是罕見的，因為中性微粒子很容易就穿過其他原子核而不起作用。據估計高能量天然中性微粒子平均可以通過一億哩長的鉛板還沒有辦法把它們阻止下來。

然而，意外的撞擊有時難免的，因此乃產生了叫做「μ介子」(mu mesons) 的質點，而這種質點則是可以加以測定得出的。這些μ介子的存在時間僅為幾百萬分之一秒。雖然這麼短暫的時間，但已足夠使它們進行穿過相當厚的岩石。

這個由凱斯學院和威華特史蘭德大學組成的研究隊是由凱斯學院物理系主任萊尼斯博士 (Dr. Frederic Reines) 擔任領隊。它們的成員包括有威華特史蘭德大學的塞爾索浦教授 (Prof. J.P.F. Sellschop) 和凱斯學院的克勞區和詹金斯博士 (Drs. Marshall F. Crouch

由美國克利夫蘭城的凱斯工藝學院 (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及在南非約翰尼堡的威華特史蘭德大學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共同組成的一個研究隊在南非首次發現天然的中性微粒子 (Neutrinos)。

這些中性粒子中有七種係在位於約翰尼堡附近深入地下一〇、四九二呎的蘭德礦場的地下實驗室中所發現的，它是全世界最深的地下實驗室。

Neutrinos 是核粒子，它們既沒有質量也不帶電荷，因此極端困難來發現它們的存在。對於天然產生的中性微粒子的新知識，也許可以促使人們對能量與物質之種種關係與性質更進一步的加深瞭解，過去十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從事於人工中性微粒子之研究，今後當可一改舊觀。

天然的中性微粒子可能是主要宇宙線和大氣層相互作用後所形成的產物。因為宇宙線的能量遠大於由巨型質點加速器所創造者，對天然中性微粒子之研究也許可以發掘出關於高能

And Thomas L. Jenkins) 等三人。這幾位科學家以及他們共同的研究者將他們的研究報告刊登於一九六五年一五：四二九期的物理學簡報上。

該項研究所需費用為美金五十萬元，全部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 (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捐贈。該一特殊之地下實驗室則由南非蘭德礦場負責提供。

萊尼斯博士與現在執教於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的考萬博士 (Dr. C.L. Cowan) 於一九五六年共同發現第一個人工造成的中性微粒子，反中性微粒子，他們是利用一座原子反應器來達成此項目的。自是爾後其他三種中性微粒子也在高能量的質點加速器 High energy Particle Accelerators) 中被製造出來了。

### 『超低溫學——一門嶄新的科學』

Cryogenics 一詞是由希臘文轉變而來的，希臘語 Kryos 的原義是「像水一樣的冷」，

它是一門研究超低溫的科學。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它大部只在實驗室裡玩些稀奇古怪的花樣，可是今天它却已成爲科學界最熱門之一。不論工業界，太空，軍事以及醫藥方面都在積極的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譬如，一九六四年在超低溫氣體和設備方面就花去了六億五千萬美元。到了一九七〇年，估計每年耗費在這方面的金錢將高達十億美元。

美國標準局的一位官員不久以前曾說：「就我們記憶所及似乎還沒有一個新興的科學技術一開始就膨漲得如此神速和獲得如此廣泛的興趣。」

談到低溫許多人不禁想起南極——一塊面積六百萬平方公里約二倍於美國的陸地——也許它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了吧！的確不錯，它那華氏零下二百零二度的人肌骨的氣溫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但和世界各地實驗室裡每天所製造的超低溫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實際上，有些研究者們曾經達到和絕對零度 (Absolute zero)——華氏零下四五九。七度只差百分

之一度的超低溫。在絕對零度下所有的分子活動均呈死寂狀態，也沒有熱量產生了。

超低溫研究通常是在一個所謂「超低溫地帶」(Cryogenic zone)——華氏負一五〇度至負四五九。七度之間——進行。在這些不可想像的低溫之下，通常的氣體，液體和固體都大大地改變了它們本來的性質。譬如：

★氣體變成液體，而後沸騰。

★某些金屬變成導體 (Superconductor)

(按：即電阻爲零)。

★液態氦可由下向上逆流。

這樣有趣的事爲甚麼不會在地球上各處自然地發生呢？

首先，因爲科學家們對任何現象都具有好奇心的，對它的充分瞭解使得他們對整個宇宙以及操縱它的各種物理定律能夠有一個更爲實際的解釋。

其次，超低溫對許多新的研究部門，如火箭，計算機，原子能等均有應用之價值，即使對較陳舊之傳統工藝方面也有它用武之地。

第三，低溫研究對許多工業的方法工程是

極其重要的。這些包括製造高級鋼品，阻力極小的超導軸承，效率特高之馬達以及電子顯微鏡用的高倍磁力透鏡等。

在極低溫中才能被液化的氣體對超低溫的研究工作是有很大幫助的。這些氣體的液化溫度是：

- 氧... -287°F      氦... -410°F
- 氫... -302°F      三重氫... -417°F
- 氮... -305°F      氫... -423°F
- 氮... -320°F      氮... -452°F

一八七七年瑞士物理學家帕特氏 (Raoult)

Pictet 首先液化少量的氧，翌年，法國物理學家凱利特氏 (Louis Cailletet) 造出液化空氣，

五年後一位波蘭物理學家發明了大量製造液態空氣的方法。那時，這方法和現在是一樣的，乃是將氣體放在鐵槽中施以巨大的壓力並加冷却而成。當然，原理雖然相同，但目下的機器設備已較往昔時代所用的有許多改良了。

早期人們對液態氣體感到新奇。置於液態空氣上的肥皂泡會立刻結成冰。泡過液體氧的橡皮球扔在地板上會裂成粉碎，冰凍後的香蕉

可以當錫頭用。今日，液化氣體不論在科學上，軍事上，工業以及醫藥上都極有用途。科學家對超低溫感興趣理由之一是：此時原子的行徑易於檢定。

超低溫使得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以不同的方式——通常也是較易的方式——來做他們的工作。如：有機化學家可依所欲重新排列分子以生產新塑膠和化學產品。金相學家也可以探測新的焊接和結構技術，物理化學家尋求更佳更簡便的方法來進行他們的氣體分離和精煉等。

杜邦，IBM，美國橡膠，標準油公司等

都是熱衷於超低溫學研究的大公司。一九六一年鋼鐵工業界首次應用液態氧於其煉爐中以增加產量減少焦炭的消耗。這使得金相學家們相信超低溫學可用來製造成本低廉但強度更大、用途更廣的鋼鐵產品——包括太空寒冷真空中所用的材料。

近幾年來所開拓的最具魅力境界之一的就是超導體。在華氏負四二九度以下，在某些物質(二十三種純金屬與多種合金)中通過一次電流後它即永遠不息的流通着。將來電力系統

中之變壓器，發電機及電動馬達等都可以用超導體製成。

計算機也可以採用超導體，那時一部電子計算機不但靈敏度比現在的高而且也只有鞋盒那麼大，簡便之至。

超低溫在電子方面的另一項驚人應用是固相「雷射」(Maser)——一種微波放大器——當冷却至液態氮的溫度時，其靈敏度超過雷達和無線電望遠鏡。比現在電子真空管放大器所能接收更微弱一千倍的信號，它都能收發自如。一個「雷射」放大器曾經收到自二千六百萬哩外的金星(指水手四號太空船)所發出的微弱電波。這類設備的極端靈敏度對未來太空通訊和檢查是無價之寶。

利用超低溫的液體或固體來存貯能源這也是可行的。譬如甲烷(日常燒飯用的天然氣)在華氏負二五九度液化。那麼我們為甚麼不把它液化後貯存起來，或把它「包裝好」運銷海外？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也在大力推行超低溫研究。液態氧即是火箭燃料之一。早期的

行時可提供向上的推力。

X-22A裝有四具T-58燃氣輪機，每部引擎的主軸都和推動後翼兩具推進器的橫軸連在一起，中央還有一根縱向的軸把動力自後面引擎傳送到前面兩翼之兩具推進器上去，這樣四部引擎和四具螺旋推進器通通連在一起，縱使其中心三具引擎發生故障，只靠壹具引擎仍將可以帶動四個推進器，維持飛機在空中不致下墮。這是在設計上之一大特色。

海軍方面對這種飛機極感興趣，因為它不但可以在艦隻上起飛降落，而且由於機翼縮短，故可以存放在艦隻的主甲板以下的艙內，非常方便。

### 『傳真電話』

想想看有朝一日你拿起電話聽筒按下幾個按鈕便可以直接和一位住在非洲不懂你的語言的馬達加斯加友人聊天，經過電子計算機自動翻譯後，你們雙方所聽到的都是自己國家的語言，這多神奇！

長程飛彈像德國的V-2以及早期美國液體燃料火箭都曾依賴過它。近幾年來才漸採用液體氫作燃料，它易燃且動力最大，「農神」及其他火箭就採用它。

超低溫液體與固體在醫學上亦有用途。活細胞可無定期的存貯着，許多有關人體疾病的知識也開始向超低溫投降。

有人說得好：「超冷科學真是愈來愈熟了。」

### 『海軍新飛機』

美國紐約州披法羅城的貝爾航空公司(Bell Aircraft Systems Company)最近正在試驗一種定名為Y-22A能夠在短距離內作垂直起飛和降落的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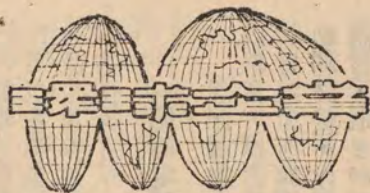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的四月止X-22A將經過一聯串的飛行試驗。然後，將把兩架供研究用的樣品提交海軍當局試用。

這種飛機當起飛時四具有圓形護環的螺旋推進器轉向朝上，待達到飛行高度後再漸漸轉回水平推進位置。圓環亦有機翼之功用，在飛

再想想看如果一位議員只要呆在家裡便可以清楚的看到議會大廳中的一舉一動，聽見其他議員爭論，自己也可以經由聽筒向大會發表你的意見或參加投票表決，這多美妙！

將來在電話通訊方面的驚人發展真是不勝枚舉，實驗中的傳真電話便是其中之一。這種電話除了有一個和現在所用相同的聽筒外，尚有一個裝有按鈕的控制盒和一個電視銀幕。這種電話機不用撥盤，改用按鈕(按鈕式的電話機在歐洲是很普遍的)，常用的號碼可以打成卡片，送進去後它會自動地替你撥號接線，以節省時間。按鈕的功用除了撥號外尚可以操縱電視銀幕。

使用這種電話機的人可以操縱控制盒上的按鈕使得對方看到他，他看到對方或是看見他自己或把銀幕關上不用，隨心所欲至為方便。美國在紐約與華盛頓之間已有電視電話網連通，並開始採用，通話一次三分鐘收費十六美元，芝加哥亦已加入此一系統中。



## 英國的報業怪傑

洛埃·湯姆遜

在英國中南部雷汀城內一間寬敞的大廳裡，除了電子機械的嗡嗡聲和打字機清脆的答聲外，一切都顯得沉靜而安祥。如果有人偶然

涉足其中，一定會把這地方當作是間實驗室。但實際上這是今日英國報業鉅子洛埃·湯姆遜爵士 Lord Roy Thomson 的一項劃時代新猷——融電子計算機控制，照相製版和彩色套印於一爐的排字房。此一設備的問世，不但是湯姆遜在英國報業繼彩色印刷後又一驚人的革新，同時也使他成爲全球以電子機械製版印報的第一人。

今天，這位白手起家的報業大王，在他聲

毅不拔的信念，胼手胝足的苦幹實幹，終於由艱苦奮鬥中脫穎而出達到了他的目的。

他在十四歲時就輟學就業而自謀生計，開始時每週的收入不過三元左右，但他仍克勤克儉的盡力省下了一些錢，到多倫多的一間商業學校上了一段時期的課，學得了一些基本的商業技巧。以後就憑這些技能幹了一陣推銷員，農夫，速記員和書店店員等差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繼續不斷的存錢，到積夠一個數目之後，他就把這筆錢投資到一間製造公司裡，不久他就一躍而成爲該公司多倫多工廠的經理。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止了他此一早期事業的發展。

大戰結束的初期，湯姆遜一直一籌莫展，直到三十年代的經濟不景氣時期，他才開始有了轉機。當時湯姆遜在安大略 Ontario 附近銷售收音機，由於電台都設在大城市裡，市郊的民衆因收聽不到而對這玩意興趣缺乏。大城市門生生意看來似乎是前途黯淡。遜湯姆爲了拓開

勢顯赫的「傳播王國」Communication Empire 中，已經擁有一百二十八間報社，十五座無線電和電視台，一百五十份商業與技術性的雜誌，兩間出版社，兩間運輸公司和一家航空公司，分布的地區由英國，加拿大而遍及全球，日常接觸的大衆數以百萬計。因此在全球的企業家中，湯氏一億美元的資產與美國，歐洲和中東等地富可敵國的石油大王相較是瞠乎其後，但以影響所及而論，則湯氏有過之無不及。湯姆遜於一八九四年生於加拿大的多倫多，父親業理髮匠，收入菲薄而入不敷出，靠母親出外幫佣以維家計。自幼飽嘗貧困的湯姆遜，早年時就下決心立志致富。由於他能吃人所不能吃的苦，作人所不能作的犧牲，一本堅

市場，乃一本其創業精神，去欠帳除來了一台舊的發射機 Transmitter，在安大略附近的提明斯 Timmins 地方自行設置了一座無線電台。雖然這個草創的電台簡陋不堪，播放的節目大都是些唱片音樂，但却大大的增加了他收音機的銷路，不久他也招徠了些廣告節目的生意。這就是他一切事業的開端。

在提明斯，有一張週報是湯姆遜爭取廣告時的惟一勁敵。當時這份報紙已債台高築而搖搖欲墜，湯氏承擔下一切債務而將這份報轉手了過來，其餘二千元的差額他用分期的方式予以給付，因此實際上他花了二百元的現款，就買下了這份報紙。

湯姆遜認爲靠一份週報來發財簡直是愚不可及，因此他決心將它改爲每日出版的日報。但當時他對如何去辦一份地方性的日報尚一無所知，因此乃照着一本報章目錄，給各地的小報社各寄出一封信，信裡附上一角輔幣，請各個報社寄兩份他們的報紙給他。報紙寄來之後，他就一一將它們拿來比較究研。最後發現要辦

這樣的一份報紙，對他來說並非難事，因此隨即又去除了一些設備來開辦了一份日報。

創始的初期，此一日報只有兩台排字機，所需的活字也不夠用，每天忙得焦頭爛額而經常仍無法按時出報。但是雖然辦得辛苦，但大把的鈔票却滾滾而來。湯姆遜就用從這裡賺來的錢再去買別家報紙，如此以往，湯氏的事業就如同滾雪球一樣的越滾越大，在數年之間他的資產就激增了百十倍之多。

自第一份提明斯日報創刊的十年後，他壟斷了自溫哥華 Vancouver 至魁伯克 Quebec 之間一連串的小型晚報，同時還擁有了三座無線電台。一九五三年乃是湯姆遜事業發展的巔峰時期，永無休止而充沛的精力使他飄洋過海遠征至英國，在該年一舉買下了愛丁堡的蘇格蘭人報業團 Scotsman newspaper group。然後在他獨樹一幟的工作方式，日以繼夜的辛勤操勞，以其虛心的態度和歸過的雅量，不斷的工作，不斷的革新，終為使此一岌岌可危的產業一變而為有利可圖且前途無量。

前者包括「閒話」Tailor 和「倫敦新聞畫刊」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等大雜誌；後者如歷史悠久名聲卓著，而分店遍及大英國協，紐約，加拿大和南非各地的湯默士·納爾遜父子公司 Thomas Nelson & Sons Ltd.。此後不久，湯姆遜又出人意料之外的接着買下了分佈於六個國家的二十家印刷公司，三家製版公司，五間陳列展覽公司 Exhibition Company，和一所倫敦速記學校，增設了大批的電視台，並將大量的資本投入十二個國家的無線電業中。最近並還經營了幾間旅行社和一家航空公司。不過他主要的興趣還是在辦報紙。

湯姆遜之好買報就如同愛時髦的婦女之好買衣服一樣，一言以蔽之——多多益善。收購報紙是他的事業，同時也是他最大的享受。他拼命的賺錢來買報紙，而辦報又使他賺更多的錢來買更多的報。雖然今天湯姆遜的報業組織之龐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但他本人却仍感意猶未足呢。

湯姆遜的報紙有個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從

蘇格蘭人競競業業的習性更造成了湯姆遜的發展優勢。當電視工業在英國發軔的初期，愛丁堡的金融界都裹足不前，不敢貿然去投資發展。湯姆遜一聽到這消息，立即向該地的獨立電視協會 Independent Television Authority 提出保證鼎力支持，並出資興建電視台，因此一當電視機源源出籠乃結束美國電視在英國鴿巢鳩佔的局面，同時也為湯姆遜開闢了又一大財源。

一九五八年夏，由於全英國最大的報業團——金士萊報業有限公司 Kemsley Newspapers Ltd. 之加盟入湯姆遜麾下，乃造成了他在英國報界雄霸一方的局面。此一集團乃是湯氏所掌握之最大的一個組織，其中包括有倫敦的一星期日時報 Sunday Times。這樣英國全境的三大報都落入了湯姆遜之手，那就是行銷全蘇格蘭的「蘇格蘭人報」Scotsman，威爾斯首屈一指的「西方郵訊」Western Mail，和雄視英格蘭本土的「星期日報」。接着他又收購了幾家頗具規模的雜誌社，和五間出版社

不涉及政治。他不願使他的報紙成為廉售政治立場的應聲蟲，或是當作政治權勢的工具。他的目的乃在於辦有聲的報，賺最大最厚的利潤。因為他認為政治屬於於人民自己，應經由自覺而來勵行自治，不該受到報章輿論的左右和操縱。他辦報只有一個原則——報導事實。

對於這樣龐大的一個企業組織，湯姆遜以中央集權的方式來獨攬全權。他手下設有一個完善的綜合預算系統，這使他能對各機構的經濟情況瞭若指掌。然後再經由各機構的主管來控制整個組織。目前他所有產業中的股權大部份仍歸他自己所有，在英國的各機構中湯姆遜的股份佔了全部的百分之七十八，在加拿大佔了百分之九十二·五。

湯姆遜在平衡帳目方面真可說是有天賦異稟。他能躺在床上把一疊疊的帳目報表拿來當神話小說看。而且在很短的時間裡看完費用帳，作結論，然後來決定指示有關人員下一步驟的作法。

身為一名環球企業家，湯姆遜有很多地方

是常人所不能及的。由他一切表現看來，他應是一位最具侵略性的理想主義者，但實際上他却從不空談理想。此外，他也可能是全球報人中直接協助開發中國家的惟一一人。湯姆遜非常注意這些國家的教育情況，他認為過去的教育方式都過於遲緩而不切實際，主要的乃在於教他們如何去讀與寫，傳統的坐課堂講書本的方式效率低而費時不貲，少則也要花上好幾年才能產生效果。如果應用電視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經由電視的傳播，一般人不但可學習這些基本的知能，而且還獲得國人保健，育嬰和土壤改良等有用的知識。

爲了使此一意念付諸實施，湯姆遜乃在數年前設立了五百萬英鎊的基金（約合一千五百萬美元。）專爲低度開發國家提供教育，技術和職業等方面的訓練和設備費用，以及在這些國家裡傳播新聞資料。換句話說就是資助亞非的落後國家以發展電視教育。

這種國外電視事業誠可謂是獨樹一幟，它融和了湯姆遜的理想和生意經。無論在那個國切在他的報紙裡投入了大量的資本，以改良和更新各項印刷技術，其中就包括了彩色印刷在內，這項創舉，又刺激起英國報業的一脈生機。

最近他屬下的研究機構又完成了一項創舉，製造出一種名爲「湯姆遜電子計算機」的電子設備。這個原先造來供作照相製版印刷的系統，如今已在雷汀城晚郵報的排字房裡用來製版，而且他宣稱不久他將發行更多電子排版的報紙。湯姆遜深信在不久的將來，他只需在倫敦的總辦公廳裡放置一套電子機械，就能將大不列顛各地湯氏各報編輯送來的紙帶，經過一番整理編排之後，再以紙帶送回各地報社的照相製版或印字機械中。這將是一次徹底的報業革命，而湯姆遜此舉的影響將不僅僅止於英倫三島，終要波及全球而推動全世界的新聞事業步入另一個新境界。

×  
×  
×  
——完——

家出資建造了一個電視台，他必定要求要有廣告節目，這就是說節目中的課程與娛樂並重。因此雖然他出錢蓋這些電台的宗旨是在教育，但賺錢也是目的之一。事實上這些設施也的確有利可圖。

爲了給這些電台訓練工作人員，湯姆遜由基金裡撥出一筆錢在格拉斯哥與辦了一間電視學院，專門訓練各開發中國家送來的技術人員，並由他們來協助製作各電台所需用的電視影片。他還在卡狄芙開辦了一所新聞學校，爲他的報業機構培養未來的新血輪。教職員大都是由該地「西方郵訊」的人員兼任。訓練課程並不局限於工作技術，同時還對他們灌輸從事於此一行業所應具有的觀念。使他們認識到既爲一個新聞從業員，就應具有報人的責任感，以免日後報紙流入宣傳工具之虞。

湯姆遜認爲未來報紙的發展方向應走向加強新聞深度，和彩色印刷。他本人就是在英國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五年多之前，當時英國的印刷事業暮氣沉沉全無起色。湯姆遜不計一

### 台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所

#### 花蓮管業項目

保險 報關 倉儲 裝卸 接送 運輸 水陸

|        |       |
|--------|-------|
| 富里服務站  | 電話41號 |
| 玉里服務站  | 電話16號 |
| 瑞穗服務站  | 電話52號 |
| 鳳林服務站  | 電話2號  |
| 台東服務站  | 電話48號 |
| 花蓮服務站  | 電話58號 |
| 關山服務站  | 電話31號 |
| 花蓮港服務站 | 電話50號 |
| 其他各車站  | 均有服務  |

▲分支機構▼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71號  
電話：160.52.348.396



車床製造 機械設計 製鐵工程 攬鐵板金工  
 車床製造 機械設計 製鐵工程 攬鐵板金工  
 鑽造機 鐵承 池油裝 車油池 焊油池

# 三永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周明進

辦事處：台北市武昌街二段廿二巷十八號  
 電話：二五〇八四號  
 工廠：士林鎮葫蘆里卅一號之六  
 電話：九四二二〇五號

# 豐原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豐原鎮三民路十八號

總公司

總務課：電話六一二號 台中保養場：電話二八九五號  
 業務課：電話一二號 台中北站：電話三六一三號  
 福利社：電話七一二號 卓蘭站：電話三三三號  
 豐原站：電話二〇三號 清水站：電話一六五號  
 東勢站：電話四三號 大甲站：電話一五一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副產品經銷商

礦油商

瑞興商行

經理吳德明

嘉義市西榮街九九號

電話：二四三四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牌潤滑油脂

經銷商：瑞泉油行

營業項目  
各種潤滑油類  
各種工業用高級機油  
各種新式高級機油  
船舶用高級機油  
馬車用機油  
特級車用機油  
超級車用機油

經理黃丁居

電話：三九九六號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三十六號之二

永興工業原料行

電話：二三七〇號  
嘉義市光彩街二一九號

經理：馬錦文

東南碱業公司產品  
台灣碱業公司產品  
台灣肥料公司產品  
中國石油公司副產品  
經銷商

營業種目：各種軋鋼製品、圓鐵、扁鐵、角鐵、鑄鋼、諸機械製造、

利昌鋼鐵廠

董事長：石水德  
經理：林則清  
廠長：陳祖旬

地址：嘉義市博愛路367號

TEL: 3134

# 嘉義縣礦油

商業  
同業公會

理事長：劉 標

常務理事：蔡長連 黃卿麟

理事：林振榮 方盛鑫

蘇嘉松 黃德嶺

林登貴 吳德明

常務監事：蘇柏蒼

監事：鄭楷的 陳竹川

顧問：陳石輝

地址：嘉義市民族路七二七之四號

電話：三 四 六 三 號

# 台灣洋釘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善化鎮光文路五號

電話：八乙·八〇甲·八一

台北連絡處

台北市承德路十四號之一

電話：四〇六〇〇三三

中國石油  
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 張東隆行

張 歐 林

地址：台南市民權路一〇八號  
電話：二二〇五號

土 木 建 築  
承 辦 設 計

# 江合興營造廠

電話：2547號

經理：江 國 男

廠址：嘉義市新榮街二三號

# 新益營造廠

賴 火 秋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仁美里

中山路440-3號

# 振昌木材防腐工廠

地址：嘉義市信義路273號之1

TEL：3245•4264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溶劑及石油類附屬產品

經銷商

## 新興工業原料有限公司

專辦各種化學工業原料

地址：台南市民族路七十五號

電話：2859•4859

# 台南市安平區漁會

魚市場

供應站  
魚船用油

理事長  
陳坤鐵

過磅公道  
拍賣蝦類  
各種公準  
付各款週到

設備完善  
計量正準  
油質標確  
工作簡便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校前里運河路一號之二

電話：二四五六

中國石油公司潤滑油

經銷商

## 王振記商行

羅東鎮大新里公正路六二號

電話：二四六號

最新型團體用遊覽車出租

台南汽車客運<sup>股份有限</sup>公司

歡收  
迎費  
惠低  
顧廉

董事長 林全福  
常務董事 林全藻  
常務董事 林錫瑞

服車  
務輛  
週新  
到穎

本公司地址：台南市中正路一九七號

電話：4208  
3228  
5221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源興煤油行

草屯鎮和平街三五號

電話：六〇號

興南汽車客運<sup>股份有限</sup>公司

特點  
導遊行旅 服務週到  
遊覽名勝 環島旅行  
座位舒適 安全迅速

兼辦最新型遊覽大客車出租

台南市北區光復里成功路九二號

電話：三三九四  
三〇三三  
四二〇七  
(業務課)  
(總務課)  
(包車股)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牌潤滑油脂經銷商  
溶劑及石油類附屬產品經銷商  
煤油代銷商

秋水本行

台中市成功路二四號

電話：二五七一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榮南行

經理：林振榮

嘉義市民安里光彩街四六〇號

電話：二四四九・二四四八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南榮源油行

彰化市中正路二九八號

電話：四三六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復興行

經理：劉標

嘉義市民族路七二七號之四

電話：{ 三四六三號  
三四八〇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周溢源行

員林鎮中正路一一九號

電話：一二六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牌潤滑油脂經銷商

# 興南油行

東勢鎮第二橫街一五號

電話：一五四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溶劑及石油類附屬產品經銷商

# 鴻昌行

台中市中山路八九號

電話：三三一·二三三三

嘉新水泥公司

榮譽出品

(五) (洲) (牌) (水) (泥)

台中區營業所

台中市成功路18號

電話：4787號

新光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新開幕

車

輛

最

新

臺南電話

6644, 4316, 5776

經理：李海如

台南市北門路四十五號

運

費

低

廉

管釘線工  
鉛鐵鐵  
異洋黑鍍  
鍍鋅

線管鋁槽  
鋁角鋁

鐵鐵鐵  
角元扁方

營業種目

# 金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再傳

廠址：台南市東門路二十五號

電話：三一五三號

土木建築  
柏油路面

設計承辦

# 協建成營造廠

經理：蔡清安

廠址：嘉義市博愛新村四〇號

電話：四一七六號

# 生新製麻廠有限公司

產 品

平織麻袋  
綾織麻袋  
麻線麻布  
麻濾布

地址：台南市北園街四八號

電話：台南 四五二一・四五二三  
四五二二・四五二四

連絡處：台北市寧夏路 四五二三五  
廿二號之二 電話：四三二一〇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潤滑油脂經銷商

各種礦機油

# 廣隆油行

經理 李萬春

廣隆油行：電話（虎尾）二七四號  
台光汽車行：電話（虎尾）二一八號  
住宅：電話（虎尾）二五一號  
址：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八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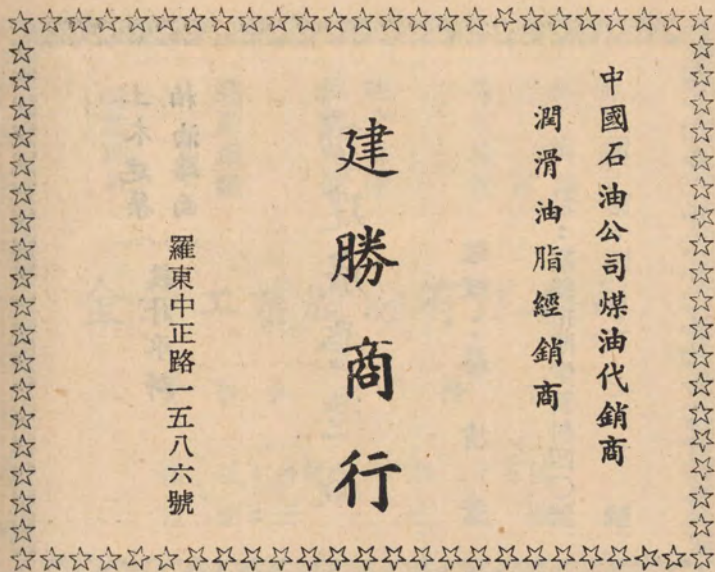


經銷商

# 祥成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潤滑油脂·溶劑及石油類副產品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八二號  
電話：五三四一八·五二八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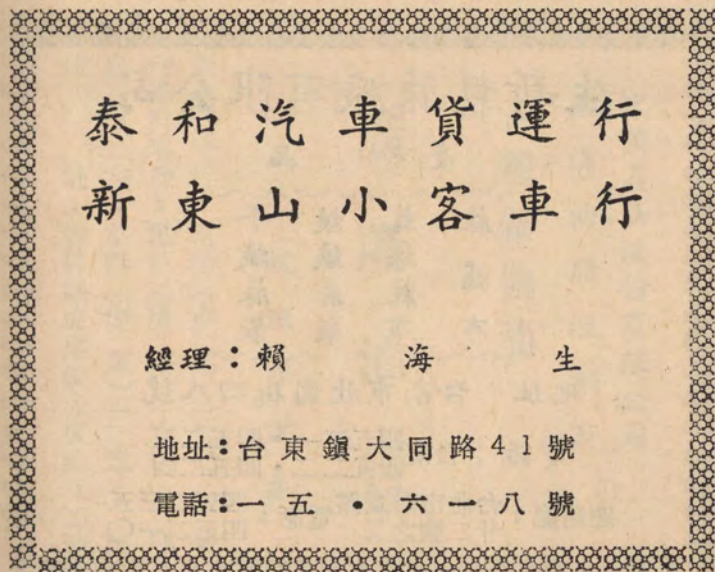


中國石油公司煤油代銷商

潤滑油脂經銷商

# 建勝商行

羅東中正路一五八六號



行運貨車  
行運客車  
和山小  
泰新東

經理：賴海生

地址：台東鎮大同路41號

電話：一五·六一八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 純純號油行

員林鎮中正路二〇五號  
電話：二八六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牌潤滑油脂經銷商  
煤油代銷商

# 礦太行

員林鎮中山路二一一號  
電話：二三五號

# 大倉機油行

各種礦油  
零售批發

經理 康明哲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四六八號  
電話：二二三六七號

礦油商

各種礦油  
零售批發

# 東南行

經理 鄭慶興

行址：嘉義市吳鳳路三九六之一號  
電話：三三七五九號

# 永泰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鋼筋 扁鐵 鍍鋅鐵絲  
黑鐵 鐵絲

董事長 黃平泉  
總經理 黃滄海

嘉義市博愛路三二六號  
電話：四三八八·四四八八  
信箱：一

圓鐵·扁鐵·角鐵  
各種機械製造

# 新玉鐵工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金英  
經理 吳新埤

嘉義市博愛路三七三之二號  
電話：四四四六號

# 七 海 行

Sevenseas Shipping Corp.

代理：台復德大巴招中英  
 灣興和商局興商  
 航業輪韓商局興商  
 業股輪海富輪船德  
 份份海運利輪船股  
 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公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司司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社社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司司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務務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產產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號號公限有有份份運公船股  
 一箱

兼辦：報開運輪·士  
 地址：花蓮市花崗街四  
 電話：一蓮二第十號信  
 信箱：花蓮第十號  
 電掛：SEVENSEAS HUALIEN

# 日 進 企 業 行

礦油、潤滑油  
 柏油等批發

地址：高雄市建國二路十六之一號  
 電話：二 二 三 七 五 號

# 力 行 營 造 廠

經理曾思行

承攬土木  
 建築工程

廠址：花蓮市博愛街九一號  
 電話：三 五 〇 號  
 一 二 一 二 號

# 福 昌 行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二街二號  
 電話：二二八五七號

礦油空鐵桶買賣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十六號  
 電話：五三九六七號

# 瑞 泰 商 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 台南縣七股區漁會

台南縣七股鄉大埤村九三號之一

代辦漁船用油：油質標準·服務週到  
魚市 場：拍賣公道·付款迅速

理事長 邱金蟬

### 台南縣北門區漁會

台南縣北門鄉

代辦漁船用油：工作簡便·服務忠誠  
魚市 場：過磅準確·設備完全

理事長 蔡連得

### 高雄縣頂茄荳區漁會

高雄縣茄荳鄉嘉樂村三一四號

代辦漁船用油：工作迅速·服務週到  
魚市 場：拍賣公道·付款迅速

理事長 林進添

### 高雄縣下茄荳區漁會

高雄縣茄荳鄉保定村七五〇號

代辦漁船用油：品質標準·服務忠誠  
魚市 場：過磅準確·設備完善

理事長 薛風清

### 礦油商

### 宏洲行

各種礦油  
零售批發  
經理 蘇柏蒼

行址：嘉義市永和街九〇號

TEL. 3690

### 礦油商

### 三興行

各種礦油  
零售批發  
經理 林登貴

行址：嘉義市信義路六〇號

TEL. 3379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潤滑油脂經銷商

### 廣成行

經理：方盛焯

嘉義市中山路三二六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 文華行

經理：方盛甲

嘉義市中山路三二六號  
電話：二二二八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潤滑油脂經銷商

國光牌

「  
潤達技配  
滑成術合  
效最服用  
果佳務油  
」

豐茂行

電話 54684 號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 51 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振益商行

經理 林 江 海

各種級 55 介侖空鐵桶買賣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十六號電話 五四六六二號  
五三一七二號

張東隆行

經理 張 歐 波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十號 電話五三六五八號

文華行

經理 蔡 櫻 梅

高雄市鼓山區長安街一號 電話五四五一七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煤油代銷商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潤滑油脂煤油  
代銷商

雅記行

屏東市上海路四號

電話九二七號

榮記行

屏東市中華路七六號

電話六〇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牌潤滑油脂

經銷商

# 義勝油行

超級車用機油  
 各種工業用油  
 高級機油  
 馬路油  
 船舶用高級機油  
 各種潤滑油  
 柏油  
 礦油

地址：台三十五號  
 電話：二七九號  
 經理：陳忠義  
 地址：台南市忠義路九號

通訊處：嘉義市民生路一二巷一五六號

經理 許 戊

## 金和利石灰工廠

石灰製造·批發

廠址：嘉義市新榮街十一號

董事長 黃三士

長興五金製板工廠

長興鉛管工廠

鋼板製造·批發

TEL. 2939

## 信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信惠牌  
非皂素(清潔劑)

董事長 黃亞基

辦事處：嘉義市光彩街三六七之一  
 電話：三七三三號  
 廠址：嘉義市後湖里後湖五四之三

## 台西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遊覽部：TEL. 34 (虎尾)

大中型遊覽車出租·環島旅行遊覽名勝

總公司：
 

- 200 (虎尾) 斗六營業所：16 (斗六)
- 500 (〃) 西螺營業所：18 (西螺)
- 48甲 (〃) 褒忠站：36 (褒忠)

 虎尾營業所：174 (〃) 北港站：174 (北港)

公司：雲林縣虎尾鎮新興路32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潤滑油脂及溶劑副產品  
(經銷商)



宏洋行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五七號  
電話 22663 號

高雄市漁會

理事長 蔡文玉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一〇九號  
電話：五四五七七・五四八六八號

SK 耐火磚・耐火泥 製造批發零售  
磁面磚・(馬賽克)

品質優良、交期迅速

新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西甲西巷七五號  
電話：22335・22336 號

乘坐本公司中型遊覽客車  
旅行橫貫公路為人生樂事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鳳山鎮中山路一三八號 電話總機 130號  
138號  
355號

遊覽汽車客運辦事處

高雄市大公路八號 電話 五三五四二號  
五二六九一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溶劑及石油類附屬產品經銷商  
煤油代銷商

寶成商店

沙鹿鎮沙田路一〇四號  
電話：三一〇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年豐行

南投鎮中山街五六號  
電話：一六八號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牌潤滑油脂經銷商  
溶劑及石油類附屬產品經銷商  
煤油代銷商

年豐棧有限公司

台中市成功路310號  
電話：2966號

黃典機器工廠

一般機器製造及改造  
汽車零件製造及修理

台中市中正路一六一巷十二號  
電話：二六五一轉

# 拾穗 譯叢目錄及價格

精 精 精 精  
編 印 選 譯

- ①本刊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 ②請將欲購之書就本單用紅筆鈎出
- ③請利用背面印妥之郵局劃單匯款不需任何匯費

| 書名        | 定價  | 書名             | 定價  |
|-----------|-----|----------------|-----|
| 波城世家      | 24元 | 精神與肉體          | 10元 |
| 蕾綺袁姐      | 12元 | 科學家與發明家        | 6元  |
| 西洋歌劇的故事   | 18元 | 環球罪案搜奇錄        | 12元 |
| 海 狼       | 15元 | 室內樂            | 10元 |
| 交響樂的故事    | 20元 | 國際冷戰用間錄        | 28元 |
| 玫瑰紋身      | 8元  |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 14元 |
| 石油的故事     | 9元  | 歡樂山莊           | 6元  |
| 白衣女郎      | 25元 | 女營韻事           | 8元  |
| 黑貓劫       | 9元  | <b>新 出 叢 書</b> |     |
|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 7元  |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 10元 |
| 北敦莊       | 7元  | 技術及經濟開發面面觀     | 10元 |
|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 25元 | 序曲音詩與管絃小品      | 20元 |
| 朱門恩怨      | 25元 | 天氣的故事          | 5元  |
| 盲者之歌      | 25元 | 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 5元  |
| 交響樂曲譯叢    | 6元  | 化學神奇的故事        | 5元  |
| 南太平洋的故事   | 20元 | 永變岩石的故事        | 5元  |
| 高忠實度與立體聲  | 12元 | 星空的故事          | 5元  |
| 大地的狂熱     | 20元 | 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      | 5元  |
|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 6元  | 世界五大河流         | 5元  |
| 衆目睽睽      | 12元 | 漫談原子           | 5元  |
| 紐約大都會傳奇   | 10元 | 華莊煙雲           | 12元 |
| 飛向太空      | 8元  | 諜影寒            | 10元 |
| 探測海底的奧秘   | 6元  | 義士魂            | 10元 |

## 協興汽車修理廠

專修各種車輛  
製造車身瓦斯熔接

地 址：澎湖縣馬公鎮朝陽里 1-5 號

電 話：四 三 四 號

## 永福漆行

油 漆 噴 漆 包 辦  
各 種 油 料 總 匯

地 址：澎湖縣馬公鎮仁愛路三號

電 話：四 三 〇 號

# 金永勝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白再興  總經理：楊朝輝

總公司：台中縣烏日鄉中山路25號之4 電話 5,55,155  
 工廠：台中縣烏日鄉中山路25號之4 電話 5,55,155  
 台中辦事處：台中市居仁街18號 電話 2512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57號之2 電話 47030  
 高雄辦事處：高雄市大禮街三十四號 電話 53588

|       |       |
|-------|-------|
| 設備    | 產品    |
| 電氣煉銑爐 | 各種銑錠  |
| 電氣煉鋼爐 | 各種鋼錠  |
| 自動軋鋼機 | 各種鋼筋  |
| 機器鑄造  | 各種鑄鋼品 |

一貫作業設備 成品優越卓著

#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潤滑油脂代銷商

# 興南行花蓮分行

花蓮市光復街三八號  
 電話：三三七號

主管員

經辦員

局號

收據號碼

|      |      |        |       |          |       |
|------|------|--------|-------|----------|-------|
| 單款存款 | 號帳款收 | 第2587號 | 拾穗月刊社 | 左營郵箱第46號 | 戳日局辦經 |
|      | 名戶款收 |        |       |          |       |
| 新台幣  |      |        |       |          |       |
| 單款存款 | 姓名   | 地址     | 存款種類  | 存款日期     | 存款金額  |
|      | 姓名   | 地址     | 存款種類  | 存款日期     | 存款金額  |
| 手續費  |      |        |       |          | 元     |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存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到據備金組。

本聯由儲蓄金存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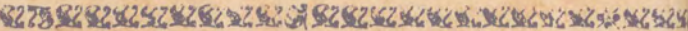
主管員

經辦員

|      |      |        |       |          |       |
|------|------|--------|-------|----------|-------|
| 單款存款 | 號帳款收 | 第2587號 | 拾穗月刊社 | 左營郵箱第46號 | 戳日局辦經 |
|      | 名戶款收 |        |       |          |       |
| 新台幣  |      |        |       |          |       |
| 單款存款 | 姓名   | 地址     | 存款種類  | 存款日期     | 存款金額  |
|      | 姓名   | 地址     | 存款種類  | 存款日期     | 存款金額  |
| 手續費  |      |        |       |          | 元     |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本聯經儲蓄金帳後交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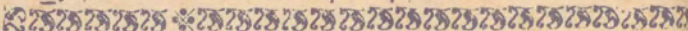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 業務要目

1.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2.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3.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4.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5.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輸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6.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儲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7.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8. 承辦醱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9.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10.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接洽處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3

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



## 榮譽貢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五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

請逕函

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或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藥炸、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水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中華民國政府字第五六三號登記商標第一種新製成註冊  
內政部內庫台誌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國產

以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國光牌

# 潤滑油脂

· 隨時為您服務 ·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四八六一一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六元正